

影人记丛书



天界窥影

林晶华育藏高原拍摄记

林晶华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从小听爷爷讲故事就渴望航海

有一天他偶然踏上了雷震高原

从此人生出现了奇妙的改变

大男不仅成就了一位讴歌他的摄影家

更打造了一颗无所畏惧的灵魂

ISBN 7-80580-726-4



9 787805 807263 >

定价:24.80 元



猎人影记丛书

主编 袁毅平

天界窥影

——林晶华青藏高原拍摄记

林晶华 /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界窥影:林晶华青藏高原拍摄记/林晶华著. - 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1.1

ISBN 7-80580-726-4

I.天… II.林… III.游记-西藏 IV.K928.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7816 号

天界窥影

林晶华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邮编:330002 电话:0791—8504775

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彩视电分有限公司制版

深圳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文字 120 千 图 110 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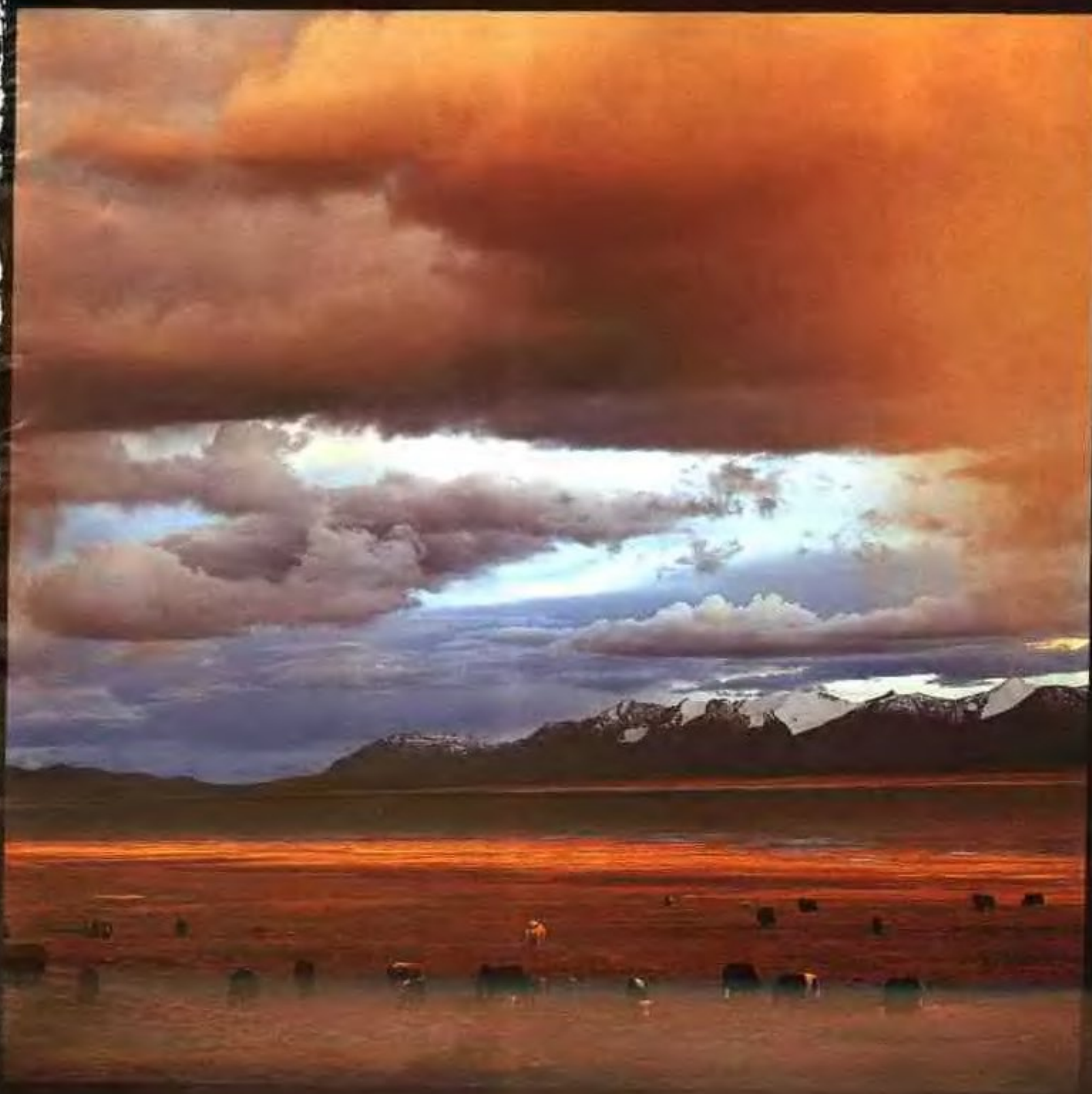
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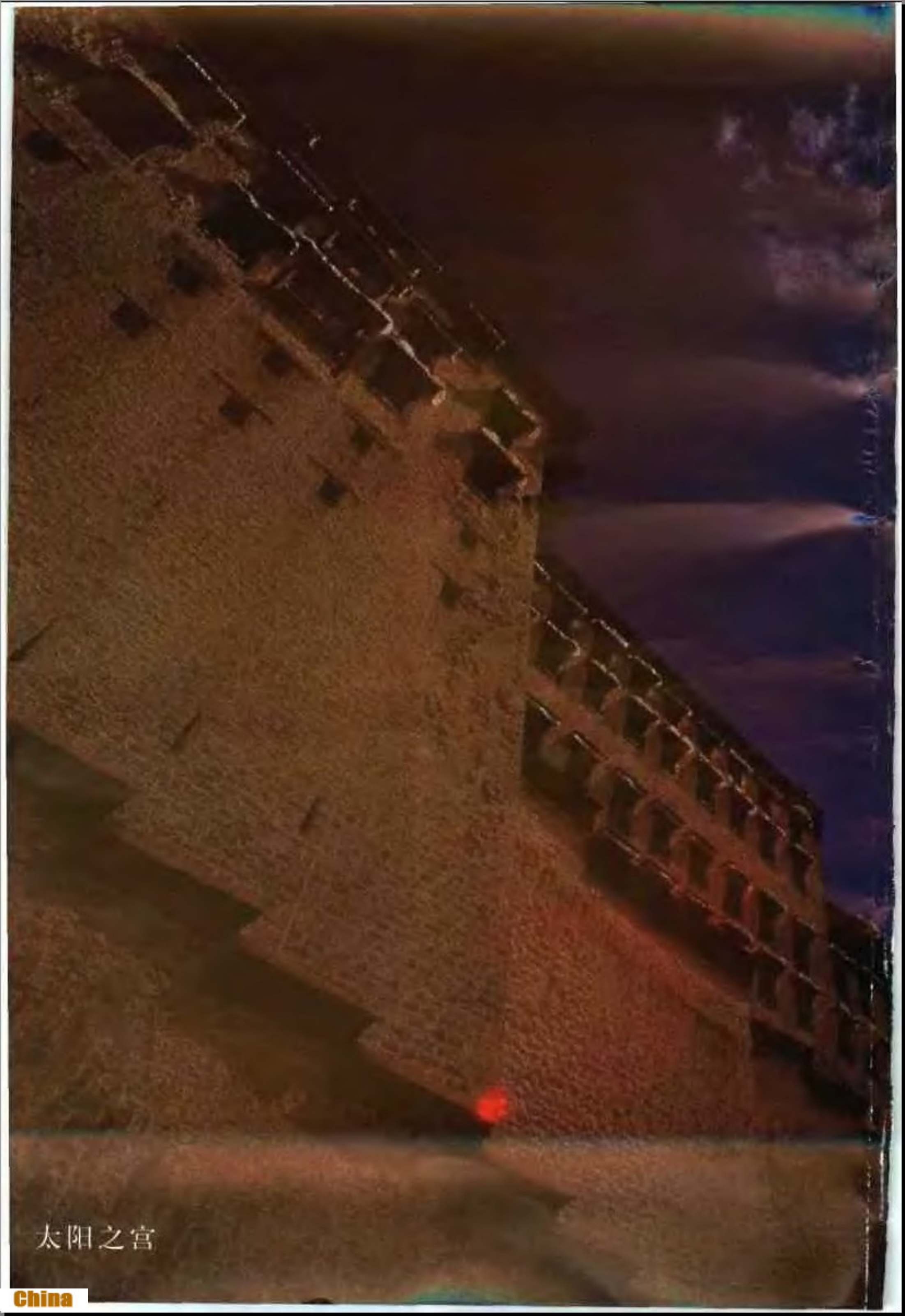
印数 1—5 000

ISBN 7-80580-726-4/J·687 定价:24.80 元

青藏高原

——心灵的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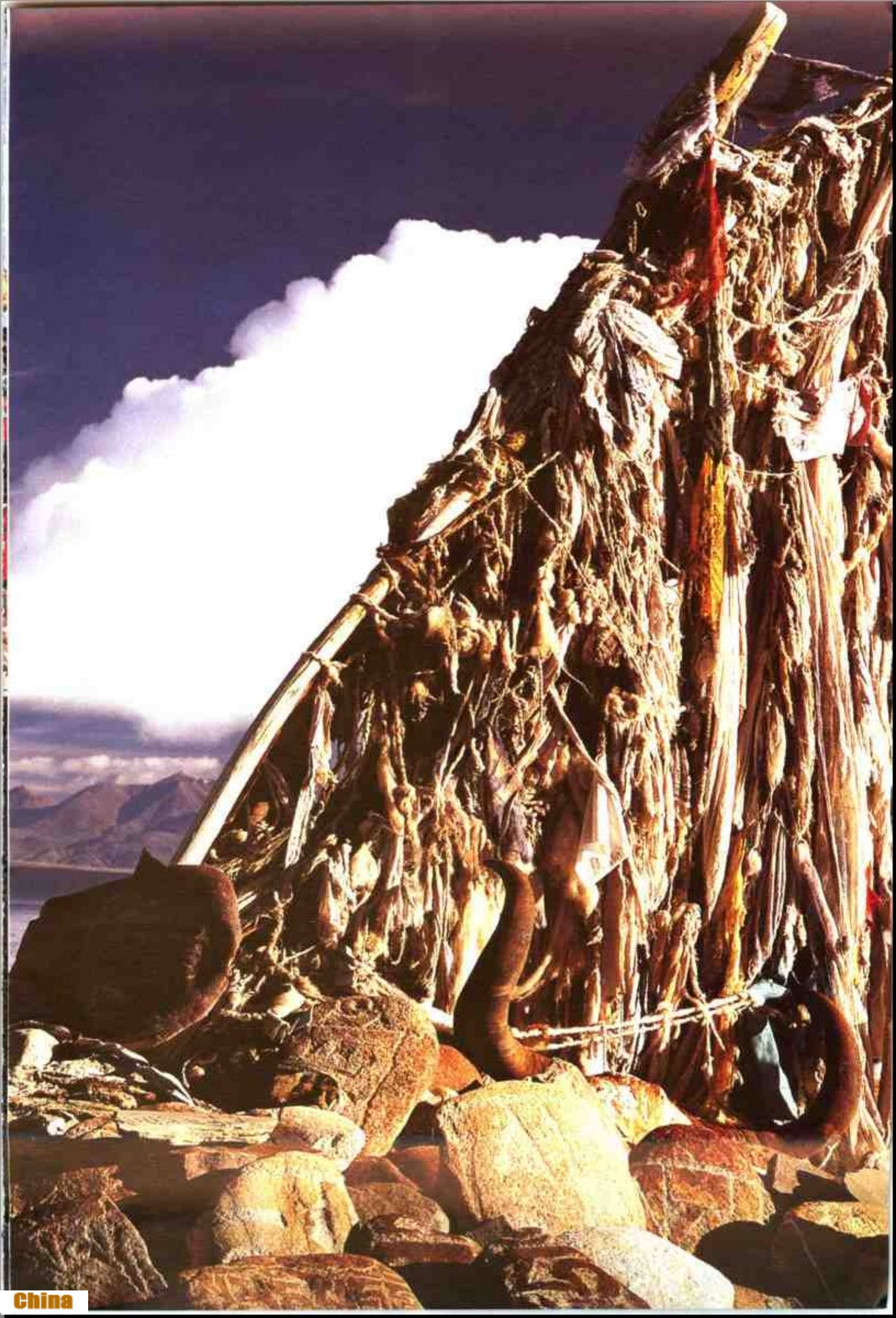
太阳之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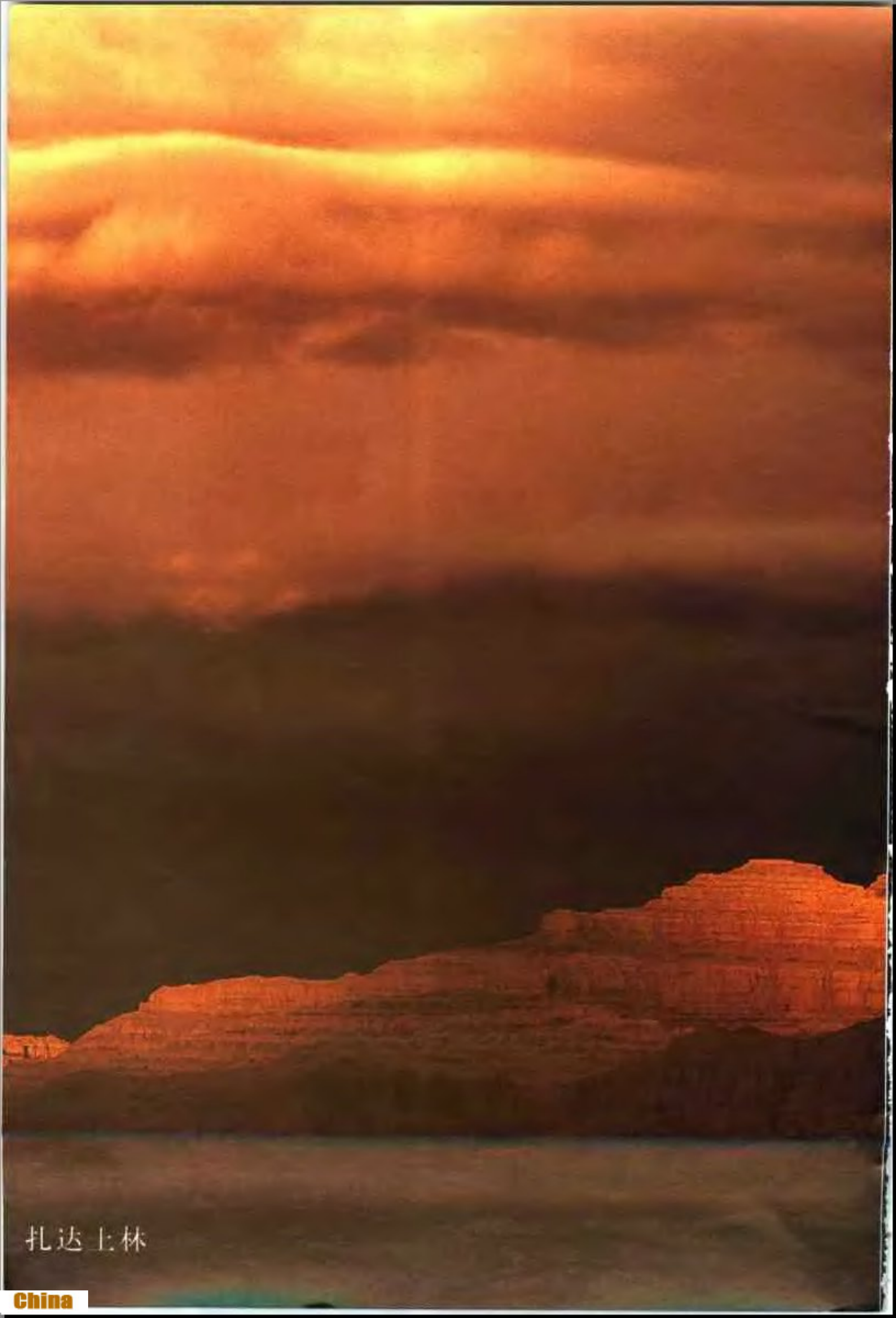




圣洁之湖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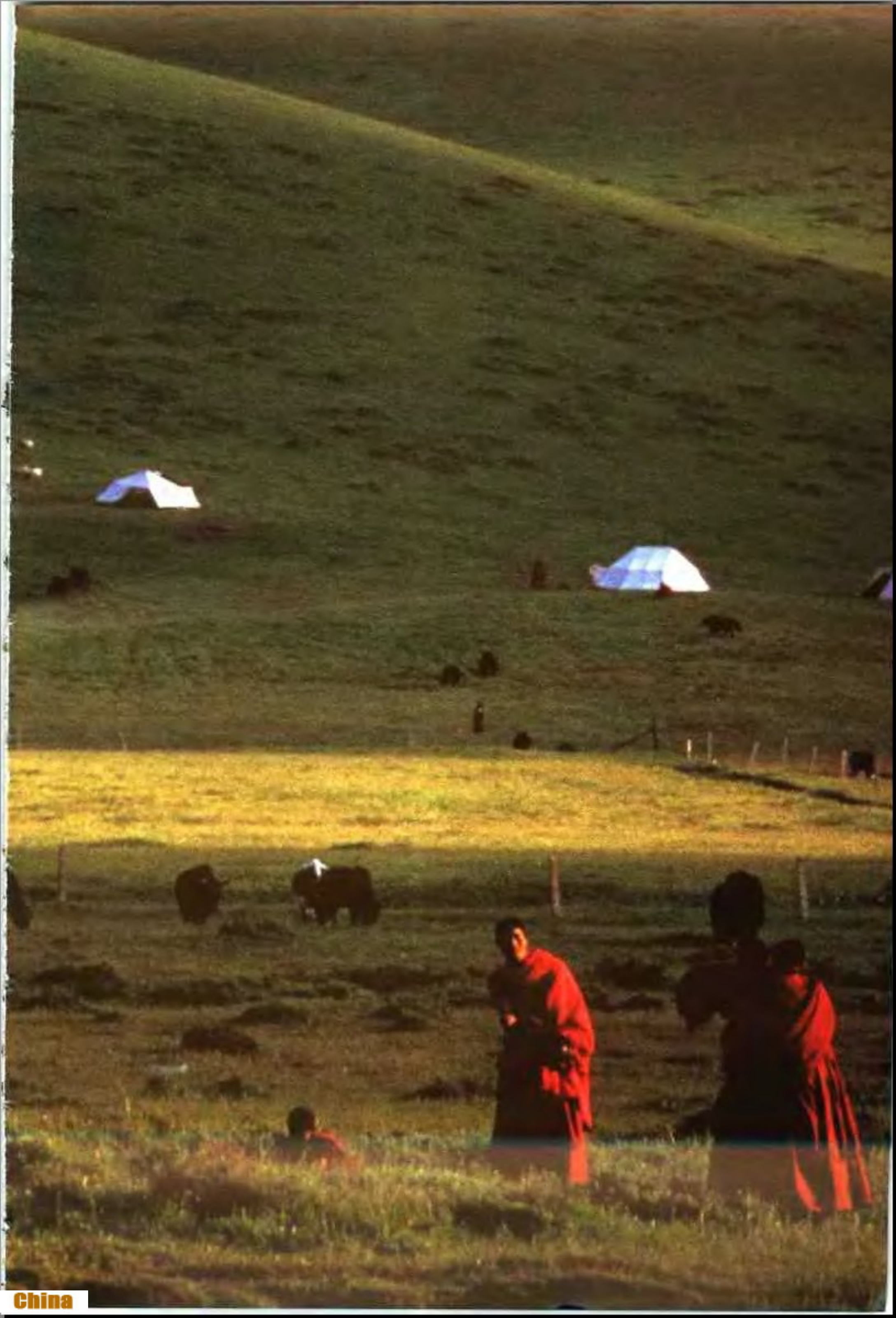


扎达上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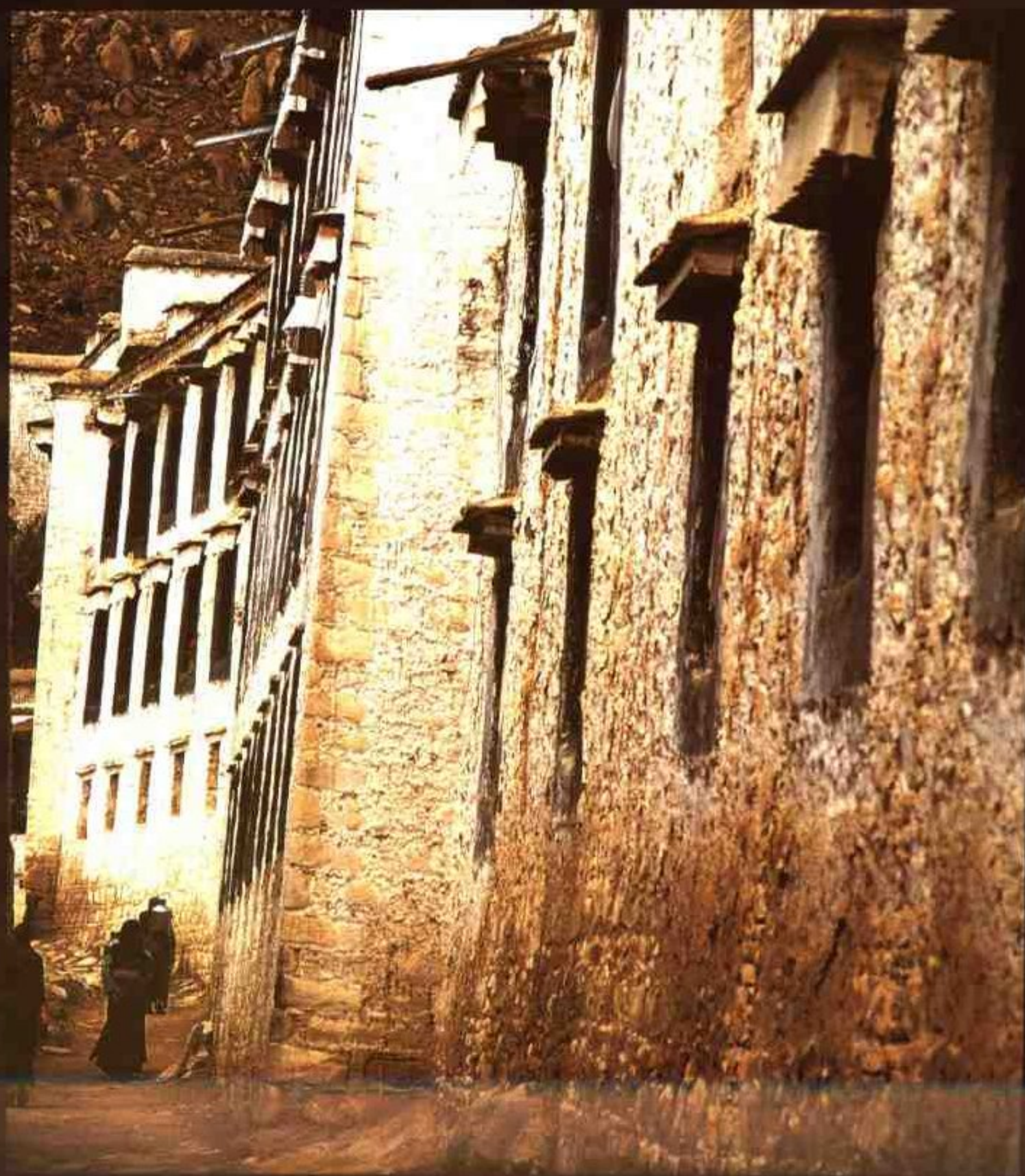


夏河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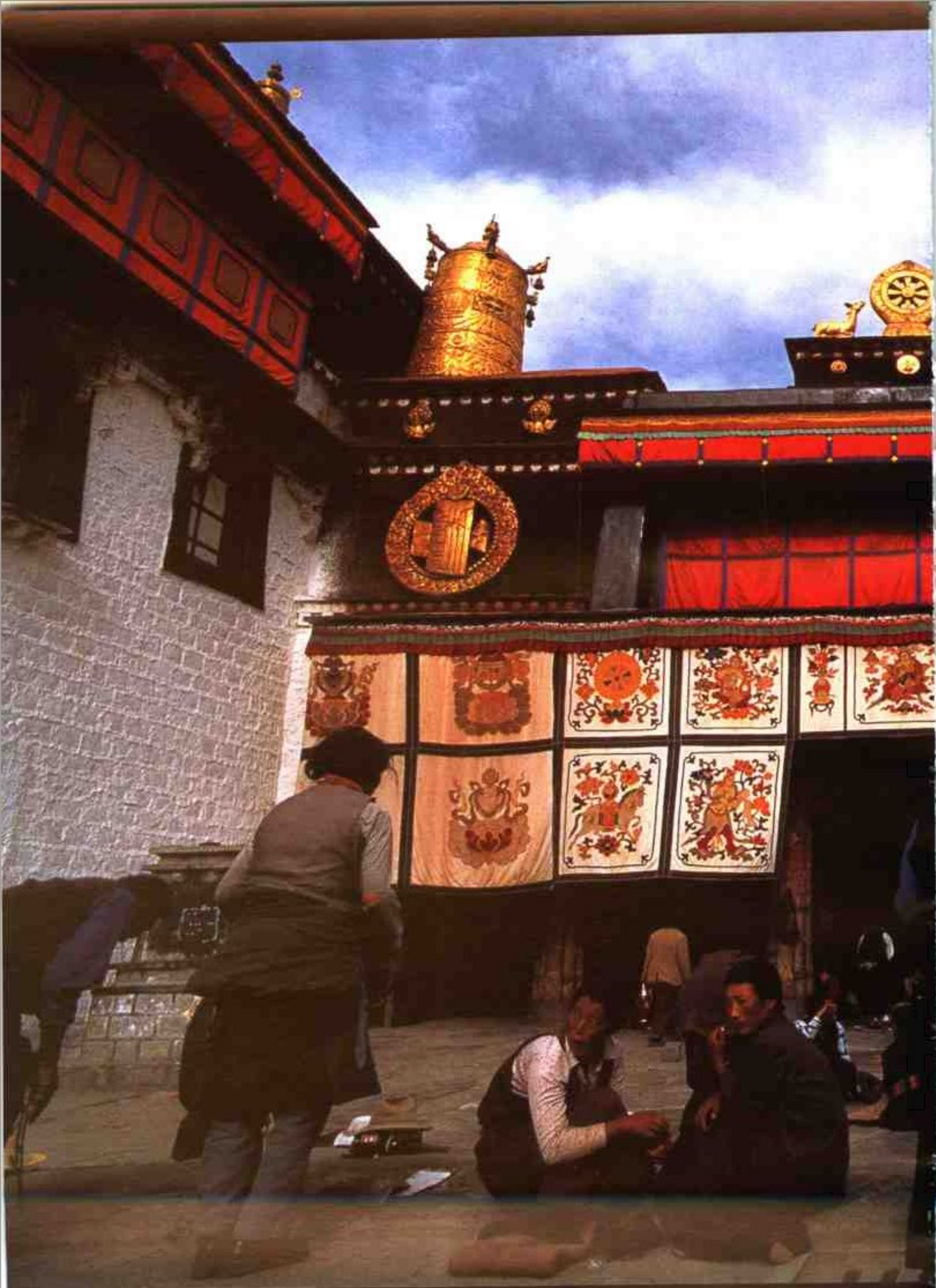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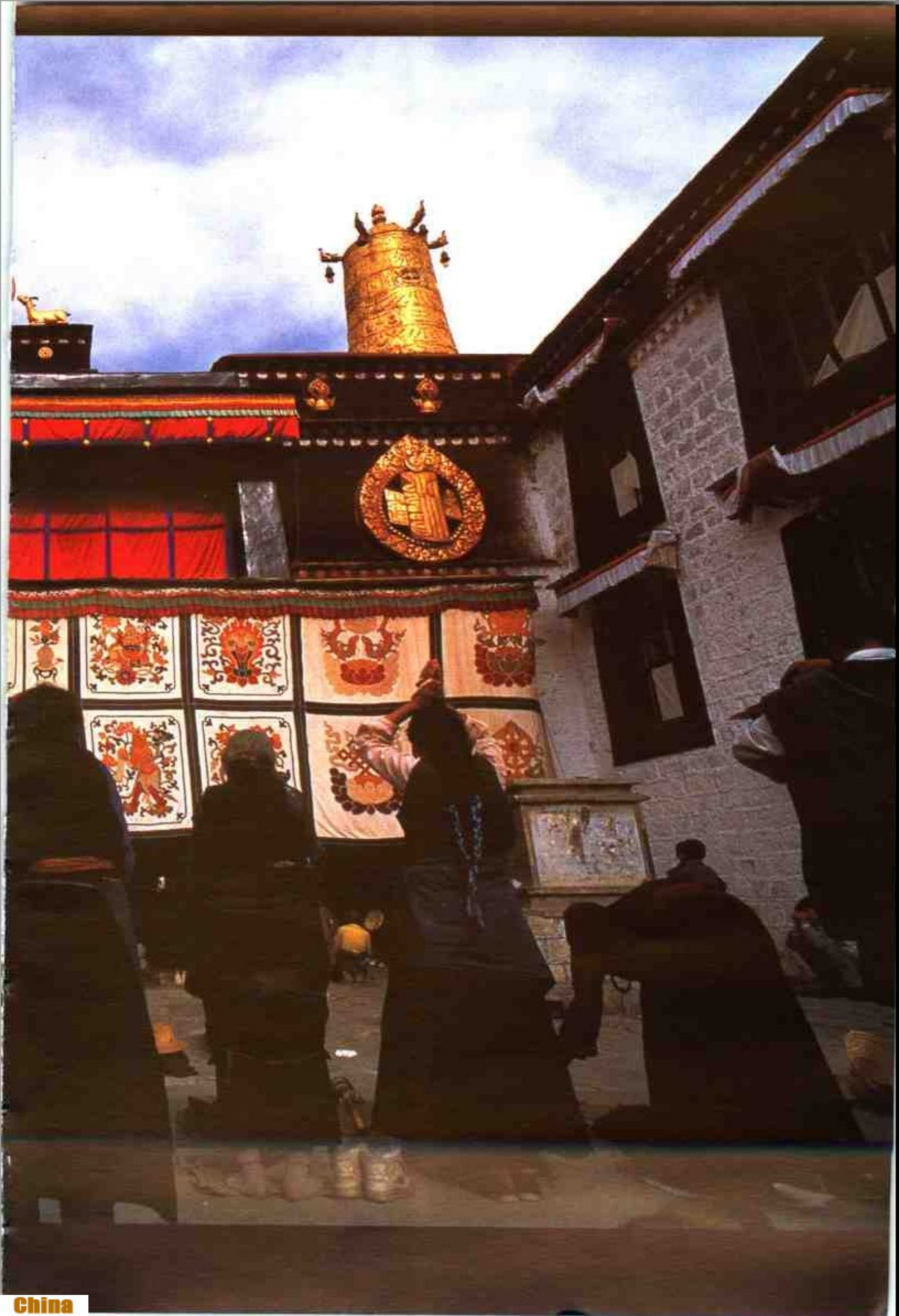
华饰美妇



高墙倩影



大昭寺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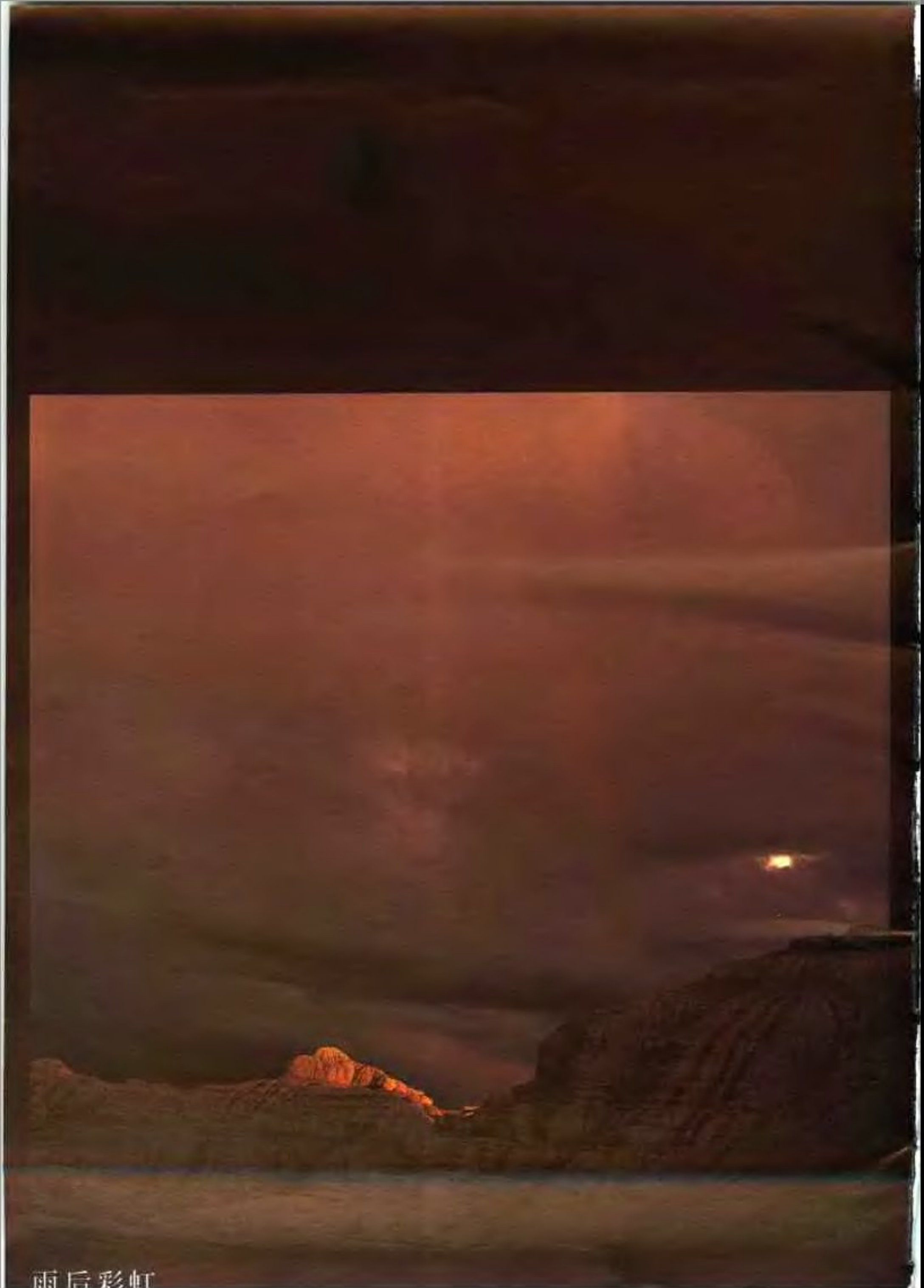




展佛盛事



金雕玉塑



雨后彩虹

《猎人影记》丛书总序

袁毅平

1995年冬,一个寒冷的傍晚,江西美术出版社的同志来到我家,约我主编一套旨在反映中国摄影家创作生涯的丛书。由摄影家自己撰写,一种将摄影作品和创作手记相结合的自传体摄影实录。

我被这个创意性很强的构想给打动了,也为这种新颖的形式所吸引。中国能有一批这样的图书,至少我们影人会少很多遗憾。我的心热了,虽然不知自己是否能够胜任此责,却竟然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这就是《猎人影记》丛书的缘起。

猎人,多有魅力的名字。在最早的人类活动记载中,就是关于猎人的。那洞壁岩画,那甲骨文字,莫不与狩猎有关。在人类的初始,狩猎是决定人类能否生存的大事。作为现代科技产物的摄影,诞生不过一百多年,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成为人类记录生存的痕迹、探索宇宙的有力工具,进行各种交往的纽带,它维系着今天和未来。

猎人,野外狩猎者。摄影人,狩猎在野外。肩扛相机,身披风霜,踏遍野漠荒原,穿越高山峡谷,用自己的心灵去捕捉神秘境的猎物,为人类文明的宝库,增添了一份不可替代的财富。

狩猎需要耐心,需要勇气,甚至要面对死亡。这也像摄影。在摄影术诞生短短的一百多年里,许多人类杰出的儿女,为摄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摄影者具有孤胆英雄的特质,不仅不怕牺牲,还要勇于跟各种艰难困苦搏斗,更要能够战胜自己,他(她)必须具有

坚韧的意志和强悍的生命力。拍摄的经历是历险,是创造,是灵魂实现的过程。摄影者的脚步与大自然的脉搏合拍,与人类文明的轨迹重叠,与时代驰骋的列车共进。因此,摄影事业是崇高的,摄影家的生活是引人入胜的,摄影人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这套丛书所选择的摄影家,是不懈地执著于某一有趣味的拍摄题材,并以自己的摄影语汇比较深入、完整地表现了这一题材的摄影家。每册选取一位摄影家的摄影笔记和摄影作品,以图文并茂、图随文走、相互照应的形式,将叙述的文字和形象的图片有机结合,让广大读者多维度地了解到确实的信息。

作为主编,我有幸先睹第一批即将面世的书稿,我心灵的震撼是巨大的。它告诉读者的是事实的真相,是对整体形象的完整认识,给予读者的远远不止是在知识范围内增加一个事实,它给予的是创造性的事实,富有成果的事实,有暗示性和孕育性的事实,因而更能有力地激发读者的想象。它的启示不仅能使摄影者从中得到许多直接的教益,也能让广大的读者认识摄影家的创作生活和精神世界,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摄影作品的丰富内涵,认识摄影作品的价值。

伟大的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一切人从本性上说都渴望了解事物。我相信,《猎人影记》丛书起码能满足人们的这种渴望。

1998年5月

猎人影记丛书：

已经出版：

《天涯孤旅——沈微西南秘境拍摄记》

《长江情结——沈延太长江全程拍摄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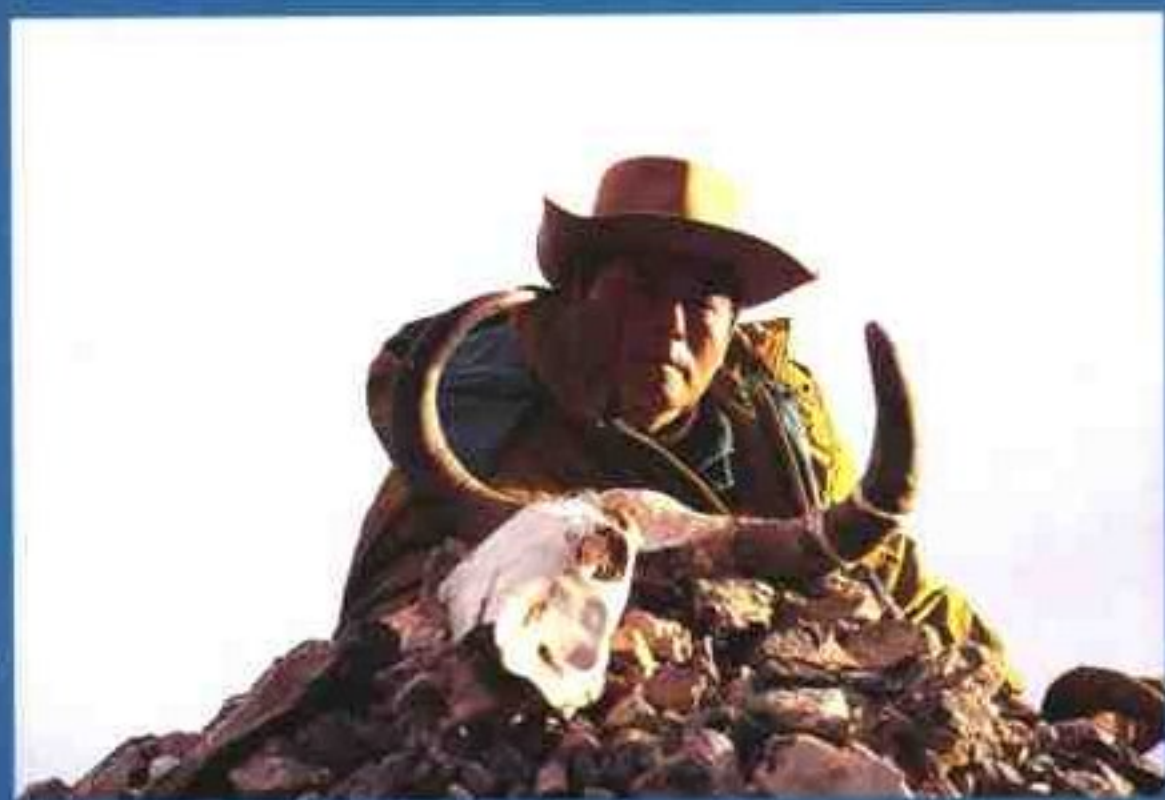
《长城梦——蒋一万里长城拍摄记》

《天界窥影——林品华青藏高原拍摄记》

即将出版：

《我思故我行——于云天高山峡谷拍摄记》

《蓝色诱惑——刘扶生远洋航行拍摄记》



作者简介

林品华，1943年生于广东省饶平县。

16岁初中毕业后屡遭劫难，做过捕鱼、拖车、围海造田，修路砌石等重活苦力，三进围圈，历尽坎坷。

1987年开始自学摄影，1990年冬在饶平县城举办个人影展，1993年8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

有近400幅摄影艺术作品在省级以上及海外报刊发表，有一百多幅作品在省级以上或国际比赛入选获奖。

1995年被文化部选派为《中国雕塑艺术考察团》成员往南美四国创作。近年，游历世界各地进行摄影创作。

喜爱风光摄影，尤其着意中国西部风光。1992-1995年曾6次深入西藏创作，其中4次亲自驾车，历时7个多月，行程4万多公里，出生入死，足迹遍及西藏大部分地区。

1993年7月出版《林品华摄影作品集》（中国摄影出版社）。

1997年8月出版以西藏风光为题材的大型摄影集《天界窥影》（岭南美术出版社）。

1999年光碟《天界窥影》由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0年由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以藏族人为题材的大型摄影集《天界子民》。



猎人影记丛书

主 编：袁毅平
策 划：高学慧
责任编辑：李一慧
刘 芳
封面设计：傅廷煦
版式设计：李 琳

目 录

《猎人影记》丛书总序 袁毅平

多年的夙愿(代自序) /1

首次进藏(1992年7月15日—8月8日) /4

拉萨河畔是最能触发灵感的地方,特别是接近太阳岛的那一段。当一抹早霞的光彩被川流不息的拉萨河水折成千重万皱时,靠河边三人高的大焚炉里早已升起缕缕的焚烧香艾草的白烟,于是浓烈的药香味和晨风送来的清凉空气一起弥漫了整个河沿,河边树上悬挂着的五彩经幡,念读经文的哗哗声,伴随着清风传送到天庭。

再次进藏(1994年7月14日—9月29日) /22

天葬台的石头油亮发光,除了几根鹫鹰掉下的羽毛,四周全是干干净净的。仔细地检查,竟然没有一丁点儿死尸的碎屑遗骸,也没有丝毫的怪异腥味,只有几只乌鸦在乌油的石头上转步,一只黄狗在上面安然歇息,全然不理外地客人的光临。

第三次进藏(1995年4月3日—4月17日) /186

忽然一阵昏眩,天旋地转,眼前金星闪闪,额头汗珠直冒。眼

看快支持不住了，赶忙按动快门线把头，已无力卷片拍第二张了，整个人不由自主地瘫倒在雪地里。迷糊中仿佛觉得已到了仙人之境，那岛上的小屋里就住着仙人，他们会接我到岛上修身养性，摆脱纷烦恼人的尘世。

第四、五次进藏(1995年8月—11月) /219

依然没有言语，只有满屋酥油茶香混和着鸡蛋香、核桃香。此时此刻，服从是最好的表示，我举起装满酥油茶的瓷碗放到嘴边，透过飘浮的蒸气，看到一张张黝黑的笑脸，一股暖流涌入心头，满眶热泪盈出眼眶。

多年的夙愿

(代自序)

我出生于 1943 年,3 岁时我父亲便到南洋闯荡去了,直到 1976 年他在泰国东北部一个小村镇病逝。所以,我对父亲的印象也只能从相片中得到。孩童时家中对我最有影响的男性是祖父。

祖父 17 岁时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第一次反清革命——黄冈丁未革命。这次革命使我家乡小县载入史册。革命失败,清政府大肆搜捕屠杀参与者。祖父为了免于砍头,化装成清兵夤夜逃往汕头港,用一块银元买通水手,漂洋到泰国找我曾祖父,直到 1948 年夏天他才回到家乡过 60 大寿。按他的话说是老骨头回唐山(南洋的华侨称中国大陆为“唐山”)。这年我满 5 周岁,正是知识库门初开,求知欲极强的年龄。祖父时常向我讲述南洋的故事,从三保公(郑和)驾船下南洋群岛到泰国皇帝驾临他在北榄府开的商铺;从斗鸡下赌注的刺激到糯米饭配白花芒果加椰子汁的美味。故事一直讲到他 86 岁在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山村去世。每个故事的结尾他总会说:待日后世界太平,船路通畅,我们举家迁到海外去住。

祖父的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但他的故事却在我的心中展开了一个神奇美丽的世界,使我从小就幻想着自己长大了要当个航海家,周游世界,使我至今对外出旅行猎奇仍然兴致勃勃,使我对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产生向往和好奇心。

因此,我对地理课兴趣浓烈,常常对着地图作各种各样的旅行幻想。念中学时教我的地理老师是个学识渊博、授课有方又认真负责的教师,每次上课他总会带上一大叠的图片,钉在黑板上配合课文讲解。当讲到青藏高原课程时,我被图片上的草地羊群、雪山雄

鹰以及黝黑强悍、服装奇特的藏民等景象深深地吸引住了，产生了一定要到青藏高原去的念头。

1959年西藏地区的骚乱及种种关于西藏地区的报道，特别是60年代隆重上映西藏题材的影片《农奴》，使我对青藏高原的印象更加深刻。强巴以及他的老喇嘛师傅；人皮做罩的酥油灯；朝圣，天葬……我简直着了迷。我一定要到西藏去求个真见真知！这念头一年比一年加深，这愿望一年比一年强烈。

1991年“东南西北中”摄影展览活动在离我县50余公里的汕头市举行，江苏常州市来了两位女摄影人，一位是群艺馆的徐和平，一位是公安局刑警队的王京。影展结束后汕头市青年影会把她们安排到我县搞创作，于是我们认识了。言谈中她们也表示很希望去西藏创作。于是我们商定第二年夏季结伴同往西藏创作。其实我那时对摄影还处于“半生不熟”的阶段，与其说去创作，倒不如说是想实现自己的多年愿望——亲眼看看西藏的真面目。

首次进藏

等了 12 天才搭上飞机

1992 年 7 月 15 日我如约往成都与徐和平、王京会合，与她们同来的还有常州文艺界企业界联谊会的凌宪松先生。徐和平了解到每年 7 月暑假开始，很多在内地读书的藏族学生要飞回拉萨，而成都飞拉萨每天只有一个航班，机票相当紧张。我们事先取得常州民族学校校长的支持，出具证明使我们的身份成为该校的教师。那时中国民航不直接出售往拉萨的飞机票，到拉萨必须先通过西藏自治区驻成都办事处的批准。教藏族学生的老师要到拉萨去肯定会优先照顾的，更何况我们手里还有校长写给他的朋友——西藏驻成都办事处副主任的一封信，信中恳切要求对我们到拉萨提供一切方便。第二天一早，凌宪松满怀信心地直奔西藏自治区驻成都办事处，我们三人也满怀信心地在旅馆做着今天拿到机票、明早直飞拉萨的美梦。

待到 12 时许，凌宪松沮丧地回来了。原来购往拉萨的机票手续相当繁琐，必须先在办事处取得进藏证，凭进藏证换取购票证，再凭购票证购买机票，而进藏证要视进藏人员已上机的情况逐日决定，不会一下子全解决。要找的副主任出差到北京去了，办事处的后院人声沸扬，成百人拥向一个小窗口，等待取得进藏证。小凌好不容易挤到窗口，呈上公、私两封介绍信，惟一的一位办事员表示接受，但今天不能办理，明天看情况再决定。

第二天依然毫无进展。第三天又是毫无进展。第四天还是失望。

待到第五天的 10 时许总算拿到进藏证。立刻去换购票证。领

购票证的地方与发进藏证的地方，同在办事处里的两个窗口，一个在东，一个在西。里面的人来往只需几步路，但外面人从东面窗口到西面窗口却要绕好大一圈路程。好不容易钻出拥挤在发进藏证窗口前的人群，急步跑到发购票证的地方，窗口已关闭，下午是不办公的，又一天浪费了。

第六天领到购票证，一点也不敢怠慢，径直往售票处，回答是乘机时间要半个月后，再三要求，磨破嘴，说尽好话、谎言，最后照顾个最快 25 日乘机，再也没商量的余地了。但还不能给机票，先给一张划定乘机日期的纸条，到 24 日下午才可付款取机票。

24 日下午总算购到真真正正的飞机票，还真真正正是 25 日上午 6 时起飞的。大家心上的一块石头总算都放下了，近 10 天等待的焦急情绪总算得以缓解了。

想到明天就能见到多年梦想的西藏大地，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翌日凌晨三时多便起床，赶到成都双流机场，候机室的大门还紧闭着。守着行李在门口台阶上待到 5 时，大门打开，正要冲进去，却见工作人员抬着一块黑板，上面用白色粉笔写着：因飞机周转原因，今天飞拉萨航班改为明天，所有乘客凭机票到民航招待所免费住宿。

这告示犹如当头喝棒，打得我们周身无力，啼笑皆非。到西藏真难哪！

民航招待所的三层楼全住着等待进藏的旅客。于是主动上门跟他(她)们搭讪，了解西藏各方面的情况，焦灼的心情也多少得以平缓。

但在谈到西藏高原的气候和对外地人的影响时，大都谈虎色

左起：林晶华、王京、凌宪松

变。王京她们住的三人间安排了一位准备到林芝地区探亲的女青年，她的丈夫在部队，已到西藏三次。她更是慎重地告诫我们，到西藏要如何如何地注意身体，稍疏忽便会招来杀身之祸。那时我鼻窦炎很严重，不时流鼻涕，她便警告说：“您这情况，到了西藏肯定流鼻血，到时尽量不要用力吸鼻，否则会流血不止。”

经她这么一说，大家又平添了不少担忧。凌宪松甚至动笔给他的朋友写“遗书”了。

终于熬到 26 日，终于顺顺利利到达拉萨贡嘎机场。

学第一句藏语：“扎西德勒！”

一踏出舱门，强烈的阳光立刻叫人睁不开眼睛，干燥的寒风吹走了十余天积聚的暑气。天、地、山、水……一切都既新鲜又陌生。高原以全新面貌迎接我这虔诚的远方来客。

《西藏日报》记者阿多把我们安排在拉萨城西的西藏自治区招待所。住宿条件还不错，晚上有哗啦啦的热水洗澡，食堂也按时供应便宜饭菜。接受成都民航招待所同行者的告诫，一踏上西藏土

地,我便把自己当成重病人,多穿衣服,少大动作,尽量待在房间里平卧休息,走路起居都像木偶人般慢慢地来,以免引发高山反应。在机场领行李时,确也因一时疏忽用力太猛,有昏眩气喘的感觉。

当晚王京便头痛胸闷,第二天马上找医生。徐和平也说她有点不舒适。在食堂里见到几个年轻小伙子,也是初来乍到,竟然穿着短袖运动衣。

夜里常下雨,一早却是蓝天白云,阳光明媚。第二天早晨开始慢慢在招待所的花圃中走动。花圃中种着不少高原特有的小花,鲜艳可爱。第三天便一早起来拍花的特写镜头。当天下午开始到街上走动。

在房间躺卧时盖着厚厚的棉被,一到露天便被强烈的日光晒得热辣辣的,头发都发烫。除了紫外线照得眼睛难受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感觉。

离招待所不远处有个菜市场,市场里蔬菜水果品种繁多:白菜、茄子、青豆、西红柿、西瓜、香梨、苹果、蜜桃……而且还特别新鲜硕大,价格也不高,西瓜每市斤才5角钱。

市场门前横挂着一条长长的红布条,上面写着汉字“扎西德勒”和看不懂的藏文。一打听“扎西德勒”是藏语,意为吉祥如意。这是我学到的第一句藏语,也是我在西藏时最常听到、最常使用的一句藏语。打这以后,我常听到邂逅的陌生藏人微笑着向我说:“扎西德勒!”而我到藏民的家(或帐篷)里,只要说一声“扎西德勒!”也会换取一句“扎西德勒”,并且常常会赚到酥油茶、酸奶之类的食物,甚至会被视为高朋,热情地请到他(她)们家中,这些常年被日晒和风吹因而皮肤粗糙斑裂的黝黑面孔所发出的笑容出自内心,那么真挚、那么自然,没有一丁点儿的虚伪造作;他(她)们的款待也全是无私的,没有算计的。这绝非文明发达的城市人所能做到。

一上午拍摄了 15 个胶卷

拉萨的街上一早便有很多脚踏三轮车,车夫大都来自四川农村。车价便宜,拉萨城区内一程路的价格大多是5角钱。抵达拉萨



手转经轮的老大爷

的第四天开始，我们便坐着这种车到城内的拉萨河畔、大昭寺、药王山等地方摄影创作。

拉萨河畔是最能触发灵感的地方，特别是接近太阳岛的那一段。当一抹早霞的光彩被川流不息的拉萨河水折成千重万皱时，靠河边三人高的大焚炉里早已升起缕缕的焚烧香艾草的白烟，于是浓烈的药香味和晨风送来的清凉空气一起弥漫了整个河沿，河边树上悬挂着的五彩经幡，念读经文的哗哗声，伴随着清风传送到天庭。藏民们络绎不绝地在河边行进，他（她）们手中不停地转动经轮，口中喃喃念着六字真言，大步前行，到了玛尼石堆边和大焚炉前便虔诚地朝布达拉宫的方向行五体投地大拜礼。有些还牵着绵羊、小狗一同行进。小动物脖子上的铃铛随着主人的脚步发出清脆可爱的叮当声，让人心旷神怡，连通往太阳岛上那条挂满经幡的狭小铁索桥都被这轻音乐般的响动激动得跳起摇摆舞来。

这些藏民通常在拉萨城内的几处寺庙转一大圈，这既表达了他（她）们对神佛的虔诚心意，也等于早操运动锻炼身体。

随着日头升高，又有不少妇女到河里洗衣被。河边沙滩上几顶大概是外地人的帐篷里面的主人也都跑出来席地喝酒唱歌。有些藏民索性泡到清澈而冰凉的水中痛快地洗个澡。偏僻处，几个姑娘泼水嬉戏，笑声如银铃般招惹小伙子的眼光。藏民们的日子如拉萨河水般悠然自在，其乐无穷。

我在铁索桥头、玛尼堆

对着布达拉宫行大礼的藏民

旁架起三脚架，用 180mm 定焦镜头，对着这仙境般的场面，瞄准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态，不停地按动快门，过片，按动快门，一个上午竟拍了 15 个 135 胶卷。拨过片柄的大拇指都起了泡，按快门的食指指甲也裂开出血了。

一束金光正好射向布达拉宫

下午来到城西面青藏公路纪念碑。这碑是为纪念修建青藏公路的勇士们而建造的，上面有胡耀邦的亲笔题字。纪念碑建在拉萨河边，附近正好有个渡口，河对面是个小村庄，两只皮筏子对开着载客。皮筏子和它上面的乘客又让我们用了不少胶卷。

在拉萨城的四面八方，都能望见布达拉宫高大雄伟的形象。

下午 6 时，眼见满天乌云，一片黑黢黢的，没什么可拍摄的，天快黑了，肚也饿了，大家都收拾照相器材打算回招待所。我最后一个收缩好三脚架，把装着 180mm 长镜的莱卡相机放到相机袋里，在把袋扣扣紧前本能而依依不舍地抬头远望布达拉宫。嘿！原先黯淡无光的布达拉宫突然变得金光闪闪，熠熠生辉，回头往西边一看，那厚厚的乌云层似被太阳击破了一个窟窿，一束强烈的金色阳光正好准确地投射在布达拉宫上。布达拉宫背面的大山、前面的几棵树、顶上的天空依然一片浓黑，只有整座宫体光彩夺目，恰好显示出布达拉宫的神秘莫测，以及它们在藏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我赶忙拿出相机，来不及装三脚架，刚来得及以 1/125 秒、8 光圈连续拍了两张，太阳光就又被乌云吞噬了。其他人尚未反应过来，都后悔不迭。

以后我又拍了很多布达拉宫的相片，但至今没有一张能超过这次抓拍到的。只可惜我当时还不知反转片的优点，只用负片拍摄，留下遗憾。时时希望能重新出现这样的光照效果，但机会难得啊！而瞬间的感觉更是难能可贵！

我们常寄望于运气和机遇，但机遇不会第二次出现。因此，当您遇到好运气、好机遇时，若不及时把握，便将终生抱憾。

以后我又在工人文化宫等地对布达拉宫拍摄，却一直没有进

入布达拉宫里面参观，连走近它都没有。是拉萨可拍摄的东西太多，令我无暇顾及呢，还是布达拉宫的确太雄伟壮观以至令我不敢太接近它，至今自己也讲不清楚。

看到的是一张张友善、质朴的面孔

布达拉宫东面约 1 公里外是大昭寺，它是藏王松赞干布为文成公主而建造的，也是拉萨早期的建筑物之一，拉萨城就是围绕着它发展起来的。寺院坐东向西，门前的大广场便是有名的八廓街。

每天晨曦初露，大昭寺还在沉睡中，便已有大批的藏民在它门前顶礼朝拜，他（她）们先站立合掌把手臂伸向天空，然后合掌在面前及胸口如和尚作揖状，继而双脚跪地并面朝下把整个身子连手掌都伸直平贴于地面。完成这一朝拜大礼后，又再继续站立重复前面的动作，如做体操般周而复始地朝拜。有些人为了防止磨破膝盖和手掌，会用棉布和纸板套绑在手掌和膝盖处，于是可以听到身体擦地的沙沙声和手掌护板有节奏的击拍声。这是一曲表现人类信仰的真诚而动人的乐曲。

朝拜是绝对自愿和自由的,拜够了你可以自由离开,拜累了可以停下来与旁边的人聊天。

大昭寺四周,大群大群的人流围着它顺时针绕行,一圈又一圈,他(她)们手转捻珠,口中喃喃有词,有的还倒伏在大街上作朝拜大礼。这些人大都是从外地经过长年累月或上千公里路程的艰苦跋涉到这里来朝圣的虔诚信徒。尽管衣衫褴褛,面孔紫黑,肮脏狼藉,但从他(她)们专注的朝拜行为和充满自信自豪的表情,可以感到他(她)们的真诚和对生活充满乐观的情绪,绝不是一些传媒所报道的惶恐、茫然、麻木不仁。

我以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来往的藏人,他(她)们也同样好奇地注视着我。当我举起相机拍摄时,取景器里看到的是一张张友善、质朴、憨厚的面孔,没有一丁点儿野蛮、愚昧的痕迹。

八廓街实际上是条商业街。大广场上摆满各式各样的摊位,销售的产品从哈达经幡、酥油糌粑、藏俗工艺品,以至衣布百货,琳琅满目,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摊主有藏民,也有汉人、回族人,有

本地的，也有甘肃、青海乃至浙江新疆来的，再加上全国、全世界，四面八方汇集来的旅游者、画家、摄影家、艺术家，整个八廊街简直成了个大杂烩。叫卖声、讨价声、念经声汇成一曲大合唱。然而，它虽混杂，却似有章，震耳却又和谐。从未听到打骂吵架的不协调杂声。

藏族生意人不善花言巧语，他们质朴实在，很少漫天要价。见到我们还常以为是日本人或港台人，吆喝着“OK”打招呼，对我们的拍摄也很乐意配合。

成千上万人的大场所，见不到一个警察，也似乎没有维持治安的人员，大家安然相处，秩序井然，平和运行。

拉萨城郊的西面和北面各有著名的古老寺院。西面的叫哲蚌寺，建于半山腰，规模庞大，全盛时期有 7700 多位僧人；北面的叫色拉寺，在山脚下，规模比哲蚌寺要小。它们都属格鲁派三大寺院，两个寺院现都住着老、中、青、少大批僧人，老的八九十岁，少的十余岁。僧人藏语统称“扎巴”，高一层的僧人称“喇嘛”。在西藏当僧人是很荣耀的，不少僧人的生活费用也都是从家里带来，从这方面来说，僧人的家中都比较富裕，有些较富有的僧人自己在寺院里住单间房子。我们造访的一间房子，是个中年僧人和他的外甥合住的，其实就是一个男性家庭。房间的陈设一应俱全，僧人们生活轻松悠闲而有规律，年少的僧人更是活泼可爱，蹦蹦跳跳，与一般儿童无异。僧人们对我们这些远方来客很是客气热情，让我们进房间坐，请我们喝热乎乎的酥油茶。小僧人好奇而明亮的眼睛纯真地望着我们，还调皮地扮鬼脸让我们拍照。显而易见他们的僧人生活是幸福愉快的。

一切都令人觉得新奇

自抵达拉萨的第二天，《西藏日报》记者阿多便四处为我们寻找外出的车辆，但那年头西藏的汽车太少了。直到第八天，终于他们报社有辆丰田越野车要到日喀则去办事，补贴驾驶员 300 元可搭此顺路车。回程再设法找其他车辆。



售卖经幡的女孩



天真活泼的小和尚



欢度节日的村民

西出拉萨，便见到远处高高屹立的雪山，大家激动得手舞足蹈，兴奋的情绪便通过相机来发泄。

西藏大地的所有一切都令我覺得新奇，都让大家激起按动快门的欲望，只是汽车不可能处处停下来。

由远古时期海底微生物沉积而形成的五彩地质地貌，令人对鬼斧神工的自然奇观惊叹不已。

冰川下大片的油菜花在日光照射下发出金灿灿的光辉，显示着西藏大地并非全是荒山野岭无法耕耘。

由于公路塌方所耽误，车子到夜里 10 时许才抵达日喀则。夜晚在野外行驶，我真正体验到伸手不见五指和万籁俱寂的夜景。

到日喀则的第三天傍晚，我一个人独自到郊外拍摄，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呼啸，我赶紧钻进一间荒野空屋躲避。紧接着是一阵冰雹从天上向地下猛烈扫射，天地间顷刻一片噼啪声响。待老天爷扔完了所有鸽蛋大小的冰雹后，天地间剩下的只有黑暗、寒冷和一根针掉地都能听到的静寂。我感到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孤独，孤独到恐惧和颤抖。

浪卡子附近有一座大冰川，司机让我们在冰川旁边休息用午餐，从没见过这么大规模的雪山冰川，我兴奋得倒在雪地上打滚。午餐每人发两个烤包，口渴自己到冰川脚的河边打水喝。这山野的水能喝？又这么冰冷。一开始有点犹豫，但真正口渴却也无所选择了。壮着胆子喝上一口，哈！天地间最纯净最可口的饮料就是这雪山上流出来的水！

.....

我开始明白，在西藏要拍摄得满意，只有自己步行，或骑自行车，那才能随心所欲，不留下遗憾。

报社的车子只能在日喀则停一天，第三天便要回拉萨去。只好抓紧时间。抵日喀则的隔天清早往萨迦村，那里也有个很出名的古寺院萨迦寺。萨迦村在日喀则西南面，相距只 92 公里，但路道很差，到达时已过中午。恰逢萨迦村民集聚过节，男女老少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围成一大圈唱歌跳舞。舞姿随意自然，优雅大方，

节奏感强；歌声清脆嘹亮，悠扬激越，扣人心弦。没有专门布置的舞台，只是席地表演，没有乐器的伴奏，全靠发自肺腑的心声。那韵律、那舞步、那服饰、那效果远远超过专业的歌舞团在正规的剧场中表演。

我真切看到了一个历史古远、文化积淀厚重、有着辉煌艺术的民族。

一张引起争议的照片

扎什伦布寺在日喀则的近郊山麓，它是西藏佛教格鲁派在后藏最负盛名、最具规模的寺庙。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的灵塔就安放在这里。寺院僧人众多，庙宇高低错落，红墙金顶，既深邃神秘又宏伟庄重。整座寺院笼罩着浓烈的宗教气氛，令人肃然起敬。

早晨，扎什伦布寺大门前的水泥地面上，有不少藏民对着扎什伦布寺最高大雄伟的主殿顶礼膜拜。更令人奇怪的是不少狗儿也钻进人群中凑热闹。有的与朝拜的人并排站立；有的倒在地上打盹；有的伸腰打哈欠；那形象与人的行为相仿，似乎也在向圣殿朝拜。

我突然想起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那疯狂的年代，我出差往南昌途经鹰潭站转车时作了 5 次“三忠于”行动的景象：当火车将到达鹰潭站时，所有乘客都必须站立，手拿红皮毛主席语录，紧紧贴在胸前，由站在高处的一人带头念《毛主席语录》，大家也跟着念，最后是把执着红语录本的手高高举起，一齐高呼：“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随着那“万岁”声的节奏，大家那举红皮语录本的手也向上摇动以示至诚至敬，随着“万万岁”的呼唤声的结束，火车也已慢慢地停在站台边。大家争先恐后拿着大小行李挤下车去，但却全都被堵在车站内大厅里不准出去，所有的人又都被勒令规矩站立，肃然起敬，于是又是一次机械地跟着带领人念语录，摇动红本子，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才让人们出站。大家争先恐后地拥出车站，已是

下午一时多了,饥肠辘辘。那时节过了钟点饭店是不营业的,我疾步一公里多的路程,找到一家饭馆,要了一碗饭、一碗汤,举起筷子刚要进餐,又被吆喝着站起来。这次不用集合,各自站在餐桌前“表忠”。可怜叽叽咕咕的肚子老迫着我的眼睛偷窥桌上的饭菜,以至馋流的口水阻止了发音,“万岁”声都变调了。幸好“万岁”马上结束,只是饭菜都已冰凉。吃完饭赶往火车站转搭上海开往南昌的快车,临上火车前和火车启动后又无可奈何地机械地重复了两次跟着摇红本子,高呼“万万岁”的宗教仪式。

人们的跪拜是表示他(她)们对心目中的神灵的敬仰和崇拜,也希望神灵能保佑他(她)们平平安安地过日子,祈求死后升天堂,转世为幸福的人。狗们是没有思想的,它们不可能有信仰,它们的行为是盲目的。人若盲目崇拜,与狗又有何异,我头脑中骤然闪出这样一个观点。我要拍一张相片来表达这一观点。

于是我选准靠大门西侧的位置,架好三脚架,装上莱卡 R62 相机,接上快门线,用 90mm 的镜头,把光圈调到 8,速度 1/125 秒,对着朝拜的人和狗调好焦距构图,完成这一系列拍摄技术的动作后,便手按快门线的按钮全神贯注地等待着人、狗同时朝拜的场面。

有时人拜狗不“拜”；有时狗“拜”人不拜，足足等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我的眼前出现了这样的场面：三个朝拜的妇人，一个五体投地趴在地上；一个抬头仰望寺院大门，双手撑着俯卧的身体正待起身；一个刚刚下蹲准备倒地行礼。在她们前侧的两只黄狗，一只伏地打盹，如五体投地之状；一只前腿用力前伸，屁股翘起，腰身伸直如后两位妇人的朝拜状。我猛力按动快门线的按钮，不失时机地拍下了这一永难忘怀的瞬间。

这是一张至今令我最为满意的相片。这张相片展览时常招徕大批观众，参赛时据说常惹得评委们在得大奖和落选之间争论不休，提议应得大奖的评委认为这张相片抓拍及时，场面难得，思想性极强；觉得连入选都不够的人却认为把狗拟人，侮辱藏民，怕引起宗教纠纷（其实评委先生根本不明白藏族人把狗与人同列为生灵，是平等的。而我根本不认为藏民的朝拜是盲目的，只是表达前面所叙的一个认识。同为生灵者，其相同行为的本质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竟被当作诙谐、滑稽作品得优秀奖。在1996年的第二届约旦国际摄影比赛上终于获得银牌奖的殊荣，距这张相片的拍摄时间已是4年了。

一定要重返这片土地

到达日喀则的第五天，刚好西藏电视台的车送客人回拉萨，车上还有几个空位，于是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日喀则。经江孜浪卡子、羊卓雍湖到拉萨，一路风光新奇悦目，处处动人。只可惜一天的时间要赶到拉萨，除了江孜的白居寺蜻蜓点水般停十余分钟外，其他地方驾驶员都不愿意停车，以至让无数的美景从眼前白白飞过，让按快门的手指无法释放亢奋的情绪，留下无限的遗憾。

我一定要重返这片土地！

到拉萨后第三天，在招待所租了一辆桑塔纳小车，到藏北草原去。但驾驶员又以路况不好、小车底盘低为由，不愿深入到草地山岭中行走，过了当雄县便打道回府，使我留下无限的遗憾。

我一定要重返这片土地，尽情地拍摄个够！

仓皇出逃

从藏北回来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8日,早餐时王京说再过几天她申请延长的假期又将到了。经她一说,大家都觉得应该提前购机票,又推选凌宪松到民航站去办理。

中午时小凌衣衫狼藉、满脸沮丧地回来。他今早8时便到民航售票处去,售票处的大门紧闭,购票的人只能先在门口台阶下排队。他倒是排了第3名,满以为稳操胜券。可是排队的人越来越多,待到11时大门刚一打开,成百个等待购票的人潮水般争先恐后冲进售票大厅,一时秩序大乱。小凌个子矮小,被人揉拥悬离地面,挤到台阶下。冲进去的人却只有10位能购到票,其余的留下失望和狼狈。

原来暑期即将结束,很多在内地学校读书的藏族学生争着回校去。那时民航售票还没采用电脑,大部分飞机票都通过人情关系开后门销售。据此看来,以正式渠道购票短时间内肯定不能回家了。我和小凌倒无所谓,王京和徐和平她们已不能再请假了。还是让徐和平去找她的老同学阿多想办法。

时值拉萨开人代会,阿多忙于采访会议新闻,日夜不回家。徐和平显出她女中豪杰的魅力,硬是在会议食堂找到阿多,但阿多也束手无策。幸好与阿多同桌的另一位热心记者,说他有个朋友是修建贡嘎机场的总工程师,现在还在机场工作,随手画了一张字条,让我们找他解决。

也许是紧张的恶性循环,经这么一折腾,大家竟然都怕搭不上飞机而归心似箭了。徐和平一到,小凌马上在街上租到一辆破旧吉普车,马上收拾行李上路。明天到成都的航班是早8时起飞,拉萨到贡嘎还有百公里的路程,今晚必须在机场住宿,才能赶上乘机时间。

在往机场途中经过曲水,突然乌云滚滚,狂风漫卷,把河里的水向天掀起。赶忙要求司机停车,接受雪域高原送给我的告别礼物——一幅难得的风光作品。

下午6时多,住进机场招待所。刚安顿完毕,赶忙提着字条找到

工程师的家。谢天谢地，他答应明早尽量帮忙解决，但不保证绝对能搭上明天的班机。

带着担心和不安，第二天不到 6 时便气喘吁吁地把行李从招待所徒步拉到候机室。但见候机室里挤满了人，几乎没有插足的地方，只好在门口站待。等待乘机的人数差不多是飞机座位的两倍多，个个面露焦急的表情。仔细打听，有些是从林芝、日喀则那边来的，有的竟已在机场待了三五天了，天天早晨在临时售票窗口等待运气；有的却是已购到机票，但在办理登机手续时竟因为机上没有座位而不能按票面时间乘机。没有座位怎可把票卖出，真令人费解。原来有些座位被临时开后门购到机票的人夺去了，这更令我们焦急不安了。

总工程师待到七时多才到来，倒是立刻接过我们的购票钱和身份证明，钻进售票处里面。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我们的焦灼程度也与指针的数字同步增加。眼见离起飞时间只有 20 分钟了，此刻拿到机票还要托运行李呢，真急死人了。

7时45分,总工程师可爱的身影终于出现了,手里还拿着可爱的机票和登机牌,4个人的座位全都解决了。总工程师陪着我们,行李迅即托运了,安检手续全免了。徒步走到舷梯,迅即登机,当机舱门在我身后关上时,才想起没有跟总工程师道谢,心中却又闪出一句成语:仓皇出逃。

波音737客机准8时启动,冲上蓝天。我从窗口望着渐渐离我而去的西藏大地,心中眷恋不舍。我一定要再到青藏高原来!我一定要深入地走遍西藏大地,通过我的摄影作品把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雪域西藏献给世人!

——1998年8月追记

再次进藏

首次到西藏从头到尾，满打满算也不过 15 天的时间，行程匆匆，走马观花，只不过行了千多公里的路程，到了近 10 个城县的地方，但我对西藏大地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5 天，真正拍摄的时间才 9 天，但却拍了 98 个 135 胶卷。

那时我在摄影方面尚属幼儿园的小朋友，各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都很浅薄，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和兴趣胡乱按快门。相片冲印出来后也没有认真挑选、仔细研究，就不当回事地搁在抽屉里了。

1992 年 11 月摄影家杨晓利老师从北京到汕头任一个建筑摄影比赛的评委，顺道到我家乡来拍古塔。在他将往机场乘机飞北京之前的空余时间，我把几年来拍的一些相片拿出来向他请教。他认真地看了近一个钟头，然后说：“行了，您可以办展览了。”我问：“在哪里展览？”他回答：“当然是在北京。”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认识杨老师才两个月，对他的为人还不很了解。

我直率地对他说：“杨老师，你可不要拿我开玩笑，就我这水平能到北京办展览？我可是想都不敢想。”

杨老师诚恳地说：“你这岁数，我怎么会拿你开玩笑呢？真的，您可以到北京去办个展，而且还要尽早办。你这些西藏的照片都不错，现在到西藏去拍摄的人不多，趁这作品还相当新鲜，展出效果肯定不错。”

我仍然将信将疑地说：“下个月刚好我要到北京去出差，我顺便把所有相片、底片都带去，你仔细帮我挑选，再做筹划。”

一个月后我到北京，杨老师从早晨 9 时到晚 10 时，用了整整

一天的时间在我住的饭店房间里，把我从1987年开始有创作意识拍摄的所有相片从头到尾，仔细地选了一遍，从中挑出200张，第二天立刻送到中国图片社放大成8×10吋的规格。又请北京出版社的周毅老师、《中国摄影家》杂志主编朱宪民老师一道，把放大出来的200张相片筛去一半，剩下的又请摄影家陈长芬老师精选。最后确定76幅作为展览和出版《林晶华摄影作品集》的作品，其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作品都是在西藏拍摄的。

朱宪民老师说，这么好的作品，应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但中国美术馆规定，在该馆展览的作品必须经该馆审定并要达到较高层次，作者必须是国家级的专业人士。那时我只是深圳市摄影学会会员，离国家级是戴着草帽接吻——差远呢。周毅老师说，审查肯定能过关，第二个问题我来设法，先入会，后申请，由中国华侨摄影学会开具证明，确认为华侨会会员。周毅老师是中国华侨摄影学会的副秘书长。

1993年8月5日9时，《林晶华摄影艺术作品展览》在中国美术馆西北厅隆重开幕；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林晶华摄影作品集》也同

时发行。

开幕式的场面真是意料不到的：中国摄影家协会所有在会的领导都来了；在京的知名摄影家、理论家，《人民日报》、《中国摄影报》等 11 家报刊的编辑和记者都来了；连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张富有、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外知名文艺理论家李希凡也来了。

中央电视台记者摄录下这激动人心的场面。美术馆的工作人员感叹说：“近几年的展览已少见这样高水准、这样热烈的场面！”

面对这一切，我在展览开幕前忐忑不安的心情被意外的喜悦代替了。我感谢前来参观的人们，我更感谢全力支持、帮助我举办这次展览的杨晓利、朱宪民、陈长芬、周毅等热心的摄影家。特别是杨晓利老师，没有他的鼓励和推荐，就没有我的今天。

当晚我无法入眠，是壮丽的西藏大地和纯朴、憨厚的藏民们为我提供了激动心灵的拍摄素材，是造物主给了我摄影艺术的细胞。

我应该好好地利用这摄影艺术细胞，通过照相机更多更好地把雪域圣地的真面目向世人披露。

我决心尽快实现深入地走遍西藏大地的愿望！

1993年底,我的上级领导忽然告诉我,有一辆才行驶2万余公里的日本丰田越野车可以以很优惠的条件转让。这正中我的下怀,立刻成交。

有了这辆车的使用权,我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再次进藏。西藏自治区摄影家协会主席扎西次登也表示全力支持这次行动。

1994年7月3日,我与儿子林怒吼驾驶丰田越野车到成都,与扎西派来的帮手阿龙会合。我们11日从成都北上,由广元出四川,经陕西凤县到甘肃合作镇。

合作是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再次往藏区的故事就从合作镇开始吧。

7月14日 晴 傍晚大雨雹

一早便与太阳赛跑。

出陇西,日头便从地平线下钻出来,紧跟着我们的车屁股跑。天气寒冷,车外路人已穿毛线衣了。想起昨天太阳还热辣辣的,把柏油路都晒得融化了,今早却是这般寒气逼人,连手都有点冻疼,真是已到西北地区了。

今天这三百余公里几乎全在长满庄稼的地里田间奔走。尽管山连着山,漫无尽头,但所有的山岭全都让农民盖上绿色的植被。田地里种着小麦、蚕豆,还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庄稼,清一色的翠绿色调。

从漳县到临潭,特别是大草滩一带,漫山遍野全是盛开的油菜花,一片片、一畦畦,大地好像铺着一件件金黄的锦被,有的把整座山都盖满了,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金山。我们选准角度,逐一把这动人的美景收入镜头。

下午2时多到达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合作镇。在临潭县已可见到些许藏民,到了合作镇则全是藏族人的世界了。

这里藏族妇女头戴绣花的红色帽子,服饰也比西藏的藏民鲜艳、漂亮得多。

合作镇的气候、地貌,以至天上的云彩都与西藏高原相差无

儿，难怪登上三楼时已有点气喘吁吁了。其实，大街上“高原旅行社”、“雪城饭店”等招牌已明显告诉我们：这里就是雪域高原。

刚进入合作镇，在马路右边便可见一座高楼式的新盖寺庙，高高耸立在蓝天白云中，宏伟壮观，马路左边的小山丘上，绿草如茵，间着片片金黄的油菜花，构成一幅幅草原小景。用 120、6×12 相机都可以拍到漂亮的挂历相片。

找影友常铭，他到四川阿坝州创作去了。想继续赶路，对合作镇的美景又有点恋恋不舍。车子已开出合作镇 20 公里，又折回来。

天下着雨。雨里夹着比大豆还粗大的冰雹。雨很大，街道都被雨水淹浸了，成了河流。天陡然间冷起来，冷得受不了，赶紧穿上毛线衣。

晚餐时见州政府招待所食堂的墙上挂着一大幅草原风光油画，一问才知道这幅画取材于合作镇以南 180 公里的玛曲草原。于是决定明天到那里去。

其实我们已走了 600 多公里的冤枉路，假如从成都经若尔盖大草原直接来合作镇，只有 820 公里，而且这一路的草原风光很美丽。

7 月 15 日 晴 早晚有小阵雨

昨夜盖大棉被睡觉，还觉很冷，到下半夜才暖和些。一早穿上

毛线衣、厚外套，坐在车上还感觉寒冷。

汽车往若尔盖方向飞驰。一出合作镇，仿佛就投进绿姑娘的怀抱，满山遍野全被嫩绿的青草所覆盖。除了电线杆和公路，一切都是大自然所造就，再没有人为的痕迹。间或有个村落，大都是红砖红瓦的小屋，加上透亮的蓝天，纯洁的白云，漂亮极了。

车子到了碌曲县，在尕海转西再沿沙石路前行 50 多公里，便到达甘肃省最南面的草原县城——玛曲。

像一般位居草地的高原县城一样，玛曲只有“丁”字形的简单街道，除了几幢三层高的政府办公楼外，其他建筑都是低矮的房子。

已到中午 12 点了，早上只吃了一杯麦片，现已饥肠辘辘。找个四川人开的饭店，叫了几个肉类菜，尽管都有不新鲜的味道，还是狼吞虎咽地饱餐一顿。在这里，吃饭只是为了维持体力，谈不上“享受”二字。

上午爬上一个山顶拍照时，已觉胸闷气喘，头也有点晕，似是高山反应的现象。眼睛也已感受到紫外线照射的难受。一了解这里已是海拔 3400 多公尺了，难怪吃饱后又感到心跳加剧。

下午，与我们同行的一个小青年已出鼻血，胸闷，面色发青，倒下去了。几个人中数他年纪最轻，却率先反应不良，看来高山反应不照顾年轻人。

在玛曲找了个个体小加油站加油，老板诚实地说她只卖 70 号的汽油，90 号的汽油要到国营大加油站才有，又详细地向我们指点到大加油站的路线走法。这使我很感动：这里的生意人好诚实。若在南方市镇，老板可能把 70 号汽油当成 90 号卖给你，或是干脆骗你这里没有 90 号汽油，让你只好向她买 70 号的。

车子吃饱油，可以放心远跑了。先往南到郎木寺，寺中正在大兴土木修建，看得出将来的寺院会极具规模。

拍了几张风光照，又折向碌曲县。从碌曲县城往西行驶 50 多公里，便到达所谓“石林”的则岔风景区。

路道狭小高低不平，特别是风景区内的道路，都在修理拓宽

中,更是难行。我估计,我们是第一批到达这里的广东人。后来在景区招待所一了解,果然除了香港《摄影画报》的主编伍小仪小姐和几位外省的摄影者来过外,至今未有广东人来过。

则岔风景区纵深 20 公里,绵延的水草滩在山沟间沿河溪两边蜿蜒铺开,河滩上绿草如茵,山花烂漫,纯真的自然风光。

风景区的尽头,在一小片杉树丛前有几块巨大裸露的灰色怪石,如犬牙般高高耸立。这一带 200 余公里的地区,只有青山绿草,几乎没一棵树木,也很少有大石头显露山间,所以这一区区小景竟被捧为这里有名的风景点,这正应了“物以稀为贵”的说法,这小风景假若放在黄山或张家界,人们肯定是不屑一顾的。

晚 9 时在景区食堂吃了一顿比速熟面还难咽的饭。没有电灯,点蜡烛,倒点开水胡乱擦洗一下,便倒在简易床上过夜了。

据里程表显示的数字,今天在纯自然的绿色世界中走了 444 公里,这一带人烟稀少,偶尔遇到一两位藏民,都是穿着红色衣服,很是醒目。突然悟出个道理来:藏民们之所以喜欢着红色服装,大概是受到“万绿丛中一点红”这句话的启发。红色特别显眼,穿红色衣服在一望无际的草地更容易被别人和牲畜辨认。

7 月 16 日 晴

昨晚 4 个人都没睡好。阿龙扁桃体发炎整夜呻吟;怒吼肚痛拉肚;小青年则连饭都吃不下,一进招待所便倒在床上直嚷心脏要跳出来了;我也有点咽喉不适,被他们吵得无法入眠。

天气还不算冷,早上雾气弥漫。

服务员说到 8 点左右日头便可出来。胡乱吃了包速食面便到石林去,这是昨天下午预先选好的景点。

摆好相机,选定镜头,调好构图及其他拍摄系数,等到 9 点多,太阳还迟迟不见露面。怒吼闹着要走。我觉得好不容易到这里来,不要因一时心急而前功尽弃,坚持继续等待。

一直等到 10 点多,日头才开始露面,已足足等了两个多钟头。拍了两处小景 5 格底片,赶快离开。

别了，则岔风景区！

经碌曲县城回到合作镇，已是下午3点。到医院给阿龙和小青年抓些药。医生说阿龙的扁桃体可吃些消炎药，但小青年是高山反应，不用吃药，也无特效药，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自然没事。于是取消在合作镇休息的打算，到夏河去，那里海拔较低。

夏河县城离合作镇67公里，全是平坦的柏油马路，不到一个小时便到达。这是甘肃西南与青海省毗邻的一个小城镇，因拉卜楞寺而闻名中外，摄影家、艺术家、旅游者趋之若鹜，商业和旅游服务业都较发达，大街小巷热闹得很。

这几天正是一年一度的佛界盛会——法轮大会举行，拉卜楞寺四周全搭满帐篷，藏民们穿着以红色为主调的艳丽服装，戴着珠光宝气的饰物，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挤满寺院和大街。人群就像一股浮满色彩鲜艳花朵的流水，在建筑物的间隙中游动，川流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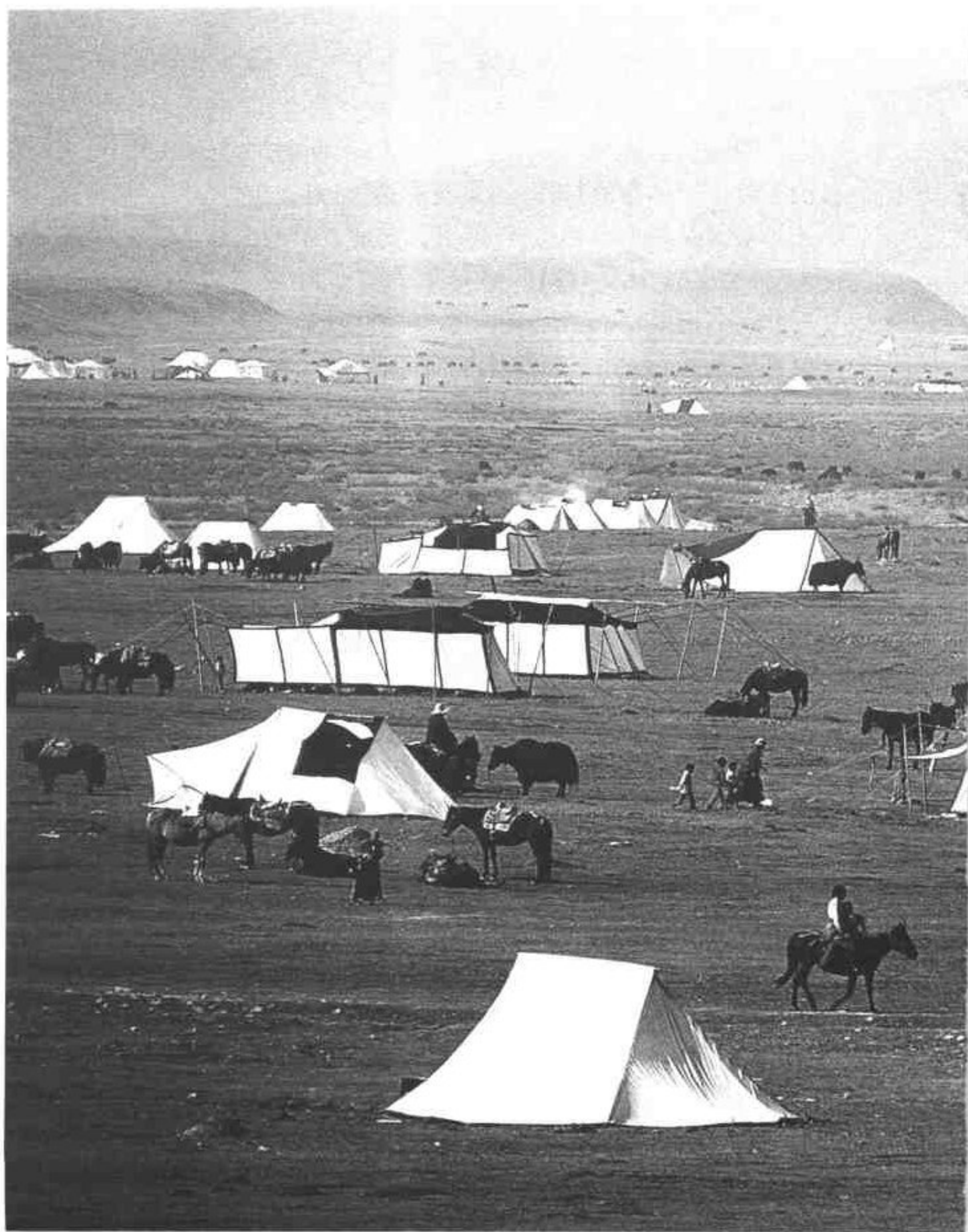
顾不上欣赏拉卜楞寺金碧辉煌的建筑，也顾不上拍摄形象独特的朝拜藏民，继续驶向夏河南面的桑科大草原，下午5点后正是拍摄的好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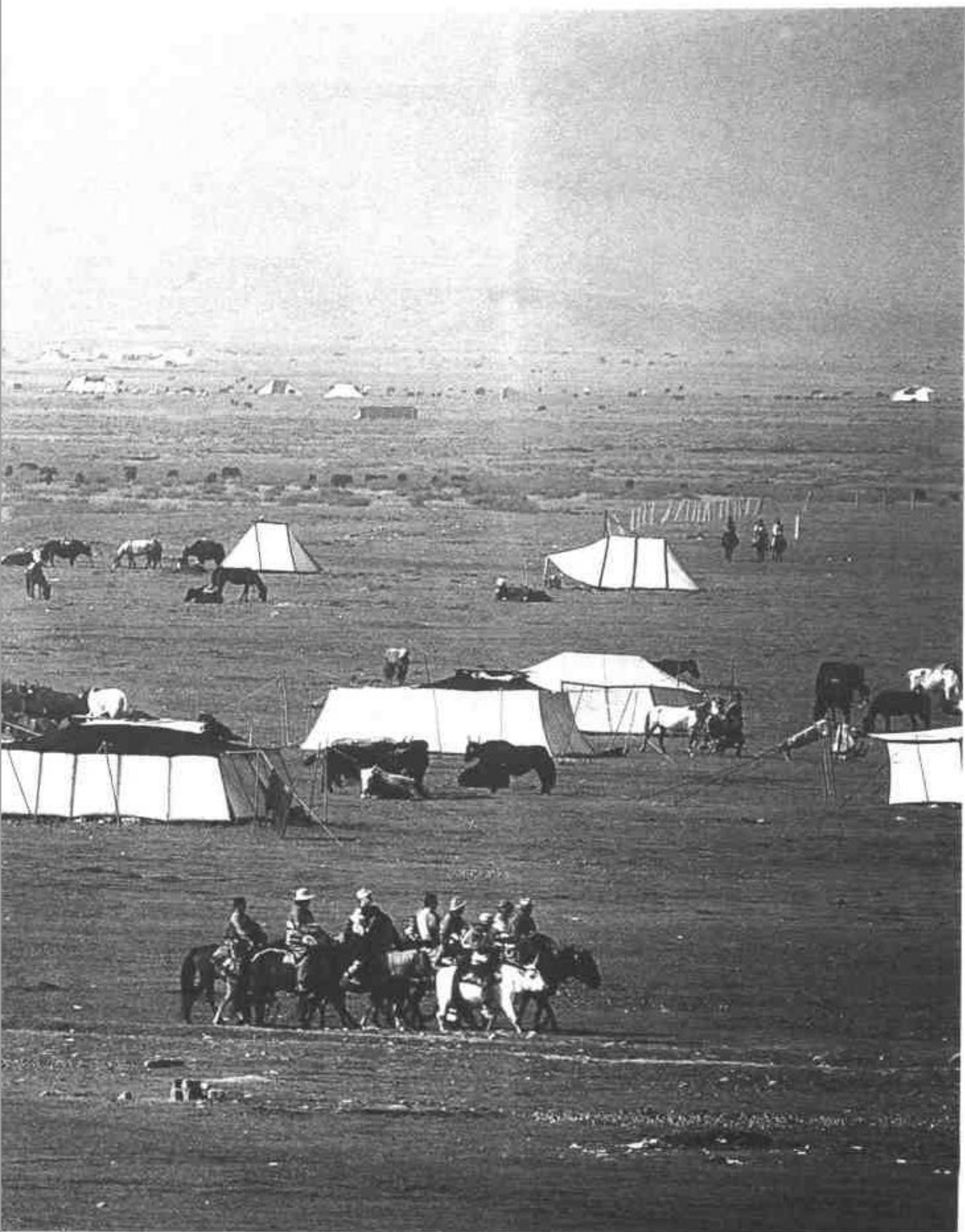
但见大草原上布满一顶顶白色的帐篷，就像绿色的草地上盛开着一朵朵白色的鲜花。帐篷头上升起一缕缕的炊烟；牦牛、羊群和各式车辆在帐篷间流转；穿着枣色红袍、三五成群的僧人点缀其间；五色藏旗随风飘扬，哗啦作响。平时宁静的大草原这下全沸腾起来了。

忽然，一朵乌云硬是把西边的太阳遮挡，似要把它吞噬。但太阳的光芒却从乌云的四周放射，那光芒更加炫目，更加动人。

乌云挡住太阳，却挡不住它四射的光芒。大自然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简单的人生哲理。

我抓紧时机，不停地拍这动人的场景，直到天黑了才罢手，回到拉卜楞宾馆。





桑科草原充满节日的欢乐

7月17日 晴间阴、傍晚下雨

沐浴着晨露到昨天看好的桑科草原景点拍摄。阿龙因喉痛加剧，没有同行。为了让他今天再到医院医治，加上天气也不理想，9点钟便回宾馆。一直休息到下午4点多才到拉卜楞寺转一圈。这是离家半个月来第一次午休。

拉卜楞寺院里已没有昨天那么热闹，只有零散的信徒围着四周转个不停，有些却在寺院大门口连续地作五体投地大拜礼。藏族人笃信佛教关于人世轮回的理论，认为人的前世都有罪孽，人生下来就是为了赎罪，只有赎完罪孽，死后才能升天，才可转世成幸福的人，人在世承受的苦难越多，赎的罪就越多，下世就能得到更大的幸福。

藏族人 also 认为转山、转寺院、转经轮，以及念经，捻珠，虔诚朝拜等行为都是赎罪的表现，转的次数越多，跪拜的次数越多，下世就越能早日超生，过好日子。

信仰是藏族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虔诚而执着的信仰使藏族人敢于面对各种苦难，战胜各种困难，得以一代代生殖繁衍下去；也使他（她）们安于现状，对各种磨难泰然处之，快乐地过着外人难以理解的日子。

这也是信仰有实用价值的一面。

傍晚下雨，气温明显下降。电视台的天气预报说明天的最低气温是6度，我的感冒症状已相当明显。

多喝水，吃药，希望明天能好起来。

7月18日 阴转晴、间有阵雨

昨晚扎扎实实地睡了个好觉，醒来时精神好多了。可见昨天的感冒是假的，高原反应所引起的身体不适才是真的。

清晨在拉卜楞寺的宝塔附近拍了几张风光和民俗活动相片后，即驱车往西，行驶28公里到甘家，从甘家再前行数10公里，便到达青海省同仁县双朋西乡。

这是抄近小道，一路青山绿草，见不到人迹和牛羊，天地间一片静寂，只有车子行驶的声音。过了双朋西乡，却是另一番西部山地的景象。前方映入眼帘的是嵯峨逶迤的一排红色石山。只可惜早雨刚过，天还是阴沉沉的，要是有晨光的光顾，肯定是一幅很不错的风光作品。

选个合适的位置，架起相机，等待太阳露面。等了个多钟头，日光稍露，赶紧按下快门。不到两分钟，又是阴霾密布。

从双朋西乡前行20余公里，驶入青海省省道。一路山连着山，间或有些村落。村落附近的山坡上大都种满油菜。麦子已熟，透黄透黄的很是醒目。公路两边绿柳成荫，随风摇曳。只可惜天又下着雨，无法拍摄。

记得前几天从陕西进入甘肃徽县、天水一带时，麦子还是青翠的，为什么青海的麦子反而早熟呢？令人费解。

从同仁往北经循化、化隆、平安等回民聚居的县份，便抵西宁

市。这近百公里的公路全是柏油路面,车子开起来飞快

西宁市给我的感觉与兰州市差不多。北面的山,全是裸露的黄灰泥土,很少有植被。市区建筑物不少是低矮的房子,也不乏高楼大厦,街道简朴整洁。

刚入市区,便被交通警察以走错路线为由罚款 50 元,但给的是停车费的收据,还笑着说:“你们广东人有钱。”不过他的态度很和气,还热情地为我指明到青海宾馆的路线。

夜与青海省摄影家协会主席邱明元聊天。

据邱主席介绍,青海省民族繁多,较大的三个民族是藏族、回族、撒拉族。近期除了 7 月 25 日玉树州州庆有些民俗活动外,其他民族都没有什么节日和活动。青海湖的鸟岛已有公路直达,成了半岛,现在也不是印度候鸟到来的季节。

西宁市虽然海拔只有 2700 多公尺,但气候干燥,早晚温差很大。已觉得口渴,头昏,心跳加剧,胸口沉闷,我们已开始接受高原反应的考验了。惟一能缓解的方法是多喝水,多吃青菜和水果。

7 月 19 日 晴

上午整顿、检查往西藏的一切行李用品,把汽车也清洗干净,彻底地把各部机件检修一遍,待到下午 6 点才到老爷山。

老爷山在西宁市北面 30 公里的大通县桥头镇旁边,海拔 2900 多公尺,因山上有关羽的塑像而得名,而景色一般,游客不多。

7 月 20 日 晴

从西宁往西,经过湟源县,翻过日月山,便到了青海湖。柏油路在湖边直线向南延伸。天空蔚蓝带灰,湖水则湛蓝湛蓝,就像一块蓝宝石。湖边的田野大片黄色亮堂堂的油菜花和路边一簇簇、一片片的小红花形成一幅幅色块斑斓的图案。我不停顿地拍摄,把这美景留在哈苏和林哈夫 6×12 的片盒里。

清风拂煦,花香沁人。真希望永远留在这里。

从青海湖翻过海拔 3817 公尺的橡皮山,便是一溜的戈壁平

川。汽车以时速 120 公里的速度飞驰,前方盐湖迎面扑来,银色的湖光直刺眼睛。盐湖边的茶卡是岔道口,从这里往南,便是格尔木方向。在茶卡就餐加油,已是下午 1 时多。又翻过一座山,出现了一望无际的戈壁滩,直至格尔木,近 600 公里。

乌黑油亮的柏油路如一条线直到天边,车子呼呼地飞速奔驰。左边可见逶迤嵯峨的排排山脉,那山上没有一点装饰,赤裸裸地暴露出它们那久经风霜的赭褐色纹理,就像一个受尽苦难的老翁横倒在戈壁滩上。右边是一望无边的戈壁沙漠,一簇簇矮小的植物顽强地在沙砾间生长。除了相隔几十公里偶尔可见一个小村庄外,只有一片黄沙。没有人,没有动物,连些许的云彩也像是一个调皮的小孩用扫把把颜料胡乱地涂刷在灰蓝的天幕上。

车外热风滚滚,远处龙卷风把黄沙直捣上天,就像一缕缕袅袅上升的炊烟。温度不低于 34℃,火辣辣的阳光透过车前玻璃板灼得手都发烫。天地就如一个热气腾腾的大蒸笼。唇焦口燥,脑袋昏沉沉。干燥极,难受极。

傍晚 7 时,突然狂风大作,瞬间天地发黄,整个大地如刚打开的蒸笼,昏天暗地,十几公尺远灰濛濛的一片。只好打开紧急警告灯,以防止与对面开来的车相撞。滚滚黄沙如潮水般从路面漫过,大地全被黄色沙尘填满,只能凭电线杆辨别路道。这景象对于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沿海的人来说,真觉恐怖骇人。幸好离格尔木只有 20 余公里,半个小时后便到达。

格尔木,你怎么用这种方式迎接我们!

7月21日 阴 间晴 时有雪

今天从格尔木到安多县的 710 公里路可要比昨天西宁到格尔木的 804 公里辛苦得多。昨天是酷热难耐,今天却是寒冷逼人。昨天的公路是一溜平川,笔直平坦,车时速在百公里以上,今天一过格尔木河,道路便坑坑洼洼。过了唐古拉山以后的冻土地带,公路全线正在重新修整,铺路架桥的地方很多,车子只能慢慢绕着行驶,就如一叶小舟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漂泊。从早上 5 点半颠簸到夜里 10 点半,足足走了 17 个小时。

从格尔木出发不久,刚过格尔木河,便下起毛毛细雨,温度急剧下降。8 点多接近昆仑山时竟下起小雪。雪花打在车前玻璃板上立刻冻成冰片,任雨刷怎么刷也除不去。爬过昆仑山后,雪才渐渐减少了,但天气更是冷得出奇。下车拍了几张昆仑山景,没一会便冻得难以忍受,只好又缩进车内,暖和几分钟又再出来拍几分钟,连续四五次。虽然景色一般,但昆仑山脉是向往已久的地方,不拍怎么行?

中午在五道梁吃饭时,简直把我们冻坏了。后来过雅玛尔河时,发现河水都已结了冰,真奇怪,这时节正值七月盛夏啊!

下午 2 点 25 分,到达长江上游的沱沱河,这里距格尔木正好

420 公里。沱沱河河床宽阔,河水较多,河面上有很多小鸟。我们除了从不同角度把它收入相机外,还在河边和桥头标志上拍了留念照。

从格尔木到昆仑山这 160 多公里路,山岭一个接着一个,翻过昆仑山直至唐古拉山却是连绵不断的戈壁滩。天气变幻莫测,一会儿晴空如洗,阳光灿烂,一会儿雨雪飘飘,阴霾密布。

曾听说修建青藏公路唐古拉山路段的工程如何如何的艰巨,1992 年在拉萨听一位客车司机说,曾有一对青年,过唐古拉山时都昏迷了,其他乘客还以为他们在睡觉,到了那曲,才发觉女的已死去。不少走过青藏公路的人都说到过唐古拉山时如何的头痛、心跳加剧。这次在西宁,青海省影协主席还介绍他前年在唐古拉山上下车时双脚发软……种种谈虎色变的传闻,令人担心。

汽车一直颠簸喘息沿着似平地的山坡慢慢向前爬行,毛毛雨下个不停,一路很少见到车和人。下午 5 点多,左边又出现几个黑色山头,山上部分积雪发出斑斑白光。前面的小湖边横着一座纹理清晰、五颜六色的漂亮小山,就如一块美丽可爱的雨花石。于是下车折腾了 40 几分钟,用不同的相机、不同的镜头,从不同的角度,花了几个胶卷把它全部拍下来。再驱车前行,眼前出现了一座不太高的养路工人石像,石像旁边一块长方形石板上刻着“唐古拉山口海拔 5231 公尺”的字样。原来已到唐古拉山口了,简直不敢相信!

原先想象中的唐古拉山应是拔地而起,比黄山更加高大峻峭,山上终年积雪,山道迂回曲折,惊心动魄。眼前竟是这样平淡无奇!因为坡度极为平缓,刚才上山时竟然发生错觉,以为是下坡,一直奇怪下溜时发动机为何这样无力地喘息,难道机器有毛病?原来这高原地带已是高出海拔 4000 多公尺了,所以海拔 5000 多公尺的唐古拉山也就不显高大了。

问阿龙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唐古拉山将到了,他微笑说,先告诉您们,就高山反应了。阿龙带过不少人过唐古拉山,对游人的心理状况很了解。

天将黑,晚霞被风雪夺去,光线较差,但还是对着唐古拉山以

及它周围的景象，着力拍摄了一番，还在纪念像、路牌前拍了几张留念相。又恋恋不舍地在周围走动观察，奇怪，一点高山反应的感觉都没有。

唐古拉山以北是青海省，过了唐古拉山就是西藏地域了。这里距那曲还有 200 多公里，一路黄土飞扬，车时速再快也不超过 50 公里。在那曲歇夜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只好在离唐古拉山 80 多公里的安多县歇息。

原来从昆仑山口至安多这一段属冻土地带，冬天地面坚硬，夏天温度高，解冻后土质变软，甚至下陷。冬天修得平平坦坦的路面到了夏天便变成波浪式的了。

安多是个很小的县城，比我们南方的小山村还破落，海拔却在 4800 公尺。没有电灯，四周一片黑暗，只听到阵阵的狗吠声。进了县招待所已 10 点多。所谓招待所，不外几间低矮的小平房，几张简陋的钢丝床，连个厕所都没有。

饥寒交迫、喉痛、头昏，脖子酸痛得更厉害。房中有个火炉，马上燃起干牛粪，烧壶开水。奇怪，这牛粪生的火还真旺，而且一点异味都没有，发的热量也大，蓝色的火苗带来满屋温暖。每人狼吞虎咽地吃完一碗速食面，立马钻进被窝。全身疼痛，脑袋嗡嗡发响，就像夏夜的田野，什么声音都有，辗转反侧，久久难以入眠。

7 月 22 日 阴转晴

安多县南下，便是那曲。那曲在藏语里的意思是黑河。这里属藏北草原。从安多到那曲 140 公里，看到的就是绿色的草地、蓝色的天空、白色的云朵。

一早阴天，9 时许太阳才露面。高低起伏，逶迤连绵的青山上，一群群羊儿、牛儿在上面安详地吃食嬉戏。天空蓝得不能再蓝，云朵白得不能再白。白色的云朵在天上悠闲漫步，不时变幻着各种形状，如棉絮飘忽，如珠帘垂帐，如万马奔驰，如波涛翻滚……我们简直行走在长长的画廊间。

青藏高原啊！你是这么遥远，这么浩瀚，这么令人心往神怡。

中午 11 时抵达那曲地区首府那曲镇，住进那曲饭店。那曲海拔 4507 公尺，是藏北交通枢纽，东到昌都，西至阿里，南往拉萨，北向青海的道路都从这里经过。

中午可要好好休息，不要累坏了身体，下来的路途更长远、更艰巨，可千万别感冒。据说在高原地区最怕感冒，若在高原感冒便易并发肺气肿，那是医不好的。惟一的办法是马上飞到海拔较低的地方去，病情自然消除。

下午四处流窜，见到有路道便驶进去。竟窜到正在动工兴建中的查龙水电站。水电站建在那曲东南面 40 余公里的峡谷中。工地上运输的车辆忙碌不停，马达声隆隆作响，一片热闹欢腾的施工场面。

7 月 23 日 上午阴有小雨 下午阳光灿烂

离开那曲，沿着笔直平坦的柏油路向拉萨飞驰，不久进入当雄县地界。公路两边是南北绵延的大片草滩，与草滩并行的是连绵不断的山脉。左边的山岭如缓和的波浪，全被绿草覆盖；右边的山岭都呈三角形状，一个连着一个，就像一条长长的锯条，山体就如锋利的锯齿，山势峻峭，山体裸露，色调呈赭、灰黄、暗赤。

过了当雄县，是念青唐古拉山段，山上积满白皑皑的冰雪，“锯

齿”寒光逼人，更觉锋利。低空弥漫的厚厚云雾，拼命把各个山尖包裹，惟恐这些锋利的山峰把湛蓝明亮的天穹刮破。一直到羊八井，“锯齿”才消失。

羊八井距拉萨 86 公里，这一带迭宕起伏，布满奇形怪状、拔地而起的高山。山表面呈赤、白、黄、红、紫各种色彩，纹理清晰，如一幅幅美丽的木刻图画。

西藏的山，是裸体的山，每一座山就如一个人，不同的长相，不同的服饰，不同的姿态，不同的性格。

据介绍，远古年代，青藏高原是汪洋大海，这些五颜六色、层次分明的山体是深海生物长期沉积、化石而成。

下午 6 时多到达拉萨，西藏自治区摄影家协会秘书长阿旺洛桑早已在地区迎宾馆大厅等候。迎宾馆在市政府附近，距八廓街、拉萨河、工人文化宫都较近，住宿条件也不错。

除了鼻孔仍然微出血、发热，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上楼梯也不气喘、不胸闷，就跟在家乡的感觉一样，大概因为我们一路爬山，先经过沱沱河、唐古拉山、那曲草原等高海拔地区的考验，身体基本上已适应。

但愿身体能继续适应、康健！

7 月 24 日 晴

分别两年，拉萨的变化真不小。市面比以前繁华得多，单彩色扩印店就增加了五六间；装饰新颖的中、高档酒店比比皆是，一应四川口味，打扮得花枝招展、甚至妖娆性感的川妹子站在酒店门口频频招客；大商场新添三两个，里面各式商品俱全，在大城市、大百货商场里有的货物，拉萨几乎都有；更有不少经营单一产品，如皮箱、化妆品、高档皮鞋的专卖店；卡拉 OK 舞厅已不稀罕，还有最现代化的娱乐场所；药浴、桑那浴，甚至“高级国际标准英式台球馆”，里头的设施都不会比沿海开放城市里的同行业差。可见现代风已非昆仑山、唐古拉山所能抵挡得了了。

布达拉宫，以及它南面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打扮一新，悬灯结彩，迎接 8 月 6 日雪顿节和 9 日布达拉宫维修工程竣工庆典活动。

7 月 26 日 晴

上午到哲蚌寺，下午到色拉寺。

哲蚌，藏语为“积米”之意。哲蚌寺位于拉萨西郊更培乌孜山下，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在前藏三大寺院中之最。这座寺院是格鲁派祖师[宗喀巴·洛桑扎巴]的徒弟绛央曲杰扎西巴登在公元 1416 年兴建的。

寺院规模庞大，殿宇层叠，群楼耸峙。主殿错钦大殿更是居高雄踞，庄严宏伟。大殿三层楼上的弥勒佛殿里，珍藏着宗喀巴赠送

给绛央曲杰扎西巴登的右旋法螺，为哲蚌寺的主要信仰物。寺院里的各种佛像精美生动，结构严谨，神态活现，可看出当时的雕塑水平相当高超，寺院里面还有很多壁画，画的内容都是表现宗教方面的，如释迦牟尼的自行传，生死轮回图，人世形成图等等。这些壁画色彩艳丽，线条有力，各类人物鸟兽形象栩栩如生。

色拉寺藏语意为“野玫瑰寺”，别名“色拉大乘寺”，是格鲁派三大寺院中最慢建造的一座，为宗喀巴的徒弟释迦也失于 1419 年建造。

释迦也失曾两次进京朝见明朝皇帝，并在京住过一段时间，给皇帝讲解佛教经典，先后被敕封为“大国师”、“大慈法王”。离京返

藏时皇帝赏赐藏文大藏经一部,16尊者木雕塑一套,现仍藏在色拉寺里面。

色拉寺里的造像比较大,也很精美。寺内尚有上万尊西藏本地制作的金刚佛像和不少从内地和印度带来的铜制佛像,更有不少明、清时代的卷轴布画——“唐卡”。这些都是珍贵的文物和艺术精品。

傍晚去八廓街。八廓街也比以前整洁多了。四周商店一个接一个地排列,门面崭新。广场摊位按规划摆放,整齐干净。贩卖农产副食品的相对少了,兜卖旅游纪念品的摊档店铺却明显增多。花色品种也较过去繁多,藏族吉祥物、山羊角、面具、“唐卡”,以及由铜、铁、银制作的转轮、藏刀、小茶壶、小酒具等等,大都是手工制作的,工艺精致,件件都令人爱不释手,竟不知选购哪一件好。据说这些工艺品大都从印度、尼泊尔进来,但价格却并不昂贵。

7月27日 雨 阴

假如说拉萨河谷是一片海洋,那么布达拉宫就是一座灯塔,无论什么方向都能见到它金碧辉煌、高大宏伟的形象。不同者,由于周围环境的变化,布达拉宫给人的感觉也随之变化。

在布达拉宫正面的马路上看它,如在长安街看天安门,车水马龙在它脚下来回穿梭。

在拉萨劳动人民文化宫看布达拉宫,如在北京北海公园看白塔,小船儿在它前面的小湖中悠闲荡漾。

在太阳岛看布达拉宫,它高踞于萋萋芳草、葱葱林木之上,既威武,又慈祥。

在拉萨的西北郊看布达拉宫,它是屹立于浩瀚草原上的圣殿,背后有一座黝黑大山的衬托,使它更显得神秘莫测。

在拉萨河南岸看布达拉宫,它如一位巨人站立在滔滔不绝的河水中,任凭波涛翻滚,浪花冲击,始终岿然不动。

下午扎西次登和阿旺洛桑带着我们围绕布达拉宫的周围拍摄。在拉萨河南岸拍布达拉宫正面,须从东面过拉萨大桥,再沿着

河边公路，爬到靠河沿正对布达拉宫的半山腰上。

黄昏的拉萨河畔，霞光动人，河水泛黄泛红，木筏轻轻划过，水波漫步东去。拉萨河悠闲自得，拉萨河是藏族人生活的写照。

7月28日 早雨 8时后放晴

阿旺洛桑太太的娘家在拉萨以西50余公里的堆龙德庆县玛曲乡。今天那里庆祝望果节，阿洛特地带我们去参加。

“望果”是藏语，“望”是田野之意，“果”是团团转。望果节就是围着田野行走的节日，也可解释为欢乐的田园节。

望果节是庆祝丰收的节日，在每年七八月举行，日期没有统一固定，由各地根据谷物生长情况灵活确定，一般在庄稼收割前10天。

上午11时，由乡中男人组成的马队先在村头集合。骑士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藏服，头戴大如斗笠的平顶帽子。帽的边沿镶缀着约2寸长的红色绒线。胸部背挂弓箭，腰间佩着箭袋和刀剑。他们精神抖擞，潇洒威武。坐骑的马匹也都披挂着色彩艳丽的饰物。

这些如古装剧打扮的勇士们由一个年龄60开外的长者带队，一队五六十人在村落周围转了一个大圈，看望已成熟的庄稼。这长者也就是这次节日的总指挥、总导演，能歌善舞，很有威望。

下午3时许，活动转到乡村东面靠河边草地。草地上早已搭起一些帐篷。男女老少陆续向这里汇集，有步行的，骑马的，踩自行车的；也有骑摩托车，坐手扶拖拉机和汽车来的。各家各户围成一圈席地而坐，喝酥油茶、甜奶茶，吃饼干、酸奶酪、风干肉。狗儿羊儿不时在人群间游窜，分享人们的欢乐。

骑士们先比赛跑马，再表演捡哈达：一边策马奔跑，一边从马

背上俯身捡起放在地上的哈达。勇士们英姿焕发,尽情把浑身骑技显露出来。

从高处往下望,绿色的草滩上一点点、一群群的人疏密相间,红、黄、紫、白,把草滩点缀成一幅漂亮的地毯。骑士们策马从草滩上两排观看热闹的人群中疾飞而过,就像天上流星。马跑过掀起的阵阵尘土,更增添了场面的活跃气氛。整个草滩沉浸在一片欢腾中,而它周边的小河、远处的牛群马匹,却悠闲自得,好像这欢庆的节日与它们毫不相关。

为了拍飞马的特写镜头,我坐在马儿奔跑的路上,全神贯注地盯着哈苏相机的取景器,但见一匹匹高头大马在骑士们鞭策下在取景器里一闪而过,留下阵阵翻滚的尘土。突然,一匹马径直朝我冲来,马蹄就要踏到我头上。我惊恐地抬起头,本能地用手做着阻挡的动作,心想:这下完了!就在这一刹那间,骑手急速用力把缰绳往右紧勒,“呼”地一声马匹从我身旁擦过,好险啊!

赛马完毕,勇士们在那顶最大的白色帐篷前围成一圈,翩翩起舞,引吭高歌。一位乡长似的领导人给当总指挥的长者敬上一碗青稞酒。长者手捧盛满酒的碗,没有喝下去,却哼歌起舞,口中念念有词,把酒先敬天,后敬地,然后很有气度地把酒轻洒在地上。继而,领导人及其他男女又先后向长者敬献哈达。不一会儿,长者的脖子上便挂着十几条洁白柔软的哈达。最后领导人又给几位骑士献了哈达。

接着的节目是唱藏戏。白色的大帐篷这下作为落地戏台,骑手和所有村民围成一个大圈坐在草地上观看。扮演者约20人分成两班,一班全着男式服装,戴各式鬼脸面具,扮演者有男的,也有女的;另一班却全部由青年姑娘出台,姑娘们穿着粉红色的长袖裙服,两颊涂抹鲜红油彩,头戴刺金绣银的帽子,帽子好像一面大扇,两边还插着两撇羽毛,好像孔雀开屏。另外还有两个扮演老者的,手拿拐杖,好像京剧“苏三起解”中的解差。

唱戏场地的中央放着一张四方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特制的木盒,内装糌粑和麦子,上面插着酥油花、麦穗和新年花,藏民称为

“却玛”。表演者就围绕“却玛”唱呀跳呀，种种姿态让观者发出阵阵笑声。

藏戏唱了一个多钟头才结束。这时所有在场的人尽情歌唱，随意起舞，酒、茶大碗大碗地喝，奶酪、肉干大块大块地啃，一直闹到第二天。

7月29日 晴 间有雨

今早又下着不大不小的雨。

我们仍然按预定时间 10 时 15 分冒雨出发。车子驶出拉萨，过拉萨大桥后东折，经达孜县到墨竹工卡县，在县城东北面再沿着弯弯曲曲、崎崎岖岖的简易小道走了 10 多公里，到达墨竹工卡的门巴乡。

门巴乡距拉萨 170 多公里，背靠高山，在山半腰大约 400 余米的高处至山的顶端，一排排的庙宇高低错落地依山坡耸立着。这就是颇有名气的直贡替寺。寺庙的外观形状及内部装饰与西藏一般的寺庙大同小异，只是各个寺庙都建筑在坡度极为陡峭的山岭上。无论从山脚向上望去，还是从寺庙的墙脚向顶部仰望，都有高入云霄的感觉。但这寺院的出名，还在于它西面山上有一个规模不小，名气挺大的天葬台。

车子在只够两个轮子行走的狭窄而布满大小石子的山道上作“之”字形爬行，一直驶到主庙前的一个颇宽的土坪，停在一堆木头旁边。10余个年轻僧人立刻上来围观，跟他们寒暄几句，随便拍了几张记录式相片。顾不上到庙里大殿参观，便向西面艰辛地爬上一片山坡。大约再向上百余米，便到达据说是世界上第一大的天葬台——直贡替寺天葬台。

只见在三面都是山坡为屏障的一片草坡上有一个直径大约2.2米，由很多如钵大小的石头砌成的圆形平台，平台高约二三十公分。这就是处理死者尸体的天葬台。台的东边放着一块约200斤重的椭圆形大石头，据说这是为了用绳子把死者的脖子拴住，以方便宰割而摆放的。天葬台的四周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坪，草坪上自然生长着一片片、一簇簇五颜六色的小花。天葬台的上方是一个白色的佛塔，高约2米。佛塔的两边有4个约1米高的四方形建筑物。天葬台的左边是两间矮小的藏式屋子，从窗口望见里面放着各式佛殿神具，还有画着图画的风。

距台不远的山上，两个小孩赶着一群羊在放牧，见我们到来，

手执赶羊鞭匆匆从山上跑下来。污垢而黝黑的脸蛋把一双好奇的眼睛衬托得更加明亮可爱。他们告诉我们,今早已在这里为一个 50 多岁的男人做了天葬。

天葬台的石头油亮发光,除了几根鹭鹰掉下的羽毛,四周全是干干净净的。仔细地检查,竟然没有一丁点儿死尸的碎屑遗骸,也没有丝毫的怪异腥味,只有几只乌鸦在乌油的石头上转步,一只黄狗在上面安然歇息,全然不理外地客人的光临。

距天葬台 30 余米的周边,插着一支支竹竿、木棍,围成一圈用绳子连结起来。竹竿、木棍以及绳子上都挂满五颜六色的经幡。方形的经幡,比手帕大点,上面印满黑色的佛教经文。

明亮的阳光洒在天葬台及四周的景物上,山坡绿油油的,天空瓦蓝瓦蓝的,云朵白皑皑的,南面送来阵阵清风,把各种花草和五彩缤纷的经幡吹得翩翩起舞,更把我们爬山的劳累和热气吹走。

这哪里是很多文章所绘声绘色描写的,我们想象中的把死人碎尸万段,血肉模糊,骨髓飞溅,腥臭呛人的恐怖场景。这分明是个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悠闲憩静的所在。我躺倒在如茵般柔软的草地上,朵朵洁白的云彩在瓦蓝明澈的天空上安详信步,微风拂煦,带来一阵阵沁人肺腑的清香。渐渐地淡忘了一切,产生一种安乐升天的感觉,生发出一种强烈的愿望:在这种环境里结束自己人生的旅程,不是一种再好不过的享受么?!而刚才从直贡替寺爬上来那一段差点令人昏厥过去的艰苦跋涉之路,那气喘吁吁、令人窒息的难受感觉不正是象征着人生旅途的艰辛么?!

据说很多藏族人都希望死后在这里进行天葬。他(她)们对于天葬的理解是:出生时干干净净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去世后干干净净地离开,一生就这么坦坦荡荡,干干净净,最后自己的灵魂升天了,躯体献给天地万物,没有给后人带来一丁点儿的负担。穷人和富人到了此时此刻完完全全平等了。

我想,藏族人关于天葬的这个概念是积极的,有意义的,起码要比沿海地区大部分人在这方面的观念要超脱得多。人在生时吃喝玩乐,已经耗费掉大自然大量的物质财富,死后还要继续背着贪

婪的罪名，花大笔的金钱购买棺材，争占片片土地，大兴土木建造永久性坟墓。有的坟场大摆阔气，花费巨大，而且子孙们以后都必须于每年花一两天时间，冒着日晒雨淋，爬山涉水去扫墓，永无休止。

记得数年前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参观了市中心“华侨山”的坟场，那坟场竟然如小别墅群，每一个坟墓都是各具特色的漂亮的小别墅建筑。小别墅里除放着主人灵柩外，还建有厕所厨房。坟墓大门都是坚实漂亮的金属门，每个门上都有门牌号码。不少坟墓门前都有工艺精致的雕塑，有青铜铸的，白水泥塑的，甚至汉白玉石雕的，形状或死者之像，或耶稣、安琪儿造型，或其他装饰品。坟墓与坟场之间修着水泥巷道，俨然如豪华别墅区。华侨山的周围却是贫民区，插立在泥泞沼泽地上的根根细木桩支撑着间间铁皮房子，38℃的酷热阳光毫不留情炙烤着这贫民区，把赤锈的铁皮屋顶烤得灼热烫人。那沼泽地里的污水发出熏鼻的恶臭。

更可悲可笑又可恨者，有些人好端端地活着，却争着为自己寻购风水宝地，建造坟墓。这在潮汕地区叫“荫生基”，很盛行。

目前沿海漫山遍野，见缝插针的大小墓群正如死人向活人争上地的战场；大城市中那墓碑一块紧挨着一块的公墓陵园面积虽不怎么大，但它们所占的空间却和一幢可住千万人的高层住宅一样大小。看看我眼前这如童话世界里的花园般的高山天葬台，我想，假如人死后真的还有灵魂显现的话，我倒愿意投身在这高原大自然的怀抱中，让我的灵魂永远在这大自然的美境中萦绕。

夜宿直贡替寺山脚下一医院的招待所。每间房4个床位，被褥崭新干净。

7月30日 阴 时有小阵雨

昨天下午从拉萨运来两具尸体，肯定是在今早举行天葬。大家决定再次上山，希望能目睹这一奇特的处理人类遗体的方式。

6时许醒来，听着屋檐嘀嗒的雨水声，外面下着小雨，没法早行。待到8点半才出发。把车开到半山腰直贡替寺主殿停车处，马

上向山上爬去。今天爬山的高度要比昨天多一倍。西藏地域,因高原缺氧,空气中氧气的含量少。拉萨海拔 3600 多公尺,空气的含氧量只有北京的 60%,其他海拔更高的地区空气含氧量就更少了。所以,运动、爬山要比沿海地区辛苦好多倍。昨天只爬到半山腰的天葬台,今天必须爬到远离天葬台的山顶,以俯视的方法来观察拍摄。因为,这几年有不成文的规定,天葬时不让观看拍摄,就像现今很多寺院,除了地处著名旅游点如大昭寺,相约俗成,若要拍摄需交 10 至 20 元以至 50、100 元的拍摄费,一般寺院内部都不准拍摄。据说以前是随便看随便拍都可以的,后来有些人拍了天葬后按自己的主观见解人作文章,把这一藏族人视为最高尚最神圣的行为刻意描写成愚昧无知,残酷野蛮,惨不忍睹等等,严重损伤了民族感情,引起藏族同胞的强烈不满。所以,无论天葬师还是死者亲属,都不喜欢人家拍摄。据说拉萨的天葬台,经常发生天葬师与观看者、拍摄者争执以至打斗的事件。听说有一次一个摄影人大摇大摆地走到天葬台边,不听天葬师的劝阻,肆无忌惮地端起相机硬要拍摄,结果天葬师恼怒了,把血淋淋的双手硬是往他身上前后抹擦,弄得他整个摄影服血迹斑斑,相当狼狈。

昨天从直贡替寺爬到天葬台那百余公尺路程太辛苦了,中间有一段路走得太急点便几乎昏厥过去。今天的路途是昨天的两倍呢,就是说,比昨天还要辛苦一倍多。我真想止步,但想到好不容易来到西藏,想到我们追求的目标,想到可以把这一见闻奉献给家乡父老,辛苦点算什么!于是勇气倍增,脚步也似轻快多了。

一边呼呼喘气,一边询问阿旺洛桑。他不紧不慢地向我介绍了藏族人对人死后的处理方式。

藏族流行的丧葬方式有塔葬、火葬、天葬、水葬、土葬五种。

塔葬:用藏药将死者的尸体进行彻底的防腐处理,使成木乃伊,再在尸体上漆贴金箔,穿戴高贵服饰,成为漂亮而堂皇的偶像,放置于寺庙中特别建造的灵塔里面,让后人世世代代朝拜。防腐的药物相当贵重,防腐的过程也复杂又费时,但处理得当,却常有奇迹出现。据说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灵体防腐采用了大量药物,耗时

几个月才完成。后来发现他的头顶奇迹般地长出几条新发,令人惊叹藏族世传防腐术的高明。灵塔的建造工艺也相当讲究,上面镶嵌着无数金银珠宝,因此每一座灵塔就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每一座灵塔也都价值连城。在布达拉宫里面陈列着的历世达赖喇嘛的灵塔,上面所镶嵌的各种珍珠、宝石以及各式各样的造型装饰,令人眼花缭乱,瞠目结舌。

只有至尊至高的活佛,如班禅、达赖的遗体才能享有塔葬的礼遇。

火葬系用柴火把尸体焚化,也只是活佛和大领主等较高层次的人士才能享用。火化后的舍利子(骨灰及未完全炭化的骨头)也都放于佛塔中。

世界上大部分民族所采用的土葬被视为最下等的埋葬方式。只有8岁以下夭折的儿童、自杀者、殴斗致死者、罪孽深重被受刑而死者,以及严重传染病、瘟疫病致死者等不允许实施天葬的死者才使用土葬。藏族人认为土葬是下地狱,永不超生了。

天葬是普遍流行、最受欢迎的葬礼。这种葬礼可能是受释迦牟尼舍身喂虎精神,以及佛教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观点所影响。藏族人认为生和死是平等的,不过是从一个境界到另一个境界而已。他(她)们甚至视死后的境遇比在生还重要。他(她)们认为通过天葬的形式把肉躯寄托神鸟与灵魂一同升天,便能在天堂享受他(她)们憧憬的乐园了。

据说秃鹫以天葬的尸肉为主食,若没有天葬时,则以石子充饥。它们到一定的年龄便向西奔太阳而飞,最后投身太阳,被太阳火化,也即升天了。因为至今未有见过自然死亡的老鹰尸骨,所以藏族人很看重天葬。

有一对夫妇,1959年跟达赖逃到印度去,前几年眼见自己都已80多岁了,特意从印度又步行回来,在被誉为世界上第二天葬台的色拉寺天葬台旁边搭窝过日,以待死后能在这天葬台天葬。足见藏族人对天葬信念之坚定。

除了死于非命等必须土葬的人不能享受天葬外,已婚但尚未

生过孩子的女死者则必须到另外设定的小天葬台天葬，这也足见天葬是有相当严格的规定，不是简单、随便的行为。

只有神鸟大量出没的地方才能实施天葬。在没有神鸟的地方如阿里地区的普兰县等孔雀河流域，便采用第五种葬法——水葬，即利用当地水域资源，把尸体切碎投入河中。藏族人认为每条江河都是通天的，所以他(她)们的灵魂也会随水流到天上去。

这又可见藏族人的葬礼是视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允许而因地制宜的。因为青藏高原气候寒冷干燥，空气中氧的含量低，细菌很难繁殖。所以，从卫生的角度来说，天葬和水葬对环境的污染都是很少的。

绝大多数的藏人，死后都是采用天葬，而天葬的过程，也是颇激动人心而壮烈的。

藏族人断气后，家人便请来天葬师在尸体未完全僵化前剥去死者所有衣服，对全身进行清洗，再把死者按胎儿在腹中的姿态用白布捆扎成一团，放在屋中另外砌造的土堆上面。在实施天葬前的几天时间里，请僧人到死者家中作种种佛事为死者超度亡魂。天葬的时间系由藏医院里的医师或是有学识的僧人等懂天文藏历法的学者，根据死者的生、死日辰，结合死者父母的生、死日辰，按藏族的天文历法进行一系列严密而繁杂的推测，来确定死者应在何日何时到哪一个方向的天葬台去行葬。行葬一般在死后三五天，不超过一个星期。

出葬前一天的晚上，以僧人念经为死者超度的道场活动为高潮，据说人的脑颅骨顶部有几个微小的孔隙，死者的灵魂在这一晚，从这几个小孔跑离躯体而升天了这时死者尸体便仅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而已。若所算定方向的天葬台离死者的家太远，便应提前一天把尸体运到天葬台附近的寺庙停放，以便当晚做道场。像拉萨东北郊色拉寺，我们身处的直贡替寺都设有专为第二天天葬的死者超度亡魂的道场。

出葬当天，天蒙蒙亮便把尸体或抬或背送到天葬台，因为天葬必在日出以前完成。天葬师先在台边燃烧苦艾香草和糌粑(青稞磨

成的粉面)，这时人群的秃鹰闻到香味便会叽叽喳喳地守候在天葬台的周围。这些神鸟也都与天葬师非常熟识，成了天葬师的好朋友，天葬师一吹口哨也可把它们召唤过来。这时天葬师把包扎尸体的白布解开，把尸体脚朝南头朝北，面向下背朝天摆放，再用绳子绑住死者脖子拴在天葬台上的一块较大的石头上。然后用利刀先背面后正面，先直划后横划，把尸体上的肉分割成如馒头般大小的一块块放一边，暂不给秃鹰吃。再用石头或斧子把骨头砸碎。头颅是最后处理的，天葬师先对头颅念念咒语，后用石头猛砸以使脑颅骨破碎。新手天葬师往往第一次不会正中头颅，脑袋便会被抛到一边，煞是吓人。骨髓血水则用糌粑掺和成一团团。先让老鹰吃骨头，围守在旁边的老鹰早已馋涎欲滴，迫不及待地一拥而上，所谓饥不择食，先把骨头吃个精光，别看老鹰的嘴巴尖短，脖子瘦细，一块块拳头大小的骨头竟囫圇吞枣，毫不费劲地送到肚子里去。所有骨头被吃完后才给肉吃，内脏和脑髓是美味佳肴，留待最后。老鹰们虽已吃饱了骨头和肉，但仍贪婪地把内脏、脑髓吃个精光。这时天葬便告一段落。

在黑昌公路拥青道班以南的比如县茶曲乡的天葬台则会把头颅骨留下来，垒砌成墙，这就是有名的达尔木寺骷髅墙。现在一般不给参观，参观拍照须经西藏自治区政府许可。

天葬时死者的家属是不能在场的，只有亲戚或要好的朋友可以亲临观看，主要是为了监督天葬师不要偷工怠工，要做到死者的躯体能完完全全地被老鹰吃掉。死者的尸体若被老鹰吃得精光便说明死者升天了，家人便会很高兴，若剩下些须残骸，家人便会很不安宁，还要为死者超度亡魂。到天葬台时连死者计应是双数人，回归便只能是单数人，也就是说送葬的人只能单数。

藏族人对死者是很忌讳的，不能再称呼死者的名字，死者的相片必须焚烧，死者的衣服大都送给天葬师，死者的遗物尽量不留。这样，死者便算完成他（她）在生的使命，走得干干净净，无影无踪，无牵无挂。

天葬师大都是以前家境较贫寒的人，也带学徒。熟练的天葬师

其实也是解剖专家，可在一个多小时里干净利索地处理三具尸体。有些天葬师还能准确地找出死者病灶，判断死因。天葬师这职业也是被人看不起的，大部分天葬师因自尊心长期受到伤害而性情暴躁，行为放荡。天葬师除得到死者生前衣服以及当天祭拜的食物外，死者家属还会给他一些钱，多少没有硬性规定，随死者家属自愿。有些人家穷得分文都拿不出，天葬师也会照常为其服务，无所计较。从这点可以看出天葬师也有高尚风格。拉萨目前的天葬师都已比较富裕了，有的甚至拥有自己的小汽车。

阿旺洛桑对天葬的介绍差不多了，我们的行程也不多了。眼见山顶已近，前头一行9人，为首一人身穿紫红色袍服，头戴棕褐色毡帽、手执转轮，摇摇晃晃，悠闲自在地沿着山坡小路走下来，后面的人也谈笑风生、若无其事地跟着，我猛然闪出：“不管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词句。阿旺洛桑说，我们来迟了，天葬已完毕，这队人就是来参加天葬的，现在正回去。

这么悠哉游哉，这么轻松自如，一点悲痛沉闷的神态都见不到，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可见藏族人对死看得那么的轻松自然，可见这个民族的人生观是那么的超凡脱俗。陡然间，我对天葬的看法全变了，一种圣洁崇高的感觉油然而生，来时那种拍摄的冲动也已消失殆尽。

天更加阴暗，能见度很差，绝对不是拍摄的天气。这倒对我们的迟来一步是一种安慰，要不，可能会为今早的迟到而后悔莫及。因为昨夜苦苦思索，想了个偷拍天葬的方法：由几个人并排站山上观看作掩体，一人蹲在背后，把长焦镜头插在前排几个人之间作长距离隐蔽拍摄。这方法应该不会被天葬师和其他人发觉。这下倒省去很多麻烦。我把事先藏在摄影袋中的相机堂堂正正地掏出来挂在胸前，壮了壮胆，大步登上山顶。只见成群成阵的秃鹰踏着笨重的脚步，蹒跚地从我面前向山上爬去，动作是那么的缓慢，那么的钝笨，连伸展翅膀都似乎相当吃力，更无能顾及我们几个人的走近。老鹰们今天吞下了两具尸体，肚子实在太饱胀了。

整个天葬场所依然如昨天般宁静，只有那状如葫芦的炉台里

升起一缕白烟，为这天葬场增添了一些气氛，使它更加亲切动人。

天葬台则被一大群狗全然占满，黄狗、黑狗、白狗、赤狗、灰狗，只只翘着鼻子，伸长舌头，钻进石头的缝隙中，拼命寻找老鹰吃剩的残羹余肴，舔食着老鹰不屑去啄食的骨碎肉屑。我慢慢地靠近前，打算把这群可怜虫那贪婪的吃食姿态拍

摄下来。突然，天葬台的管理员大吼一声，硬是把狗群驱走。我有些不快，阿旺洛桑忙解释说，尸体只能给神鸟吃，狗是地上的动物，是吃不得的，被狗吃去的部分便不能升天了。

西藏地区的狗确实太多了，我简直以为它们的数量不少于人。因为藏族人认为狗和人同是地上生灵，大家应是平等相处的，所以在西藏见不到虐待宰杀狗的现象。而每个乡村，特别是寺院里都有成群成群的狗，到处狂吠，有时还咬人。这些狗有很多是没有主人，到处流浪的。它们吃什么呢？连秃鹰吃剩的骨碎肉屑都不准许吃。回想那生活在大都市的狗都是人们的宠物，养尊处优生活待遇甚至比平民百姓还好。香港以及国外甚至有专门为狗服务的狗食用品专门店，狗医院，狗美容院，而西藏的狗则如此可怜。

但秃鹰在西藏却位处贵尊，被奉为神鸟，绝对不得射杀。射杀神鸟是犯天条的，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记得很久前看过一篇描写进藏部队生活的报告文学，说有一个星期天，解放军一部队改善伙食，在露天摆案剁肉包饺子。突然有一秃鹰从天上俯冲而下，冷不防把一大块肉叼走了，从内地刚调来的炊事员大恼：全班今天的肉食都全被你抢去了！气愤之下赶到屋里端出步枪，“呼”的一声把那全无戒心的秃鹰从天上打下来。这下闯了大祸。大群大群的藏民先后赶来，把部队驻地团团围住。藏

民们叽哩呱啦,情绪激动,愤怒咆吼。面对这一情况,士兵和首长都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待到请翻译问明情况,才知道这炊事员无意中触犯了藏族天规,射杀神鸟,这是严重违反民族政策的行为。首长和那炊事员再三解释,再三阐明,再三恳求都无济于事,围攻的藏民越来越多,暴怒的浪潮越来越高。那可是1953年西藏刚刚和平解放啊!最后首长只好向炊事员指出事态的严重,道明苦衷,当着愤怒的藏民面前命令把那炊事员枪毙了,以息藏民之愤。后来再把炊事员追认为烈士,很好地抚恤他在内地的家属。从这件事可看出秃鹰在藏族人心目中地位之高大。

由狗和鹰的这种种现象,也可见不只是人类,动物界也有种种不同的待遇,不同的命运。不平等的现象似乎是与生俱来,恒定如斯的。

我们从不同角度、不同距离对这一群接受死者奉献、被藏人奉为天鸟的老鹰进行拍摄。这样拍摄飞鸟的机会是很难遇到的。接着又拍摄那三个原先在天葬场玩耍的藏族小孩和一位绕着天葬场四周一边漫步一边转动手中银色转轮的老妪。他(她)们的表情也和那参加天葬仪式的死者亲友一样,悠然自得,若无其事。

虽然看不到刀割石剥,骨肉飞溅的场面,但大家还是感受到天葬的真实场景。太不虚此行了,攀登这一程山路艰辛、劳累的付出太值得了。

离开门巴乡,转往滴宗温泉。滴宗温泉到门巴乡20余公里的小道,好似从没人整修过。车子在河谷间的乱石中颠颠簸簸,走了40多分钟时间,把新装的美国将军牌专跑山地的轮胎也刺破了。

滴宗温泉坐落在夹于两条山沟中间的一座山坡上。高低错落摆着百几十栋藏式房子,最上面的十几栋是尼姑们住的庵堂,下面较新建的是温泉接待站的房子,其他的是牧民的房子。

山坡背面几块笋状的巨石高高耸立,犀利的笋尖直刺蓝天。一路伴着我们的细雨在到达时霍然而止,于是水汽上升,变成团团云雾缭绕于巨石之间,颇为壮观。

左边的山沟间,一股清澈的泉水从山上径直泻入山脚下的一

个大水池,这就是温泉。温泉的水温高达 94℃。

水池的南面靠近我们站着的地方,一道石灰岩石壁直陡陡地就如一道天然水闸把泉水全然拦住,只有石壁下面的一个天然小孔让泉水外流。奇怪的是这不到两米宽的石壁上面,竟如手艺高超的工匠刻意在它中间划出一条整整齐齐的裂缝,就如一道人工的小水渠,把这石壁分为两边,却又紧密结合在一起。

相传古时这温泉里流的都是有毒的水,飞禽走兽常误饮致死。这一带也鲜有人居。后来一位女活佛用手指划开这石灰岩石壁,把毒水分离开,但这毒水

却老是流不出来。后来另一位修炼大师用手在石壁下面点出一个小孔来,让毒水流走,这温泉才为人们所享用。

据说这温泉可治疗 40 多种疾病,饮食沐浴均有效。故拉萨等地的人,都不嫌路途坎坷遥远,来此享用,以保健康。虽然这里的设施简陋,却也是西藏数得上的疗养胜地。

这么可贵的天然旅游疗养资源,若在内地沿海,不知要做多少经济文章。

拍了几张资料性的片子,打道往墨竹工卡县城。

刚出小道驶上大路,便不时见到朝拜的人。这些人大都从昌都方面来,朝着拉萨的方向爬进。他(她)们先肃立,双手合掌对天伸直,然后双手下屈,合掌在额前、胸前作揖,而后下跪,面朝下四肢直伸伏在地上,对地磕头,最后在前方路面指尖处划一横线以为记号,完成一个朝拜的过程。继而起身,前行至划线的地方,以此为起

点再进行下一个朝拜动作。这样周而复始，逢山过山，逢水过水，向着目的地挺进。饿了吃点糌粑，渴了喝几口冷水冰雪。夜间就在旷野山地，随便找个地方和衣而睡。从昌都到拉萨千余公里的路程就用这样的朝拜方法“走”完。

难怪一首藏歌的歌词写道：“雪域的大地是我们用身子量出来的。”

朝拜人的这个壮举是完全自发的，没有人的指令，更没有人强迫，也没有经济报酬、金钱诱惑。但那朝拜行为却相当认真，相当严肃，没有一丁半点的马虎应付和偷工怠慢的表现。我仔细地注意他（她）们的每一个动作，有时因步子跨得太大，过了指尖划的横线，他（她）们便会退回来，又在划线处重复再拜一次。

朝拜人凭着对佛的崇敬，凭着洗刷罪孽、为后世造福的坚定信念，就这样日以继日，月以继月，甚至用一两年的时间重复着这个机械的朝拜方式，忍受着风霜雨雪的煎熬，不管路途坎坷，不顾生

命安危,为的是到拉萨大昭寺朝拜他(她)们心目中最尊敬的神佛,为的是通过这种壮举来表达他(她)们崇高而坚定的信仰。

不少的人在途中死去,但他(她)们认为,就是死于半途中也是一种虔诚,也能升天,也值得。

藏民族的这种精神,让我深深感动和敬佩。

在墨竹工卡县城吃过午饭,已是下午两点半,赶忙直奔甘丹寺。

甘丹寺也名“噶丹寺”、“永泰寺”、“噶尔丹庙”,藏文意为“具喜寺”、“极乐寺”,位于拉萨东郊达孜县境内,靠近墨竹工卡县,于1409年(明永乐七年)建于汪固尔山顶的山坳处,为黄教始祖宗喀巴所建,是拉萨三大名寺中年期最早者,也是宗喀巴圆寂的地方。

车子离开墨竹工卡沿着川藏公路前行10多分钟,拐入南面小道,沿着弯弯曲曲的蛇形路爬上千余米的高山顶。远远望去,庙宇巍峨重叠,几百座寺院摆布在山坳间,俨然一座小城市。最主要的大殿拉基大殿据说可容纳3000僧人在里面诵经。只是绝大多数的殿堂都已倒塌,一片断垣残壁,令人惋惜。这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

寺院前头的路口边,搭着一个很大的工棚,工棚里堆放着大批质地很好的木材,一台电动锯叽叽作响,不少木匠在忙着干活。看来大规模修复寺庙的工程已开始,相信不久甘丹寺又会还它那宏伟、庄严的原貌。

刚抵甘丹寺时阳光灿烂,蓝天白云,天空清澈透明。用哈苏503CX相机拍了一张全景相后,突然乌云滚滚,把个太阳严严实实地包住,天空顿时一片灰暗,只好打道回拉萨。

7月31日 阴

今天是星期天,就按上帝的意思休息吧。

上午到太阳岛。太阳岛在布达拉宫南面,拉萨河中的一个不小沙滩,岛上芳草萋萋,人造林木茂盛。有一两间饮食店,也有菜园子和种菜人的住房。这里也是拍摄布达拉宫的一个好角度,只可惜天

不作美，等了老半天仍然没有理想的光线。

下午天空仍然板着阴沉沉的面孔，就真真正正地休息吧。到拉萨街上转转。

比起 1992 年第一次到拉萨，眼前的拉萨市貌确实起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单大商场就添了 3 个，商店里面货物琳琅满目。从电脑到镭射卡拉 OK 影碟机，从上千元一瓶的法国金牌 XO 马爹利洋酒到 5 元一罐的可口可乐，从儿童玩具车到瑞士名表，品种齐全，应有尽有。

外表装潢和它的女主人一样华丽的美容院，除电发外，还有按摩、整形、去斑、造双眼皮等等的服务项目。

一块块耀眼的招牌就如一个个向您挑逗的少女在争夺您的视线“情未了”、“君再来”、“红玫瑰”、“茜茜”、“冉冉”、“娇娇”……拉萨是饭店、酒楼充斥的城市。

“正宗川菜”、“重庆火锅”、“酸辣鱼汤”，一股股的辣椒味呛人的鼻孔，一阵阵响亮的蜀腔口音响彻耳根。皮肤白皙、打扮妖艳的川妹子秋波频送。拉萨是四川人的天地。

舞厅、夜总会、职工文化娱乐活动中心……种种现代化的娱乐场所硬是要与庄严而肃穆的寺庙分庭抗礼。

这就是眼前的拉萨？分别两年的拉萨？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8月1日 晴

昨晚一夜雨，今晨戛然而止，拉萨河南岸的群山间白云缭绕，就如一条条哈达在山脚、山腰乃至靠山顶处游弋。山峰顶部结满冰雪，晨光轻轻地抚摸着白皑皑又间黑色纹理的顶尖，晨光也给地里熟透的青稞披上了一层金纱锦被，使它跳耀着闪闪金辉。我们的丰田 4500“巡洋舰”在这绝佳的美景间，沿着青藏公路向北奔驰，按影会秘书长阿旺洛桑的建议，今天到纳木错。

错是藏语，意为湖泊。

纳木错在当雄县址西北面 40 多公里的草原上。在当雄县府边

的四川饭馆吃完了午餐后，离开青藏公路，转入崎岖不平的草地沙石小路。刚才还老实规矩、平稳前进的吉普车一下子成了活蹦乱跳的“调皮鬼”，一会儿左右摇晃，一忽儿又前蹦后跳，恨不得让我们都患上阑尾炎。

前行不到两公里，前面一个正在行走的“老外”忙不迭地避到路边，并向我们招手。这“老外”约30余岁，穿着短袖运动衣，短裤子，脚着登山鞋，肩背驮着常见的旅行背囊，不用打开便知那里面装着衣服、睡袋、帐篷、垫席、炉具、刀皿、食物等相当于一个小家庭的日用品。见我放下车窗玻璃，叽哩咕噜地对我们说话。我以为他要搭车，虽然车上5个座位已满员，后面空间也都被行李填满，但觉得同是天涯沦落人，而且他还是负重步行，在这海拔4000多公尺，尘土飞扬的山道间跋涉真够辛苦的，于是动了恻隐之心，连回“OK, OK”并做出让他到二排座位与大家挤一挤的手势。可他并没有上车的意思，又叽哩咕噜了一通，英语夹杂着藏语。念过大学的儿子听懂了几句英语，阿龙听懂了藏语，明白了他只是问往纳木错应走哪条路。再三邀请他乘车同行，他有礼貌而坚决地说，他喜欢步行。

天啊！到纳木错湖将近50公里的高原之路，崎岖不平，乱石杂草，缺氧，疾风，飞沙，走石，一个负重的行人要走几天才能抵达。这一路没有家居住所，除了偶尔一两个牧民外一片荒凉，有三分之二的路是一滴水都没有的啊！

只见他微笑着向我们摆摆手，又迈开矫健的步伐向前去。不识抬举的鬼佬，看藏北草原怎样收拾你，我真有点愤愤不平呢。

距当雄约30多里路，一座山迎面而来，山的顶部全是赤裸裸的红褐色岩石，嶙峋峥嵘，与其说像一顶皇冠，倒不如说像一头伏地的狮子，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前方。“巡洋舰”喘息着，小心翼翼地“狮子”下边的小路爬到它的嘴边——一个海拔5000余公尺的山垭口上。眼前陡然一亮，纳木错湖在我脚下的前方，就如一颗蓝宝石镶嵌在绿油油的草原上。大草原的四周被连绵的山紧紧围住，赭色的山体如红宝石，黑色的岩块如黑水晶，积雪的山峰则如珍珠、

钻石。纳木错中心，一座粉红色小山丘犹如缀在蓝宝石上的玛瑙。蓝得发黑的天空如一个穹隆把整个大地严严实实地罩住，一朵朵白云四处巡弋，像生怕这些珍珠宝石被人偷盗。

把车停在最高处的路面，平心静气地俯视着这大自然奇观，看着看着，心中不由自主地念道：天堂！我已到了世外桃源的天堂。我完全沉醉在这仙境中，直到一阵凉爽的微风送来了几只飞鹭，前面传来羊群的咩咩声才清醒过来。纳木错，藏北高原上的一颗明珠，难怪中外游客都向往着你，千里迢迢、不辞辛劳前来一睹你的风采。

陪同的藏族司机阿龙一心希望能在草原上找到新鲜的草菇，以改善今晚的伙食，不再沿着原先的车轮辗出来的路行驶，径直往一马平川的草原上冲刺。深入草地里，方知在高处感觉的平静草原一点也不平静。无数老鼠在上面流窜着，忽儿抬头睁眼与你相对，忽儿钻进那密密麻麻，比比皆是的洞穴深处。不时有一两只狐狸闻风拼命奔逃，偶尔一群白色的绵羊，几只黑乎乎的牦牛，遵照主人的指令，乖乖地低头吃草。一两个面色黝黑的牧童咧着雪白的牙齿向我们微笑招手。

阿龙说前面粉红色的小山丘是湖心，叫扎西岛，我们今晚将在那里过夜。看那小山丘就在眼前，但我们这辆顶级的越野车却跑了40分钟才到达。空气太纯净，距离被压缩了。

远看如面包状的小山丘临湖面立，南面靠湖边是垂直的悬崖峭壁，那纹理，那颜色如刚刚劈开的木柴，不知是哪位神仙手执神斧，径直砍下，劈出这形状来。我们就在峭壁边的避风处搭起帐篷，为今晚造窝。

不远处有一藏式小土屋，是牧民们盖的小旅馆，极为简陋，与南方沿海的牛寮无异。峭壁底下有几个山洞，其中最大一个被因地制宜建起一个小僧人庙，两三尼姑的唱经声朗朗地从黑色的洞口传出来，让人深深地领会到信仰的威力，真是见缝插针，无孔不入。

下午5时，诱人的湖面使我顾不上喘息，即拿起摄影器材直奔

湖边，湖水蓝得发黑，使弧形的湖岸边沙子更加光彩夺目。草地上一片片、一簇簇的花草，金黄，翠绿，墨蓝，色彩斑斓。一群白鹭忽地低空飞向湖中，几只像鸳鸯形状五彩缤纷的水鸭子在湖边沙滩上漫步，从峭壁的裂缝中飞出来的小燕子唧唧地唱着情歌，几只恬不知耻的乌鸦冷不防地鼓噪几声，扰闹了这典型的轻音乐会。我们按动快门的咔嚓声则频频为它伴奏，直至金黄色的晚霞渐渐消失，夜幕慢慢地降临。手表的指针已指向 10 时正。

寒风呼啸，每人装进两碗“康师傅”，顾不得也无可能漱口洗脸，赶忙和衣钻进睡袋里。然而却辗转难眠，两耳被紫外线射得焦灼疼痛，脑袋如千钧挤压，弄不清是高山反应所造成还是今天兴奋了16个半小时的缘故。这里虽说海拔4718公尺，但藏北高原天寒地冻，树木不长，氧气更缺乏。

湖中忽而传来一两声闷雷的轰鸣，思绪不禁倒退了29年，回到那让数亿人疯狂的“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我为了生计，逃离那每天只给3角5分工钱，却要干着破坏生态环境的围海造田的苦役，盲流到闽北的深山老林中，跟一群不堪阶级斗争折磨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狗崽子流浪汉等乌合之众一起开辟森林公路。与林莽中的

动物共同相处在荒野山顶，只有一个用杂木为骨架，山毛榉为屋顶的草寮了以标明我们属于人类。草寮子四下是莽莽的原始森林，一天10余个钟头在烈日下开山搬土，已累得腰酸骨散精疲力竭，各种动物却拼命地鼓噪争鸣不让你入睡。常常起身，遥望一弯冷月高挂的远方，唱起印度电影《流浪者》的主题歌：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叫我奔向远方，奔向远方到处流浪……想起家乡的恋人——现今的妻子，想到前途、命运，不禁潸然泪下。

此刻的我再一次在荒山野地里宿营，却是凭着自己的意愿，开着令人羡慕的进口豪华越野车，带着一流的摄影器材来实现自己喜爱的艺术理想，来体验自己的人生价值。29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如闪电般一瞬而过，但于我这一生却产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而这变化谁能料到？

8月2日 阴 偶见太阳

清早乌云密布东边，在湖边守了两个多小时仍无收获。直至9时许太阳才羞羞答答地露脸，湖面如覆盖着一张庞大的彩条布，白、灰、淡蓝、蔚蓝、深蓝各种色调成条状相间。天空云彩有的发灰、有的发黑，一层层、一级级与湖面组成宽狭不一然而统一的条纹，犹如通向天上的阶梯。我把纳木错的这一奇景拍下，回到帐篷里倒头便睡，太累了。

阿龙和巴桑忙个不停地显示着他们午餐的手艺，借小土屋里的炉灶，用牛粪当燃料在高压锅里煮了白饭，烧了土豆。香喷喷的，大家开玩笑地说，只可惜没有牛肉，也没有电，成不了共产主义。

下午4时半跑到湖西边的岩石上，架上一脚架，装上相机，调好构图，等待纳木错再展现它的美景。日头时隐时现，强劲的东风刮得令人发抖，赶紧穿上羽绒服，找个避风的角落蜷缩着坐下，心里笑道，大暑天穿这么厚重的羽绒服，家乡的人会相信吗？

纳木错也许昨夜跟我一样睡不着觉，整个下午“补休”了，一直不把美貌露出来，待到天黑我也没能按下一次快门，几乎冻僵了的双手只好哆嗦着艰难地收起相机，龟缩到帐篷里。

睡前望了一下天空，啊！可从来没有见到这么热闹的星空，布满密密麻麻的星斗，好像宇宙间所有的星辰都赶来纳木错的上空会聚。两条由数不清的小星构成的星带从东南直至西北横挂在天穹间。我认为这就是银河，但阿龙说是玉帝的腰带，也不知谁说的对，只见各式星星不时闪烁发光，它们是在为这众星会聚的场面欢笑呢？还是在讥笑我们的争论？

8月3日 晴

纳木错的脾气真怪，昨夜还是万里无云，满天星斗，下半夜突然又下了阵雨，天气也更冷了，缩在睡袋里的双脚冰冷，把我冻醒，一看手表才4时。左翻右转就是冷，望着黝黝的帐篷呆了两个钟头，稍见微亮即便起身穿衣，背起摄影袋直奔湖边。

月牙如钩挂在东边低空处，月光与曙光相映着使东边透亮。南边的念青唐古拉山脉，昨天一直不露面的雪峰已屹立在一连串黑中露赭、如锯齿状的山岭上，如早起正待梳妆打扮的仙女。天瓦蓝瓦蓝，一点云彩也没有。大概怕打扰仙女的梳妆，纳木错也换上淡蓝的装束，与天空浑然一体。静，静，静得出奇，静得让人不敢大气呼吸。

我轻轻地摆稳三脚架，轻轻地装上相机，偷偷地把镜头对着正在梳妆的仙女——念青唐古拉山，等她梳发，抹面。东边的云彩不时送来橘红色的胭脂，抹在仙女的面颊上，待她面绽桃花，我赶紧咔嚓咔嚓地按动快门，把她的靓影摄入我的哈苏相机里。

早就在西南边窥视的一团白云，忽然变得通体透红，像一位不识打扮的蛮妇，把仙女用剩的胭脂全部胡乱地涂在脸上身上直向我招手：“怎么不拍我，怎么不拍我！”刚好片盒里还有两格菲林，好吧，就拍两张以慰你这喜卖弄风骚的轻薄之心。

纳木错，你是美丽之湖，圣洁之湖，天上之湖，是用蓝宝石装扮的女神。我们饱赏了她的美貌和风姿，大家才依依不舍地收拾行李，与高耸湖边一大一小的两块守湖巨石道了声“托兹起”（藏语谢谢之意），驱车回拉萨。

中午，在距当雄还有30多公里，在守护纳木错的那座如狮子般的红褐岩石山下，又遇见三天前问路的“老外”。他面如重枣，低头弯背顶着那沉重的旅行背包，一步步地向山上迈进。看来藏北草原的恶劣环境未能伤他一根毫毛。

（后来，在西藏的日子里，我常遇到类似的徒步旅行者，大多是“老外”，有男的，有女的，有年轻的，也有过60岁的老人，有夫妻同

行的,但更多的是独行者。)

想想自己驾着只走了 2 万公里的新丰田越野车,车上塞满充足的生活食品,有藏族朋友陪伴带路,仍觉得辛苦艰难,回到内地还总以为自己是英雄:老子到过世界屋脊!比比这些孤身徒步在青藏高原的“老外”,真是

惭愧之至,无地自容。

老外们徒步于青藏高原所要吃的苦头是完全能体会到的,然而他(她)们是如何去克服种种的困难,度过种种苦难呢?他们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呢?都说外国的生活好,外国人收入高,他们完全有能力租车雇请向导帮夫,甚至自己带汽车来旅行,却要无端自找苦吃,这是为什么?只能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考验自己的毅力,弘扬人类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人类强盛富足。

时下改革开放,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然而很多人把开放向外国学习错误地理解为西装要笔挺,皮鞋要亮堂,小车要奔驰,手机要袖珍,酒席要 XO 洋酒。这些自诩已开放了的“权贵”们,岂知许多外国人徒步于世界屋脊、吃糌粑和雪水,头顶寒星伴烈风过夜的日子?

回到拉萨,瘫倒在旅馆里温暖舒适的席梦思床上,心却久久未能安静下来。心潮澎湃,文思如涌,手痒痒地一种急于握笔书写的冲动莫名其妙地强烈地催促着我,使我起身一口气记下了三天纳木错之旅的感受,已是深夜 1 点。从头到尾读一遍竟觉洋洋自得:怎么我能写出这样的文句?

青藏高原是文艺创作的源泉,青藏高原启发了人的灵感,使创作激情如火山喷发。

8月4日 晴

东出拉萨,沿着往机场的柏油马路进入曲水县。过曲水雅鲁藏布江大桥后是个岔路口,左边往贡嘎机场,右边是崎岖不平的泥土路。顺着左边“之”字形的山路上爬约1个小时,到达海拔4794公尺的岗巴拉山顶,羊卓雍湖便随之映入眼帘。

羊卓雍湖藏语的意思是“上面牧区的碧玉湖”,它位于雅鲁藏布江南面的浪卡子县境内,海拔4441公尺,湖水面积638平方公里,是西藏四大名湖之一。据地质学家考察,羊卓雍湖原为与雅鲁藏布江相通的外流湖,大约100万年前,巨大的泥石流在白地以西20公里的羊舍附近堵塞了墨曲上游河谷,使它变成内陆湖泊。湖中鱼类品种繁多,鱼量丰富,有“西藏鱼库”之称。

从长满嫩草的山坡上向下俯视,羊卓雍湖就像一条屈成姜块状的绿色昆虫,东西向平卧在群山之间,湖水湛蓝湛蓝,令人喜爱。湖边的低洼地里,一畦畦的青稞绿油油的,油菜花黄亮亮的,再加上靠岸边郁郁葱葱的水草和浮游在水面上金黄带赤的水生物,在忽明忽暗的阳光照耀下变换着不同颜色,闪烁着不同的光辉。

西边卡洛拉山上终年的积雪在阳光照射下折射出耀眼的光芒,一阵阵的薄雾浸漫我们的脚边,像轻纱一样向北面山下滑去,然后凝成一朵朵云彩,在曲水山川和雅鲁藏布江河谷间飘浮。

山川高耸，山仞如刀，与沉积而成的纹理纵横交错。山色深赤如古铜，好似造物主把一炉灼热的紫铜水从天上浇铸向这高山上。

河谷并不太大，呈灰白色于群山包围之间。一片片已成熟的金黄色青稞围绕在一幢幢的藏式村屋间，把这雄伟峻拔的山川点缀得略显温存。

羊卓雍湖为西藏地区第二大湖，目前正在建水电站。现在从湖的北面打一隧道穿过我们脚下的大山，向北直通雅鲁藏布江。电站建成后将大大增加拉萨的电容量。

从羊卓雍湖顶上的岗巴拉山沿着“之”字形的山道下溜到湖边水电站建设工地，汽车在湖边平坦而弯曲的公路上行驶半个多小时，便抵达浪卡子县县城。

浪卡子县城比 1992 年我路过时似乎又破旧了，除了县邮电局有一幢比较像样的楼房外，其他的建筑物都更显陈旧。公路边原来一间规模较大的浪卡子饭店，已是窗残楼空，停止营业了。像直角三角形两条直角边一样的横直街道贯通整个县城，步行只需五六分钟便可走完。

县城里的五六间饭店均已歇业，留下门口的招牌戏弄饥肠辘辘的游客。有一间“基层民兵服务饭店”门前写着“承办宴席”字样，进去一问，只有南瓜一样菜。最后转到另一个路口，一间极不显眼的矮小房屋，屋墙上用藏文和汉文涂着“小食店”的简单字样，旁边停着几辆过路车辆。门前的一张桌子上，几个旅客在喝奶茶，还有两个是老外。

凭着多年外出的经验：凡是顾客多的饭店必定不错。停车进去，果然里面食客济济，看看菜肴，有牛肉饺子，印度式咖喱饭，奶茶等等，颇丰富。屋里的天花板由一块蓝花格的塑料布包住，可保尘土不掉在食桌上。四面沙土垒的墙壁被柴火熏得乌黑，使摆在屋角的一架 20 吋彩色电视机更加显眼。电视机旁放着录像机，正在播放李连杰的武打片。五六个藏族服务员穿梭于满屋的食客间，忙得团团转，个个热情和气，态度比拉萨饭店里的好得多。

舒适惬意地填满一盘印度式咖喱饭，为水壶灌满开水，眼见时间还早，找个当地驾驶员聊天。

原来以前拉萨至日喀则只有经过浪卡子县的一条公路，过路旅客中午都在这里就餐，浪卡子县城也就热闹。前年又在另一个方向沿着雅鲁藏布江修了一条柏油马路，于是除了少数猎奇旅游车，其他车辆不再走这条崎岖不平、又要翻过两座大山的泥上路了。于是浪卡子被冷落了，日渐荒芜。

浪卡子往西 30 余公里是有名的卡洛拉冰川。卡洛拉冰川紧挨着海拔 7206 公尺的宁金抗沙峰，终年积雪。1992 年我从日喀则往拉萨时路经此地，曾短暂停留，那大片大片白皑皑的冰川令我这生活在终年未见冰雪的南方人目瞪口呆，叹为观止。但那时因是搭他人的车，没能多停留，也没有很好地拍摄。这一遗憾到今天终于可以补偿了。

没料到下午 4 时抵达卡洛拉山时，先前那激动人心的场面、令人兴奋的感觉都没有了。强振精神，拿着相机认真构图，寻找趣味点。也许时间不对，西藏的下午 4 点相当于内地一二点，正是烈日当空的时光，而且顺光。也许是山上的冰雪比前少了，大概这一带最近干旱缺雨之故，就是按不下快门。

查看地图，这里距江孜县只有 60 余公里，决定取消原先回浪卡子过夜的计划，直驱江孜县城。

路道更坎坷。艰难地翻过一座大山，不时遇到泥石流拦路。虽然已是干涸，但那斗大的石子，成块的沙土横摆竖放，形成落差极大的坑坑洼洼，使得不时急刹车，然后才慢慢地爬过。60 多公里走了两个多小时。

住进江孜县宾馆。一打听，太好了，明天正是江孜县一年一度的达马节！是个盛大的民族赛马会。本来上月 25 日就要举行，因这里长期干旱，在旱情没解除前，上级不批准举行。直到前些天下了一阵雨，才决定于 8 月 5 日至 11 日举行。

见光线正好，匆匆喝点水后，赶去拍摄抗英炮台、白居寺和白居塔。

白居寺，藏语全称为“吉祥轮上乐金刚鲁希巴坛城仪轨大乐香水海寺”，简称“班廓德庆”，意为“吉祥轮大乐寺”。白居寺的建筑风格独特，寺中绘画雕塑别具一格，聚萨迦、格鲁、布敦等各教派于一寺，寺宇宏大，僧徒众多，在西藏佛教界有一定的地

位和影响

白居寺有 16 个扎仓。主寺三层，内里挂满各式“唐卡”，还有一尊 8 米高的铜佛坐像，据说为铸造这尊坐像共用去 28000 斤黄铜。

白居塔在白居寺西旁，塔高 32 米多，有 9 层，108 个门，77 间佛殿、神龛和经堂。殿堂内据说珍藏着 10 万尊佛像，故又称白居塔为“十万佛塔”。白居塔的建筑造型十分奇特，五层以下的四面八角，六层以上的则呈圆形，塔上有四面八门，门上饰飞龙、走狮、大象浮雕，造型精美、生动，令观者啧啧称绝，留下难忘的印象。

抗英炮台系建于江孜城区宗山上的堡垒。1904 年初，英国“远征军”在荣赫鹏率领下，再次从亚东入侵西藏，于 4 月占领了江孜。十三世达赖下令江孜 3000 青壮年奋力抵抗，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夺回了江孜及炮台，还差点活捉了荣赫鹏。7 月初英国增援部队从亚东赶到。江孜军民在物资供应困难、敌我双方装备悬殊的险恶形势下，仍拼死抵抗，以拖住英军，使其不能向拉萨推进。一天，英军集中炮火，再次向宗山堡垒轰击，并发起冲锋。藏族军民沉着勇猛地死守炮台，不幸一取火药的士兵不慎将火种带入火药库，引发大爆炸，英军乘机进攻，从三面包围了宗山。驻守炮台的军民在弹尽粮绝、饮水枯竭的绝境下，坚持用石头、木棍、“俄尔多”（一种以羊毛制成的宽带子，兜上石头可以将石头抛得很远，牧民常用以驱赶牛羊）抵抗，恶战持续了三天三夜，最后军民与敌人展开肉搏，许多人扭住敌人坠崖与其同归于尽，留下了藏族人民反抗侵略者英勇壮烈、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宗山堡垒也因之被冠以“抗英炮

台”。

日喀则地区是西藏的粮仓，江孜则是日喀则最主要的产粮区，这里冬小麦的产量曾创世界纪录。可惜这一带藏民只喜欢吃糌粑，不适应吃小麦，而小麦作为外销商品粮则因交通运输问题受阻，因此只好种西藏最普遍的作物青稞了。

这时节江孜城区四周的山间平原，大片大片的青稞正由青变黄，一派丰收的景象。那阵势有如小江南

我钻到江孜城外东面的一片地里，用大片发黄的麦穗作前景，中景是白居寺和抗英炮台，远方是宗山山岭。在逆光下针状的麦穗金光闪闪，抗英炮台像长城般沿着宗山逶迤屹立。晚炊已开始，白色的炊烟弥漫山野间，把白居塔衬托得更加高大雄伟。我频频按下哈苏相机的快门，拍下一幅幅表现江孜景色的相片。

农业的发达，加上名胜古迹对游客的招徕，带动了江孜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富足。大街上新铺的水泥大道宽敞明亮，民居大都是二层的整座藏式楼房，每座楼房的窗门屋檐也都涂红画金，装饰崭新艳丽。据说江孜计划定为地区级行政单位，所以新建的江孜宾

馆规模宏大,富丽堂皇,是西藏地区屈指可数的涉外宾馆。

江孜海拔 4040 公尺,比日喀则高出 204 公尺,是中尼公路经南藏到达西藏、目前惟一一个国家级口岸樟木的必经之路,也是未来的开放口岸,通锡金的亚东镇的必经之路,发展潜能极大。更因白居寺、白居塔、抗英炮台闻名海内外而吸引众多的游客前来参观旅游。目前江孜已成为西藏旅游线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

8月5日 晴 阳光灿烂

达马节的会场设在城区北面的运动场,与西边的白居寺紧挨着。体育场正面的看台,抗英炮台的下边,以及西面的山坡上早已坐满观看的群众。参加节日的各单位表演队伍也已陆续汇集在体育场南面一个大场地的外围。场地内则是商品交易会。

像参加运动会的代表队一样,各单位表演队的前头都有一个少女拿着一块“丁”字形的牌子,牌子顶端的横木板上写着××团字样。有各乡村的,也有县直机关和一些团体的,不下 20 个团队。这些团队中,学校的学生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手拿鲜艳花环,蹦蹦跳跳兴高采烈;卫生系统的一溜白色工作服;乡村的就更夺人耳目,大都由一人手扶毛泽东相框走在队伍前头,相框上挂着一条白色哈达,后面二人扶抬着“却玛”(如神龛般的木盒)，“却玛”上放着青稞、“新年花”等供奉物,这是藏族平时用以拜神的东西,就如南方拜神的香炉。再后是一群高举各式旗帜的男女。这些旗帜中有现代的五彩旗,也有传统的直条大旗,那上面绣满藏文图腾,奇形怪状。排在队伍最后的是敲锣打鼓、吹奏各种乐器的,着各式各样服装、跳着各式各样舞蹈的藏族男女。

很难用文字来描述藏人的服装饰物,因为藏人的服装饰物无论造型、色彩、用料、花样都是百花齐放,各成一派,五花八门,美不胜收。就算全国所有剧种的服饰集中起来,比起藏人的服饰仍然是九牛一毛。据说,相邻的两个村庄,各自的服饰也都不同。较普遍的装饰是,男人头戴毡帽,身着对襟叉裹的白色长褂、深色宽体阔裤,脚穿长统皮靴;女的长发,头发编成无数条长而细的辫子,头上缀

着各种饰物,身穿各种颜色的对襟叉裹长褂,黑色的围裙高高围在近胸的腰上,腰前围着一块红蓝黄橙紫各色相间的围布,这围布直至穿着红绣花靴的脚前,身前挂满金、银、珍珠、珊瑚、玛瑙、松耳石等等装饰物,据说这些装饰品都是先祖遗传下来的,价值几万甚至几十万元。

一般团队都是男女各十余人,分两排随着锣鼓的节奏翩翩起舞前进。男女衣袖都留得长长的,比手臂要长出一二尺,跳起舞来长袖飘舞色彩明快,把人的情绪都鼓动起来。

有的团队骑着牦牛,骑士和牦牛的身上都被披着绣红花的织物;也有骑着高头大马的,骑士们头戴结满红丝线的鼓状平顶帽,身穿战甲战袍,腰佩弓箭。印象最深刻的是——队完完全全古典式打扮的骑士,他们的头盔上插着长长的冲天羽毛,数支羽毛从头上向顶如扇般展开着,如孔雀开屏。骑士和马匹的身上都被披着由金属片串连起来的战盔胄甲。骑士们手执长柄大刀,威武高大。前头的几位骑士高举缀金绣银的长长旌幡大旗。那浩浩荡荡的阵容,使你眼前浮现远古时代战士出征的威武场景,耳边仿佛响起雄壮嘹亮的号角战歌。

和尚们、尼姑们也都不甘示弱,他(她)们各成一团队,全部穿绛色的法袍,头戴饺子形状的金黄色毛绒绒法帽,或扛着长长的法号,或击打着柿型的法鼓,边诵念经文,边慢步行进。

上午10点半,进场仪式开始。首先进场的是两部装饰鲜艳的彩车,然后是各团队依次进入。进场的人员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使尽浑身解数,狂欢狂舞。偌大一个体育场人山人海,鼓乐喧天,一时间整个大地好似沸腾起来。在一丝云彩都没有的湛蓝的天穹下,大地五彩缤纷,人头攒动,歌声四起。各表演队如激流,如海潮,从主席台汹涌而过然后又化成千万旋涡在大广场上跃动。闪红亮绿,流金溢彩,令人眼花缭乱,心潮随之汹涌澎湃。

此时此刻,在我的取景器里掠过的是一幕幕仙女起舞、天将抖威、飞红走绿、射金喷银的场面。忽然间我反问自己,这是西藏吗?这就是人们谈虎色变的世界屋脊吗?这就是我们经过的万仞并列、

千峰危立、一片赤土、依稀几间小屋的藏南地域吗？这一路都是每几十公里才见一两个牧民帐篷，近百里一个小村庄十几户人家而已，哪来这么多人？而且这打扮与平时那满身土污的形象截然不同，他们是不是都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不！这就是真正的西藏，这就是藏民族的真在，这就是光辉灿烂的藏文化在焕发光芒。这万丈光芒，深深地射进一个沿海人的

心，启动着一个外乡人的感悟之情。我深深感受到藏民族的伟大及其文明的悠久、文化的灿烂。

在整整6个小时的开幕式中，尽管烈日灼人，尘土飞扬，人群拥挤，但却秩序井然，没有发现人们争吵、打斗的现象。

这样一个高原小县城，举办这么内容丰富多彩、规模宏大的文娱活动，领导者的魄力、指挥者的能力、表演者的齐心协力，都得到了充分体现。真是难能可贵啊！

我彻底地折服了！我庆幸再次到西藏来！

下午及今后6天里，还有赛马、赛牛、藏戏、歌舞、马术表演等等精彩活动，但因明天是拉萨“雪顿节”开始，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

8月6日 晴

今天是雪顿节开幕的日子，拉萨街上早在前几天已挂满红、黄、绿、蓝的彩旗，彩旗上印着藏戏面具等雪顿节的宣传图案。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上空，巨大的彩色气球系着长条庆祝标语，在蔚蓝色的长空中漂浮，把布达拉宫点缀得更加美丽。拉萨城沉浸在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中。

开幕仪式就在拉萨市政府隔壁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主要内容有儿童歌舞团歌舞表演、马队骑马、骑牛、文艺团体唱藏戏等等。游行队伍也搞检阅仪式,但人数和规模都不如昨天江孜的。而且表演者大都是专业文艺团体的,经过刻意的化妆,绝对没有江孜的表演者那样朴实、自然、原始。现代建筑造就的文化宫四周戒备森严,军警林立,气氛紧张。

开幕式只有个多钟头时间便结束了,与原来想象的截然不同。

文艺源于自然,来不得半点矫揉造作、装腔作势。

雪顿节藏语意为“酸奶筵席节”,也有庆祝畜牧业丰收的意思。自七世达赖开始便兴起此节日活动,至今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雪顿节每年在藏历 7 月 1 日开始进行。届时全拉萨以及一些外地的藏民都会聚集在“罗布林卡”,搭起帐篷、帷帐,带上酥油茶、青稞酒、奶制品、点心、糖果等食物在旷野间玩、住三几天,唱歌跳舞,尽情欢乐。各地的业余和专业剧团也都会聚拉萨,演唱藏戏,非常热闹。

8 月 7 日 晴

今天是一年一次的哲蚌寺展佛庆典活动日。按照藏族朋友的建议,5 点便从宾馆出发,驱车约 10 公里直至哲蚌寺门口。

离天亮还有一个多钟头,外面一片漆黑,一路人影绰绰,人们成群结队向山上走去。电视台的人员也摸黑扛着沉重的摄像器材,气喘吁吁地上山。

下车刚要爬上哲蚌寺门口的台阶,几个僧人硬是要我们购买门票才让进入。出示记者证仍无济于事。向他们解释说,我们是一级记者,节日期间的吃喝住宿都是政府免费供应的,专门来采访这里展佛。僧人说那是另外一码事。只得找维持秩序的警察。警察见我们胸前佩戴的西藏自治区政府发的一等记者证,对僧人说不用买票。但那几个僧人仍然不干,警察只好摆摆手表示无可奈何。我们也只好每人购了一张 5 元的门票。

几天前参观哲蚌寺时，已在它西边废墟的高处选好了拍摄展佛的角度。天太黑，跌跌撞撞竟走过了头。待找到选定的地点，天已发白，顾不得气还喘不过来，马上架好三脚架，装上照相机，一看我们的周围、对面的山坡上已密密麻麻地布满人群，有摄影者、记者、艺术家、旅游观光者，更多的是虔诚的藏族同胞。有本地的，也有从昌都、青海、甘肃等地来的，甚至有海外的，男女老少都带着坚定不移的信仰和良好虔诚的心愿，不辞劳苦前来参加这一年一度的宗教盛会。

雪顿节期间，各寺院大都有展佛活动，但时间各自确定，并不统一。像拉萨东北郊的色拉寺，就定在哲蚌寺展佛活动结束后才开始进行。

7点天亮，只听大号角惊天动地的声音率先响起，接着殿堂中鼓乐齐鸣。我脚下南面的崎岖小山道上，一队穿着绛色袈裟的僧人扛着卷成长条的锦绣佛像，沿着山边小道徐徐行进，左折到西北面山坡上早已搭好用以放佛像的铁架下。一部分僧人留在佛像边，另一部分僧人由一撑着一顶巨大的金色平顶阳伞的长老带领，爬上架子顶端用铁条搭成的桥式平台上。架子顶端的僧人先把一端卷成一团的白色绳索甩到架的底部，下面的僧人把绳子紧扣在佛像上，架上面的僧人用力把佛像向上拉。最先拉上的是一层白布，这白布是用以作底垫衬佛像的，再拉上的是佛像。用高级织物绣成的厚厚佛像上面，还盖着一层写满藏经文的黄色纱布，这黄纱布待到宽约60米，高约80米的巨幅佛像在架上完全平直展开，正儿八经地平铺在铁架上后，才慢慢卷起，终于露出整幅佛像的面貌。

这时，呆在佛像下边的信徒们争相向佛像作揖叩头，顶礼膜拜，不断念着经文。一种如苦艾的香草，同时在展佛架下边事先搭起的白色镶以蓝装饰的帐篷旁边及周围地方点燃，于是缕缕白烟向天空徐徐升去，弥漫在佛像的周围，沁人肺腑的香气旋即在清晨的天空和山野间飘逸。

佛像顶部的山坡上，4人抬着由两人吹奏的两支长两米多的铜制镶银大号角，此时响起了震撼天地的雄浑号声，这声音大大地激

发了僧人和信徒们的热情，他（她）们起劲地念经，起劲地叩头。条条洁白的哈达，张张百元，十元面额的钞票纷纷抛向佛像，以表示他（她）们对佛的一片真诚和崇敬之心。

一会儿袅袅的香烟变成了弥天烟雾，一时整个山野成了佛的世界，仿佛佛祖降临人间。号角声、鼓乐声、诵经声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使人们忘了一切，心中惟有“佛”。

太阳逐渐从东边升起，和煦的阳光慢慢投射在佛像上，把佛像照耀得更加灿烂，更加辉煌。

我虽不信佛教，但也被这轰轰烈烈的场面、浓重的气氛所激动，不由自主地猛扣快门，咔嚓咔嚓，一张张拍下这动人的场面。从

50mm 镜 到 80mm、150mm、250mm、350mm，不断变换镜头拍摄

接着又爬到对面山上佛像的旁边，换着角度再拍摄，决不放过每一个动人的场景。

站在佛像顶部的桥式铁架上，向对面我原先的位置望去，阵阵烟雾衬托着哲蚌寺，使它好像漂浮在天上一样。在阳光的照射下，寺院的顶端金光闪闪，站在高低错落的一排平台上观看佛像的人们穿红着绿，好似一群仙人。一幅幅琼瑶仙境在眼前浮动，变幻。直到中午12点人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不知拍了多少个胶卷，也记不得收进多少个场面、多少张面孔，只有山坡上那幅色彩艳丽、光彩夺人的巨人佛像，一直留在我的心中

从早晨到现在，滴水未进，点粮未咽，回到宾馆已近两点，在一小馆子吃了点冷饭凉汤，又急匆匆地赶到龙王潭。

龙王潭在布达拉宫的背后，藏名“宗角禄康”，系当年建造布达拉宫时挖取泥土的大坑，后聚水成潭。潭的四周种满参天大树，平时为拉萨人游逛休息的场所。雪顿节期间，这里举行物资交流大会，各地各单位都在这里搭棚展销产品，很是热闹。

潭里的水清澈透绿，布达拉宫的雄姿倒映在水面上，更显妩媚动人。成群成群的红鲤鱼，悠闲地在潭中游弋，往潭中丢进一点面包屑，它们便会一拥而上，奋力争食，弄出噼噼啪啪的击水声。

西藏人不喜欢吃鱼，有些地方如纳木错、玛旁雍错湖被誉为圣湖，湖里的鱼儿也就成了圣鱼，是绝对捕食不得的。生活在圣殿布

达拉宫脚下龙王潭里的鱼儿，当然享受此“豁免权”。于是它们有恃无恐，全不理会在潭中划艇的游客，也不感谢我这着力为它们拍照的远方摄影人。

8月8日 晴

按节日日程表的安排，今天上午在体育场举行骑牦牛比赛。牦牛与羊、马一样，是青藏高原常见的牲畜。牦牛体质壮健，耐高寒、耐干渴，能承受长距离、重负荷的奔波，成为高原地区主要的运输工具。牦牛肉是高原人民主要的肉食，它的毛能绞成结实耐用的绳子，它的皮可做褥垫衣服，它的粪便是高原人最主要的燃料和取暖材料。所以牦牛被冠予“高原之宝”的光荣称号。

牦牛性暴烈，极难驯服，据说在藏北无人区的牦牛发起怒来，可把整部汽车撬翻。牦牛角撬伤人的事时有发生。要骑在牦牛身上赛跑更是难上加难。

参加牦牛比赛的骑上个个强悍勇猛，全身武士打扮，头戴平顶宽边红绒帽。每只参赛牦牛的身上也都披着五光十色的刺绣毡毯。

牦牛双角锋利，全身乌黑，长满油亮亮的长毛，形如神话里的麒麟，奔跑起来甚是凶猛。不少参赛的牦牛不听骑手的指挥，径直蹿到场地边挂着红绳子的警戒线外。有一只牦牛竟然直冲到拍摄电影的座机上，差点撞伤摄影师。

8月9日 晴

布达拉宫是巍峨高大、气势恢宏的古建筑群，它以其独特的结构和高超的建筑艺术而成为藏式建筑的杰出代表。这一伟大的建筑以其本身的价值

及其丰富的宫藏文物,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瑰宝。1961年布达拉宫被第一批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布达拉宫由西藏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始建于公元7世纪。早期的布达拉宫因遭雷火和兵燹,大都被毁。公元17世纪中叶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和第悉·桑结嘉措先后重建布达拉宫。从五世达赖起布达拉宫便成为历代达赖的住所和旧西藏地方的政治中心。

布达拉宫由于年久失修,弯垂倾斜的情况相当严重和普遍,墙体酥碱开裂,地面下沉,壁画空膨碎裂,不少部位有坍塌的危险。

为了保护布达拉宫的完好坚固,国家拨款5300万元,对布达拉宫进行彻底维修。经过9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备,于1989年10月11日维修工程按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仪轨开工。整个维修工程历时5年。

维修后,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稳固如初,辉煌依旧。

今天,布达拉宫悬灯结彩,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参加维修工程竣工庆典嘉宾的到来。

早九点,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沿着陡斜的石级气喘吁吁地登上布达拉宫。一路警察林立,戒备森严。虽然佩带特级记者证,但在最后一道门时仍然受到彻底的检查,所有相机、镜头都被仔细察看。根本不用人指路,站岗的警察们已形成一条使你就范的通道,直到庆典活动所在地——将近最高层的东庭院。

场地不大,刚好装满到会的千余人。参加庆典的有表演歌舞的文艺界人士,各单位先进人物,不少的僧人和为数可观的各地记者。主席台设在面朝东的一个事先搭好的高台上。

一直等到 11 点，高层的头人们才到来，原来以为这是佛教大殿的大庆典，应有僧人做道场、展佛威的宗教典礼场面。哪知也是世俗的官样礼节：首先讲话，鼓掌，献哈达……枯燥冗长，令人厌烦。

幸好一大群手里拿着气球的僧人正好在我站立的位置对面，鼓胀胀的红色气球与僧人们不时转动着的光脑袋，形成一幅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奇特作品。

后来的歌舞表演倒是精彩，想找制高点拍摄，却被便衣警察制止了。原来这次庆典对记者的活动范围规定得很死，每位记者只能在一个小区域拍摄，不得随意走动。肚子已咕咕作响，想提前退场也是不允许，只好捱到下午近 1 点，典礼才结束。

8 月 9 日 晴

据记者招待会上发布的消息，布达拉宫在庆典活动期间，将连续晚上照射投影灯光，这是布达拉宫建造至今的首次，难得的美景。

在扎西次登主席的带领下，我们在黄昏时刻驱车过拉萨大桥，沿着拉萨河南岸半山坡的山路，绕到布达拉宫的南面，隔着拉萨河，摆定三脚架，装上相机，对准对岸高处的布达拉宫。

不一会，千百支白灼强光射灯一齐投射在布达拉宫身上，立马给布达拉宫换上另一套服装。四周一片漆黑，更显出布达拉宫的异彩雄姿。拉萨河水中，布达拉宫的倒影摆动摇曳，布达拉宫犹如一位婀娜多姿的素装少女站在河边梳妆打扮。

布达拉宫是藏族人民心目中的指路明灯。

8 月 10 日 阴转晴

天蒙蒙亮，从布达拉宫传来的雄浑号角声把我唤醒。今天是布达拉宫自 1959 年十四世达赖出走印度后的第一次展佛活动，其特殊性和隆重程度可想而知。

按书面通知展佛在 8 点开始，后来又说改为 7 点。我匆匆赶到

文化宫,那里最靠近布达拉宫的正面墙壁,是最好的拍摄角度

文化宫的门口,早已戒备森严,因今天有中央要员前来。把门警察说记者需等到宣传部的人来才能进去。天尚黑,只露少许黎明前的曙光,布达拉宫却已被投射灯照耀得温柔媚人,正是拍摄的好时机。我急得团团转,后来又来了一位警察,说记者可检查行李后进入,我赶紧冲上去,第一个接受严格的检查。之后马上冲到靠近布达拉宫的水池边,抢拍了两张相片,投射光也霍然熄灭,真幸运。

布达拉宫的展佛与哲蚌寺不同。佛像已提早垂直挂在布达拉

宫正面的墙壁上了，佛像外表依然罩上一层写满藏文佛经的薄薄轻纱。7点正，米黄色的轻纱被拉起，露出手艺精细色彩鲜艳的两幅巨型锦绣线织画。每幅各织着一尊佛像，两尊佛像相似又不同。随着佛像的开光，悦耳中听的佛堂鼓乐以及雄浑嘹亮的号角声从布达拉宫的上空传向四周，召唤着四面八方的僧俗信徒，香草燃起的烟雾也不断从布达拉宫的墙脚下冉冉上升。

今天的天气可没有哲蚌寺展佛那天的好，阴气沉沉的，再加上天色尚早，能见度差，但这反而给布达拉宫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我用林哈夫 6×12 宽幅相机拍下了这一难得场面。

神秘的布达拉宫隐藏着西藏历史上许许多多神秘的故事。

10 时许离开文化宫，旋即奔赴拉萨北面 152 公里的当雄县，一年一度的当雄赛马节已于昨天开幕了。

赛马会场在当雄县政府的北面一个大草坝上。这里原先是飞机场，虽然已长满绿草，仍然可以看出原先那宽敞平坦的跑道。

当雄县海拔 4200 公尺，属藏北高原，参加赛马的骑士们明显有藏北牧民粗犷、高大、强悍、骁勇、豪爽的气质和特征。他们那古铜色的肤色使头上的鲜红丝带更加醒目，更加突出。

在诸多马技表演中，要数捡哈达的表演最为精彩，争夺最为剧烈。骑手们一个接着一个，用各种不同的姿势在飞奔的马匹上俯身地下，把放在草地上的条条哈达捡起来。那高难动作优美而刺激、敏捷而迅猛。骑士们个个精神抖擞，使出浑身解数。一条条白色的哈达从尘土飞扬的地面上呼地一下蹿进骑士的手中，跟着奔驰的马匹飘拂远去，直到那看不见的远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8 月 11 日 阳光灿烂

布达拉梵语为“普陀罗”、“普陀”，指观世音菩萨所居住的岛。布达拉宫耸立在拉萨市中心红山之上，海拔 3700 多公尺，占地面积 36 万余平方公尺，建筑面积 13 万余平方公尺，主楼 13 层，高 117 米。宫殿、灵塔、佛殿、经堂、僧舍、庭院等一应俱全，是当今世界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宫堡式古建筑群。

公元 631 年,吐蕃松赞干布开始兴建布达拉宫。当时修建殿堂 990 间,加上山上修行室共 1000 间。后因遭雷击及战乱严重破坏。至 1645 年,五世达赖僧人为巩固政权,遂重建白宫并把政权机构从哲蚌寺迁来。以后历届达赖都以此作为冬宫,历任地方政府也都在这里办公,并不断增建红宫、灵塔、殿堂,逐渐形成今天的规模。

无论从什么角度观赏布达拉宫,都觉庙宇嵯峨、群楼重叠、高大雄伟、金碧辉煌,其气势如横空出世,气贯苍穹。它从下向上倾斜,由大渐小向天伸展,再加上四处云彩的飘动,令人产生一种火箭腾空的感觉。

从 1992 年夏天,我首次到拉萨至今,不知已多少次瞻仰过布达拉宫的雄姿,就是没有靠近它,走进宫里面,爬上宫顶庭台。今天布达拉宫向记者免费开放,可要仔细观看它的真面目。

顺着布达拉宫正面的宽敞台阶,拾级进入里面,第一个深刻的印象是布达拉宫的墙壁非常敦厚。在接近顶层的通道上,从通气的窗洞看那墙壁,竟达 3 米厚,可见下层的墙壁更是厚得令人咋舌。

布达拉宫是个迷宫,它的通道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看似有门却无路,行似绝路竟可行,虽有路牌指示,行人仍常常碰壁,或是绕一圈又回到原地。这布达拉宫是如何建起,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想,请最高明的建筑设计师按布达拉宫结构重画图纸,恐怕都很困难。

布达拉宫敛聚了藏族人民大量的财富。不要说大小佛像及至金屋顶贴了多少金箔金皮,单每一世达赖的金塔,塑像上的珠宝、钻石、琥珀,玛瑙、珊瑚等宝物便让你瞠目结舌,每一颗夜明珠、猫眼石、红宝石、绿宝石、翡翠所发出的奇光异彩就让你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五世达赖罗桑嘉措的灵塔高 12.6 米,外表用 3721 公斤黄金包裹,塔面镶嵌上万颗各色珠宝;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的灵塔高 12.97 米,塔外表用优质黄金包裹并镶嵌上万颗的宝珠,土登嘉措像前陈列着的一座曼陀罗(珍珠塔)竟然由 20 万颗珍珠串成。

布达拉宫可谓是世间珠玉宝石荟萃的场所,每一颗宝珠都价

值连城。

布达拉宫是一座艺术殿堂，是藏族人民智慧的结晶。若是以重量、体积、数量来计算布达拉宫陈列物的价值，那就大错特错了。从雕梁画栋的殿堂支柱，到四壁上栩栩如生的壁画；从各种神佛的龛位到大菩萨以及历代达赖画面逼真的大塑像；从清朝皇帝送的金册、玉册、外国送的工艺品到达赖的金塔，无不凝聚着历代能工巧匠的心血。这是藏族人民，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艺术的结晶。什么巧夺天工、什么炉火纯青，你用什么漂亮词句来形容它似乎都不能表达它的真在，你用最高的褒义词来夸奖它都不过分。

布达拉宫是一座西藏历史博物馆，是藏族历史的见证人。宫里陈列公元631年吐蕃松赞干布至今1300多年的各种历史文物：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的塑像以及历世达赖喇嘛的法体、宝塔和塑像等近万座。还有说明历史上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有着紧密联系的明、清两代皇帝封赐达赖喇嘛的金册、金印、玉册、玉印。2500余平方米的壁画绘制着包括文成公主进藏图、五世达赖进京觐见皇帝图……还有大量的唐卡、经幡、经幢，这些都是研究西藏历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数以万计的经书典籍更使布达拉宫成为一座藏文库和佛学文库。

从布达拉宫的建筑规模、建筑历史，更可看出藏族人民的智慧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试想千百年前，在没有现代化建筑机械的情况下，建造这么庞大的建筑群，不要说在海拔3700米、气候恶劣多变的高原地带，就是在风和日丽的沿海平原，那困难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藏族人民冒着灼人烈日、冻地寒天，用最简单的原始工

具，一步一喘气，一趟一筐土，硬是堆砌起这么一座耸立于世界屋脊的庞然大物。这宏伟的工程不单是藏族人民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它不单表现了藏民族，也表现了人类那坚韧不拔、永往直前的伟大创造精神。

8月12日 晴

罗布林卡藏语意为“宝贝园”，位于拉萨西郊，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现开放为人民公园。

18世纪中叶，罗布林卡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芜之地。由于七世达赖经常来这里沐浴治病，清政府驻藏大臣便在此地修了一个休息室。后来又在休息室侧面盖了一座较大宫殿，于是这里便成了夏天达赖办公和接见西藏僧俗官民的地方。以后历世达赖又不断对罗布林卡扩建，挖塘为湖，修建亭台楼阁，种植树木花草。1954年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又在北面新盖园林宫殿，遂成为目前的规模。

新宫富丽堂皇，幽雅别致，既有寺庙的宗教色彩，又有宫殿别墅的建筑格调。十四世达赖出走印度前，这里一直是他的避暑胜地，人称夏宫。

罗布林卡也是雪顿节的主要活动场地之一。每年雪顿节都有几台藏戏在这里演唱，拉萨等地藏民也都在这里搭帐篷过节，热闹非凡。

今年雪顿节的罗布林卡更是人山人海，把戏台的四周围得水泄不通。我原想在这里拍些藏戏场面和藏人物的相片，都无法进行，只好在夏宫外围转圈，抓拍人物特写。

8月13日 阴雨

昨夜一直下雨，直到清晨仍不停歇，这种天气在西藏高原实属少见。正好缩在房间里休息，把日记记清，给亲友寄些明信片……把这些积压的琐事办完后如释重负地睡个好觉。

醒来时顿觉精神大振，半个月来的劳累消失得无影无踪，晚饭也食欲大增。前几天也许连续“作战”，劳累过度，常常饿得周身无

力，但到餐馆时却全然没有胃口，每餐都像吃药一样，硬是强迫自己把一小碗饭咽下去。在西藏吃饭似乎只是为了维持生命，并无享受可言。

8月14日 晴

一觉醒来，已近8点。拉开窗帘，但见东方露出亮光，今天应该不再是阴天了吧？赶忙起身，不及盥洗，背起全套摄影器材，起步直奔布达拉宫东侧对面的药王山。这是早先选择好的拍摄布达拉宫的地点。

气喘吁吁地爬到药王山的中部，赶紧找好拍摄角度，安稳大三脚架，装上相机，东方却乌云密布，刚露出来的晨曦不见踪迹。布达拉宫似隐藏在薄薄的纱帐中，它四周的群山也因早晨炊烟的弥漫像蒙上一层轻纱。它的上空则阴霾密布，布达拉宫如酣睡初醒，如沐浴刚出。心想这也是布达拉宫的一个景像，于是先用哈苏机拍了几张，然后等待太阳出来。

一个多钟头过去了，整个天空还是阴沉沉的，看不到一点出太阳的希望。没有风，但天气却奇冷，手脚都冻得疼痛难忍。儿子等得不耐烦先回旅店了。想到刚才爬上这山的艰难状况，直觉不应该就

此罢休。西藏的天气千变万化,说不定刚走下山太阳就出来了,那将后悔终生。又想起自己立下的摄影座右铭:等待,等待,耐心地等待!于是在三脚架边就地踏步擦掌以取暖消磨时间。

果然苍天不负有心人,10时许,太阳羞羞涩涩地露出来。十多分钟过去,蓝天越露越多,白云也随着从后面山上不断奔向蓝天,布达拉宫脚下的炊烟袅袅上升。这时,一束阳光照射在布达拉宫最高处那鎏金的塔尖,发出灿烂四射的光芒,眼前的景象如火箭发射般激动人心。整座布达拉宫在运动,在升腾,仿佛听到上天在召唤:你这“普陀罗”,赶快到这天国来吧!我激动不已地不断按着快门,生怕漏掉瞬息变化着的每一幅美丽景象。直到天空已被成片的浓云遮挡,才依依不舍地走下药王山。

8月15日 晴

原来计划今天出发到阿里地区去,但因为给我们当向导的影协秘书长阿旺洛桑的女儿满周岁生日,他要轰轰烈烈地请各方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所以我们的行期也只好拖后一天。

刚满1周岁的小孩便要这般大动“干戈”,真是小题大做。据说这是大人借小孩生日,为自己取乐找借口,也乘机拉关系,买人情。没想到这陋习在拉萨也与内地一样风行。

8月16日 晴

哈,我们8点半准时出发往阿里啦!

帐篷、睡袋、气垫席、高压锅、开水壶、高压喷灯,3个装满备用汽油的110升铁桶,饼干、罐头、速食面、糌粑、风干牛肉、还有一腿风干羊肉、一大堆足够几个人吃一个月的食物。还有补轮胎的工具,路塌车陷时可自救的洋镐、洋锹等修路工具。整辆丰田越野车都装得满满的,没有一点空隙。

出拉萨,过曲水,沿着雅鲁藏布江河谷弯弯曲曲的柏油路向日喀则前进。这是通往尼泊尔的中尼公路,路道两边的山像是由没黏性的泥土混和沙石堆积起来的,只要一阵雨便会瘫痪成泥石流。江

水像酥油茶般混浊，又像群群野马向东方奔驰而去，直到藏东南拐个大弯后转入恒河流进印度洋。

中午抵日喀则，柏油马路也到此为止，以后的路便全是崎岖的沙石土路了。

过拉孜县到尼楚河，桥梁尚未建好，过河的车辆只能靠轮渡运载。因轮渡的拖板折断，待了一个多小时才渡过尼楚河。接着到昂仁的60公里全是不是路的路。原来沿尼楚河支流岸边修的公路大都被河水冲垮，车子只得在河床中的黑土与小石子上面辗转颠簸，极慢极慢地爬行。到达昂仁县时已是9时许，刚好晚霞光顾县城边的昂仁湖，今天首次开机拍摄。

晚住昂仁县招待所，藏式小平房。房中一溜藏式布置，还算可以。昂仁县城街道杂乱，不见一家营业的饭店，只好吃自备的速食面。

8月17日 晴

拍摄完昂仁湖的早霞，沿着切拉山西行，中午到21道班。道班是养路工人的住处，每隔10公里就有一个道班。道班里的建筑设施简单，一排小房子和围墙围起来的一个大停车场而已。在荒凉广漠的西藏大地，道班也是主要的人居点，它常常给长途旅客带来希望和温馨。

21道班有一小食堂和两间接待旅客的简陋而邋遢的平房，是这段路上惟一的食宿点。经营这食宿点的是两个来自安徽农村的青年，因为他们的叔父在阿里地区工作，所以得以在这里谋生。据小青年说，这里来往旅客不多，生意并不红火，他们的生活也很艰苦。这里一年12个月都天寒地冻，差不多几个月才勉强洗个澡，理发缝补衣服等都是自己料理。供应旅客的大米、肉类、蔬菜都是靠过路司机从拉萨、日喀则带来。看他们满身油污的打扮，真叫人感到世人过日子的艰难。

这条路是沿着喜马拉雅山北麓东西走向的219国道，经仲巴两天多一点时间便可到达阿里首府狮泉河。但因这段路缺少加油

站，而且要过两条河，目前雨季河水正高涨，所以一般到阿里的车都是在22道班折北，走一条一般地图都没有标出来的小道。

从22道班北上约30公里，路边有处温泉。几个泉眼每隔几秒钟便喷出三四米高的泉水。带硫磺味的水蒸气长年累月风化侵蚀着周围的石头，把奇形怪状的石头染成金黄色、乌黑色，从路上向下望去，很是醒目。

过了满是乱石子的打加错(湖)，大地就像一个大蒸笼，那一座座互不相连的山丘就如蒸笼里面放着一个一个馍馍、面包。车子在山间的野地里爬进。各个不同形状的山也都有各种不同的色彩，白、赭、淡黄、乌黑，如参加盛会的藏人，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在我们车子的两边跳舞。那不时变换的舞姿，那磅礴的气势，那奇形怪状的纹理，那浓厚如油画般的色彩，不时激起我们的拍摄激情，以至耽误了原先在措勤县城过夜的计划，只能在离县城35公里的措勤区住宿。也好，因为据说措勤县城是阿里路途中海拔最高的一个县城，在那里过夜常让人头昏脑痛，备受高山反应之苦，所以一般驾驶员都不大愿意在那里过夜。

措勤区，其实只是一排低矮的平顶土房子而已。几个男主人热情地接待我们，先让我们喝够了热乎乎的酥油茶，然后把我们安顿在土炕上睡觉。天气倒不太冷，只是那全是油污的被子，异味冲鼻。幸好自己带着睡袋，终能立刻抛开一天的疲惫，呼呼入睡。

8月18日 晴 早上有小雨

措劝藏语意为“大湖”，因县驻地东面约10公里处有个海拔4613公尺的“扎日南木错”咸水湖而得名。

大清早小雨淅沥，从措劝区赶到措劝县驻地时，还未完全停止。寒风刮得湖水波涛汹涌，使人恍惚置身大海边的感觉。

县驻地不外几排简陋的土垒平房，另有一间规模很小的奶油加工厂。周边都是成片翠绿的好牧场。嫩绿的草地、洁白的帐篷、两角扎着红绳子的牦牛、穿着藏袍忙于挤奶的藏女、留着女人辫子的憨厚小伙子，再加纯净透彻的空气，尽管阴天，仍然可以在相机的胶片上留下一幅幅澄明度极佳的作品。

找到县政府，为车子加满油，继续上路，朝着去改则的路线前进。

一路高原草地风光。山势平缓，山体圆钝，山与山之间的开阔距离，全是长满稀疏青草的草滩。路道也因之比较平坦，有的路段简直就如飞机场。有时几条路，甚至十几条路或平行或交叉，如网络般穿过山间，伸向天边。

天地出奇地静寂，除了车轮辗路的沙沙声和车子颠簸的震动声，其他声音一点也没有。

蓝天、白云、绿草地从车子两边掠过后，依然是蓝天、白云、绿草地。空间和距离好像已被大大地压缩了。眼见车子前方出现一座赤裸裸的山，再前进一个小时，这座山似乎依然不动地摆在面前，一点大小的变化都没有。

我们有目的，又似没有目的地前进，前进到天黑似乎就是目的。

如在太空游弋，又如在星球上飘逸，一切都似在虚无飘渺中，心灵的感觉慢慢地升华，慢慢地升华。

下午3点多经过洞错(湖)。这里是个三岔路口，向东穿越740余公里的藏北无人区到安多县，往西直到阿里首府狮泉河。

洞错(湖)风光壮丽，山色空蒙。西边吹来一阵阵的雨雾，就像

一张蓝灰色的半透明薄纱,把整个天地严严实实地遮住。前方的一条干涸河道,变成一条橘红色的织带平摊在天与地之间。好一幅抽象的色彩构成图案。刚把它拍进相机里,一阵急风带着冰雹猛地袭来,那冰雹竟有鸽蛋大小。幸好我戴着扎西送的毡帽,免受头破血流之苦。

赶忙把相机放进车内,又找块海棉垫挡住车前玻璃,以防玻璃被冰雹打碎,待到钻进车里,大家的外衣已湿得差不多了。

忽儿冰雹停止,阳光又普照大地,好个多变的阿里原野天气!

晚9点抵达改则县府址隆仁。夏天的阿里日照时间长,傍晚9点多天还亮堂堂的,一点云彩都没有,根本没有傍晚的感觉。

先到东面的油站加油,这是这一路惟一一个全开放加油的油站。油站只有两间房子,一间开发票,一间加油,但占地面积极大,从开发票的房子到加油处竟有几百公尺之距。车子先开到开票处。在车上颠簸十几个小时,我下车伸张疲倦的身子,顺手把三脚架和装着350mm镜头的莱卡R62相机拿下来,阿龙他们却驾车去

另一间房子加油了。

离下车的时间不到 15 分钟，刚才还是纯净瓦蓝的天空，突然云彩毕至，阳光从灼白转为昏黄，把原先洁白的云彩染成淡红、橘红的颜色。厉风越刮越猛，随心所欲地摆弄着云彩，使云彩在深蓝而透亮的天穹上不断变换着各种奇形怪状的形态和色彩。于是我眼前的大幕瞬息万变，浮现出一幅幅从未见过的绚丽天像。这才发觉犯了一个终生无法谅解自己的错误：竟然把其他相机和镜头都搁在车上。看看停在远处的车子，这错误看来是无法挽救了，只好利用手中的 135 相机和 350mm 长镜头，幸好还有三脚架，一面骂自己混蛋，一面就着狭小的片幅局部拍摄，一面又心痛失去一幅幅美丽的大场面天景相片。

隆仁乡很小，估计六七百人口而已。在东边一个四川人开的小饭店，也是这县城惟一的饭店吃过晚饭，住进县招待所，已是深夜 11 点半了。幸好有电，这在这一带是少见的。据说这里采用了先进的光电设备，充分利用太阳能发电。

改则是“世界屋脊”之巅，全县平均海拔 4700 公尺。

8 月 19 日 晴 时有雨霏

依然早 7 点摸黑出发，依然是昨天的地貌风光。过了盐湖直至巴措(湖)，景色才发生变化。

盐湖因产盐而名，这一带是盐碱地，银白色的盐碱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把绿色的草地点缀得更加美丽。远处峻峭的山峦裸露着清晰的赭色纹理。干果山前，枣红、雪白、乌黑的马匹慢条斯理地低头吃草，它们那飘逸的身材与笨钝的成群牦牛截然不同。盐湖边的一顶白色大帐篷及几个晒太阳的当地人使我明白，我们还生活在人间，还在地球上爬行。

快到巴措(湖)的十余公里路上布满坚硬的黑色石块，有一块石子竟硬扎到坚实敦厚的真空车胎上，弄出一个大窟窿来。只好在湖边停车换轮胎，同时也提醒我们，应该吃午餐了。

在草地上铺一张薄膜布当餐桌。午餐的食品倒还丰盛，饼干、

可以干吃的速食面、糌粑、风干羊腿、风干牛肉条，还有昨天的冷开水。风干羊腿和牛肉条是临出发时扎西次登送的，由生羊腿和生牛肉经日晒风吹成肉干，用小刀子刮出一块块生吃。羊腿肉味道倒可以，只是太硬很难啃得动，而那牛肉脂肪部分则根本无法下咽。

我真佩服藏族人，他（她）们带上一小袋糌粑、一小块酥油、一两块风干牛羊肉，便能解决十天半月在荒山野岭里生活的吃饭问题。

下午4点抵达革吉县。没有补胎的店，车子加油要县委办公室主任的批条。主任到狮泉河开会去了，最后找到县长，花了一番口

舌，制造了一个很合时宜的理由：我们是西藏自治区影协的，到阿里来拍相片为明年西藏自治区成立 30 周年庆典出画册云云。最后县长批了 50 公升 70 号汽油，每公升 5 元。据说油是从新疆运来的，既缺又贵。

过了革吉县，景象大不同，车子沿着狮泉河边弯弯曲曲的路道行进。狮泉河向西滚滚而去，河水清澈酣畅。河流两岸山岭陡峭峻伟，巉岩断壁，如刀似剑，棕赤色、古铜色的山体就如藏人的肤色，深沉、雄浑。河的南岸依稀长着丛丛红柳，河滩的水草间生长着一簇簇伞状小黄花，给这大地平添了不少生机。

一路下过几次小雨，雨前乌云滚滚，昏天黑地，雨后阳光灿烂，碧空万里。只有我们的车子印证着这天气的变幻，由于一路的污泥浊水，它已完完全全变成一部黄泥巴做的汽车了。

黄昏前又下了一阵小冰雹，半个小时后随着夕阳的出现，一道从未见过的彩虹从地平线伸向天空，它就像一条人间与天堂的通途，似在很远很远的前方，又似在我的眼前，召唤着我的心灵，使我忘了生死、荣辱、贫富、贵贱，心灵随着这五彩锦带向那无际的天穹腾升。

晚 10 点半，终于望见狮泉河镇依稀的灯光，当车子驶上狮泉河镇惟一的一条水泥马路时，阿旺洛桑大声说：“香港到啦！”

的确，这一路广漠的大地、荒凉的原野、赤裸的群山，人烟稀罕，生灵疏迹。地图上所标的 4 个县城，每个县城也不过几十间上房子和几间二层楼建筑，比沿海的小乡村还不如。最现代化的东西也不外是一个讯号接收塔之类的铁架。而地图上那些标着小句号的地方，也大都是只有几间土屋甚至几个大帐篷而已。眼下见到这水泥铺的宽阔街道，街道两边三层高现代化楼房上的玻璃窗透出的电灯光，和一些商店、酒吧门前频频眨眼的成排小红灯，正与内地人初到香港的感觉一样。

住进狮泉河宾馆。这宾馆是狮泉河镇占地面积最大的服务单位，二层楼建筑，房间相当多，也很宽敞。房中被褥干净，有电视机，也有浴盆卫生间，就是没有热水。

幸好过道里放着一个保温桶里还有点温水，盛了几面盆，也不管天气寒冷，胡乱把4天来积聚的满身污垢洗擦一番，换掉全是尘土的内衣，顿觉浑身轻松舒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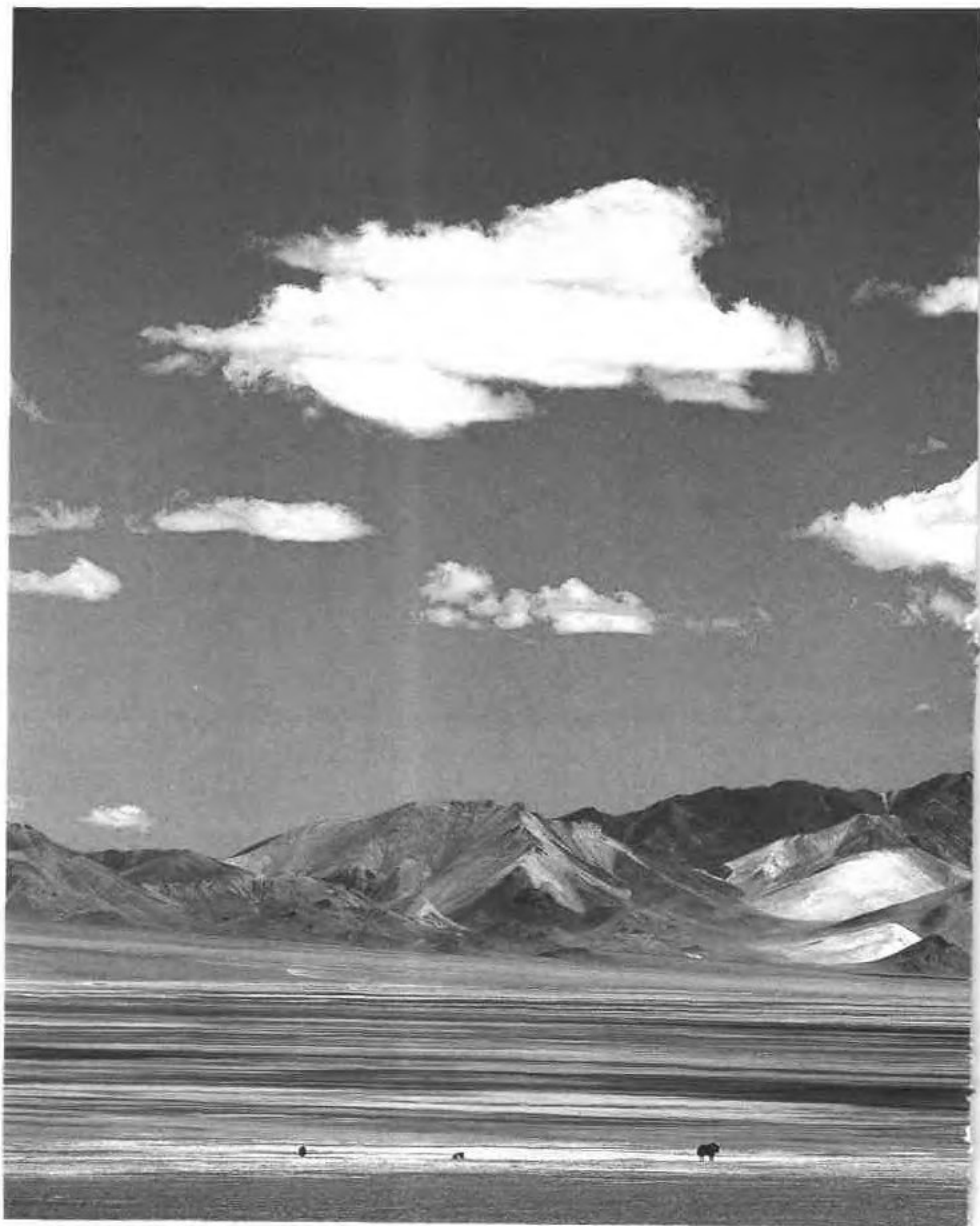
夜12点正电灯熄灭，钻进舒适的被窝里却一点睡意都没有。脑子里翻滚着几天来的经历，索性点支蜡烛把它记录下来。

鲁迅说，路是人走出来的，我觉得阿里地区的路是车子走出来的。往狮泉河的道路地图上标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实际行驶起来却是另外一回事。除了进入狮泉河镇路口有一块限速30公里的标准路牌外，整个近千公里的阿里路上见不到一块路牌、路桩，以及类似的指示标记，指引前进的就是以前车子走过时留下的轮胎印迹。很多较平坦的地方，车子辗出来的印迹有几条几十条之多，或并排、或交叉，就如一张撒在地上的网。你只要选择最新鲜的轮印行驶，绝对对路，也不会有其他危险。整条路上见不到一个警察，你尽管放心地开车前进，就算超速，抢道超车，人货混载等违规驾驶行为，也绝对不会遇到麻烦。但如果想另辟新途，独创一路，那就会有陷入泥泞沼地的危险。

路上行人稀少，车辆也很少。约略估计一下，除了4个县址不算，这一路遇到的人不会多于50个，车辆也不外几十辆而已。有三辆从安多开来的东风牌大货车，车斗上挤满藏民，那是从藏北那曲地区专程来转神山拜圣湖的虔诚朝圣者。

除了县址有人工种植的少量幼小树木，整个阿里大地，见不到一棵树、一丛像样的灌木。只有狮泉河边长着些一人高的红柳，这些沙漠里特有的植物，以其耐寒耐旱而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坚韧生长下来。它们的根可伸长到很深很深的地下吸收水分，赖以生存。

狮泉河边的红柳要比头年在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见到的要翠绿得多，大概成长年分不长，且靠河边水分充足之故。据说狮泉河镇原来是一片荒凉的红柳滩，1965年建镇时红柳是这里惟一的燃料。人们用拖拉机牵引着把红柳的根从深深的地下拔起，晒干用之煮饭、取暖。后改用原油燃料，现在采用太阳能。



这里的动物并不多见，偶尔遇到的几只山羊，几只野驴，见到我们便拼命奔跑。常有一两只野兔或肥胖胖、黄油油的大老鼠从车前横路而过，像是故意与我们戏耍，兔子的眼睛到了夜晚会发红，就如两颗相思豆，挺可爱的。

天上偶尔可见小鸟飞过，但它们不敢惊醒宁静的大地。只有守在死驴死马尸骸边的一两只乌鸦，恬不知耻地管自鼓噪。

每几十公里可见到一两顶散落在荒野中的黑色帐篷，这是阿里人的住居。帐篷边总会有一群牦牛或绵羊。牧民们的孩子会拼命地跑到路边与我们招手，而他们家凶猛的牧羊犬却狠命地跟着车子跑，如钉子般犀利的牙齿硬是要把车轮咬下一块才肯罢休。

措勤县址建子河边的大草滩上，从河岸上居高临下俯视，一片嫩绿的草地。

改则县址建于一片大草原上，比较繁华，是三个县中惟一有电源、惟一开放卖油的县。

革吉坐落于一座黄上山岗的南边，四周全是黄泥赤土，是最小的县。

这4天行程都是早7点开车，晚10点抵达，十二时才入睡。早餐一包速食面，晚餐包半速食面，午餐除头两天外，也都是速食面干啃（没饮料），外加饼干糌粑而已。

此时正值雨季。所谓雨季其实也不外每天在每一小块地方有那么一小阵细雨或冰雹而已，一般持续不会超过半小时，并非如人们形容的那么干燥、寒冷。早晚穿一件毛线衣，一件羊毛背心、外加夹层棉茄克外套已能御寒。但中午太阳热辣辣的，紫外线极为强烈，不戴眼镜在露天中张眼甚觉难受，但

在车中因隔着一层玻璃无妨。在拉萨时嘴角下唇裂的状况,到了狮泉河时反而消失了。

8月20日 晴

狮泉河镇海拔 4300 公尺,是阿里地委、行署的机关驻地,也是噶尔县府的驻地。如十字架形状的水泥马路贯穿全镇。“十字架”的头顶向西,是阿里地委和军区所在地,尾部向东是拉萨的方向。两座对峙的山岭就像两位张牙舞爪的掌门神,守卫着狮泉河的东大门。山岭上岩石的纹理就如劈开的木柴,清晰严峻,惹人爱也使人惧。

南面是往普兰县的方向,一座座雪山排列着逶迤向西。山岭的下半部呈深灰色,上半部则是白雪皑皑,寒光闪闪,如一条锋利的锯片,如一道天然长城,守卫着狮泉河的西南边。

北面是新藏公路的起点,从这里北上直达新疆叶城。起点处岔路口上有一个圆形水泥高台,台上屹立着一座青色花岗岩雕刻的狮子塑像。这狮子高大雄伟,仰首向东,象征着阿里人民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顽强地生存,奋斗,向前发展的不屈不挠精神。

大街两边成排的楼房,除了政府机构外,百货商场、小杂货店、餐馆、小食店、酒吧、咖啡屋、卡拉 OK 舞厅、戏院、录像厅、烈士陵园……除了缺个公园外,作为城镇的设施,狮泉河应有尽有。

南面桥边的农贸市场,新疆人的摊档上摆满哈密瓜、西瓜、苹果、包菜、大蒜、洋葱。市场的外围却全是桌球台。

百货公司的门前,一大群闲散的青年边抽烟边高谈阔论,小孩子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嬉戏。商店里喇叭传出《涛声依旧》的歌声,那轻快的节奏使人忘了这里是西藏的最西部,世界屋脊的脊顶,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

阿里地区各县之间没有公共汽车来往,人们的交往除步行、骑马外只有靠自用车。有个约定俗成的惯例,不管谁家的车出发,只要车上有空座位,客人都可搭乘,但都得付车费。从狮泉河镇到拉萨,大货车每位 350 元,进口小车每位 500 元。

邮政车每月通一次，所以邮寄速度极慢，阿里人只能看到3个月前的报纸。电报、直拨电话如内地，电话线路极少，打拉萨的电话往往要拨很多次才能打通。

每晚发电至12点，星期六晚延长半小时，电视机可以收到好几个电视台的节目。

今天是农历八月十六，正在花好月圆的中秋佳节期内。吃完晚饭马上到东边拍升起的月亮。从未见过这么大这么圆的月亮，也从未见过这么明亮的月亮。那亮光照得大地如同白昼，远处的群山、近处的路道都清晰可见，月亮光的投影也特别明显。一次性曝光可把天地、月亮都明明白白地表现在胶卷上。

8月21日 晴 时有小雨

阿里地区公安处刑警队长噶尔玛是西藏自治区摄影家协会的优秀会员，正好他这段时间有空又“拍”瘾大发，便陪我们到各处拍摄。有了这样一位地主带队，我们的心里踏实多了。他自然成为我们的向导和指挥者。

按噶尔玛的安排，今天往日土县。

日土在狮泉河镇北面，海拔4250公尺，县府址德汝距狮泉河镇117公里。沿藏新线北上，车行3个多小时可以抵达。德汝规模与革吉差不多，几栋简陋房屋，背靠北面的是一座雪山。

日土县最负盛名的地方是班公湖。班公湖是个狭长的湖泊，长度约150公里，有百余公里在我国境内，另几十公里在克什米尔地区，宽度却只有2~5公里，最窄的口子据说只有5米。奇怪的是同一湖水质却不相同，处中国境内的湖水是淡水，但在克什米尔境内的水却又咸又臭，非但人畜不能饮用，鱼虾也生长不了。

班公湖不但盛产鱼类，湖中的3个岛屿还是有名的鸟岛。据说每年6月，印度洋的海鸥、斑头雁等鸟类都会成群飞来岛上下蛋孵卵，于是这3个岛全被鸟群所占据。阿旺洛桑前年来过这里，他说，一登上岛屿，成群的鸟儿便铺天盖地地直扑过来，使你不知所措。相机和头都滴满鸟粪，待要移步，脚又踩到了鸟蛋。有些小鸟还刚

刚从蛋壳里伸出头来,煞是有趣。

班公湖距德汝十几二十公里。噶尔玛向日土县县长借了一条铁壳船,我们用手划到距岸最近的一个岛上,但除了乱石滩和依稀几丛小黄花外,岛上全不见鸟儿的踪迹。原来候鸟极遵守时间,过了6月份,7月一到便又飞回印度洋。此刻已是8月下旬了,鸟儿怎有耐心等我们呢。

只好打消在岛上搭帐篷过夜的念头,折经德汝到日土宗。

宗是以前西藏地方政府对县的称呼。日土宗就是前日上县的旧址,建在新县址德汝以西十余公里的一处小山上。像布达拉宫一样,一层层的屋子依山错落,屋子都是用小石子垒砌而成,但经多年战乱,以及年久失修,大都已成废墟。除山上尚有两间完好的红墙寺庙外,其他的断垣残壁也只能依稀可见。从整体看来,旺盛时期的规模不亚于布达拉宫。山坡极为陡峭,但小石子所砌成的墙壁却垂直工整,可见当时的建筑水准已很高。

边爬山边喘气,走几步停歇一下,好不容易爬到山顶。山的东面一座白净的佛塔崭新完好,与西边不远的庙寺金顶相对。金顶正中立着一个镀金法轮。法轮两边是对称的两只金鹿。在阳光的照耀下,法轮和金鹿都发出闪闪金光,把远处一座如屏障的深褐色山岩衬托得更加庄严雄伟。

日土宗的四周是大片平滩,还有不少水塘,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从平滩上缓缓流过。平滩上除长满绿油油的青草外,还种植着大片大片的青稞。这片肥沃的土地不但养育了山脚下近百户的藏民,还有余粮供应狮泉河。这样大的种植面积,在海拔4500公尺的阿里高原实属罕见,就是在西藏其他地方,也不多见。

8月22日 晴

抵狮泉河镇第二天中午,噶尔玛在一个较有模样的餐馆盛情宴请我们。不料当天晚上我开始肚痛拉稀。昨晚在日土县招待所竟然拉了七八次,幸好电灯通宵达旦,省去不少麻烦。家乡带来的所有肠胃药物都不能奏效,上午回狮泉河镇的路上又拉了三次,以至

没有心情去欣赏路上的旧石器时期的壁画了。

回到狮泉河，噶尔玛立刻到家中取来少许绿豆大的藏药，说是每次只能吃一小粒。据说藏药的用料和制作过程全都古古怪怪，有些很难用科学解释。我半信半疑地吃进一小粒。哈！这没有包装其貌不扬的小黑丹还真灵，半小时后下斗门立马停止外泻。晚上又吃了一粒。竟然平安无事了。

现代大吹大擂的一大堆中西成药，竟然不如两粒仁丹大的黑色藏药丸，岂非咄咄怪事。

8月23日 大晴天 晚小雨

从狮泉河到扎达县有两条路。新开的路约380公里，原先的路279公里。据噶尔玛说，原先的路比较难走，但尚可通行，为着省却这近百公里的路途，大家决定抄近路。

这不到300公里的路程竟然花了8个半小时才走完。我们被颠簸得骨架子都快散了，这是我所遇到的路况最差的一程路。

先是在一条傍雪山的河边草滩间的土路上行驶，接着翻过两座高大如大笨象般雍肿的大山，再在遍地黄土的低洼河谷间行驶40多公里，便到了象泉河边。

这四五十公里的黄土地便是闻名的扎达土林。干涸的小河道两边是年久风化了的黄色断土层，远古年代地壳的变动使这片黄土地变成各种奇形怪状的土林，如形状独特的古堡，如成片的高楼大厦。随着太阳光的照射，这土林变换着金黄、橘红、棕赤、褐黑等颜色。那壮观的场面令人目不暇接，赞美之情油然而生。

从象泉河的北岸可望见对岸的扎达县城，但还必须绕行几公里从东面河谷的最狭窄处经过一道小桥，才能到达。县城建在南岸边一大片土坡上，背后是连绵的泥土岗，赤地千里，一点植被都没有。

土坡由灰沙子、黄泥和鹅卵石构成。由于象泉河水的不断冲刷侵蚀，河岸已成垂直的陡峭悬崖，高达七八十米。向下望，松散的悬崖壁布满一粒粒的小石子。这些小石子正断断续续，不停地向河谷

掉落,发出嘀嘀嗒嗒的碰击声。河床中乳黄色混浊的河水哗啦啦地向西流去,似乎在诉说着这地壳变迁的历史,又像在警告人们,迟早它会把这扎达县城吃掉。

看看脚底下不断活动着的深邃河岸,不禁为扎达县城的安危担忧。不觉双腿发抖,心有余悸。

扎达县面积 24600 多平方公里,人口只有 5000 余人。县址托林不过 600 余人,而机关干部就有 400 多人。

这里的确太偏僻了。只有县招待所和武警招待所两个住宿点,

两所合起来也不外几十个简陋的床位。只有一个私人开的小杂货店，早晚才营业，另外武警招待所旁边有个小食店，晚间才开业，除面汤外，其他饭菜全无，食客也寥寥无几。我想这里除了探险者、摄影家、艺术家，其他旅客可能很少问津。

傍晚下了一场不小的雨，这雨竟一直下到深夜还不停歇。这样的雨天实属少见，这些天来下雨都不超过半个小时。这里的气温也明显升高。可见这里的气候有独特之处。一了解，托林乡海拔只有 3800 多公尺。据说整个阿里地区就扎达县气候最好，农牧业比较发达，人也比较富裕。

电灯 9 点开亮至 12 点。水龙头流出的是浑浊的黄水，只好用洗脸盆在屋檐下接些雨水嗽个口擦下脸完事。

8 月 24 日 早阴雨转晴天

全扎达县共有寺庙 46 个，目前被文物部门认可的 28 个。不少寺庙都已残破不堪，惟有规模最大的托林寺基本完好无损。

托林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寺中的壁画。壁画的内容大都是佛教故事。从画幅的巨大、构图的严谨、表现手法的独到，到色彩的饱和及颜料的贵重都是令人惊叹的。另外寺里供奉的一对鹿角和一

块乌黑油亮的坚硬石头也是稀世之物。这对大鹿角拱起的圆形直径竟有 1.2 米,而黑石块上有一个天然的如真人踩上去的脚印。

寺庙众多说明以前这里佛教文化曾高度发达,而象泉河谷地里的高大树木却说明以前这里的富庶。

自 16 日从日喀则开始到昨天抵达托林乡,除在离托林乡 20 余公里的河谷中见到两棵不大不小的树外,未见一棵像样的树木。县址街道机关里也有些树木,但都是人工种植的,都很矮小。而在象泉河谷靠近岸边一片干涸的河床上,却奇迹般地生长着百余棵几丈高的大树。这片树林是以前扎达县兴旺、繁荣的佐证。

原来千百年前这里海拔较低,气候温和,农牧业发达,人畜兴旺。随着地壳的不断隆起,海拔越来越高,气候越来越冷,降雨量逐年减少,人们为求生不断向低海拔的地方迁徙。于是这扎达县越来越荒芜了。

今早遇到的一件事可见这里偏僻到什么地步。

扎达县址遍布大大小小的佛塔,这些形状各异的佛塔给远处成片的土林平添了不少神秘的色彩,让人回味着扎达很多久远的历史传说。上午在这些佛塔间漫步徘徊,边寻找心灵的感觉,边追溯着这片土地的种种神奇故事。

正全神贯注地对着一个大佛塔聚焦拍摄,忽然身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你们从哪里来的?”

“从广东来。”我只专心于取景器。

“来这里干什么?”声调提高了。

“拍照片。”我仍然没有回头。

“有没有向县上讲?”语气又加重了。

我心中顿觉奇怪，拍风景相片要到县上讲，这可是第一回听到。

本能地回头，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男子，长相还算斯文。我尽量平静地向他说明，我们是应西藏自治区摄影家协会邀请来的，阿里公安处刑警队噶尔玛队长已与县长联系了，他才勉勉强强地走开了。

中午向噶尔玛一说，他说那就是扎达县长。

哈！一县父母官既管批给汽车油料，还要亲自查问游客，这里可管理的事也太少了。

8月25日 晴

人说到阿里不到古格等于没到阿里。可见古格在阿里地位的显要。

古格王宫遗址在扎达县城西面20公里处的扎比让村。这里是600多年前盛极象雄、统治阿里三围的古格王国皇宫所在地。古格王朝鼎盛300余年，称霸阿里。300多年前这里曾发生过一场导致王朝彻底灭亡的残酷大战，数千战士死于非命。留下很多令人费解的历史之谜和神秘故事。

古格王宫遗留下的壁画大都完好无损，绘画艺术自成一派，令中外艺术家目瞪口呆。

古格王宫周围奇特的地貌、气势磅礴的土林、千变万化的天气，时时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使摄影家、美术家创作出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因此，古格让很多艺术家、史学家、音乐家、摄影家、探险家、旅行者怦然心动，趋之若鹜。

古格王宫遗址目前已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个王宫及靠近它的扎比让村都已筑起一道围墙保护起来。进出围墙只有一个大门，平时大门紧锁，锁匙掌握在村长手里。入门要购门票，外国人一票120元，据说这一项一年可收入40000多元。

进入王宫遗址的大门则上了双重锁头，县文化局和遗址看门

人各执一把锁匙，需两方面的人同时到来才能把门打开。也就是说，要进入王宫遗址参观必先征得扎达县文化局的同意并派人陪同。否则，只能走很远的一段路，翻过两座山岗从远处望梅止渴。

由于噶尔玛在这里人缘好，县长不但答应支持我们 100 公升汽油，还特意指示文化局派人陪我们到扎比让村去。

据说 20 公里的路程要走一个钟头。我们不敢怠慢，早 6 点便从托林乡出发。果然路道极为坎坷，时有断裂、坑坑洼洼，还有长距离的泥泞之路，以至常常要绕很多冤枉道，直至 7 点多才到达围墙边。

天还黑呼呼的，大门紧闭，几次呼叫均无应答。幸好文化局的人路熟，于是把车停在门边，绕另一小道，急急忙忙地走了 20 余分钟，到达王宫对面的山坡上，立马摆好三脚架，装上相机，等待曙光初露，把刚刚醒来的王宫外貌收入相机里。

脚下是一条深几十米的山谷，四周全是陡峻而赤裸的黄土林，只有狭长的谷底地带长着些青草，几匹马儿在草地低头觅食。

跨过这断裂山谷，横对面是一长排几乎呈垂直状的高耸山岗，古格王国的宫殿就建在这高山的山脊顶端，犹如天上楼阁。

山岗的东面，从山脚下到半山腰全是山洞和小房屋的残址。一

条如梯小道从北面山脚弯弯曲曲斜上山顶。山脚下可见 4 个小寺庙和两个佛塔，它们那赭红的颜色把这金黄山岗点缀得更加壮丽。

据文化局的人介绍，这黄土山岗高 360 米，全山大小共 879 个山洞、445 个房间，有六座寺庙。这规模不亚于布达拉宫，比布达拉宫更加雄伟，更加神秘莫测。

半山腰有一长方形、用石头砌成的厚实建筑物。这建筑物与整个山岗所有建筑的风格截然不同，既非住所，也不是指挥台。那石墙厚达两米多，侧着看好像一座建了一半的小城楼，从山上俯视只能算个目字形的建筑。那来势若再垂直向上便与山顶宫殿为邻。原来这是用来攻克山上皇宫的台基。据说因皇宫地势险要，敌人几方进攻无法上山，于是建此台基，拟直筑造至山顶，目的在攻占王宫，生擒国王。

在古格遗址看门人普布的带领下，我们沿着梯形山道拾级登上山顶，怀着激动、好奇的心情，逐个参观了寺庙、山洞。

寺庙及山洞里的壁画基本完好，但泥塑佛像大都已支离破碎。有一两个寺庙里幸存的几尊塑像，不是缺了脑袋便是断了手脚。据说是“文化大革命”所赐。

这“文化大革命”也真绝的，连古格遗址这么偏远的地方都不放过，真正是史无前例了。

古格的壁画，色泽浓艳庄重，给人富丽堂皇的感觉。内容除佛教活动外，也有表现国王日常生活以及节日庆典场面的，反映劳动人民日常劳动与生活的。还有很多抽象的、具有立体感的人物图像，用笔精致，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这些画历经六七百年仍然光彩夺目，可见当年用料的考究，绘画艺术精湛的程度，真令我们赞叹不已。

更令我们喜出望外、于心中庆幸再庆幸的是，文化局的旺拉、看门人普布竟不制止我们对壁画的拍摄。事前我们曾被告知，只许参观不许拍摄。据文管局规定，拍摄每一幅壁画，内宾交人民币 6000 元，外宾要 20000 元，而且必须提前向阿里地区文物管理局提

出书面申请,申请书必须详细指定要拍摄哪一幅壁画,然后按文管局的批准交费,由文管局派人监督拍摄。

因为根本没有准备,只带了个傻瓜机,但还是拼命地拍了4个135胶卷。是逆反心理的促使呢,还是为了报答旺拉他们的网开一面?

从山脚登三分之二的路程,便进入山中坑道,剩下距山上王宫的三分之一路,便必须在这山中开凿出来的坑道中向上攀登了。右边坑道壁上,不时有凿开的孔洞,用作通风透光,也用作向外观察。把头伸出窗口向下观看,外面全是悬崖峭壁、万丈深渊。

国王的宫殿有两个。夏宫坐南向北,建在山顶的一小片长方形平台上,冬宫则建于山下深处,有一条几乎垂直的隧道从山顶直通地下宫殿。宫殿里人们的饮用水是由山底部吸取的地下水,由这隧道直送上来的。

夏宫除国王的起居室外,有会客室,还有百余平方米的会议厅,另外还有各种储藏室和库房。大臣们的住房则大都建于山底洞穴中。夏宫下面的山中,上下左右几乎全是洞穴和连通的坑道。

从夏宫往下望,四周全是垂直的悬崖绝壁,人根本没法爬上来。惟西面有一处坡度较缓和,但估计也在70度的斜度。只见该处有几个山洞,里面全放满拳头大的石子。旺拉说,这些山洞就是当年的弹药库,石子就是武器子弹,用于打砸那些从这里爬上来的敌人。

在国王起居室的两个库房里,旺拉在地上挖出一大堆花生般大的黑色东西,说这是当年国王用作燃料的羊粪。这么大的羊粪便,现今已很难见到了,可能几百年前的羊要比现在大得多。

除了爬上来的路道外,据说另有一条暗道从王宫底下山的内部直到山脚下的一个出口,再也没有其他的通道可以到达山顶的夏宫了。

山岗的南部,原来有一如鱼脊背般的山岭可连通另一个山岗。但这一鱼脊背状土岗,明显地被人为地切断了。大概国王为防止敌人从这“鱼脊背”上打到夏宫,而命人把这一处的路切断了。

围绕整个王宫的巧妙绝伦的防御设置，足见当时人们充分利用天然地形的聪明才智。近千年前在设备、材料都匮乏的情况下，建造这么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其付出的人力、设计者的智慧，不言而喻了。

在山下一个寺庙的墙上，有一幅整座王宫遗址的平面图，也是古人绘制的。我想，就是现代人，要把这么复杂的布局画成图案，也要花很大的力气啊！

到处都能捡到当年战士所穿盔甲的碎片。

我爬到夏宫旁最高的土岗上，四周全是一个个楼宇般的黄土

岗。上岗之间的谷地是乱石沙滩。脚下的万丈深渊让人心中发怵。阵阵凉风从身边吹过，似要赶走灼人的阳光。望望近处的王宫，眼前浮现出 400 年前导致古格王国崩溃的大战场面。

侵略者拉达克人遍布山下大地，他们如狼似虎地直扑山上，到处旌旗摇舞，蹄烟飞腾。人吼叫，马嘶鸣，搏击声、咒骂声、怒吼声、呻吟声充斥大地。

人，人，到处都是被占有欲刺激得近乎发疯的人。

死尸，死尸，遍地布满为保卫自己的疆土而惨遭杀戮的死尸。

国王和随从就站在我此刻所在的位置，眼看属下战上的牺牲而痛心疾首，目睹敌人之凶猛残忍而愤然无比。国王坚信自己所精心构筑的天堑阵地牢不可破，虽兵临城下而岿然不动。

后来敌人开始在山腰砌石建造台基，以图直逼夏宫。国王见状，自知大势已去，劫数难逃，又不忍心再让臣民生灵涂炭，终于冒死请降。

固若金汤的王宫终于失陷，盛极一时、统治阿里三围近 700 年的古格王朝也因最后一任国王的人头落地而告灭亡。

据说古格先王与拉达克首领是亲兄弟，同是落难王孙吉德尼玛衮之子。吉德尼玛衮是末代赞普沃松嫡孙贝考赞之子。贝考赞在江孜被奴隶军杀死。吉德尼玛衮逃到阿里西部人赞当地土王为婿，继承了王位并兼并了阿里地区，封他的三个儿子掌管三大地域，即雪山围绕的普兰、岩石围绕的扎达和湖泊围绕的拉达克，俗称三围。拉达克就是现在的克什米尔地区。

贪婪代替了情谊，骨肉变成仇敌。

战争、征服、统一、治理、建设，费尽心机，苦苦经营，忙碌了七百余年的一代王朝，今天不外乎成了游客眼前的一片残垣断壁，种种的传说和故事也不外乎作为后人茶余酒后的资料，就算近在咫尺的扎比让村也无非每年增加点门票收入而已。当年开天劈地的吉德尼玛衮假如能预知今天的这种状况，又将若之何呢？

带着怀古、兴叹以及种种联想的心境，依依不舍地离开王宫遗址，已是下午 3 点多了。

在看门人的小屋中燃起汽油喷灯，烧些开水喝酥油茶和吃速熟面。旺拉忽然提出要带我们去参观千尸洞。

在拉萨时便听人绘声绘色地介绍古格千尸洞如何地刺激，令我毛骨悚然又一心向往。到扎达后一打听，说是已关闭保密，不让人参观了。听了旺拉的宣布，真是喜出望外。

千尸洞在王宫北面的一条谷地中。从山脚半坡沿着羊肠小道走进谷地南面，在一片垂直悬崖的半腰，见离我们站立的地方约2米高的悬崖壁上有一个刚好容一人进入的山洞，这就是千尸洞，离山谷底部10余米。

大家轮流扶托着爬上洞口。我是第三轮才爬上去的。刚攀上洞口，一股怪异的臭味立即扑鼻而来。洞口直径约1.2米，必须弯着腰才能进入。

好一个吓人的场面，只见地上除了横七竖八的几根白骨外，洞中到处可见带着干瘪皮肤的脚掌、手掌、整块的胸骨、成条的或半截的脊椎骨，还有破碎的麻布片、零乱的皮毛块。看着这齷齪恐怖的场面，嗅着充斥洞中的怪异臭味，顿时心跳加剧，心脏怦怦作响，浑身颤抖。看看洞深处还有另一个黑乎乎的洞口，竟然双脚发软，想却步不前了。

后来自己又鼓起勇气，勉励自己：千里迢迢，历经艰险，好不容易来到这里，幸运地来到这一般人想进都找不到门的洞口，却想打退堂鼓，不行。男子汉大丈夫，怕什么！于是壮着胆，踏着支离破碎的尸骨深入第二个洞口。这洞中之洞虽然黑乎乎的，但凭感觉比第一个洞宽阔得多。洞里横七竖八，互相重叠着一具具的死尸，露出条条皮包骨的干瘪手臂、脚腿。咬紧牙关壮起胆量，拿起一只手掌，摸摸那皮肤尚有弹性，手关节尚可活动。奇怪的是满洞的尸体没有一个有脑袋的。

据旺拉介绍，整个山洞放着近千具尸体。当年拉达克人攻占了古格王国，杀了古格人后把首级割下来，带回拉达克去领赏，剩下这些没有脑袋的尸体全堆到山洞中。这里气候相当干燥，高原本身已缺氧，山洞中空气更加稀薄，而且尸体大量叠压，减少空间，所以

这些尸体慢慢地干瘪成为干尸，不至腐烂。据说，原来洞中一点异味都没有，几年前来了一队研究医学的人员，带着器具在洞里折腾了一整天，从此这洞里就有了这奇异的臭味。大概因为大幅度翻动尸体，增加外面空气流入，以致部分尸体变质之故。

思路被这吓人的场面搅僵了，不知所措地用傻瓜机朝散乱的地面胡乱拍了几张相片，赶紧溜出洞外。

自此那异味一直在鼻孔残留，那恐怖的场面不时在眼前浮现。

以前，在小说里看到不少描写战争的残酷场面，在电影里看到大量人类互相残杀的镜头，却不如今天参观这干尸洞的感受那么直接和深刻。人啊人，你们为什么要挑起战争，互相杀戮？这干尸洞的惨况是战争的最好说明。也许这干尸洞就是吉德尼玛衮留给后人的最好礼物。

8月26日 晴 有小雨

离扎达县城 20 余公里的地方，是遐迩闻名的扎达土林最精彩的部分。那土林山岭陡峭险峻、奇形怪状、连绵不断，如一排排穿黄袍的天兵天将，排列在河谷两边，极为壮观。这正是理想的创作点：

早上 6 点动身，天还未亮，赶到峡谷去正好拍早霞。刚到第一条河道，发现水位猛涨，水势汹涌澎湃，用石头掷入水中试探，那水深足有米余。满天黑压压的大片乌云，似马上要下雨，只好打道回扎达县城。

午后决定转小道往普兰。据说，可少走 40 公里，而且这一路景色更加壮观，更加原始，也许可拍到更称心的作品。动身时已是下午 3 点多，反正走到景象好的地方便安营扎寨，既可拍黄昏，第二天又可拍早霞。

第一条河道水位已退了些，汽车加大马力冲了过去。向右拐往普兰方向的便道，走不上百米便无法再向前了。那根本不是路，但见一片布满斗大石头的、宽阔的沙砾河床上长着半人高的荆棘，枝

硬刺利，如刀似剑。泥土被水冲成一条条深浅不一的沟壑，横在车子的前方。汽车挂上加力器，如坦克般拼命喘息爬了百余公尺，荆棘把车子扎得咯咯作响，方向盘也不听使唤了，只好停在沙滩中一片较平坦的地方。几个人分头寻找出路，却怎

么也找不到，只好折回原路。

上大路不久，觉得发动机的声音不对头，一看温度计的指针已到了危险的位置。停车检查，水箱的水已没有了。不对，才跑了30000多公里的新车，临出发来西藏时特意更换了防冻液，怎么会漏水呢？原来水箱的冷却管断了四条，估计是被刚才的荆棘弄断的。

水箱断水是绝对不能行车的，天也已近黑。怎么办？找块肥皂，与破布、香烟过滤咀的纤维放在一起搅成泥巴，粘在破漏的地方，居然不漏了。这时已是晚上10点，天下着毛毛小雨。对面开过来一辆货车，司机说，前面雪山昨夜下了大雪，据此看来，雪山融化肯定使河水暴涨，若再折回扎达过夜，明天可能又过不了河。而且，在扎达县城也不一定找到补水箱的工具，大家顾不得饿得咕咕作响的肚子，决定前进，找个合适的地点，搭帐篷过夜。

孰料作出决定后还不到10分钟，一场灾难发生了。

车子前进不到两公里，面前出现满是滚滚黄泥水的大片河道。几天前我们经过这里时只是干涸平坦的河床呀，就因为凭着这感觉，所以放大胆子，挂上加力器，开足马力向混浊的泥水中冲去，没有一个人提出停止的意见。前进百余米，扑通一声，整个车头插入水中，发动机陡然熄火，虽然车灯还亮着，却再也发动不起来了。转瞬间，冰冷的河水浸到我的脚掌。来不及再考虑了，一声撤，马上从后排门下车。首先想到的是胶卷、相机，几个人紧张而镇定地趟百余米宽的滚滚洪水，逐次把行李搬到河沿较高的地段。几乎

没有河岸可言，靠近河是连绵不断几十公尺高的悬崖。

偏偏这时雨起劲地下个不停，天空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偶尔一闪的雷电映出天地的影子。好在带了3支手电筒，虽然在这空旷的野地里显得电光微弱，但也还起着指引方向的作用。不然，谁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雨越下越大，河水冰冷刺骨，河里的小石子把脚板扎得疼痛难受，除了我留在岸边看住行李并作为固定集合点，其他人来回好几次才把车上的所有东西搬上来。没有人埋怨，没有人叫苦，只有雨点的沙沙声和河水的哗哗声。

就在湿透的沙石地上，找个高点立马搭起帐篷，花了大把气力把气垫褥弄好，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总算把“住所”弄妥，已是深夜12点半了。点起一截蜡烛，就着矿泉水和些许饼干屑算完成了晚餐。外面的雨下得更大，帐篷四周淌着水直流至地下雨布上，睡袋和大衣等物都湿漉漉、冷冰冰的。然而，周身的酸痛和疲劳使我顾不上这些，惟躺下伸直身子是最大的享受。

雨猖狂地下，河水继续奔腾咆哮，不时把土坎冲垮，发出“扑

通”一声巨响，就如砸在我的心坎上。水是否还在上涨？会不会把汽车冲走？明天怎么办？汽车能否修好运行？这一带方圆 300 公里可是连个小修理点也没有啊！傍晚时遇到的那一队印度驮夫，现在在哪里？他们的马背上全是主人的货物，只有极简单的行李，他们肯定是全身淋透，冻得半死了；几小时前碰到的两个坐在一辆东风牌货车敞篷车厢的广州影友肯定过不了接近扎达县城的那道河，听说他们的衣物已在两天前淋湿了，今晚他们是怎么度过的？我们此刻尚能躺在帐篷中避雨，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今晚怎么度过？……带着这些问号迷迷糊糊地入睡。

8 月 27 日 晴

醒来第一个动作是马上拉开作为帐篷门的拉链，见汽车还在原地，放了心。河水略退，车头则陷得更深。雨已停，河中深褐色泥浆水却依然滚滚奔流，既不能饮用，也不能洗涮，用不锈钢口杯舀上一杯静置半小时，竟有五分之一泥沙。只好省去刷牙洗脸，每人干咽一包速食面，分喝几口剩下的惟一一瓶矿泉水。儿子踏着满是石砾的沙路到十几公里的扎达县城去找拖拉机救援，我们留在原地，把昨夜湿透的衣服拿出来晾干。

拍了几
张车子陷进
河里的相
片。我们的
两面是陡峭
的悬崖绝
壁，连绵不
断如两侧长
城夹住这
200 余米宽
的河道平
滩，棕黄色

的洪水就在这狭长走廊里滔滔向西流去，似一人群野马奔腾，给这往日静寂的峡谷带来无限热闹的气氛。昨晚搭的帐篷几乎快贴近南面的悬崖了，红色的篷布在金黄色的土林衬托下更加美丽醒目。再仔细观察地面的水迹，发现昨晚的河水一度涨到离帐篷只有一尺的地方。好险啊，河水若再上涨几公分，我们也就在睡梦中被泡在水里了。

既希望太阳出来，又希望它不要出来，因为强烈的阳光可把衣被晒干，但却会把远处雪山的积雪融化，使河水高涨，汽车便会被河水浸泡得更加厉害。然而一切都只能听任大自然的摆布了。

中午依然干吃速食面，可饮的水都没有了，太阳却热辣辣的，直晒得头发发烫，唇焦口干，连眼睛睁开都难受。只盼望救援的拖拉机早点到来。

一直等到下午3点多钟，终于听到拖拉机那令人兴奋的嘟嘟声。儿子说他尚未吃任何东西。原来离扎达几公里的河道水位高涨，有三辆大货车都泡在水里。有一辆载大米的车几乎全车覆没，整车大米都浸坏了。两位广州影友所搭乘的载水泥的大东风车也不能幸免。他们两人昨晚是车未驶下河时在车腹下的湿地上睡觉的，比我们更惨。有一人在车驶临河时，因遇到大坑洼，汽车就像一匹野马一样，硬是把他颠到地上，驾驶员全然不知，只管把车子向前开。好在另一位及时发觉，才让驾驶员把车子停下，结果跌得头破血流。据说这是扎达县10年未遇的洪水大暴发。

藏族拖拉机手也不讲价，二话不说，把拖拉机开到车子旁边，从机上拿出钢丝绳，拴住汽车的后保险杠，加大油门拖了几次，车子一动不动地陷在泥里，最后竟把后保险杆拉弯了六七公分。车头全浸在水中，没法子把钢绳套上，从车的前部拖也是不可能了。好在我们的车上带着修路的洋镐洋锹，就跪在全是泥水的地上十分吃力地一镐镐把紧紧吸住车腹部的泥土挖掉，又把后备轮胎卸下，把钢丝绳拴在车大梁上。这下总算把整部车拖了起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发动机却一直点不了火。打开车盖一看，不得了！整个车

头全填满沙土、植物根茎以及羊粪便，足足掏出二三百斤，也未能掏干净。汽车仍然发动不起来，只好要求拖拉机手把车子拖到扎达县城，再另想办法了。

拖拉机把汽车拖至快到县城的小河边，又放下我们，到河里去帮助那儿辆泡在河中的大货车。一直折腾到晚上 10 点才重新拖我们的小汽车。天已经全黑了，眼睁睁看着美丽壮观的晚霞消失，要是能往前几公里，便有很好的前景，那便可拍得几张好作品。可惜！

四周墨样黑，偏偏拖拉机的大灯坏了，小灯也时亮时熄。为了节约用电，我们的小汽车也不敢打开惟一——只能导电的小灯。只好两人拿着手电筒，分两边照着那极为坎坷的路，让拖拉机一松一紧，伴随着猛烈的机器碰撞声，慢吞吞地前进。两三公里的路程，竟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抵达县城。

大雨把扎达县的水库冲垮了，水龙头流的是黄稠稠的泥浆。武警招待所的食堂早已熄火，开水也没有了。好心的事务长给了我们 3 个糖水苹果罐头。电灯已熄灭，顾不得全身泥上，倒头入睡。

回想这难忘的 20 多个小时，就如史泰龙的影片《第二滴血》中，兰保从越南逃出时所说的一句话：“残酷的一夜。”

但值得自豪的是，整个灾难的过程中，没有人讲一句埋怨、叫苦的话，大家都尽自己的能力，主动地做着摆脱灾难的工作。没有统一的号召，却有一个统一的意愿：尽快摆脱这厄运，使汽车恢复正常运转。

人到大难处，往往更能全心全意、尽力而为。

8月28日 晴

被一阵肚痛搅醒，已近 8 点。赶忙带着相机，跑到营房外方便完毕，在象泉河边拍了十几张土林早霞的相片。

今天是星期天，部队食堂只开两餐膳食。喝杯咖啡后，大家全力清理汽车头部机器。

所有车灯里都渗入浑黄的河水，车头里所有角落和机器间的间隙都填满污泥沙土。一点可供冲洗的清水都没有，只能用螺丝起

子、树杈、及手指一点一滴地把泥土从各个部件挖出来。手指尖都挖得皮破血流了。

有些地方连手指也无能为力，好在车上带着在拉萨迎宾馆时每天节省下来的不少宾馆配给的牙刷。这些牙刷这回大派用场，正好用来清刷机器隙缝里的泥沙。

一点饮用的水都没有，又累又渴，噶尔玛不知从哪里弄了个大西瓜，大家如获至宝。吃完西瓜，那西瓜皮正好用来擦脸洗手。

撕破两条旧裤，把各部件拆、擦，除去泥沙，重新安装。一直忙到下午4点多，发动机终于可以点火发动了。马上卸下水箱，把4根被荆棘折断的冷却管焊补。直到天快黑，又赶忙跑到河边去拍晚霞。

在托林乡高高的象泉河岸边，一望无际的扎达土林就在你的面前铺展，天地好像环形电影的大屏幕，随着千变万化的夕阳照射，演映着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景象，我的相机里也摄入一幅幅悲壮、深沉、凝重的西部风光作品。

忘了一整天修车的疲劳，甚至庆幸洪水把我赶回扎达县城，使我拍得这么好的相片。

8月29日 晴转阴 下小雨

昨晚与噶尔玛商量，扎达的路如此难走，来一趟不容易，不能就此离开，应多逗留几天好好多拍几张相片。刚好《黄金时代》杂志记者卢海林带着《西藏青年报》记者托他带给扎比让村村长的一大叠相片，又是一个到古格拍摄的好机会。于是噶尔玛再到县府开了证明，午饭后出发往扎比让村，计划今晚在王宫遗址的山洞中过夜，既拍古格王国遗址及周边土林的晚景，第二天又可拍早霞。

汽车发动起来，那噪音就如拖拉机，大家笑称，这“丰田越野车”变成“阿龙拖拉机”了。

行驶约7公里路程，遇到一个小小山坡便爬不动了，而发动机也熄火了。七弄八弄，总算又起动了，但任您用力踩油门，马力就是加大不了，只好又慢慢开回住宿地，再继续检查机器。

下午天空一直阴沉沉的，还下了几滴雨。傍晚坚持带上摄影器材到河边守候。将近9点，金灿灿的夕阳突然从蓝黑的低空上露出来，把原来淡黄色的上林染成橘红、金橙的动人色调，好像许许多多成熟的橘子倒在整個大地上，我按捺着激动的心情，尽量冷静地按着快门，又得到一幅好作品。

西藏地方的天气真是瞬息万变，无法预测，摄影者只有随时保持高度“警惕”，经常处于“战备”状态，才不会失去拍摄好作品的良机。

8月30日 晴

今天天气特别晴朗，碧空万里，一点云彩都没有，是我们到扎

达的这两天来最晴朗的一天。但太晴朗,反而索然无味,上午勉强拍了十几张记录式的片子,再也按不下快门了。

11点回到住地,觉得浑身无力,极为疲劳。今早没有大劳动呀,为何这么容易疲劳呢?仔细思忖,终于悟出所以然来。

自从离开日喀则至今,特别是到扎达这8天,三餐大都吃速食面,每餐只有一包到一包半的速食面,肉、青菜等食物全无。我们带的速食面有两种,一种是从家乡带来的,系中外合资工厂所产,印刷精美的塑料薄膜包装,里面的面块油黄酥脆,不用泡开水也可直接吃。这种速食面数量不多,留在中午边开车边像吃零食一样干吃,渴了喝点冷开水,没有冷开水时吃雪山上洁净的冰雪也不错;另一种是在拉萨购买的上海产速食面,每包才5角钱,蜡纸包装,里面的面干黯惨白,一点光彩也没有,小包的配料也不外味精和盐粉而已,需沸水冲泡才能食用。高原气压低,一般开水只有摄氏80余度。天气寒冷,沸腾的开水冲进放着速食面块的不锈钢口壶中,温度已降到70余度了。倘若装进热水瓶,放到第二天早晨,我看那水温也只有50余度。所以这泡出来的速食面只能说是沤出来的半生不熟面,很难下咽。我总把它当成药品,把自己当病人需服药一样强迫自己狠心咽下去。临出发时行李太多,车里装不下,只好把整箱的速食面拆开见缝插针地塞进车中每个角落。车后面三个装汽油的铁桶虽然都是崭新的,桶盖也拧得特别紧,但因路上太颠簸,那无孔不入的汽油泄漏出来,充斥其间,渗入速食面中。因此,那浸泡出来的速食面便充满汽油味,汽油分子也跟着速食面钻进肚子里面,并在肠胃里发挥它的威力。于是,大家的肛门也不时与发动机的声音产生共鸣,发出令人忍俊不禁的响声来。

到扎达后,除了速食面外,要算边防部队食堂里的伙食最好了。这食堂是不对外开放的,噶尔玛发挥他的人缘关系,让部队首长照顾我们在部队伙房用膳。但每餐二两白米饭,三个素菜而已。这里士兵大都是四川人,素菜自然又麻又辣,麻得你的舌头失去感觉,辣得你张嘴咧牙。这里的菜都是士兵们在温室里培养的,品种也不好,往往勉勉强强夹它几筷就不想再吃了。菜汤经常没有,油、

肉更是珍稀之品。这8天来,每人总共吃了不到一两肉。今天中餐菜里有几条猪肉皮,刚一上桌便被一扫而光。可见这里边防战士生活的艰苦。

近几天因为水库被洪水冲垮,早晨没有开水供应,连速食面也吃不上了,就用昨晚节约下来的一点温开水,冲一杯速溶咖啡权当早餐。这一小杯咖啡的能量帮助我从早上7点工作到11点。按规定开饭时间为中午11点半,但当我们11时半拍片归来,放好相机到食堂时,已人去桌空,士兵们都吃好了。好心的事务长找了伙房中仅存的一点面条,给我们煮了刚好装满一个二磅装口壶的面汤,每人分得的这三分之一磅面汤装入肚子里,更觉饥肠辘辘。好在头天晚上多要了一壶开水,就以它来慰劳空虚的肚腹了。

看来,肌体中积存的营养和能量逐日减少,这是容易疲劳的主要原因。

经过阿龙和噶尔玛一个上午的拆修,发动机的运转已大有好转,但水箱依然漏水。

午后把汽车开到通往扎比让的半路上一处有清澈泉水的地方,拆下水箱补漏,把整部车也清洗清洗。

看着哗哗流动的泉水,不禁浑身发痒,从抵达狮泉河镇的头天晚上擦过身,至今10余天,不单从未洗头洗澡,就连刷牙洗脸也都省了。不管流水冰冷刺骨,先洗个头,再擦擦身子,换洗全是污泥的内衣,骤然觉得从未有过的惬意。

水箱漏处极难修补,又没有正式的修理工具,只能用螺丝起子当火鸡(焊匙),高压喷灯产生热能,花了3个多小时才修补好,真是谢天谢地!

6点半把水箱及相应部件安装妥当,打道再往扎比让村。

今晚就住宿在古格王宫遗址山洞里。

天气极为暖和,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一会儿记挂着住处下面千尸洞中的僵尸;一会儿又觉得今晚真是一个别开生面的不平凡之夜。

8月31日 晴转阴 夜下雪

昨夜满天繁星,以为今天的早霞一定很美丽。一早起来却是乌云密布,等到11点,才有些阳光,总算可以用林哈夫6×12的大片幅机把古格遗址全景都拍下来,了却了一桩心愿。

中午1点,离开扎比让村。

阿龙说前几天晚上,我们要离开这里回扎达时,出村口时见到一只黑猫从车前头横穿而过。按藏人的习俗,这是大不吉利的征兆,是造成第二晚车子泡在河水里的原因。据说这忌讳要脱离扎达县范围才能解除,所以他坚持要我开车,大概这忌讳管不到汉族人。

发动机运行还算可以,车干的电路却有问题,原来不该显示的指示灯都亮着,而所有灯火却亮不起来。

在扎达县城小食店吃了点南瓜煮粉条。大家商量,决定立刻出发,今晚就在土林峡谷中搭帐篷过夜,以拍这峡谷的黄昏和早晨。

驶过了前几天夜晚出事的河滩,再往前1公里多,又遇到一个河滩,见河滩边摆着一辆全是泥浆的东风牌大货车,整个车头和驾驶室都基本报废了。3个人在车边砌灶扎营,大概是这破车的主人。问其所以,说是在26日我们的车被水浸泡的那天晚上9时许,这东风牌大货车从狮泉河过来,在这峡谷中走着走着,到了这河滩时,突然一股洪水如猛兽般从车后滚滚而来,把整部大货车翻了几个筋斗,幸好他们几个人眼明身捷,及时打开车门跳入水中,被洪水冲出十余米,冲到土林边,捡了条命。

看看河谷两边的土林,还可见高出地面1米多的水浸痕迹。原来几天前我们遇到的是自1984年以来最大的一次降水量,原本干涸的河道洪水滔滔,混浊的黄泥水咆哮着在峡谷间狂奔。幸好我们的车子水箱先漏水,为补漏耽误了时间,要是提早两个小时到达这河滩,车子肯定也如这大东风货车一样变成一堆遍布黄泥的废铁,面密封性能好的车门却不会给我们逃命提供方便。

错过了在西藏高原当殉难者的机会,真是谢天谢地,不幸中的

大幸！

探明路道，正待继续前进，发动机却发动不起来。估计车上的发电机不能发电，蓄电池储存的电力已逐步损耗，不够启动马达。

只能采用推车启动发动机的办法了。但车轮压在水浸的沙泥地上，车子推起来相当吃力。守着东风大货车的那三个人见状二话不说，连鞋也不脱，就跳到十几公分深的冰冷水中，与我们齐心合力把车向前推行，待到发动机启动后，他们却一声不吭地又走回货车边去，对我们的道谢声全然不理。

短短几分钟的这动人场面，令我永生难忘。试想刚才的事，若发生在广东沿海，素昧平生的陌路人会有如此表现吗？他们要么视若无睹地离开，要么先讲定给多少钱，勉强帮你推推车。而三位藏民的这种真真正正、助人为乐的行为一定会被他们视为傻了。

自此以后发动机一直不敢熄火。车中所有仪表、指示灯、包括电子钟都不工作了，说明电能已基本耗尽。我们提心吊胆地前行，生怕车子又突然熄火，那时再到哪里去找人帮着推车呢！

出扎达县境，上 219 国道的岔路口，噶尔玛忽然一反原先回狮泉河镇的计划，提出到普兰县去。大家觉得车子还能走，也就没什么异议。

往普兰去的路要比到扎达的那一段路宽阔平坦得多，但必须翻过四五座大山，山与山之间的深谷有军用桥梁可以通过，那绿色油漆的简易铁桥据说是从越南搬回来的。路面虽较好，但时有半边坍塌，或路基横向断裂陷落的现象，必须全神贯注地行驶，一不小心便会酿下大祸。

下午 9 点多，看看离巴尔兵站尚有 20 多公里路程，天却已黑了，车灯又坏了，只好在一座雪山脚下安营扎寨。

为方便明天车子启动，把车停在一个有较长坡度的草坡上。

刚钻进羽绒睡袋，帐篷外已飘起鹅毛雪花，心里记挂着：明天汽车能否发动？能否顺利到达普兰？一面也佩服同行藏友们的胆量，这样遍体鳞伤的车况，要是在内地，早已送到修理厂了。这样差的路道，谁还敢再继续前进，简直玩命。藏族人就有这种藐视困难

的大无畏精神。

9月1日 阴转晴

被雪花打在帐篷上发出的响声吵醒,已近8点了。探头往帐篷外面,一片白茫茫的天地。奇怪!在离我们的帐篷100多米的地方怎么有几座白雪皑皑的山峰呢?

陆陆续续下了一个晚上的雪,地上的积雪已有10余公分之厚,尼龙帐篷四周也都湿透了,天却并不冷,在睡袋里又暖和又舒服。

阿龙一起身便去摆弄汽车,只听“叭”地一声喇叭声,令大家的心情特别舒畅。原来经过一夜的时间,蓄电池又自动地产生了一些足以令发动机起动的电流。

赶紧收拾帐篷、行李,把车子开到附近一个牧民的帐篷旁。昨晚噶尔玛已与主人交代好,今早为我们准备些新鲜羊奶,这是这里最好的营养品了。

女主人是国营畜牧场的职工,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为畜牧场饲养着几百只肥胖的羊儿。她们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宽敞的白色帐篷中,让我们围着帐篷中间的小铁炉席地而坐。小铁炉燃起草原特有的一种地苔植物的根茎,霎时间整个帐篷热气腾腾,待喝下酥油茶后,浑身都是汗了。后来每人又都喝了一大碗滚烫的新鲜羊奶,加上剩余的饼干屑算是近半个月来最好的美餐了。

阳光渐渐驱散了阴霾,照射在前面的雪山上发出耀眼的银白色光芒,羊儿都聚集在山脚草地上晒太阳。我摆好三脚架,装上林哈夫6×12宽片幅相机,接上快门线。然后请小主人赶着羊群走动,用四分之一秒的速度拍下了这流动的羊群。

天空创造了冰雪,冰雪滋润着大地,大地养育了牛羊,流动的羊群展示了恒定如斯的自然生命。这幅作品将来就取名“羊流”吧!

与热情的主人们一一握手道别,几个人又合力推车子启动,向着前方黑白相间的大坡慢慢地爬行。这座山叫努干那拉,山体呈各种不同的色彩,令人激动。但路道崎岖,常常只有两条由车轮辗出

来的泥泞深沟。不敢随便停车拍摄，一来怕耗油，二来怕发动机熄火，那就只能在半山上坐以待毙了。

当爬上山顶端时，再也不能自制了，但见眼前的几座山岭，好像都盖着迷彩服，这迷彩服上染着红、黄、赤、赭各种颜色，间或有深褐、草青的条纹。昨晚的雨雪湿润了山体，就像给所有的山体都抹上一层薄油。柔和的散射光更使它色彩鲜艳、浓烈。山顶的局部积雪因被区域光照射而发出闪闪白光。一幅幅美丽动人的风光相片就摆在你的眼前。这场景，就算拍摄后汽车抛锚了，需在这山上住上几天也都值得。

停车 不约而同地下车，这回大家算豁出去了，再也不管汽车的“死活”了。各自选好角度，紧张地拍摄。天地静悄悄的，只听到“咔嚓、咔嚓”的快门响声。不一会儿，我竟拍摄了 10 个 120 胶卷。

过足拍瘾，在山顶弯道退坡逼迫发动机起动，爬上山顶，再下溜近1里路到巴尔兵站。过兵站又向前行1里多路，路边出现两顶黑色帐篷，噶尔玛说，这是他叔婶的家。

这是属于噶尔县的小乡村，是噶尔玛的出生地。噶尔玛小时候在这一带牧羊，后来在门士区念完小学后，就在这附近牧区当流动的教师。只有十几岁的噶尔玛背着差不多与他一样高的黑板巡回到各个帐篷教比他小不了几岁的孩子念书，课余开拖拉机，当电影放映员。《人民日报》曾报道过他的事迹。后来，噶尔玛在父亲的一

再鼓舞下，不管乡政府的再三挽留，自己偷跑到噶尔县城念中学。4年的学习时间他没回过一次家。毕业考时他以阿里地区第一名的好成绩，被录取到中央政法干部学院，在北京念了4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阿里公安处成为优秀的侦察队长。

这次趁着到普兰县的机会，噶尔玛带了酒、糖果等礼物，顺便看望他的叔叔、婶母和弟妹，也让我们亲身体验一下藏族牧民的生活。

噶尔玛的叔婶话语不多，但敦厚的容颜使我们觉得特别亲切。大家无拘无束地进入帐篷，坐在地毡上，主人忙着生火，煮酥油茶。帐篷里立刻炊烟冉冉，帐篷顶上洒下的束束阳光更使它生机勃勃。主人夫妇穿着地地道道的藏族服装，他们那壮健的体魄展现着

西部藏民的典型形象和气质。我抓紧把这浓烈的藏民生活气氛拍摄下来。

无多时，主人又从隔邻的帐篷里端来了煮好的羊肉，立刻整个帐篷充满令人馋涎欲滴的羊肉香味。这羊肉是整大块地煮，并不烂熟，也不加什么佐料，只下点盐巴，但却是原汁原味，鲜美可口。大家毫不客气用手抓起盆中羊肉块，津津有味地大口

嚼吞，最后还喝了两碗热乎乎的鲜美羊肉汤。好久没有这样美美的饱餐一顿。

吃饱喝足，告别主人，兴高彩烈地又上路了。心想，今晚可以住到向往已久的神山圣湖边，领略这山之巅、水之源的旖旎风光了。

孰料车行不到 10 里路，在过一处水草滩时汽车死火了，瘫在高低不平的水草滩中。赶忙脱掉鞋袜，下地推车。这回更惨了，湿漉漉的水草紧紧地吃住轮胎，路势向上倾，更增加车子前移的阻力。大家使尽力气，吼叫着拼命地推，车子动了动，就是不向前。最后只好用肩膀顶住车的保险杠，每移动一寸，就用石头顶死轮胎，以防轮胎回溜。就这样一次次冲刺，车子一寸寸向前。由于用力过度，人人面色惨白，上气不接下气，几次近于昏厥。折腾了一个多钟头，总算把车子推到离水滩百余米的一个坡顶上。稍事休息，再推车，这回地面较硬朗，又略下坡，车子倒是较快前移了，但发动机就是不发动。大家也再没力气了，只好无可奈何地和车子一样瘫在地上。

等了半个多小时，盼到一辆吉普车，帮着把车子拖动。这回速度快了，但还是不能发动。看来，肯定车上蓄电池的电流已耗尽了。

再等待一个多小时，来了三辆东风牌大货车，是阿里地区外贸局的。请他们把我们连车一同拖到前面的一个高坡上停放。噶尔玛

搭乘东风货车到距此 30 公里的门土煤矿去了。

时已傍晚 7 点多，心想噶尔玛今晚是回不来了，大家搭好帐篷，也都劳累至极，无可奈何地钻进睡袋里听天由命。

迷迷糊糊中被发动机的声音吵醒，一看已过午夜 12 点。原来噶尔玛乘着一部北京吉普车赶来，并借来一个电池，装在我们的车上。这回发动机轻轻松松地发动了。

9 月 2 日 晴

这天气也真奇怪，昨晚停车的地方与前晚同样是一片平缓的草坡，西面也同样靠着一座山，今天醒来，这山却一点雪花也没有。昨晚也没下雨下雪，天气却奇冷，冷得整夜蜷缩在睡袋里翻来覆去都睡不稳，到了凌晨 4 点多，脚掌以至小腿都冻得受不了。眼睁睁盼到天亮，再也耐不住了，起来到帐篷外走路取暖。但外面寒风刺骨，气温更低，两足都冻僵了。管自打起高压喷灯，烧壶开水，往肚中装进一包速食面，这才暖和些。待太阳出来，天气逐渐暖和，到中午已是酷热灼人了。这里早晚温差竟在摄氏 30 度以上。

上午拆开发动机，又清理出大量的泥沙，折腾到下午 4 点多。重新安装后，充电系统仍不能工作，只好把车开到门土，再一次修理发电机。晚 9 点，看看已能发出电流了，却又把螺丝装错，拧上去再也卸不开了。

9 月 3 日 晴

昨夜阿龙弄了一夜，仍无法把发电机上那拧错的螺丝松开，今早只好把螺母锯掉，再换上一个。但新换上的螺母却又太大，装不上飞轮，只好用锉子把螺母锉小。这一切在一般的修理厂或是机修车间都是小菜一碟的简单事，十几分钟便可弄妥，但在这里既没有钳床，也没有专用工具，只有一把 10 余公分长的小锉了，一切都靠手工操作，纵有力气也无处发挥，真是难上加难。结果把冷却风扇的叶片也弄歪了，还弄断了发电机里的几根漆线和一些导电零件。只好又四处去找来沥青把弄断的地方固定住……

就这样，几个人围着钵子大小的发电机，用最原始的方法，从早上折腾到下午4点多，发电机总算能发出电了，但汽车大灯还是不能亮。车子一启动阿旺洛桑便提出回狮泉河修理去。原因他不说，我心里却明白：这关键部分的发电机已是遍体鳞伤，若再有变故，可就再也没有办法，汽车得躺倒在这里了。

但这回大家反倒壮了胆，铁了心。这里离普兰县只有一二百公里，既然这一路已冒了这么多险，就再冒一次吧，不到普兰决不罢休！

门士南边约10公里有个咋达布热寺，据说是神山冈仁波钦的“衣领”，转神山的人必先来这个寺庙朝拜。趁着天色还早，噶尔玛提议就到咋达布热寺去等晚霞，也好试试车子。

地势还比较平缓，不必爬太高的山岭，但路面常有被水冲断的深沟，必须绕道而行，颇费时间，10公里路程走了半个多小时。

这是个河水哗哗作响、温泉蒸汽升腾、山坡怪石嶙峋、山色红艳夺目的风水宝地。咋达布热寺庙就建在靠河的棕红色山坡上，如民居般四四方方的寺庙四周长满朵朵黄花和成片绿色的香草，到处散发着浓郁的草药香气。还有几条几十米长的玛尼堆，堆砌有型的玛尼石上面摆放着无数的羊角和牛角，像每块石头一样，每个羊角、牛角的上面都刻着各种图形，染上五颜六色的藏文六字真言。

河谷的上面，几条串满经幡彩旗的绳子连结着河两边的山顶，晚风把那写满经文的幡旗吹得猎猎作响，如向上苍祈求吉祥的呼声。

西边一高台上的泉眼时时喷射出灼热带汽的泉水，富含硫磺质的水把周围的岩石雕蚀出各种纹理，染出一幅幅五彩缤纷的图案。

一群专程开车前来朝拜的虔诚者围绕着咋达布热寺所在的山坡快步不停地走动，口念经文，手捻串珠，一圈走完又绕一圈，直至夕阳西下，仍不停步。

哪怕攀登跋涉，哪管日将西沉，只有一个意念：洗清今生罪孽，积聚后世福德。

我手抓徕卡 R6 相机,用 180mm 定焦镜头拍下这虔诚的转山场面。

看看天已全黑,启程回门士,不料那唯一能亮的汽车小灯根本不能把道路照清,只好把头伸出窗外察看路面,慢慢驾车前进。还是不行,再增加两支手电筒由两人从车窗两边照向路面。

快临门士时,突然扑通一声,车头猛地向下沉,我赶紧刹车,前轮胎已掉进 1 米多深,60 多公分宽的一条横路裂沟中,汽车腹下的大梁正好靠在路面上。怎么办?还是阿龙这个专业司机有经验。他指挥大家一齐用力把车头抬起,自己驾车挂上汽车加力档,加大油门,轰地一声把车倒回路面。我却因用力过猛,一头栽进沟里,弄得满头满身都是沙土。幸好沟中没有石头,不致受伤。

惊魂甫定,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这下由两人拿着手电筒在路两边步行,车子在后面沿着电光指导的道路慢慢爬行,至晚 11 点终于抵达门士招待所。

9 月 4 日

看看昨晚车子行驶的状况,大家多少松了点气,但今早仍然提心吊胆地上路,向普兰方向出发。不用说出口,大家心中都有一个共同念头:但愿车子不再出问题,但愿这次能顺利抵达普兰。

离开门士,前面是宽阔平坦的草滩,虽然必须经过几条河渠,但流水清澈,河里石头看得一清二楚。遇到河道时,大家不敢马虎,总是先下去探明水的深浅,再把车开过去。

越向前行进,景象越怡人。太阳慢慢露出来,大地一片清新纯净。我们左边的云雾渐渐被阳光驱散,冈底斯山出现了:只见一排长长的下部灰蓝色、顶峰银白色的山峰,迎面从这片绿草地上向我们的身后掠去。这就是我多年来常常对着地图久久凝思、驰骋各种幻想的冈底斯山脉。

一忽儿,眼前又出现了一个如馍馍状的山峰,那满是积雪的山峰在褐色山体的烘托下闪闪发光。那山峰的冰雪是如此的纯洁,那山体的岩石如钢铁般坚硬,那脉络纹理是如此清晰而富有规律,一

一点也不含糊。

啊!这就是被人视为万山之巔的神山冈仁波钦。这就是被印度人视为宇宙中心、至高无上的神圣之山冈仁波钦。我所日夜向往的冈底斯山主峰冈仁波钦就清清楚楚地在我的眼前高高矗立。

刹那间,我几乎愣住了。仰望这圣洁尊贵的山峰,我的心灵骤然也被纯化了,忘乎所以了

赶忙停车,拍下这崇高的山峰。再恭恭敬敬地面对着它站立,虔虔诚诚地合掌作揖,祈求灵气旺盛的神山保佑汽车不再出毛病,保佑我们平安到达普兰,顺利回到狮泉河。

右边远天阴沉沉的,好像要下雨雹,一队男女藏民赶着驮满货

物的牦牛仍然迈步挺进。来不及架三脚架了,心灵已迅即指令我手抓哈苏相机拍下这引人遐想的场面:活着就必须奋斗,有目标的苦斗,才是有意义的生存。

塔尔钦是个旅游点,四面八方来的人,包括从印度、尼泊尔远道而来的虔诚转山者都在这里歇脚,或住进宾馆,或自搭帐篷住宿。然后第二天沿着 57 公里一圈的神山冈仁波钦转,去喝圣湖玛旁雍错的水,以减轻自己前生的罪孽,祈求后世的福德。此外,旅游者、摄影家、艺术家、走私投机商,甚或小偷流氓、杀人越货的歹徒也都在这里逗留。按噶尔玛的说法,塔尔钦是阿里地区最大的杂烩窝点,各式人物均汇集于此。

冈底斯山宾馆那 2 米长竖立的黄铜制招牌闪着金光,但里面却只有门字形三排 20 多间平房。每个房间摆着二至四个简单的床位,没有卫生间,也没有盥洗室,连水龙头都见不到。

午餐有大米饭,是这一带产的大米做的,白莹莹、香喷喷。到西藏一个多月,第一次吃到这么好的大米饭。两个菜,一个是土豆块烧牛肉,一个是牛肉炒土豆丝。大家笑说:中午是共产主义了。

从塔尔钦向南是一大片泥泞沼泽地,几部载货大东风车停在旁边一筹莫展,前面的一部已陷在泥泞中,轮胎无可奈何地打滑冒烟。还是我们的越野车来劲,阿龙看准路线,挂上高度加力档,车子一鼓劲从几十公分深的泥滩里歪歪斜斜地硬是冲了过去。再爬上一个长满小草的高坡,圣湖玛旁雍错就出现在面前,她如一面长条形的蓝色镜子。

玛旁雍错湖水的水据说是最最纯净的,喝了可消灭除病。到这里来的朝圣者都要在湖边喝上几口水、洗个头以清除在世上所作之孽,然后再装上一瓶湖水带回家去。这是圣水,是最好的礼物,给亲戚朋友每人点一滴在手掌心,喷一点在额头前,他(她)们会感激不已。

在印度、尼泊尔,凡是转过神山、喝过圣湖水的人,便身价百倍,备受尊敬。

神山冈仁波钦至今还是处女峰,没有人攀登过,因为攀登它是

对它的亵渎，绝对不允许，只能围着神山的山脚转。

圣湖玛旁雍错自然繁衍着许许多多鱼类，但却从未有人捕掠，因

为圣湖里的生物也属圣物，是不允许捕捞的。偶尔有被鸟儿啄伤眼睛致死的鱼儿浮在水面，人们才敢打捞起来。那可是贵重的东西，晒干了可当药用，能治疗水肿、妇科病等 40 多种病症。每条鱼干几十元都难买到。

与圣湖相隔不远是鬼湖拉昂错。拉昂错与玛旁雍错一样碧蓝平静，在相机的取景器里没有甚么差别。据说这两个湖原本是连在一起的，后来因湖水减缩才分成两个湖。关于两湖底下是相通的传说目前已得到科学的证实，但玛旁雍错的水酣畅可饮用，拉昂错的水却微带咸味，不能饮用，不知何故。

玛旁雍错海拔 4588 公尺，拉昂错海拔 4561 公尺，这相连又相近的两个湖泊，一个被奉为至圣至尊，人们顶礼膜拜；一个却无人问津，甚而被视为鬼怪。可见大自然界也有不平等之处。

从拉昂错湖到普兰县城 60 多公里，除经过两三条河滩需涉水外，其他都是较平坦的沙石路面，坡度也不大。从狮泉河到普兰全程的路面，这段路算是最好的了。

下午 4 点多，抵达普兰县城前头的多雍村，进入阿里地区，第一次见到遍地里金黄的待收割的成熟青稞和洁白整齐的碉堡型农舍。藏民们男女成群地忙于收割青稞。这种在内地习以为常的农村收获景象，在此时此地却成了生命的象征，特别亲切，特别令人产

生安慰和希望之情。

停车,拍下这罕见的丰收田舍小景。

从多雍村拐个弯,通过边防检查站的检查,便进入普兰县城。

普兰海拔只有 3700 公尺,孔雀河贯穿整个普兰县城,两岸全是由鹅卵石和泥沙构成的悬崖。河水像奶汁般乳白又带混浊,滔滔不绝地沿着弯曲的河道流向尼泊尔。普兰县的大部分行政机关以及民居都建在孔雀河南岸高高的坡地上。

今天是星期天,县招待所和普兰宾馆等住宿处都没人值班。天色尚早,噶尔玛带我们先到闻名的普兰国际贸易市场看看。

在东北面孔雀河最狭窄的地方,我们把车停在五六层楼高的河岸南边,沿着陡峻的小路走到河谷底下,过一条小桥。这名为东风的小桥是一条吊桥,长约 20 余米,宽两米多,在上面走动时整条桥摇摇晃晃。

小桥的南边,河岸底下是两排白色小平房,有六七十间。有四川人开的小餐馆,有甘肃、青海人开的小商店,贩卖些衣衫、鞋袜、杂货,都是沿海地区已见不到的十几年前的低级货品。

河北岸高坡上,在百米高的垂直的断上岩层下边,两排分列着几十间平屋顶的小屋。这些小屋高约两米,全是用鹅卵石和泥土垒砌而成。小屋的门只有 1.2 米高,半米宽,用杂木简单做成。低头弯腰进入房中,黑乎乎的一片,稍停片刻,才依稀可见泥土地底的一角,铺着一条狭小的地毯,一两个黑乎乎的尼泊尔人蹒跚在上墙边,好像见不到我们的进入一样,全无表情。用树枝和杂草铺成的屋顶已被烟火熏得黑黝黝的,不注意抬起手来,便碰落乌黑尘埃。房间里除了还有一两个肮脏邋遢的铝锅、水壶等食具外,似乎再也找不到其他东西了。这些房子全是尼泊尔人建造的,也不知这些外商做什么生意。

桥两头有几个小贩在露天下席地摆摊,贩卖些手镯、火柴、低级化妆品之类的商品,这些商品使我想起 50 年代市场的商品。商人们则都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与叫化子无异。

从孔雀河北岸沿着羊肠小道,经过香柏林寺遗址,再爬上一个

高坡，便可见到普兰国际贸易市场塘嘎。

说到国际市场，人们总会想到高耸林立的现代化摩天大楼，楼宇上那光芒刺目的反射玻璃，外表如一面面哈哈镜的不锈钢柱，自动电梯上川流不息的人群，五颜六色的灯光、琳琅满目的商品，立体音响播放的音乐和人们欢快的喧闹声。但普兰国际贸易市场却是与此截然相反，让人无法想象的一种交贸场所。

首先，大小汽车都不能抵达。人们必须骑马或徒步爬山、下坡，走约两公里尘土飞扬的沙泥土路，才能到达。

再者，它的整个规模充其量只能算一个低级的养牛场而已。从孔雀河北岸高高的上坡上下望，只见一片低洼的谷地上，展示着八排用白帆布当屋顶的矮小平房，每排有 20 余间连着的小土屋。这些土屋与东风桥北边的尼泊尔小屋一模一样，低矮、粗陋、紊乱、齷齪。这就是国际市场上的商店。这些由尼泊尔人开的商店除了每扇门上用油漆或墨水画个号码供人辨认外，没有街名门牌，也没有铺号招牌；店里黑咕咚的，一式泥上地面，商品大都席地摆设，或是放在极为简单的架子上。出售的日杂百货、化妆品、小工艺品，大都是尼泊尔或印度产的，造型粗糙，质量低劣。也有经营酥油、粮食以及收买阿里地区出产的优质羊毛和其他土特产的。据说阿里羊毛质地好，是阿里地区最主要的出口产品，运到克什米尔去加工成高档的地毯，销往世界各地。

我随便钻进一家门口写着英文“欢迎你”字样的屋里，一股刺鼻臭味扑面而来，其他什么都看不见。退一步再仔细端详，这家的门内边养着两只羊，地上湿漉漉的全是羊粪便。屋里黑糊糊的，三四个尼泊尔男女席地坐在一狭长小桌前喝着什么东西。原来这就是茶馆。

市场上有几个尼泊尔人在

往骡马上装卸东西,除了我们这几个异乡客外,似乎再也没有其他顾客了,真是冷冷清清、清清冷冷。心里不禁纳闷:就此惨淡的生意,这百余家商店怎能维持得了?

后来噶尔玛告诉我,他们主要在夜间做些批发的或其他不大合法的生意来赚钱,但不管怎么做,这生意的利润都不能与沿海地区的比。尼泊尔人极穷,藏族妇女都不愿嫁给他们。尼泊尔人的生活要求也很低,一般能糊口也就心满意足了。印度商人雇佣的尼泊尔脚夫,天天长途跋涉,背驮沉重货物,每人每年的工资不过人民币千余元,每月90多元而已。

我购了个紫铜造的挂盘,上面贴着金色的飞龙游风电化铝饰物,还镶着几粒蓝色假宝石,不怎么精致,但全是手工做的,才35元。

儿子怒吼购了两个木制的碗。普兰的木碗最有名,木质好,做工精细,油漆也金橙光亮。但价格不菲,每只在50~100元,依大小而定,大约因为阿里地区树木稀罕之故吧。

普兰最大的名胜要数红宫。传说八大藏戏之一的《洛桑王子》里面,洛桑王子的妃子引超拉姆仙女因受王子宠爱而引起其他妃子的妒忌,串通巫师要加害于她,最后她只好被迫飞回天庭。红宫就是引超拉姆升天的地方。

红宫在往塘嘎市场的半路上,距东风桥约1里地的一个百余米高的悬崖上。这由石子和泥土构成的悬崖上布满无数大大小小的洞穴,简直像个蜂窝。由于多年烟熏的原因,所有洞穴都是乌黑油亮的。最高处的四五个洞穴就是红宫的主要部分,有悬空伸出的木制梯阶和走廊从地上连接直通每个洞穴。拾级攀登,第一个洞是僧人卧房,第二个是客厅,这两个洞穴相通。第三个洞是放经书的地方,第四个的洞壁全挂满精工绘制的卷轴画“唐卡”,最后一个洞是佛殿所在,摆满神佛塑像,及酥油神灯帐幔挂幛等饰物,供人朝拜。有一个年轻僧人在洞中负责料理。洞穴只有一间小房子般大,但安静、舒适,给人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对我这在青藏高原奔波了几十天的亡命流浪子来说,很有一股强烈的吸引力,真想留在洞

中当个忘却世俗的仙子。

夜宿普兰宾馆。

普兰宾馆是涉外宾馆，住着很多前来朝拜神山圣湖的印度香客和其他外国旅行者，设备简陋，住房费和伙食费却很高昂。

9月5日 晴

从普兰县城向南，沿着孔雀河东岸的山路弯弯曲曲地行驶，最后爬到一个高坡上向下望去，科加村安详地坐落在四周环山的一片盆地中。

十几天来在坎坎坷坷、坑坑洼洼的阿里路道上行驶，已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了”，因而见颠不颠，遇簸不簸。只是这18公里的路段中经过的三个乱石充斥的河滩，却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三个河滩最狭窄的10余米，宽的有50余米，全都布满圆溜溜的石头。这些石头有的比斗还大，要不是几年前在新疆哈纳斯湖边也走过如此的路，真不敢相信这样的地方车子可以行驶。但这乱石河滩上却多了湍急的河水，就使原来圆溜溜的石子更加滑溜溜了，再加急流的阻力，车子行驶起来七颠八倒、方向盘常常把握不住，任凭车轮东溜西滑。幸好河水清澈，越野车马力大，性能好，总算化险为夷，平安渡过，只是紧张得满头大汗。

科加村是阿里地区最南端的一个乡村，与尼泊尔接壤。村里一式石头砌的两层房子，外形四四方方的像碉堡。近屋顶是黑色和绛色的彩条。窗子又高又小，也画着黑、绛二色的装饰线条和牛角的图案。这些房屋虽没有统一规划，但却不零乱。不少院庭里还栽着小树木，给人干净舒适的感觉，比内地农村清洁多了。

村庄北面是一座如屏障的棕色高山，南面和东面却是一层层的峻岭，山色黄、赤，山峰犀利。村中有一山道向东而去，通过村口的边防检查哨，沿着这小道步行半天时间，翻过山口便抵尼泊尔境内。

靠村庄周围，或高坡、或低地全是一畦畦的农田。此时正值青稞成熟，这农田变成一块块金色的地毯，农人正忙于在田里收割。

科加村给我第一眼的感觉是：这里是世外桃源。难怪到普兰来的人都希望到这里看看。

科加寺在科加村的中央。寺庙不大，但却很有名气，因寺里珍藏着不少早年的佛像、佛具，都是有来头的稀世奇宝。1992年有个外国人开170万美元的高价，诱使一尼泊尔人和一印度人潜入科加村，从科加寺的天窗口潜入寺中盗走寺中一座70多斤重的早年青铜佛像。这事令寺中僧人和村民大惊失色，也牵动中尼两国的警察部门。阿里地区公安处当即派出最精明得力的侦察员，乔装成僧人，与科加寺里的其他僧人日夜兼程，第二天终于在尼泊尔境内的山道上，截住了两个盗贼，夺回这件珍贵文物。

这位机智勇敢的侦察员，就是这次陪我们走遍阿里地区的摄影好友噶尔玛。

科加寺的僧人都收刈青稞去了，只有主管僧人在寺里热情地接待我们，又献酥油茶，又敬糖粒、苹果，还特意把那被偷盗过的青铜佛像从高高的神龛上取下来让我们仔细观看。任我们在寺庙随意拍摄。而寺庙的门口，却正儿八经地张贴着普兰县政府的红头文件，文件上面明文规定旅客一律不得拍照。我们知道，今天主管僧人对我们的关照全因为噶尔玛的原因，噶尔玛是科加寺的一大功臣。

科加村还有一件使人深感兴趣的東西，那便是村里珍藏的七套古代服装。在拉萨时，自治区影协秘书长巴桑曾给我看相片，并一再嘱咐我们到科加村时一定要设法拍摄到。据说这些服饰源于古代一种宫廷舞蹈，是宫女们所穿戴的服装。这种古典舞蹈有12种，现已完全失传了。遗留下来的这些服饰可能是全西藏乃至全世界所独有。从成套的角度来说，这些衣服的价值是不能以金钱来估算的，但假如把衣服上的饰物拆开来逐件拍卖，每件少则几万元，多则十几万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因为有些佩衬饰物已是很难找到的稀世珍品了。

正值收获季节，村民们都下地收刈青稞了。在田里找到村长，村长客气地答应待下午4点后，那片青稞地收刈完毕，让那七户有服装的人家穿戴着，到科加寺前给我们拍摄。据说每年只有在乡中最盛大的节日时，才会把这些服饰穿戴出来。

下午4点，在科加寺门前小石子铺的宽阔场地上，村长已先到达，接着6位妇女也相继到来，第7位托来口信，说家里人手少，实在忙不过来，表示歉意。但这6位妇女身上穿戴的服装饰物，已强烈地激起我们的拍摄欲望，使我们脑血管充血，立刻紧张地进入兴奋的拍摄状态。

这6套服装基本相似，只有上面的刺绣图案和身上佩戴的饰物略有差异。身上穿的是藏族妇女平时穿的袍式衣服，深褐色，布质粗而厚，袖口镶着三寸厚的或红、或蓝色布。服装很长，直至脚

边，紧靠枣红的布靴，靴底是用布衲的，有一寸厚，靴面绣着美丽的花纹，靴沿镶着蓝色花边。一块方形的厚肩披密密实实地把她们的身后围住，大约占周身的百分之六十。肩披的里子是羊皮做的，满是毛茸茸的羊毛，外面却似皇帝的龙袍，腰以上的部分是棕黑色（有一套是深蓝色），腰以下部分是枣红色，上下部都用金线、银线绣满龙的图案，那图案与故宫里的龙图案相同。肩披很长，最下面是半尺长的垂线，红、绿、蓝、白相间，每一色有两寸宽，直至后脚跟，差点拖到地面上。

从正面看，戴在头上的饰物形如一只张开翅膀滑翔的老鹰。若从高处俯视，却好像一把斧子放在头顶上，锋利的斧刃与前额同向，斧刃两边的尖角正好与两肩平行，斧形的饰物（或者可称为“帽子”）上面全缀满珍珠。额前部分是一排 14 条的珠链。如小算盘子大小的珠子大都是银造的，只有上下两粒是红珊瑚。每条珠链的最下端吊着一块桃型的银牌。这 14 条珠链和银牌严严实实地把鼻尖以上的面部遮住，就如伊斯兰教女的面纱。“帽子”两边，距耳朵外侧约两寸的位置，两条由红珊瑚、珍珠、翡翠、黄金、白银组成的珠链从“斧刃”状的“帽”边直垂到腋下。在后脑部分，一条约 20 公分宽的厚布板，像斧柄把子一样直垂贴在后脑、后颈、直至背部。那布板上缀满蓝绿色的水松石和刻着美丽图案的长方形金牌、银牌。

一块与“帽子”同样形状、同样大小、缀满同样金银珠宝、前后吊着同样珠链、连着同样缀满水松石、金银牌的布板“斧柄”披在左肩上，就如把“帽子”压平放在肩上胸前一样，“斧头”正好把左上胸遮住。

每位穿戴者的胸前都挂着长长短短近十条珠链，短的齐胸，长的齐膝。链上的珠子由各种珠宝做成，金黄色的是琥珀，枣红色的是珊瑚，银白色的是珍珠，翠绿色的是松耳石。这些珠子大的如鸽蛋，小的如玉米粒子。

另外，胸前还挂着三个金、银造的盒子，一个长方形如连环画大小，一个圆形直径约 12 公分，这两个厚度都在 2 公分，第三个全是金子造的如鸵鸟蛋大。这三个盒子的做工都很精细，据说里面都

装着护身符

这6位妇女除了一个比较年轻，年龄大约在二十五六岁，其他5位都在40岁以上。她们的耳朵上都戴着镶玉石的金耳饰，脖子前半部围着约三寸宽的一个半圆圈子。圈子上面整齐成排地缀着枣红色的珊瑚珠子，还有两块金牌和几粒翡翠。

这些服装饰物大概很重，压得她们缩头缩肩，走动都很笨重迟缓，脑袋也都抬不起来。

顾不得去了解这些服装饰物的重量和价值，也顾不得打听它

们的来龙去脉，我们的取景器全被这 6 套服装、诸多饰物吸住了。大家屏住气息，集中精神从各个不同角度频频按动快门，尽量把所有这些稀世美景收入镜头，宁可多次重复拍摄，也不愿意疏忽任何一个细节。直到 5 点多，才依依不舍地与她们和村长道别，驱车回普兰。

9 月 6 日 晴

在普兰东风桥的两头，在往返科加村那弯曲而崎岖的山路上，不时见到尼泊尔山民。这些山民或单身，或三五成群，每个人都背驮沉重的竹编背囊，或者装满东西的破旧肥料袋。他（她）们低头驼背，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伐，在那尘土飞扬的山路上艰难前进，走累了便坐在泥沙的路面上，瘫倒在背囊上喘息。他（她）们头上大都戴着从未洗涤过的小帽子或头巾，那粗糙而又黝黑的脸上，一看便知道从未擦洗过。男人们那两撇粗短而杂乱的胡子也全粘满泥尘。除了牙齿相比之下显得洁白外，从头到脚全身都乌七八糟，一团邋遢。那穿的衣服不是已成烂布了便是补丁盖补丁。

山民们从尼泊尔徒步 4 天来到普兰，他们的背囊里装着当地出产的苹果、木碗、

小商品等物来普兰贩卖,再购些他(她)们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回尼泊尔,往返 8 天时间。他们的背囊上还带着一两个已碰撞得七凹八凸的铝锅

和一把木柴,用于煮饭。他(她)们饿了吃些糌粑,或是煮点不知放了多少天的羊骨肉屑,困了随便倒在地上睡觉,过着与动物相差不大的生活。

在科加村头路边一个像牛棚般的地方,是尼泊尔人的一个歇脚点,一群尼泊尔人坐在泥土与灰烬混和的灰黑色地面上,围着一个底下正燃着柴火、摆在三块石子上面的乌黑铝锅,边吸土烟,边注意着锅里煮的东西。我好奇地坐在他们旁边的一块石头上观察。一会儿开锅了,见锅里面只有几块带点肉屑的羊骨头,围在四周的尼泊尔人都迫不及待地伸出乌黑带泥土的手,也不管那腾腾热气,每人抓起一块骨头(每人也就只有那么一块而已)津津有味地啃起来。那肉屑还鲜红,根本未被煮熟。啃完骨头也不用擦嘴,油腻腻的双手往衣衫一抹就完事了。就那么一块骨头,一点肉屑,能填饱肚皮吗?

我在东风桥头用 2 元钱买了 6 个苹果。仔细计算一下:4 只苹果约一斤重,他(她)们若从尼泊尔背 70 斤苹果到普兰来最多可卖 93 元(不计算烂掉的),就算这些苹果是白得来的,不用本钱,这 93 元是他(她)们 8 天负重徒步,艰难跋涉的收入,每天也只得到 12 元还差 3 角 5 分。请问这样的劳动强度,这样的经济收入,在沿海地方有人接受吗?

于是,这些不大的、味道与内地国光苹果无异的尼泊尔苹果,

让我甚觉可怜,吃起来总觉得有一种难受而又无法表达的味道。

据说尼泊尔与印度一样,贫富极为悬殊。前几年到过斯里兰卡,感觉斯里兰卡是乞丐的国度。但看到眼前的尼泊尔人,觉得斯里兰卡的普通平民要比他(她)们好得多。

此后两天,脑子里常浮现尼泊尔人贫穷潦倒的形象,心里常产生一种不知是可怜,还是同情,还是感叹人世间为何如此不平等的感觉。

在尼泊尔人的眼中,我就是香港客、台湾客、老外了,但我对自己目前所过的日子还常常不满足,还常有奢望。我眼前的这些尼泊尔人奢望什么呢?

我苦思冥想,心情沉重。

直到中午在东风桥头找饭吃时,见到在一地摊前买手镯的尼泊尔父女俩的真情后,此心境才比较宽慰。

父亲看来不上40岁,与一般尼泊尔男人的打扮相似,背着一只沉重的编织袋。女儿大概十六七岁,背一个装着铝壶、食具的小竹筐。她个子矮小,肌肤和衣裙都是黑糊糊的,要不是两只手上各戴着一排五颜六色的五六只手镯和鼻子中间夹着的一块金色的牛角型装饰物,无法分清是男是女。

父亲蹲在摆满各式手镯的地摊前,女儿站在他旁边,手指着那些五花八门的各款手镯,估计是要父亲挑什么样的手镯的意思。父亲挑出红的、蓝的、塑料制的、电化铝制的十几二十只手镯,边择边望着女儿大笑。女儿心愿已偿,也笑嘻嘻的。也不跟摊主讨价,付了钱父女俩边谈边笑地过桥朝尼泊尔边境方向走去。

我终于明白,这些尼泊尔山民也和其他人一样,有亲情、有快乐。他(她)们已完全习惯于自己的生活状态,泰然处之地过着既定的日子,你完全不用为他(她)们担忧。我那沉重、压抑的心骤然轻松多了。

他(她)们虽然形甚于乞丐,但却完全不同于乞丐。他(她)们依靠自己艰辛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不像乞丐要依靠别人施舍活命,凭这一点,他(她)们就值得我们尊重。

其实,从离开狮泉河镇至今 16 天时间,我们从未洗过澡,早上起床后也常常没刷牙盥洗,晚间也常未洗脸烫脚便倒头大睡;纸包里充满汽油杂味的简易速食面已成为我们的主食;一个多月未换的外衣,领子和袖口都已乌黑油亮;天天早上 7 点出发,奔波颠簸至晚 12 点后才入睡;穿着同样厚薄的一身衣服既抵御清晨的天寒地冻,又承受中午的灼热强光……我们不也是一天过一天,精神饱满,心境愉快,日子过得甚至比在家中还惬意吗?

从香柏林寺遗址边的半山坡向南望去,喜马拉雅山山麓从西向东逶迤蜿蜒,无数巍峨的山峰岿然屹立。天未亮,我们已赶到半山坡的一片平地上,架装好照相机,装上长焦镜头,做好拍摄准备。周围还黑蒙蒙的,但锯齿般锋利的座座山峰都已醒来了,早霞给它们雪白的脸孔抹上一层金红色的光辉,使它们如镶嵌在深蓝色玻璃上的琥珀。我顾不得天寒地冻迅即用莱卡 350mm 长镜把一座座形象不同的壮丽山峰收进镜头里。

提起喜马拉雅山,人们只记得珠穆朗玛峰,而那同样峥嵘挺立的无数山峰却被遗忘,我真为这千千万万比珠穆朗玛峰还美丽壮观却默默无闻的山峰抱不平。

中午在东风桥头小食店就餐后,离开普兰往圣湖玛旁雍错南边的楚果寺,住进该寺设的招待所。

楚果寺和招待所都建在湖边,在这里随便向北望去,透过霎时墨绿、霎时蔚蓝、霎时碧绿,色彩瞬息变化的湖面,冈底斯山像喜马拉雅山一样一丝不挂地出现在湖水之上。阿旺洛桑说,我们运气真好,一来到就清清楚楚地见到冈底斯山脉,他们以前来了几次,都因云雾遮挡,什么也见不到。

假如说,冈底斯山麓是一

大群从东向西奔腾的野马，那么，冈仁波钦却是一个绝对静立的神坛圣碑。它高高矗立在万山群峰中间，凭万山跃动，千云飞升，径自圣洁威武，岿然不动。

冈仁波钦峰，形如一个洁白的馍馍，它中间裸露的坚硬岩石呈一条垂直的黑线状，与两边有规则的黑色横线条构成一个“丰”字的图案，远远望去，好像一架搭在山峰的天梯，召唤人们从这梯阶向天上爬去。

在我们的背后，与冈仁波钦相对的是纳木那尼峰，高 7694 公尺，比冈仁波钦还高 1038 公尺，但人们却传称它是神山冈仁波钦的小老婆，另外有两座山峰是冈仁波钦的情妇。这种将山人化的传说足见人们对神山的敬仰和钦慕，也或许在崇拜者心目中，至高无上者便可享有一切，任所欲为，甚至只有如此，才更显高贵。

我却觉得纳木那尼峰要比冈仁波钦更加高大宏伟，气势更加磅礴；而拉昂错也与玛旁雍错一样如蓝宝石般美丽。但纳木那尼峰和拉昂错就是名气不大，冈仁波钦峰和玛旁雍错湖却就被尊为神山圣湖，受人顶礼膜拜，人们千里迢迢，辛苦跋涉，来到它们身边，向它们毕恭毕敬地叩头，围着它们团团转，百般劳累，甚至累倒丧命都心甘情愿……所有这些，无非因冈仁波钦山、玛旁雍错湖多了一些传说，多了一些人们编造的故事。

塔尔钦的小商店和藏民小贩都兜售着这里惟一的一本书，书里面讲的全是神山圣湖的故事。到此地的香客大都把它捧为“圣经”、“语录”，深信里面所讲的故事，越看那崇敬之情越是高涨，对神山圣湖越是五体投地地崇拜。可惜这本书全是藏文，我一字不懂，无法像香客们一样，对神山圣湖的崇拜达到走火入魔的境界。

圣湖玛旁雍错边有个玛尼堆，像千千万万遍布于西藏大地的玛尼堆一样，用很多很多的石头石片堆砌而成。那石头石片上刻着美丽的藏经文，称为玛尼石。玛尼堆旁还插着几根竹子木棒，棒竹上面挂满五颜六色、写满藏经文的布片，称为幡旗，或经幡。玛尼堆上还摆着带尖尖黑角的牛头骨、羊头骨，头骨的额前也都刻划着藏文六字真言。藏族人崇信佛教，佛教提倡不杀生，但牛、羊都是藏人的主要肉食，藏民杀吃了牛、羊后，觉得作了罪孽，于是把牛、羊角放在玛尼堆上供奉起来，凡在玛尼堆边经过或转玛尼堆的人跟着牛、羊角上面所刻划的六字真言念一遍，就可以消灾除祸，减轻杀生的罪孽。

这是让别人帮您减罪消灾，其实每一个藏民都用自己的行动来表示对神佛的诚心，来祈求吉祥如意，消灾积福，那便是徒步“转”。围绕着神山圣湖走转，围绕着拉萨河，围绕着每一座寺庙、每一个玛尼堆团团地走转。每个寺庙内外都有转经筒，供您在用脚走转时也用手扭着经筒转。大的经筒直径1米多，一两人之高；小的只有几十公分大小。经筒里放着佛教经文，每转一次经筒便等于念了一次经文。转经筒大都用青铜制成，也有用木头做骨架，外表包青铜皮的，高级的还镀上真金。很多经筒上面有伸出的手柄，以方

便您转动时用力。最小巧玲珑的是那如货郎鼓般大小，一只手拿着便可自由转动的小经筒。它形如一个半磅的口壶，中间的轴为手柄，轴的顶端系着一条链以增加旋转的惯性。那小经筒大都用青、红铜制作，上面雕着各种图案花纹，做工相当精细，每一个手转经筒就是一件标致的工艺品。人们一面围着一处地方走转，一面转动手里的经筒，口中还不断地念着六字真言。

在玛旁雍错湖的玛尼堆边，日已西沉，一位 70 多岁的老牧人仍不顾一天的劳累，手里转着小经筒围着玛尼堆走，一圈走了又一圈，越走越有劲，也不知走了多少圈。只见天已全黑下来，我们收好相机三脚架，手脚已被冻僵，他还毫无停歇的意思。

藏族人坚信，这种行为可洗清今生、前生所有的罪孽，可为后世积聚更多的福德，转的次数、走的路途越多，效果越佳。

围绕着神山脚转一圈 57 公里，一般人需两天时间还很累，更多的人都是一天走完，那劳累的程度更不待言了。转神山的整个路途中没有小摊、饭店，中间经过一个寺庙，寺庙有一个小而简陋的住宿点，但必须自备被褥睡具。转山人饿了吃点自带的糌粑，渴了喝口山泉雪水。转山途中要经过几个大坂，常爬得精疲力竭。有一个大坂海拔高 5700 公尺。外地人常因高山反应而瘫倒，严重者命丧半途也是不稀罕的事。有的信徒围着神山一连转几圈、十几圈，甚至连续数月转上几十圈的都有。据说属马之年转山，转 1 圈等于 13 圈，所以，逢马年来此转山的人特别多。

沿着圣湖玛旁雍错边走一圈需要 7 天时间，但也有许多信徒香客，带着帐篷睡具，干粮食物，自愿转湖的。

物质文明的发达，也表现在信仰的做作上。沿海地区及城市，

对神明崇拜的程度是视朝拜的物品的价值而定的。广东潮汕地区逢年过节拜神的供品是猪头大髀、四式礼品之类。猪头整个、鸡鹅成只，颇为丰盛，说明潮汕地区经济比较发达，老百姓生活好。昔年外流在福建山区打工，见那里百姓拜神很有趣味，供品也是一只鸡或一块猪肉之类，但还要带上一把刀，一杆秤，一并放在案桌前。拜时详详细细地跟神爷言明：“这只鸡（或这块肉）一斤二两重，我现在切取六两敬奉您。”边说边用刀子鸡肉上作一下切的假动作（并不真的切下），再拿秤杆做一下称重的动作。完成了对这一神爷的奉拜，再把鸡、刀、秤拿去奉拜另一位神爷，再向另一位神爷讲明供品的份量情况。有的人家一只鸡一块肉要拜几位神爷。因为这里人穷，老百姓没有那么多供品可孝敬各位神明，只好如此变通。

前几年在香港九龙黄大仙见香港人拜神，那供品却是全只的烤猪，粗人的大贡香烛，整人袋整大袋精制的银纸金仪，甚为铺张。心里说，经济发达的香港就是不一般，连拜神的供品都极显阔气。

惟藏族人拜神，不以供奉品之丰厚来表示人的虔诚程度。在寺庙里，朝拜的人一般只给酥油灯添点酥油，或放上几角、几元钱，或献上一条哈达，没有燃烧香烛，也不供奉其他食物礼品。对神佛的崇敬是用身体力行的实际行动来表现的，那就是徒步“转”，行五体投地之大拜礼，这完全是一种考验人的意志和决心的行为，考验你的忠诚、你信仰的坚定，真叫“忠不忠，看行动”。

就这一点，我觉得藏族人的信仰和对他们心目中神灵的崇拜要比汉族人坚定得多，真挚得多。

9月7日 晴 下午有几滴小雨点

拍摄了神山圣湖早霞的景色后，即往塔尔钦，车行2小时抵达。

塔尔钦正着力扩建宾馆，以适应香客游人日渐增加的需要，据说今年单印度就有15000人申请来这里朝拜，政府只批准2500人。

宾馆围墙内有宽敞的帐篷茶座，茶座里还放映录像，夜晚也算热闹。无怪乎这里的地皮每平方米在 250 元以上，地价为全阿里地区之最，比首府狮泉河还贵。

宾馆的后面是塔尔钦乡，乡里开设了很多小商店，还有外地商人在此搭的帐篷，大多贩卖些日常用品、宗教物品和旅游礼品。哗啦啦的雪水在乡间小店、帐篷之间自由漫流，神气活现地展示着神山冈仁波钦恩沐着的第一乡的骄傲。

9月8日 晴

上午 10 点半离开塔尔钦宾馆，由原路回狮泉河。

中午门士就餐歇息用去一小时。餐店是门士煤矿工会开设的，设备简陋，态度热情。兵站的士兵还为我们的车内和物品喷射药水，义务为我们消毒。

经巴尔兵站用 100 元购得约 30 升一桶的 70 号汽油。

折入 219 国道，路道虽仍然坎坷不平，但大都在山间小戈壁滩上行驶，坡度起伏不大，过河沟时水也不深。车子兴奋地前进，有时时速竟达到 80 公里。

晚 10 点抵达狮泉河。

9月9日 晴

狮泉河惟一的、也是阿里地区 30.5 万平方公里上惟一的一个汽车修理厂今早一开门，便第一个接待我们的车子。修车的师傅倒还客气，但这里也只能是一般的修理，进口汽车的零配件基本没有，我们还得为车子担心。

9月10日 晴

归心似箭。

早 6 点 10 分，摸黑离开狮泉河。车行至盐湖时，轮胎被钉子扎破。这地方对汽车轮胎就是有感情，来时经过这里，也是扎破轮胎。

下午6点,抵改则,太阳高挂空中,中午的感觉而已。赶紧在油站加完油,又赶紧找补胎的店。

改则只有一家乡镇企业办的补胎站,但今天星期六,例行公休。他们的制度挺正规的,却害苦了需补胎的人。只好自己动手补胎。虽然自带有补胎工具,但只不过最简单的两支撬胎铁条,没有店里的专用工具来事。撬开轮胎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气更费劲,只有一支打自行车轮胎的手用小气泵,几个人轮流卖力,个个气喘吁吁,轮胎却还是不坚饱。折腾到太阳西沉,总算可以应付了。

夜晚躺在招待所简陋的床上,两臂酸疼难当。什么时候阿里地区的每一县址都有个与内地一样的汽车修理厂呢?肯定要等到阿里经济发达,人口多了,游客多了,来往车辆多了的时候。不过,到那时城市化的东西多了,环境受破坏,污染了,我们所热爱的纯真自然就大大被破坏了,这里的吸引力也就减退了。

正是阿里的广袤、荒凉、纯朴、原始、艰难、严酷、苦恶、险绝,吸引着我的到来,让我回味无穷。

9月11日 晴 偶尔有些雨丝

还是6点起程,车行2小时,抵一不知名小湖边。早霞初露,天边红云滚滚,牧民刚起身,羊群却好像还在梦中,笨笨地挤在一起。待拍下这透亮的晨景,却发现车子的冷却水箱又漏水了,而且漏得相当严重,车子根本不可能再开了。又重施故技,把破布湿水捣烂与肥皂混和,补住漏水的地方。但在安装水箱时又把风扇的塑料护圈弄断了。补好水箱的车子才开一个多小时,至一小河边时,水箱还是泄水。于是又把香烟拆散,把烟丝和过滤嘴的绒丝丢进水箱里,让它们赌住泄水的管子,总算完全杜绝了水漏。阿洛嬉说:这水箱还是个“烟鬼”呢。

下午3点多在措勤县加了油不久,轮胎又被破玻璃瓶碎片扎坏了,内外胎都破损严重。这车子遇到阿里地区的路道就是遭罪。

晚10点30分住进21道班的招待房,床铺肮脏、冰冷潮湿,开

水也没有，每人还要 20 元的房费，这下真的让两个安徽小青年狠狠地宰了。

9月12日 晴

今早为了打喷灯烧开水，竟然弄到 8 点 10 分才出车，赶到拉孜县的尼楚河渡口已是下午 2 点了。渡口停了几部车，说是摆渡的中午休息，要到 3 点才开工。连摆渡的中午都要休息，奈其何也！与对岸的一个旅行团几十个外国游客相望，大家眼巴巴地盼到下午 3 点 28 分，渡工们才慢吞吞地开工。这渡船完全是人工撑动的，10 余个工人撑着一支杉木制的大舵，捣动水流，利用流水冲力把船摆到对岸。摆舵的角度稍有偏差，船便不能准确靠岸。重复操作了好几次，终于成功靠岸，已是 4 点多了。

赶到拉孜县城曲下镇加油。啊哈！加油站对面不远，总算有个专门补胎的店了。这是阿里路上惟一的补胎店。店主是个四川小伙子，以前在西藏当过兵，见西藏地区补胎店奇缺，复员回乡后学了补胎技术，又重回这里开这补胎店，还雇了两个藏族青年。生意挺不错，补一个轮胎收 13~18 元。

5 点多离开补胎店，出发往樟木方向。

西出曲下镇两三公里，沿着中尼公路（318 国道）折南，翻过海拔 5252 公尺的加措拉山，车行约 70 多公里，到了定日县。驶过公路右边的珠穆朗玛宾馆不远，便进入边防禁区。边防检查站的士兵认真地查验了我们在拉萨公安局办的边境通行证，翘起闸杆让我们通过。

看看天色还早，路道也较平坦，又再驱车 40 余公里抵定日区。定日海拔 4300 公尺，定日区原先是定日县址所在地，比较繁华。这里有个稍有名气的旅店，叫“哈呼服务旅社”，是一对藏族夫妇及老奶奶一家人开办的。

“哈乎”藏语的意思是满意，哈呼服务旅社也即服务满意的旅社。土砖砌的围墙，土砖砌的大门，占地面积很大，入门便是宽阔的大院。大院北边朝南一排低矮的平房，其貌不扬。但房中整洁，被褥

干净。平整的屋顶挂着彩图塑料布以作天花板，使房中更觉温馨、舒适。房中开水、酥油茶齐备，给人宾至如归的感觉。餐厅宽敞，中间摆着一排藏式桌椅，椅子上垫着厚厚的藏式毛毯。天花板和墙壁上也都画着藏式图案。十几个德国旅客与我们同桌对坐，大家情绪良好，气氛热烈，犹如一家人。店主送上白米饭、青菜、马铃薯，还有青菜汤。这对于从狮泉河一路来尽吃速食面的我等，真是难得的丰盛晚餐了。而且，这饭菜你尽管吃到饱为止，收费也很低廉。女店主进进出出，一边殷勤为大家添饭加菜，倒茶倒水，一边劝人家多吃吃饱，就像父母吩咐子女一样，真令人感动。

一对外国夫妇带着个小孩，也住在这里。据说他们刚从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回来，那小孩大概1岁多点，因为他们还带着婴儿车。这小孩也够福气，刚出生一年多时间便得以见到世界最高峰的容貌。这夫妇也够大胆，把这么小的儿子带到这么恶劣的环境来旅游。

9月13 晴转雨

在舒适的床被里睡了舒适的一觉。清早出发，店主夫妇到我们车旁送行，笑容可掬，依依惜别之情难以忘怀。“哈乎”，真是个值得怀念的满意服务旅社。

从定日区往西北44公里，抵门布拐弯向南，车子在河谷中穿行，两边的山岭光秃秃的，像是由松散的乱石、沙砾堆起来的小山丘。灿烂的阳光逐渐被我们抛到身后，迎面是阴灰的天空。过了聂拉木，下起小雨，眼前的景象截然不同了。近月来，天天见到的广漠荒凉、尘土飞扬的场景荡然无存。只见一座座高山矗立在我们前头，山势峻峭近90度角，山体乌黑如铁，山刃锋利似剑，使人联想起“刺破青天锷未残”的诗句。满山翠绿葱郁，树木茂盛，喜马拉雅冷杉、白桦、铁杉先后出现。无数大大小小的瀑布从高高的山上垂直下泻，如条条银链从天而降，似条条哈达在山上高挂。

满山的烟雾就像一堆堆被尖利的山峰不断切刈，不断搅撩的棉絮，一忽儿铺天盖地，把个个山峰密密实实地遮蔽，一忽儿又化

成一团团，一片片，缭绕于山间谷地。

公路如一条赤黄色长蛇，在半山腰间蜿蜒爬行。聂拉木河在山谷下面的深渊奔腾咆哮，向南直冲尼泊尔而去。滚滚的白浪搏击着坚硬的岩石发出如雷般的轰鸣，在山谷间回响。

这景象哪里是西藏的特征？分明是道道地地的云贵高原春天的景色。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简直以为自己在梦中回到了南方。

然而，这千真万确是西藏中南边境，最靠近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聂拉木县。车子在令人惊心动魄的路道上下溜近 30 公里，抵达边境城镇樟木镇。

樟木镇坐落在南向尼泊尔的高而陡峻的山坡上，海拔只有 1800 公尺。城镇不大，一条狭窄的泥土路“之”字形从山顶下溜至半山腰的海关大门，横穿整个城镇。这路既是通往尼泊尔的必经之路 318 国道，也是樟木镇的主要街道。路道两边成排地停着一辆辆中国和尼泊尔的货客车，好像澳门的街景。不同者路面全是积满泥泞污水的坑坑洼洼，还有那施工用的零散堆放物。

街道两边，幢幢楼房嵯峨矗立在陡峭的山坡上。二层楼，三层楼，四、五、六层楼高低不平；木材架的，红砖砌的，水泥浇的，各种装修，各种花色；铁皮屋顶、泥瓦屋顶、水泥平顶、五花八门；红色、黄色、灰色、白色，五颜六色；上上下下有梯阶式小道连通，到处是树木、花草、藤蔓。抬头仰望，犹如置身于香港跑马地，只是多了些零乱的电线。

几乎见不到一幢藏式房屋，这现象令人纳闷，自然景观如南方，怎么这楼房的建筑模式也如南方呢？

樟木镇是西藏地区目前惟一对外开放的国家一级口岸，国

内外旅客都只能从这里进出国境,所以,樟木镇的外国人特别多。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大都是旅游者、探险者。他(她)们从尼泊尔经樟木镇到西藏各地旅游,或是从内地其他口岸入境转进西藏,饱览了布达拉宫的风采,领略了珠穆朗玛峰的雄姿,再取道尼泊尔回国。也有一些尼泊尔商人和在尼泊尔搞外贸工作的国内人员。更多的是尼泊尔挑夫,他们都是尼泊尔的边民,可自由进出边界。这些人营养缺乏,个子矮小,穿着破旧,光着脚板,背负重量超过自身体重的货物,在那沙石尖利、泥泞遍地、人车阻塞的狭窄路道上,一步步地迈进。这景象在樟木镇的街头巷尾,在海关附近杂散的场地里都可见到。

像所有边境城镇一样,樟木镇给外人一种新鲜的感觉和吸引力。

像所有边境城镇一样,樟木镇相对比西藏其他城镇要富裕、繁荣得多。

樟木镇是山城,整个城镇见不到一辆自行车。樟木镇也是雨城,每年4~10月,天天下雨。从中午12点抵达这里到深夜,滂沱大雨就一直下个不停。雨量充足,气候温暖,高山低谷间烟雾弥漫的景象也经常出现。因此,樟木镇也可称为雾城。

相信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道路的拓宽平整,过往旅客将与日俱增,樟木镇会更加繁荣昌盛。

夜住樟木镇藏胞接待站。

9月14日 早晚雨 午晴

在樟木镇公安局办了证件,可以到尼泊尔边境小镇巴尔比斯游览一天。办证手续简单,只凭边防证和西藏摄影家协会开的介绍信。阿旺洛桑昨天下午已办妥了。那出境证只是一张简单的复写表格,几个人简单的资料填在里面,再盖上公安局的印章,连相片都不用。每人才收20元手续费。据说办证的人员态度还相当客气,特别吩咐说,最近尼泊尔局势有点紧张,有时出现骚乱,要我们一定多注意安全;还说本来应该陪我们去,但实在没空等等,令人感

动。

樟木镇海关天桥式的大门就横摆在樟木镇宾馆以南的中尼公路上,高高的门额上用中、英文写着“樟木镇海关”字样。上午 10 点我们到达时已是熙熙攘攘,人声喧闹。有一班要到加德满都开展销会的人员要出关,一溜近 10 辆丰田牌越野车,把海关门前马路全都堵塞。但海关大门边办公室的屋檐下却只摆着一张简陋的办公桌,两个海关人员紧挨坐着,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本填写得密密麻麻的登记簿。一人正在散发出入境行李登记单,出境的人纷纷争着索取。

天下着毛毛小雨,满地泥泞,到处湿漉漉,没有一处可书写的像样地方。海关大门前半人高横架着一条漆着红、白两色相间的木杠,把一切车辆拦阻在国门后,却不见控制木杠的人员。整个场面乱哄哄的,使人不知所措。幸好阿旺洛桑认识拉萨旅游公司的经理,经他指点,拿着公安局发的出境单,到海关里面办理好出境登记等手续,大家的心总算踏实点。

待到 11 时许,海关办公室里突然出来一个军人,把横路的木杠一头翘起。人们争先恐后上车,排在最前头的一辆车轰隆启动马达,率先出关。我们也跟着大队车马冲出去,既未验明正身,也未清点人数、检查行李,就这样容容易易地出了国门,真有点莫明其妙。

原来过了海关大门,还有 10 公里的路程,到友谊桥,那才是真正的国境边界。这 10 公里路弯曲、陡峭,泥泞、乱石遍布,是最糟糕的路道。出境的人走下坡路,车子常常打滑,弄得乘坐的人七颠八倒。入境的人爬上坡路,车子喘着大气,一档爬行还觉艰难吃力,载货负重的车辆,只好由副手下车,冒着排气筒排出的废气浓烟,用石头顶垫汽车后轮,车子每前进一步便垫衬一下。更苦的是那些外国游客,因为这段路没有公共班车,他(她)们背着沉重的行李包,冒着雨水,在淹盖脚踝的泥泞路上,踩着刺人的石块和山涧上冲下的冷水徒步走完这 10 公里的路程。

眼前突然闪现拉萨街上飞驰而过的林肯牌高级轿车,据说西

藏自治区一下子购置了 50 辆。心中纳闷：这国门脸面的 10 公里路为什么不花些钱建成像样的水泥马路呢？眼前的状况不是给出境的人留下一个贫穷落后、艰难跋涉的坏印象吗？难道这也算“求实”？

友谊桥横跨在从高高的山上冲泻下来的聂拉木河下段的低谷上，东南头是尼泊尔国境，西北头是中国国境。西北面靠桥头处矗立着一块水泥制界碑，上面端正地雕刻着中国(CHINA)字样。它的旁边由一个士兵正儿八经地守卫着。桥头边一张简单的办公桌后面，一位中尉军官在登记。游客可随便越过他的位置到桥中间拍照留念。桥面中间画着一条粗大的红线表示这是最具体的两国分界线，红线南边一个穿浅蓝色制服的尼泊尔警察若无其事地站着，也不理会过往行人。有一群手拿金黄鲜花的尼泊尔人全神注视着中国境内的游客，做好随时欢迎的姿态。

从桥中间向北仰望，樟木镇的房屋如一块块高高耸立的巨大广告牌，阵阵烟雾飘渺其间，好雄伟的西南国门啊！

友谊桥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114 公里，到巴尔比斯镇 27 公里。

车子过桥手续简单，把公安局发的出入境单子拿给桥头办公的中尉军官，他只随便看一下，又往车里面望一眼便放行了。但进入尼泊尔境到巴尔比斯，却要经过 5 道关卡，钻过 5 条简陋的横路木杠。其中除一条是收路费的，其他 4 条是边防证件检查。不过尼泊尔警察十分友善，态度温和，彬彬有礼，分别时还频频向我们招手“拜拜”，令人非但不嫌麻烦，反觉心情愉快。

车子仍顺着山间公路下坡而行，虽然仍是土石路面，但比中国境内的路平坦得多，路的边缘、护坡都用石子砌得整整齐齐。据说友谊桥和这条公路是中国无偿为尼泊尔建造的，对比桥北面中国境内那 10 公里的状况，确实为中国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所感动。

气温已明显升高，一个多月来我们第一次出汗，明显的温带亚热带气候。公路两边高高的山坡上，到处可见尼泊尔农民的房舍和一畦畦发绿的稻田。

公路两边也不时掠过尼泊尔人的住房，有红砖砌的、石头垒的、木板架的，也有贫苦农民用竹、草、木盖成的低矮房舍，房屋的前后大都种着花木，还有香蕉，那景象好像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不少屋舍的窗前门额吊着成串成串的玉米，这说明除了水稻外，玉米也是尼泊尔人的主食。

路上来往的车辆不算少，人都是印度产的“TATA”牌货车，也有为数不少的德国产“奔驰”牌大货车。汽车的前头都装饰着带佛教色彩的漂亮图案。尼泊尔交通管理松散，一般车辆驾驶室中都挤满了人，载客的车厢更不例外，连那全无安全设施的平顶车篷上面都坐满了人，乘客在那高高的车顶架上左右摇摆，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真让人担心。

巴尔比斯是个山乡小镇，来自聂拉木河的流水自北向南从镇中穿过。几十幢新旧各异的两层楼房坐落在通往加德满都的道路两边。楼房下层的铺面商店销售饮食、布匹、化妆品、旅游纪念品及小电器产品。店面都不大，但货物陈列整齐，店主漫天叫价。在一家工艺品店我看中了一个铜皮制面具，女店主一开始开价 3000 尼泊尔币（约等于人民币 460 元），待我转身要离开时，她忙改为 1000 尼泊尔币，一忽儿便降了 2000 元。

街道行人不多，不少人光着脚板。妇女大都在鼻孔两边刺孔，戴上类似耳珠之类的金饰。也有在鼻孔中央的软骨处扣上月牙形金饰的。不少妇女甚至少女都吸粗纸卷烟，从她们吸烟的狠、猛形象可见都是老烟鬼。少数唇红齿白的胖妇人，穿着华丽的印度服装，雍容地招摇过市，一看便知是有钱的贵妇人。贫富悬殊的状况一目了然。

尼泊尔人不兴肩挑，运带东西都采用背，背带最吃力的部分却是放在额头上，与藏族人放在两肩及胸前截然不同。

镇北面有一家装饰洋气的小饭馆，雅致安静。早已在樟木镇换了尼币，中午就在这饭馆就餐。每人一份咖喱饭、一碟烧土豆，一碟烧鸡肉，一小碗浓汤。味道不怎么样，但店主极殷勤，毕恭毕敬把我们当王子般招待，再加上轻快有节奏的尼泊尔音乐，令人陶醉在这异国的情调中。

在巴尔比斯街道上由东北到西南转了一圈，拍了几张人物风情照片，用剩下的尼币购了两盒尼泊尔歌曲录音带，已是下午4点多，恐樟木镇海关早早封关，大家不敢再耽延，驱车返回。

归回的半路上遇到几只耕牛挡路，几次按喇叭，它们都不理不睬，耕牛的主人也全然不管，只好停车数分钟，待它们慢吞吞地离开。原来尼泊尔人把耕牛奉为神明，无端宰杀耕牛的罪比杀人还重，就是用绳子抽打耕牛，也会受到谴责。大概耕牛是农田里的主要劳动力之故，更可见农业在尼泊尔经济领域里的重要地位。

入境手续比出境更简单，只在友谊桥头检点一下人数，车子便长驱直入了。

啊！又出了一次国。

9月15日 大雨转阴

清早冒雨从樟木镇出发，往定日区，将临定日县的边防检查站前10公里，右拐进入简易公路，爬上一座高峻的赭黄土大山，面前是一片宽阔的河谷小平原。一条小河弯弯曲曲地从这里流淌，顺着河边小道向南爬行，所经是一片富庶的粮仓。在小河两边，隔几里路便坐落着一个藏家村舍，围绕农舍的是一畦畦的良田。正是收割时节，一堆堆刚收割的青稞都放在田里。藏农们正辛勤地干活，时而传来嘹亮的歌声和马铃薯清脆的叮当声，好一片欢乐的秋收景象。

走过这片河谷，地势又逐渐升高，慢慢地靠近喜马拉雅山麓。这是最难行的“路”，陡峻的斜坡上全是棱角锋利如刃的乱石，大小

不等,犬牙交错地堆放于“路”上。到处崎崎岖岖,坑坑洼洼,车子只能用一二档缓慢爬行,10多公里竟然走了一个多小时,至下午4点多,终于爬到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5000多公尺的绒布寺。这是惟一可歇息的地方。再向南6公里便是登山大本营,那是攀登珠峰的起点,我们就住进绒布寺开设的“招待所”。

绒布寺坐东向西,落在一条南北走向的狭长谷地上,背靠东面大山,三五排几十间平顶石屋从南向北摆开。主寺是两层高的木石建筑,如所有寺庙一样陈放佛堂的一应摆设。门前是一座不小的藏式佛塔,塔顶几个金轮发出闪闪光辉。这就是常见的珠峰相片中用以作前景的白塔。距白塔西面几十米是一排低矮农舍。农舍后面的山麓与东面山麓对峙,这些山麓除了顶部露出一些褐色的坚硬岩石外,其余全都是松散的小石子构成,与其说是一座座山,倒不如说是一堆堆高高叠起的沙堆、乱石。一溜的赤灰色,没有一丁点儿的植被。这正说明这里生存环境的恶劣。

绒布寺目前住着15位札巴(和尚)、25位觉母(尼姑),还有5位藏族俗民,每人都占着一间以上的房子。我们被安排在南面一间低矮的石屋。低头钻进1米多高的简陋房门,见靠墙西面用极不规则的石子砌成一排床炕,正好够5个人睡觉。虽然铺着两块毡子,仍然高低不平,躺在上面极不舒服。屋顶是几条不大的方木条支撑着大小不等的石片,石片上面是灌木干枝,最顶层是一层厚厚的泥土。站在炕上,头已顶住屋顶,躺下仰望着这六七公分粗细的木条和那成百斤重的一块块石片,真有点忧心忡忡,万一屋顶塌下来,肯定粉身碎骨。

天气寒冷,猛烈的西北风逼着我们赶紧穿上羽绒服,但那寒气竟是从体内发出的,仍无暖和的感觉。南面珠峰所在方向一片迷雾,除了灰蒙蒙、白茫茫,什么都看不到。札巴说,这一个多月来,不是飘着细雨、雪花,便是阴天迷雾,珠峰很少露面,前面大本营的几队登山队都龟缩在帐篷里,未敢出发登山,恐怕一两天内见不到珠峰的真面目。

这是我们最为担心的问题,在拉萨时,影协主席扎西告诉我

们,能否拍到珠穆朗玛峰,全靠运气,珠峰平常总是躺在云雾里面,有的人到达的第二天珠峰便出现,有的人住上10天半月还见不到它。前年他们到珠峰,等了7天才见到,但珠峰只露了一下便又消失了,拍得很不理想。以前很多到过珠峰的影友也都不无沮丧地说:“我们那次到珠峰去真倒霉,天天阴霾密布,一连呆了好多天,天气总不见晴,干粮完了,时间也不允许,只好扫兴而归。”足见要见到珠峰之难。无怪乎至今珠峰的相片不多见,高质量的更寥寥无几。

这里海拔高,植被没有,氧气更加缺乏。已明显地觉得气短,精神倦怠,懒得走动。今早在樟木镇是亚热带的气候,下午却是天寒地冻,大家都有得了感冒的感觉。这“招待所”每人每晚住宿费15元,只给一床薄、破、脏、烂的被子,冷热水一律没有,须自己到一里多路外的山脚小沟取水,用汽油喷灯烧。若要多待几天,汽油不够,车子便开不到拉孜了。几个人蜷缩在小屋里饥寒交迫,直打哆嗦顾不了那么多了,先烧壶开水,泡包速食面暖暖身子再说。完成晚餐,仍觉寒冷难受,其他人索性和衣钻进被窝了。

我也觉得很冷,但几年来的摄影经验使我不由自主地冒着寒风蹒跚地爬到西南方的一个制高点上。向南一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南部天空的阴霾已破开,隐约露出白皑皑的一座雪峰,稳重、庄严、雄伟,如仙女般伫立长空,就在我的眼前,又觉甚为遥远。立刻回头奔往住房。边走边高呼:“珠峰出来了!”

顾不了台阶的崎岖不平,顾不了气喘临近窒息,奔跑,冲进屋里,提起装满几部相机镜头的沉重相机袋,拿起三脚架,回头朝高台奔去。边走边把三脚架的脚拉出来,放稳,装上相机,接上快门线。来不及仔细端详、比较,迅速取景、测光、调整拍摄数据,按动快门。这一切动作都是连续极快地进行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取景器,心激动得快要跳出来。这就是地球第三极!这就是世界屋脊的屋脊!这就是地球的最高点,海拔8848公尺的珠穆朗玛峰!这就是从童年至今向往了40余年的珠穆朗玛峰!我终于在您身边了。

手只管做着拍摄的动作,耳只听到“咔嚓、咔嚓”的快门响动

声，风不再如刀刮人了，寒冷驱走了，呼吸自然了，心情舒畅，精神振奋。135机、120机，150mm镜、250mm镜，再加上85B滤色镜……不停顿地变换各种方式拍摄。一直到取景器里只见到灰白的一片阴霾，我才明白过来：我们是幸运儿，我们的虔诚感动了珠穆朗玛峰，珠峰接见我们了，我们拍到珠穆朗玛峰了！大家忍不住心中的喜悦，高兴地发表自己的感受。

我看一下手表，珠峰正好出现了约15分钟的时间。啊！太可贵了，终生难忘的15分钟。

9月16日 晴

昨天僧人告诉我们，早上6点至7点珠穆朗玛峰便露面，于是

把闹钟的指针拨到 5 点半。

昨晚气候极冷，窗外寒风直叫个不停，不敢脱太多衣服，穿着两件毛绒衣睡觉还不觉暖和。睡炕高低不平很难受，辗转反侧，脑子里一片空白，直到下半夜才迷迷糊糊入睡。被闹钟声叫醒时，天气更冷，望望窗口，外面阴沉沉的。打开向北之门，天空也是灰蒙蒙的一片阴霾。这天气没希望了，又钻进被窝里。过了一个钟头，心想不能大意，穿上羽绒服，到南面高台一看，不对！珠峰显露了。赶回房中取来摄影器材，用 2.8 光圈和 1 秒速度对着珠峰刚按了几下快门，大片乌云又把它遮住了。

一边后悔没有听僧人之言，一边为珠峰的神出鬼没、变幻莫测所折服，再也不敢疏忽了，死守在相机旁。

霞光刚消失，天开始透亮，一股白色的云彩如轻纱在西侧的山峰下面飘游，山上那铁褐色袒露的岩石，如刚出母体的婴儿却又给人坚不可摧的感觉。啊！我终于见到生命与自然的胚胎。

时间好像也被这冰冷的天气冻僵了，挡住珠峰的灰黑色帷幕极慢极慢地向西拉开。8 时许，整个珠穆朗玛峰终于在蓝天的陪衬下无遗地暴露在我的面前，一丝不挂，一览无遗。

转移到绒布寺前的另一个高点上，近处是白色的佛塔，把珠峰尽情地端详，尽情地拍摄。

觉得自我很渺小，也很伟大，因为终于目睹世界上最高的山峰。

靠近了珠穆朗玛峰，却觉得离它很远很远。

余兴未消，又再向登山大本营前进。沿着从珠峰流下来的雪水汇成的河道旁边的小路，路上仍然是犬牙交错的锋利乱石。爬行 6 公里，一片布满小石子的平滩与满是冰雪的珠穆朗玛峰紧紧相连，十几顶红、黄色的帐篷东西排列摆在珠峰的前面；穿着鲜艳色彩的各国登山人员在其间活动，特别醒目；发电机的马达声刺耳。珠穆朗玛峰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和愿望，人们却搅乱了它纯洁和宁静的环境。

据说这里目前驻扎着 10 余支各国的登山队伍，今天的天气是

这一个多月来最好的,已有 6 支登山队出发攀登珠峰了。尚留在大本营里的人,除了登山运动员外,还有很多做后勤工作的,他们向报社、通讯社发出稿子,与正在登山的运动员保持无线电联系。有一对 40 开外的夫妇,前些天已攀登到了 7000 多公尺的高度,男的头疼坚持不下,撤回大本营休息,准备几天后再继续攀登。

珠峰顶点比大本营所在地还要高 3000 多公尺。大本营前面还有登山队的前沿营地,那里海拔 6000 多公尺。从大本营再向前挺进 10 公里,在海拔 7000 公尺的地方,便是一片白色的冰雪世界了,那里可以见到很多的冰塔林。

据介绍,一般人登上海拔 6000 公尺的高度以后,浑身已相当难受,活动也很困难了。有人这么形容,说是到了那高度后就算在距你眼前几十公尺的地方有块金砖,都懒得过去捡起来,可以想象登达海拔 8000 多公尺高度时是如何的艰难。

登山运动员必须有坚强的意志、坚韧不拔和大无畏的精神、强健的体魄和高度的忍耐力,才能战胜冰雪严寒、高山缺氧以及滑坡、雪崩等等险阻。可以说,登山过程的每一步路,每一秒钟都面临

死神的威胁。据说前一个月就有一名意大利登山队员死于雪崩。

登山运动员随身带着帐篷、睡袋、食物、通讯器材等装备,艰难而勇敢地向顶峰挺进,天气不好或体力不支时,便在原地搭篷休息,待情况好转后再攀登。登山的路线有垂直上攀的,也有绕斜坡曲线爬上的。据说美国人体力最好,一般都能从垂直路线登山。天气好,20余天便可登上海拔8848米的顶峰,但一般都要近一个月才能到达。

攀登珠穆朗玛峰是最危险、最刺激、最消耗体力、也是最有意义的运动,这是一场考验人的毅力、意志、体力的斗争,是人与大自然、人与死神、人与自身的大搏斗。在攀登珠峰的过程中献出生命的大有其人,但死亡吓不倒勇敢的登山者,他们前赴后继,有增无减。登山者放弃现代优越的都市生活,不远万里从世界各地来到西藏这空气稀薄、环境恶劣的地方,来到珠穆朗玛峰这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接受大自然的严酷挑战,过极艰难的生活,拿生命作赌注。

我想,这是体现人类的意志,表现人类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一种最好方式。人们总要用各种方式来检验人类的最大能力、极限能量,攀登珠峰就是最好的方式。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不管成功与否,都是了不起的英雄。用攀登珠峰的精神来干事业,你会永往直前,绝不气馁。这就是各国登山勇士冒死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真在。

每个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都受到报纸、电台等新闻媒体以及他(她)周围的人的称赞,得到嘉奖,受到人们的敬佩。但实际上,也有不少的登山人默默无闻,被人遗忘。这就是那些住在珠穆朗玛峰附近,协助登山运动员攀登珠峰的夏里巴人。这些人受登山运动员雇佣,充当登山人的助手,但他们必须走在登山运动员的前头,为登山运动员寻找登山线路,修整攀登路道,如钉扎铁钎,绑扎绳索等工作,以便登山运动员较容易攀登。他们还必须为登山人员携带各种器材用物及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们所付出的劳动和体力不知要比登山者多多少倍。他们是开路先锋,危险性更大。就在前天,

一名受雇登山的夏里巴人在钉铁钎系绳索时，因绳索断裂而掉崖丧命，年龄才 25 岁。

一般登山者，登上一次珠穆朗玛峰便已功成名就，很少再登第二次了，而这些为登山者服务的夏里巴人，却大都不止一次攀登珠峰的顶端，尼泊尔籍夏里巴人达瓦登峰 4 次，25 岁的巴松嘎米已攀登了 5 次，多诺杰已 7 次协助登山者攀上珠穆朗玛峰，成为登上珠峰的世界之最。但这些人名字不见经传，默默无闻，他们无非每受雇登山一次得 5000 美元佣金而已，还是过着贫穷落后的山民生活。

在离开珠峰的路上，我心里一直为这些真正堪称攀登珠峰英雄的夏里巴勇士抱不平，他们的名字和勇敢行为应列入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史册中。

中午刚离开绒布寺不久，云雾又铺天盖地地把珠穆朗玛峰遮住了。难道这珠穆朗玛峰是专为接见我们而露脸？它是可怜我们这一路因不断受车子损坏之苦，为解除我们烦恼的情绪，还是为我们冒着车子毛病百出的危险，颠簸上千公里来看望它的精神所感动而露脸呢？大家带着十分愉快的心情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珠穆朗玛峰。

翻过第一个山岗，下溜到最靠近珠峰的第一个村庄，连接汽车方向盘的油管莫名其妙地爆裂了，润滑油漏光了，方向盘转动非常吃力，这种毛病是极少发生的。接着发动机也不灵了，车子只能推行发动。坚持着开到日喀则，已是晚上 9 点多了。

9 月 17 日 晴

上午把车子送进修理厂

后，自然又想到扎什伦布寺。其实到日喀则来的游客，百分之百都是为了参观扎什伦布寺的，因扎什伦布寺是后藏规模最大的寺院，寺里的强巴佛像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内坐佛像，更因这里有新建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灵塔。十世班禅前年圆寂后中央非常重视，拨出专款为他修建了富丽堂皇的灵塔。虽然耗费的财力人力都要比历世班禅的灵塔多，传媒也对这灵塔做了大量的绘声绘色的描述，但实地参观后，总觉得那工艺无论如何都比不上以前各世班禅和达赖的灵塔精细，特别是安放灵塔的灵堂墙上的壁画，比起这次我在西藏各地看到的古代壁画，无论在内容、笔法、技巧、乃至颜料方面都相差甚远，逊色得多。

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先进了，物质条件丰富了，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艺术反而比不上贫穷、落后的古代呢？而现今，一些艺术精品往往也都是由物质条件、生活水平不太高的地区或人创造出来的。是否贫穷反而激发了人的奋斗心、艺术灵感和艺术创造力？

直到下午 3 点，汽车还未修理好，据说整个电动机全填满沙子，离合器也清出 10 多斤的泥沙。听说台湾摄影家吴绍同先生正来到日喀则，赶忙去拜会他。

吴先生已 69 岁高龄，他是专以鹤为拍摄题材的，几乎跑遍全国所有鹤类出没的地方，这次是到离日喀则 500 多公里的措勤县南边拍摄锦鹤的。他从北京搭硬席火车到格尔木，又从格尔木搭乘公共客车，一路辗转，住最少钱的旅店，吃最简单的东西，尽量节省。昨天他从措勤经过日喀则，明天还要就原路及原来的交通工具回北京，再到内蒙古赤峰去拍摄丹顶鹤。吴老说他明年 70 岁，计划出一本有 70 种鹤的摄影集来纪念自己的生日。老人这种坚韧不拔、不辞劳苦、勤俭节约、为了摄影追求而孜孜奋斗的精神真值得我学习。

吴绍同先生为省钱住在藏族摄影家扎西顿珠的家中。扎西顿珠 30 多岁，在日喀则文化宫工作，为人非常热情。我们在他家中高兴地畅谈到 6 点，眼见美丽的晚霞即将来临，才依依不舍地与他们告别，奔赴江孜县。

晚9点多到达江孜县城,住县宾馆。

9月18日,阴雨转晴

江孜还在夜幕下沉睡,我们已驱车出发,一阵犬吠声为我们送行。

向正南朝喜马拉雅山方向行百余公里到堆纳乡,天已大亮,路道愈见平坦。从堆纳到帕里30公里路程全在一片平原中,这是山麓冲击所形成的。这里海拔仍然在4300米以上,天气也极为寒冷,灰蒙蒙、阴冷冷的,不时吹来阵阵刺骨寒风,坐在密封的车厢里还是直打哆嗦。

过了帕里,地势开始低下,海拔大幅度下降,地貌路状如到樟木镇一般。气温也不断上升,丽日蓝天,温暖怡人。心里明白:已进入喜马拉雅山麓地带了。从帕里再前进46公里便到达亚东,才是下午3点。

一路农田村舍不绝,庄稼长势良好,到处生机显露,给人小江南的感觉。

帕里虽然海拔4360米,有“世界最高镇”之称,因人烟密集,减少了寒冷、荒凉的感觉。一幢幢崭新的藏式楼房沿着井字型的道路边建立。这些房舍建筑的用料和结构形状与亚东的截然不同,一式用石子砌成二层楼,外表四四方方,好像碉堡。家家户户门前都有两个石砌的、高高的长方形台子,上面插着小竹子,挂放写着经文的五彩幡旗。这些佛教吉祥物为这高原小镇增添了无限生机。

亚东地处山沟河谷,依山傍水,海拔只有2800余公尺,因此在气候、地貌、植被、建筑等等方面都与帕里迥然不同。

所谓亚东,其实是指上亚东和下亚东之间的下司马镇。据说这里原是一片荒野河滩,常有印度、不丹等邻国商人进来经商。1888年英国远征军从这里入侵西藏。1904年英政府迫使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拉萨条约”,定亚东为开放商埠,这里遂发展至今为10余万人的县境。

亚东藏语卓木,意为旋谷,即急流的深谷。一条滔滔大河从北

向南奔流出境，直至不丹、印度，在印度称为托尔沙河。碧玉般的河水潺潺地从下司马镇流过，三条用水泥和木材架造的不同式样桥梁把两岸紧紧连接。一幢幢独立的二层楼房坐落在河两岸山间绿荫里。这些楼房大都用木头建造，少数石砌的是近些年才建造的房子，斜斜的镀锌铁皮屋顶银光闪闪。楼房外墙都油漆一新，色调

鲜艳，光彩夺目。楼上楼下大都有长长的走廊，门前屋后，庭院里间，栽种着一丛丛的玫瑰花、一棵棵的树木。家家门前都放着大堆成块的上好燃烧木柴，一个个典型的“柴干米白屋不漏”的小康人家，给人一种安宁、舒适、温馨的感觉。

住进亚东县招待所，大白天里电灯亮堂堂，亚东人在展示他们水电站电力的充足。安好行李，便到街上溜达，也解决午餐。

新建的水泥街道宽敞整洁。商店门面整齐，各式商品琳琅满目，品种繁多，应有尽有。县中学、镇小学都建得崭新漂亮。农贸市场各种蔬菜水果鲜嫩油绿，使人馋涎欲滴。特别是苹果和李子，更是这里的特产，闻名西藏。这里与锡金和不丹两国接壤，与印度也相邻不远，虽然1950年以后，海关关闭，至目前尚未开放，但仍然繁荣昌盛，生机盎然。倘若边境开放，那热闹场面可想而知。因此很多有识之士都提前在这里争购一块乐土，以待日后发展，所以这里地价也不菲。

浏览了一遍下司马镇，看看天色尚早，沿着河边道路，往南经下亚东驱车14公里，沿途林木葱葱，村落群群，花香阵阵，鸟语啾啾。那路却蜿蜒曲折，只管南下爬行。我心里明白接下去的是军警横路的边防哨卡，越过哨卡，东面是不丹国，西面是锡金国。希望早日开放边境，这一如世外桃源的地球角落，能恢复它们本来的自由

状况，那时我定会把这车子开进南亚次大陆这两个偏僻而神秘的小国。

现在不得不知趣地驱车回头。

9月19日 晴转阴

昨晚在招待所听四川籍的厨师介绍了盖世闻名的亚东三鲜。

第一鲜是“帕里蘑菇”。它在每年七八月生长于帕里镇附近，海拔7100多公尺的神女峰下。当地人认为它是靠神女的乳汁长成的，所以，采菇的人总要先烧上香，朝神女峰拜一拜。帕里蘑菇细嫩脆滑，清香爽口，味道别具一格，营养价值比一般蘑菇高2~3倍，而且还有治疗高山反应的药用效果。

第二鲜是“白当山鸡”。这山鸡生长于海拔二三千公尺以上的林莽雪域中，以虫草、三七、贝母等贵重药材为主食，体格肥大，每只有3~5斤重，飞如山鹰，站如孔雀。其肉细而脆，嫩而酥。药用效果却远胜于虫草、三七和贝母，对于身虚体弱的人，服后即起立竿见影之效。

第三鲜是“珠穆鱼”。它生长于溪涧间之急流险滩，靠雪水泡浸枯枝败叶所成之水源滋养。此鱼背颇似鲫鱼，但无甲无鳞，白色透青，一般重在一两斤，也有六七斤的。味道非其他鱼类所能媲美，为世间独有。

老厨津津乐道，口沫飞溅，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口水直流。夜里竟然梦见这三鲜香喷喷地摆在桌上，浓烈的香气直让人张嘴吞舌。猛地醒来，仍然觉得余味无穷。心中不禁自嘲，离家已3个月了，一直过着不正常的饮食生活，特别在阿里地区这严酷的1个月，基本以速食面为主食，营养缺乏，身体本能潜意识地唤起对山珍海味、佳肴美食的渴望。

到拉萨，狠狠吃它一顿！

在亚东吃过午饭，驱车回江孜。过了堆纳，始知在路的东边有一排皑皑雪山，似是南北走向，逶迤不绝。雪山的前头波光闪闪，好像一个湖泊，阴云密布，朦朦胧胧，忽隐忽现。

9月20日 晴

第一次自由起床，不受时间约束，第一次慢吞吞地吃早餐，然后慢吞吞地收拾行李启程。

经浪卡子、羊卓雍湖、曲水到拉萨。故路熟道，巴不得快点到达。

9月21日 晴

把车子送到拉萨日本丰田公司特约修理店，终于把心上的一块沉甸甸石头彻底地卸了下来。相信这修理厂能把这车子完完全全地修理好，相信以后的路上不再为车子出毛病而忧心忡忡了。

下午拜会扎西次登主席，分别一月，如隔三秋，那感觉特别亲切。

晚上扎西在一家四川饭馆请客。今晚可是不客气了，大块大块的肉，大口大口的菜，狼吞虎咽地饕餮一顿，仍嫌肚子容量太小。临走时恋恋不舍，这四川饭馆太可爱了。

9月22日 晴

汽车修理厂传来消息，需替换的新水箱必须从内地空运来，车子最快也要3天才能修好。闲着没事跑到大昭寺前的八廓街，在树荫下，与一僧人交谈，受益匪浅。

在西藏，僧人统称“扎巴”，级别高一点的僧人称“喇嘛”。

这位僧人叫卓登，快60岁了，从青海来。他以前曾到过印度、尼泊尔以及内地很多地方，汉语讲得很不错，还懂些英语，是个学识渊博、修行深厚、善于表达的法师。从他侃侃而谈的言语中，我认识到佛教的很多哲理，对藏族人看待人生的观点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在西藏遇到的一些事曾产生过疑窦，此刻茅塞大开。

做人最幸福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般认为富足、平安、子孙满堂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藏族人的观点却完全不同。藏族人认为与佛结缘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再是嗓子好，念起经来声音悦耳动听；第

三是相貌端庄,如佛般慈祥和蔼;最后才是生活富足,家庭平安。

与佛结缘指一切与佛有关联的事物,上至成为活佛高僧、当僧徒,或是与他们有血缘、亲戚、朋友关系。下至觐见活佛,受活佛摸顶,在寺庙、佛像前叩头,念六字真言……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难怪藏人要成年成月行五体投地大礼,跋涉千百公里到圣地朝拜;难怪他(她)们要设法送自己的子女去当和尚、尼姑,以为这是最光彩的事;难怪他(她)们会捐上一头牦牛来换取一张活佛的小相片;难怪他(她)们节衣缩食,把大把大把的钞票捐给寺院、活佛,难怪……

关于人的生死观念,藏族人也与我们不同。我们一般都以为起于生、终于死,人生就只有这么一世。佛教认为生和死是一体的,生死是轮回的,生命不是在去世时就结束,死只是另一生的开始,人生是永恒的。所以,藏族人更看重死后的下一世,他(她)们的目光看得比我们长远,他(她)们珍惜未来,保护未来,不像“现代文明人”那样,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挥霍浪费,拼命地掠夺地球的一切。

藏族人对自身的认识也与我们大相径庭,他(她)们以为灵魂才是最本质的东西,躯体只是灵魂寄托的地方而已。灵魂好比是旅客,而肉身却如旅店,人生不外如旅客寓宿于旅店,所以,他(她)们生死无悔。

难怪藏族人淡泊名利、随遇而安,难怪他(她)们不注重于自身躯壳的美化和维护,难怪他(她)们视天葬为崇高、神圣的归宿。

9月23日 晴

一位前天从深圳飞来的青年人,今天一早又匆匆赶到贡嘎机场飞回去了,他是购高价机票走的。

这是一位迷上摄影不久的发烧友,在深圳地位和环境都很不错,看到别人拍的西藏相片很是激动,很受鼓舞,决心也来西藏大拍一场,捞个“摄影大师”的桂冠回家,还特地购了一套全新的哈苏相机。从深圳飞成都,又从成都飞拉萨。谁料抵达拉萨的头天晚上便高山反应,狠命吸氧无济于事,把两袋氧气全洒在房间里仍然头

痛、胸闷，而且愈在意愈觉难受，捱到天一亮立马打电话请朋友不惜代价搞张飞成都的机票。临离开拉萨时丢下一句话：“看来我与摄影无缘了，到深圳后把相机卖掉算了。”

不少人以为，只要有钱有条件，到西藏那么转它一圈，回来便可轰轰烈烈地出书搞展览成个人摄影家了。这深圳青年的表现不正是最好的回答吗？！

谈到高山反应，阿龙司机向我讲了这样一个笑语：有一次他打扑克正投入，领导吩咐说明天北京有位领导飞抵拉萨，要他准时开车去接机，还特别强调要带备氧气袋。他随意应了一声继续专心打自己的扑克。第二天一早开车出发时才发觉忘了给氧气袋装足氧气，时间已来不及了。他灵机一动，用口往氧气袋里吹气，应付了事。到了飞机场，接上北京领导，回来路上，阿龙随意问那领导身体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反应？那领导说，好像有点头痛胸闷。阿龙说，那吸吸氧气吧。那领导朝身边鼓囊囊的氧气袋狠命吸了几口。阿龙再问，好点了吗？那领导竟然说，感觉好多了，好多了，这氧气真灵。

世间好多事都是心理在作祟。想到西藏来的人对于高山反应一定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就算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人,偶尔出差到平原几天,回来后也会出现高山反应现象。您到西藏来就是冲着高山反应来的,就是来接受高山反应的挑战的,连高山反应这点西藏高原首次送给您的微小礼物您都无法接受,那还来西藏干吗?

9月24日 晴

天下事不如人愿者十居八九,这次来西藏原本计划逗留6个月时间,尽可能把整个西藏大地跑遍。可这两天与家中通上电话后,天天有电话催我回家,大概工厂里出了一些意外事情,一定要我本人回去才能解决。这讨厌的现代通讯工具尽找麻烦,这一个月来讯息不通,六根清净,我们尽情享受西藏大地变幻无穷的美景,恣意吸吮原始的天地日月激发出来的艺术源泉。这下可好,一通电话,什么事情都来了。

本想不管一切,继续按原计划前进,但关于车子也传来不妙的消息,修车师傅说发动机声音不对劲,估计是泡水的原因,勉勉强强开到成都还可以,再在高山野岭行进,说不定什么时候那机器就会突然卧病不起了。

没辙,只好回家。

藏北无人区、藏东南原始森林、山南猴子玩耍的坝子、还有吉隆的秋色……只好待到下次再来拜会您们了。

9月25日 晴

说走今天就走,留些时间下次再来。

早8点半,扎西次登带着摄影协会的两位秘书前来送行。先给我们每人献上一条洁白的哈达,再敬上一杯钱行的啤酒。大家按藏族的习惯,先用两指蘸点酒向天弹出,然后一饮而尽。扎西又再斟满一杯啤酒,也同样先用指头蘸酒弹洒,再把满杯的酒轻轻地洒在地上,以拜祭天地,祈求平安。最后大家挥手告别。

虽然依依不舍,但心境都极为愉快,既然已决计回家,便突然

萌生思家之情，恨不得快点抵家。

车子好像体谅我们的心情，以每小时 100~140 公里的速度飞速奔驰，下午 2 点多已抵藏北重镇那曲了。从这里东拐，就是到昌都的黑昌公路了。

藏北草原的秋天，大地一片金黄色，就像连绵不断的金山，躺卧在蓝天白云之下。虽说是海拔 4000 余米的高原地带，但

那地貌更像丘陵，山不高，岭不险，坡体圆滑平缓。简易公路布满小石子，人烟稀少，这天地好像只是为了我们而存在。

车行 120 公里，进入比如县境不久，发现新换的水箱又漏水了，大概是车轮把路面上的小石子卷到风扇里，砸坏了一页风扇，也砸坏了水箱的管子。

故技重施，仍然用碎布捣肥皂补外，烟丝放入水箱中堵内，依然奏效，不漏水了。本想重回拉萨修理，回头走了 10 余公里，还是打消念头。又再往昌都方向前进

路道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崎岖，曲折弯道一个接着一个，不时有山泉与山上滚下的斗大石头拦阻。

山势矮小平缓，多乱石，少植物。偶尔见到的半人高柏树和灌木丛也零乱无章，大煞风景。今早出发时的愉悦心情荡然无存。

好不容易挨到索县县城，已是晚上 11 点了。车子驶进索县武装部招待所的大院里，水箱里的水也漏光了。

浑身酸痛无力，尽管索县电力充足，房间里配有大电炉，用水也很方便，但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钻进被窝，倒头入睡。

9 月 26 日 阳光灿烂 下午骤下一阵冰雹

昨晚一觉竟睡到今早 8 点才醒来，补好水箱已是 9 点半，临走

再在小店购两包乌江牌香烟和两块肥皂,以应再补水箱之用。

索县向东 29 公里是巴青县。过了巴青县城,山渐高,岭渐峻,山青水绿间,或出现一两个白皑皑的雪峰,显示着雪域的存在。

植物越来越茂盛,可见满山遍野的灌木林。深绿、浅绿、金黄、棕红,一片片、一簇簇,展示着灿烂的秋色。

村舍越来越多,红泥土夯成的方形藏舍平添了不少生气。虽然见不到农田,但挂满房舍旁边的梯形木架上的金黄色青稞草梗,说明这里是半农半牧的区域。

从几十重的“之”字形弯路上翻过海拔 4502 公尺的恰拉山和海拔 4840 公尺的斜拉山,眼前已是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碧水奔流,绿草如茵。大片的农田虽已收割完毕,但堆放在上面的青稞梗仍金光闪闪,牛马在其间悠闲觅食。山更高,岭更峻,枣红色的村舍更多。远山的峰峦直插云天,山体形状多变,山色五彩缤纷。我用林哈夫 6×12 相机,把这美丽的景色记录到长幅胶片上面。

丁青县明显是个林业县,成行成排的白桦树处处可见,林业局和木材加工厂堆积如山的杉木、松木真惊人,那木材的直径竟达 50~60 公分。

县城政府设施一应崭新,楼宇整齐,但电灯却极为暗淡。老百姓好像还很穷,小饭店围着不少乞丐闲人,东西价格比拉萨还昂贵。

气候出奇的干燥和寒冷,使大家的嘴唇都干裂,鼻孔有血,老天好像故意与正常的林区气候背道而驰。

9月27日 晴

离 6 点还差十几分钟,我们的车子已摸黑上路前行了 40 多公里。左前轮的避震垫圈坏了,水箱又开始漏水。再走十几公里,左后轮胎扎到钉子了。这虽然都是小毛病,但却甚是恼人。宁可让毛病发生在自己身上,让车子顺顺当当地前进。

刚刚露出的晨光抚摸着路道右边的山坡,使原来金红色的山体更加饱和艳丽。冉冉上升的烟雾在山顶裸露着的灰褐色岩石间

游弋，一幢枣红色的藏式村舍静悄悄地伫立在山坡下方。一切都显得那么安详、那么自如、那么粗犷、那么厚实、那么坦诚，正如高原人的本色。

连日来不断发生的汽车毛病严重影响了我心情，更破坏了我的拍摄欲望。此刻我再也无法忍受了，管它车子坏到怎样，取出拍摄器材，尽量释放心中的激情。

慢慢爬上海拔 4580 公尺的支格拉山，进入类乌齐县境。山渐陡峻，水更碧绿，林木更加茂盛，满山密密麻麻地耸立着翠绿的杉木林。河谷间的小沙滩也都长满茂密的树木，沿途散落的村舍支架着高高的木栏栅，农田、牧场也都用成材的杉木做成栅栏围住。这景色与新疆北部著名的哈纳斯风景区如出一辙，难怪人们称这里为小哈纳斯。

到了类乌齐县城桑多镇，更觉得我们完完全全地进入木材的世界。水泥马路（这是目前为止我们在西藏所见到的第二条县城水泥马路）两边满是成堆成堆的木材，木屋子、木栏栅、木围墙、大块大块的烧火木柴……眼睛所接触到的都是木材。

在桑多镇用午餐，发觉新换上的轮胎又开始泄气，走遍全镇，也找不到补胎的店。这车就只剩下二个半轮胎了。不到 10 分钟完成午餐，立马上路，老天爷你千万保佑，让轮胎不要泄气太快，让我们平安到达昌都。

桑多镇东行 40 多公里，爬上海拔 4688 公尺的珠角拉山，放眼望去，漫山遍野一片璀璨，万木铺展，姹紫嫣红，在侧逆光的照耀下，真叫人眼花缭乱，仿佛置身于载歌载舞的藏民盛会。

再不顾忌车子可能出毛病的后果，停车摆机，记录下这热烈的场面，3 天来，这是第三次摆机拍摄。这该死的汽车，让我失去多少相片，留下多少遗憾！

从珠角拉山上一溜下波 60 多公里，车子终于驶上昌都镇的水泥马路。谢天谢地！水温表还未升到危险位置，泄气的轮胎也还勉强可行驶。

9月28日 晴

昌都海拔 3240 公尺,是西藏东部重镇,也是昌都地区首府和交通枢纽,从这里可西至那曲、东至四川、南到云南。往南 130 公里的邦达机场,是西藏第二个航空港。城关镇坐落在扎曲和昂曲两条河汇合成的“人”字形河岸上,四面被高耸的山岭团团围住,仰天而望,真有坐井观天的感觉。扎曲河和昂曲河就像一对情人,各自从东北面和西北面的丛山峻岭间偷偷地跑到这里相会,然后一起向南,奔向滔滔的澜沧江。架在两河上的三条水泥大桥和两条铁索桥把河岸两边的建筑物紧紧连接起来。较宽的水泥街道两边三四层的楼宇上,商店一间接着一间,各种商品齐全。特别是镇西北角的农贸市场更是热闹非凡,头扎鲜红锦纶绳的膘悍康巴汉子和穿金戴银的妇女密密麻麻地穿梭其间,又费去我们不少菲林。

令人心急火燎、无法安心拍照的是找不到一个会修补水箱的修理厂。回成都要经过雀儿山等高山峻岭,这水箱没有修好实在不敢成行。到邮局打电话到拉萨、四川向朋友求助,那长途电话却怎么也挂不通。难道就这么困死昌都?真急死人。

天无绝人之路,不信偌大一个昌都地区首府找不到一个补水箱的地方,再仔细寻找。下午 5 点,终于在一货车司机的指点下,在往四川的路口一个极不显眼的小店子找到补水箱的师傅,那人还是个有多年修补水箱经验的老手。他一言不发,除三去二利索地卸下水箱,一个多小时时间,把所有泄漏的地方补好,并稳稳当当地把水箱安装好,最后只说了一句话:“5 年内包补过的地方不漏水!”真是神仙出在深山中啊!总算又喘了一口气。

9月29日 晴

·出昌都镇,就像乘直升飞机,车子从河谷地底径直上爬。一个多小时到达海拔 4683 公尺的达马拉山顶。在弯弯曲曲的山路间前行 60 多公里过了卡集拉山,下溜转到高山下河谷边。过了妥坝乡,又再慢慢上升,爬上海拔 4481 公尺的宗拉夷山,再缓慢下滑,进入江达县。经过青泥洞、卡贡到达西藏东部最后一个县城江达。

江达县，以农为主，林牧业为副。公路两边可见成排并立高大茂密的树木，成片成片的山坡田园，整幢整幢崭新漂亮的农舍。这些农舍大都两层建筑，下层土夯，上层用锯成两半的整条杉木拼接作墙壁。整幢楼房一式刷成赭红色，窗户都精工雕刻成花纹图案，涂以五颜六色的油漆，很有特色、很有艺术感。平顶的屋顶上摆着高大的木架，木架上挂满金黄的青稞草梗。不少房屋的旁边还另外设置厕所，可见这里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之高。

江达镇不大，只有短短一段水泥马路，但马路两边是高大茂盛的大树，不少人在树荫下闲聊，这也是在藏区少见的场面。

在四川人开的饭店吃过午饭，还不到下午3点，再驱车东进。沿着河边公路前进70余公里，翻过海拔4245公尺的矮拉山。作为西藏藏族自治区与四川省分界线的金沙江便明明白白地在脚下蜿蜒爬行。

过了金沙江便是四川省界。天还亮堂堂，西望昌都地域的座座高山，远眺高耸入云的雪峰，真舍不得就此离开。

西藏高原，你永远是我热恋的土地，我会再次投入你的怀抱！

补 记

在金沙江畔告别西藏高原，又经过4整天日行夜宿，马不停蹄的飞驰，经过德格、雀儿山、甘孜、炉霍、道孚、康定、泸定、石棉等地，于10月3日晚9时多进入雨淋的成都市区。

在甘孜期间，车子又莫名其妙地出了一次大事故，一条固定蓄电池的20余公分长铁条忽然螺丝松动，一头架在电池阳极，另一头架在水箱上面，电源马上短路，电流全部耗尽，水箱的上部也都烧红了。这可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故，而在大约半小时前，我们还打开前车盖，仔细地检查车头各机器部件。

出了甘孜藏区，车子就再也没有毛病，直到进成都大修理厂拆开检查，整个发动机都已报废了，因泡水后未彻底清理而再发动，渗进机器里的水分高温蒸发使活塞、曲轴、汽缸等内脏部件全部变形并出现裂痕。修车师傅庆幸我们竟能把这样的病车从拉萨开到成都而不出大事故，真为我们捏把汗，他再三说：“好险啊！”

只好到广州购买丰田4500越野车的发动机中下部。几次折腾，花去8万多元和一月的时间，总算把车子彻底修好！

但看看几千张的底片，回想三个多月来的种种感受，特别发觉回来后自己的人生观突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一切都宽容、淡泊多了，还是认为很值得，还是希望早日再次投入西藏大地的怀抱中。

第三次进藏

再次进藏虽然只逗留了计划时间的一半，但3个多月的时间里，在藏区跑了上万公里路，走了雪域的大半地方，对于西藏高原的大体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对于藏族人、藏族文化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以前对地球之巅的这片土地的诸多问号也大都得到解答。

3个月里我经受了大自然的种种严酷考验，接受前所未遇的各种困难的挑战，真是“苦心志，劳筋骨”。回家后觉得自己好像成了刚从八卦炉里跳出来的孙悟空，精神饱满，浑身是劲，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以前对身体状况的种种病虑也冰释瓦解，这是额外的收获。

青藏高原是检查身体的最好仪器。

3个月的藏区生活，潜移默化地受到了藏传佛教思想的感染，使我淡泊名利，不再苛求享受，对生与死、荣与辱、贫与富、贵与贱、苦与乐都看得非常平淡，连每天更换衣服这小事，都一反常态，从以前的挑最新最漂亮的改为选最旧最不起眼的衣服穿。

青藏高原是人生哲学的课堂。

冲洗出来的上千张反转片是青藏高原送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每当挨过了挣钱养肚子的时间，我都会坐在灯箱前聚精会神地一张张阅读。看到放大镜里一幅幅色彩凝重的画面，仿佛又置身于遥远、雄奇、诡秘、博大、粗犷、变幻无穷的青藏高原之中，心境又如那清澈、明亮的蓝天白云，令我无限激动、欣慰和欢乐。

青藏高原是我的恋人！

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我才把这些底片全部熟读。待到这些底

片全部储进我的脑海里,我的心又投向我的恋人——青藏高原。

于是我迫不及待地筹划,在公元 1995 年 3 月 24 日又从我的家乡——地处海疆边陲的粤东小镇,驱车向雪域西藏挺进了。

像每次外出一样,没有欢送的场面,我们不想声张惊动亲友,只按清单装好行李,然后静悄悄地开车出发。

不过这次还是张扬了一点,在汽车前面挡风玻璃下边贴上了“《西藏行》摄影采访车”字样。这是藏友(在西藏认识的朋友及喜爱西藏的人)杜友农出的主意。他说人家看了这些字句后,知道是到世界屋脊去的勇士,会另眼看待,一路可省去很多麻烦。其实,路上还是受到几次查问,只是在将抵昆明的一個收费站时,收费员见到我们的车,恭敬地大声说:“啊,到西藏去的,免费通过。”省了 3 元钱。

到了广州后,才知道杜友农另有别意。原来他特意把我们的这次行动透露给他在广东电视台的朋友,请电视台为我们此行拍发新闻,贴在玻璃上的字是道具。

这下可有戏了。

25 日早晨 8 时,《南方日报》摄影部主任、广东资深女摄影家农国英率先到来,接着《粤港企业家报》摄影记者吴荣水,《黄金时代》编辑部李少文、卢海林也来了。近午广东省摄影家协会第一把手、德高望重的梁惠湘主席,精力充沛的胡培烈副主席及一班影友、藏友也相继到来。大家济济一堂,祝贺声、羡慕声、佩服声、祝平安顺利声……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场面真教我受宠若惊,不知所措。

广东电视台 4 位记者采访并拍摄了出发的场面,香港亚洲电视台也同时跟着拍摄,其他影友却争着咔嚓咔嚓地按动照相机的快门。一时间我成了新闻人物,只觉眼睛模糊,羞愧得无地自容,心中闪出一句成语:“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那感觉真不好受。

好在电视采访十几分钟便结束,广东省摄影家协会特意为我们饯行的午宴也比较轻松,大家都是摄影人,无拘无束地自由畅谈。

在广州停留主要是为了与冯国宁会合。冯生在广州,却喜欢孤

身到青藏高原闯荡，自号“寂牛”，已去了几次西藏。知道我们这次驾车往藏，曾提前月余到我家，要求同行。大家都是热恋西藏的人，这次我们人又不多，只有我和儿子以及藏人阿龙 3 个人，车上还空着两个位子，于是答应了他。但到拉萨后他便销声匿迹了。后来他又与其他藏友驾车游西藏，回来路经广西百色时因车祸遇难。这是 1998 年的事了。

一行 4 人，快马离开广州，往粤西北方向经梧州、柳州、贵阳、咸宁、宣威（为了拍摄这两地风光故意绕道）、昆明、大理、丽江，于 4 月 1 日傍晚爬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府——中甸镇。这里已属于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了。

4月2日在中甸逗留一天，拜访了古老的纳西族文化发祥地白水台以及碧塔海、松赞林寺等中甸景点。翌日正式向雪域挺进。

4月3日 晴

这里已是海拔3200多公尺了，午间与早晚温差不少于20℃，白天阳光灼热，使人唇焦口燥，而早晚却寒风刺骨。高原已开始向我们挑战了。

昨晚头部隐隐作痛，老睡不好，凌晨时竟睡过了头，比计划时间拖慢一个钟头，7点多才离开中甸镇。

中甸往昆明方向一溜是柏油路，而向西往西藏去的路却全是泥土路了。但因属于214国道，养路设施比较完善，修路工也很勤快，所以路况尚不错，车子走起来不太颠簸。

中甸向西，已全是典型的西部高原地貌了。座座山岭逶迤连绵、巍峨高大，那山色，那气势，那纹理犹如藏北、阿里等地，却更加雄伟、险峻。不同者漫山遍野全覆盖着茂密的树林。一路上还不时见到高大的桃树，树上绽开着鲜艳夺目的桃花。

214国道犹如一条不见头尾的怪蛇，先在海拔3000多公尺的山巅盘旋50多公里，后溜到海拔2000多公尺的河谷，与澜沧江上游滔滔

的江水平行，一个多小时后转向白芒雪山，盘旋爬上海拔 4140 公尺的山顶。早春四月，山上白雪皑皑，不少路段的积雪还有尺余厚。车子冲着松散的白雪慢慢前行，车腹不断摩擦着雪团，发出沙沙的响声。一边是铺满积雪的陡峭山坡，一边却是不见底的万丈深渊，略有闪失，车子便会如一片孤叶，坠落山下。开车的只顾路面，坐车的可就惨了，往那车外一望，顿时胆颤心惊。

车子在河谷低处行驶时，只觉天逼地蹙，万山压顶，胸闷心郁。到得高山顶上，头顶蓝天丽日，脚踏山原雪海，胸怀舒畅，心潮澎湃。特别是我们这些终年难见冰雪的南方人，更是激动得无法控制，大家不约而同地下车，与这雪原合影。

一路村落不绝，每有村庄必有庄园。那庄园地势平展，一小畦一小畦，长满翠绿、墨绿的秧苗。村舍崭新整洁，桃树李树星罗棋布，树上绽开朵朵鲜花，雪白的、粉红的、把个屋前屋后点缀得分外妖娆。引得我们这些“蜂蝶”耗费不少胶卷。

走走停停，看看拍拍，中甸到德钦 180 公里路程，竟然走了近 9 个钟头，下午 4 点才抵达德钦县城。

德钦县城坐落在白芒雪山西北边的谷地里，海拔却有 3600 公尺之高，一幢幢崭新的楼房高低错落在沿两面山坡陡斜伸展的水泥马路两边，俨然是个小山城。街道整洁，不时见专人打扫。

德钦属藏族自治县，只有 5000 多人口，绝大部分是藏胞，藏民纯朴、敦厚，热情好客。

在半路遇到一位叫尼玛的藏族青年，是德钦县外事局的干部，他介绍

我们住进梅里大酒店，在办理登记时，见到大堂中一幅梅里雪山图片的说明：“神奇的梅里雪山处于德钦县境内。梅里十二峰，卡瓦格博峰、缅茨姆峰、子乌格峰、玛兵扎拉吾学峰、甲娃林安峰，群峰高攀、终年积雪。主峰卡瓦格博峰俗称雪山之神，海拔 6740 米，为藏传佛教有名朝觐地。主峰下冰川连绵，明永冰川和斯恰如冰川如两条巨龙，向澜沧江边伸延，到海拔 2700 公尺处消失在茫茫林海中。这是世界上少有的低纬度、低海拔现代冰川。1986 年以来，日本、美国和我国运动员 4 次登梅里雪山均败北。梅里雪山至今仍是无人登顶的处女峰。”

听服务员说，从德钦往盐井的方向走十几里路，有观梅里雪山的专设台点。走！马上去看它、拍它。

趁油站未下班，先为车子加油。对，从现在开始，车子的燃油已成了头等大事，进入西藏，加油站就不多了。把车上的油箱灌满，又给两个备用油桶也装满，这才安心。

天灰蒙蒙，眼前一片白茫茫，在路边呆了近一个小时，还不见梅里雪山的踪迹，却被寒风刮得手足僵硬。眼见天快黑，只得回酒店。

酒店却不供应饭菜，只好上对面的饭馆。这是一家私营店，店子又小又简陋，饭菜也很便宜，几个藏族姑娘却把我们当她家亲戚般接待，完全不像生意人。言谈中才知我们是今年第一批到达这里的外地人。当她们知道我们是从中甸开车经过白茫雪山来的，高兴得蹦蹦跳跳，大喊大叫。原来这里只有夏天游客多，秋冬季大雪封山，外地人进不来，本地人出不去，姑娘们已在这小县城闲了半年多时间。知道山路已通，可以到处活动，当然高兴万分。

4月4日 晴

7 时赶到公路边特别为游人设置的观看梅里雪山的地点，主峰卡瓦格博峰仍然淹没在大片云雾中，软弱无力的太阳与我们昨天预计升起的方向背道而驰，似乎还是从左边不远的方向出来，与昨天下午一样，真让人费解。

穿上寂牛的军大衣，顶着凛冽的寒风，在昨天选定的位置上摆好三脚架，装上照相机，等待着梅里雪山的显露。白色的雾霭一阵一阵从山谷底下冉冉升起，硬是挡住视线。突然一阵大风把云雾吹散，天地间倏然变化，不到一分钟，太阳又出来了。忽然在我面前的雾霭中出现同轴相套，大小不同的圆形彩虹，彩虹圈中有个如佛像的影子。我移动身子想找个好角度拍摄，那佛像也跟着我的身子移动。我明白了，这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神奇“佛光”，那彩虹图中的佛像其实就是我自己的影子。本能令我立刻取出相机，但等到调好拍摄系数，太阳光已逃之夭夭，那佛光也随之消失了，前后只出现大约一分钟的时间。虽然没能把它装进相机里，有些遗憾，但终于遇到佛光了，不觉沾沾自喜。

等了一个半钟头，云雾依然死缠梅里雪山，一点也不想离开，光线却越来越阴暗，连观峰台上玛尼堆和香火塔的经幡都黯然失色，只好悻悻地离开这海拔 3800 公尺的梅里山口。

下次再结缘吧！滇西北的处女峰——梅里雪山。

崇山峻岭一座挨着一座，紧紧拥挤，似乎天地太小了，容纳不下它们，使它们只好互相逼迫，抢夺空间。那山崖因而更加陡峭险峻，山谷更觉深邃狭长。植被开始减少，山体逐渐裸露，深褐色的基调不断侵占绿色的地带，沟河水流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忽然，左边车下深深的谷底里，几间瓦顶小屋，几畦零散田园，几棵暗绿树木，满满地挤在这一小片地方，再没有伸展、喘息的余地。一阵乌云飘来，把阴沉的影子投放在四周的山岭间，那从云隙间挤出来的一线阳光，正投射在这儿间小屋上面。

我也曾在深深的沟壑中生活，饱尝乌云压顶峻岭逼迫的滋味。我赶紧用相机记

录下这引起我心灵震动的画面。

越走近盐井，越觉苍凉荒漠。正在伤感重重之际，右边与路面平近的一个小山头上，摆满十几畦长着翠绿庄稼的农田，还有一幢两层农舍。与它们紧紧挨着的却是一座抢天夺地的大山，山势险峻陡峭，山体基岩显露，像是被剥去一层皮般，一沙一石暴露无遗，那被风霜雨雪长期侵蚀而成的沟壑裂痕更是凶相毕露，就像一头面目狰狞、张牙舞爪的庞然大物。

我把农田村舍安排在取景框的最下方，只占整个画面的 15%，其余全部留给山体，待到一束区域光投射在村舍屋顶时，按下快门。大与小、强与弱、恶与善、丑与美，对比鲜明。

正午抵达盐井。计程表上显示，德钦到盐井路程 115 公里。

盐井藏名纳西，原来是个独立县，1976 年与宁静县合并为芒康县，是藏东南最边沿的一个区，因产井盐而出名。

纳西乡建在一上一下的片片平台上，四周是高山峻岭。赤裸的山体黑、白、红、黄、灰，色彩缤纷，肌理分明，好像条条巨龙从山上直冲山脚，这是远古时代这里是深海的最好证据。平台上摆放着一块块农田，田里小麦正吐穗，绿翠翠，毛茸茸，惹人喜爱。一幢幢洁白的农舍高低散落在田园边，农舍大都很新，四四方方的好像个盒子。田字型

的窗户上漆着花红图案，硬是要与四周可见的簇簇桃花争芳斗妍。从远处眺望，盐井真是个美丽的村庄啊！

乡中巷道上，到处叠放着锯成方条型的木材。邮电、商店、饮食、缝纫、修理、文娱等服务业皆齐全，看来还算繁荣。

离别盐井，爬上海拔 4220 公尺的红拉山，又进入林区地带，虽然海拔这么高，但漫山遍野全长满白桦和白油松等树木，只是季节未到，它们还在沉睡中，眼前看到的只是一丛丛、一片片的枯树败叶。

溜下红拉山，在海拔 3800 公尺的谷地上奔走 50 余公里，便抵芒康县府址嘎妥（藏语意为“善妙之地域”）。

补轮胎，加汽油，填肚子，住进县招待所。才 7 点钟，已是寒冷难受，直打哆嗦。今天只走了 226 公里路程，路道比云南境内的差多了，颠颠簸簸地很是累人。心跳加剧，头痛出鼻血，指甲变紫变脆，指甲边肉刺撕心地痛，高原的礼遇到了。早点钻进被窝，迎接明天的到来。

4 月 5 日 晴

昨晚查了一下地图，今晚只能住八宿县。今天需走 300 多公里，不敢怠慢，5 点 20 分起床，6 点正出车时，还满天漆黑。

翻过党凹山（海拔 3908 公尺）、东达拉山（海拔 5008 公尺），再沿着澜沧江上游的支流河谷东进 30 多公里，穿过左贡县城，折北偏西再行 110 公里，到达邦达。

天寒地冻，冷极了。一路上凡有积水的地方都结成厚厚的冰。下车检查机件，不到 10 分钟手脚全冻僵。喷些水想洗刷车前挡风玻璃，刚洒在玻璃上的水一下子变成白蒙蒙的霜，凝结在玻璃上面，只好开启暖气，才把它融化。

邦达是藏东南的交通枢纽，南至云南称滇藏线，北至昌都连接黑昌公路称川藏公路北线，西至拉萨为川藏公路南线。所以，荒凉破落的邦达，却有一个运输站、一个兵站和七八家四川人开的饭店。

下车仍然冻得周身发抖，阵阵寒风卷起红褐色的泥沙，把个邦达天地搅得昏红灰暗，脸部被刮得刺痛难受。看看那些坐在东风牌卡车敞篷货斗里的藏胞，比比席地晒太阳的老妪、老翁，自觉惭愧。他（她）们穿着单薄，那车子颠簸疾驶的感受，那长时间风吹日晒的滋味可想而知，但他（她）们却泰然处之，习以为常。

可以肯定，川藏公路南线全是铺设在高山峻岭之间，穿山越岭已成为每天必读之课，见怪不怪，见惊不惊了，但在千千万万个山岭间令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要算业拉山。

其实藏语“拉”即是山之意。我们所说的“××拉山”只是汉语的习惯，重复了个“山”字。

业拉山海拔 4618 公尺，坐落在邦达到怒江之间，别看地图上只有一小截的红线条，走起来却有 57 公里之遥。离开邦达那一片平地，汽车开始喘息爬行。重复着“之”字的公路，不间断地弯曲向

上。车子挂在 1~2 档的位置上前进,仍然气喘气闷,甚为吃力。路狭窄、崎岖,满路泥沙碎石,一边是陡峭山坡,一边是落崖千丈,稍不在意掉下去,人车都将粉骨碎尸。

刚才在邦达天寒地冻,冰冷刺骨,上得山来,阳光一照,竟然灼热难受。偏偏这时从山上冲下来一辆辆载满木材的军车。这是一个车队,常在这一带驾驶的兵司机们年轻力壮,血气方刚,那车犹如脱缰野马、下山猛虎,直把路上泥土掀得漫山飞扬,把个瓦蓝的天染成血红一片。为免受尘上的袭击,只好关上车窗,这下更加闷热难耐。

不知转过多少个弯,也不知爬了多少个坡,更不知挨过几多时间,只觉得好像搭乘遇强台风的小船,我就缩在狭小的船舱里,任凭风浪摆布戏弄。待到快无法忍受的时候,车子终于停在海拔 4300 公尺的公路最高点。谢天谢地,总算可以喘一口气了。

脚下是一望无际的山的海洋,千峰万仞如那海中翻滚的巨浪,一个接着一个,逶迤浩瀚,气势磅礴,路道犹如天上神仙掉下来的一根纱线,迂回曲折、蜿蜒缠绵,从邦达方向的天边直至八宿方向的天边,无法说清哪是头,哪是尾。

走到山的顶端,才知路在脚下。

有上山,便有下山。又是沿着弯弯曲曲、崎岖狭小的路不间断地作“之”字形下降,直到海拔 2700 公尺的怒江谷地,落差达 1600 多公尺。下山走了 40 多分钟的时间。

邦达那边的山面一片荒凉,连鸟兽都罕见,但八宿这边的山面却可见单门独户的人家。可怜生活在半山腰的农人,常年累月受过路车辆掀起的泥尘之苦。什么时候这山路也如内地的一样,全修成水泥路、柏油路呢?

沿着怒江江边行走不远,过怒江大桥,穿怒江隧道,便踏上了迄今为止最坎坷、最危险、最难走的道路了。

怒江大桥无大可言,不长不宽也不高;怒江隧道既短促又狭小,却给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西桥头和隧道连在一起,过了桥便入隧道。这里是前往西藏的五条公路中最重要的,通内地

沿海最近的川藏公路的咽喉。假若桥梁断裂或隧道崩塌,那邦达到拉萨的运输便陷于瘫痪了。难怪桥边修了庞大的兵站,桥头设置岗哨,士兵威风凛凛地持枪站岗放哨。

出隧道口便是怒江与它的一条支流的汇合点,支流的水清澈如碧玉,怒江的水却如橙汁般黄赤,水势凶猛,奔腾翻滚。

顺着江边公路,按照江水的指引七弯八曲地穿梭行驶。左边是近乎 70 度的倒斜峭壁,成排成片的陡壁硬是向我们倒来,那架势就像随时要把车子挤开。抬头上望,不见蔚蓝的天空,只有巉岩坚石如雷霆万钧之势直往头上逼迫。那山体结构松散,好像只是黄泥沙与很多大小卵状石头混合搅和而成,再加天气干燥,泥土收缩,又好像泥沙与石子没有相连,似乎挂在峭壁悬崖上的每一块石头都随时会掉下来,砸在你的车上、头上。听阿龙说,这种事故时有发生,前几年西藏日报社的几位记者乘一辆车子从这里经过,突然一块石头从山上掉下来,正好砸在车中间坐在第二排座位上的一位女记者头上,那女记者当场死亡。

右边紧靠怒江左岸,垂直的河岸下面,滔滔不绝的江水汹涌澎湃,如猛兽般把路基吞噬得支离破碎,稍不注意,车子就会从崩隙处掉进江里。

路面狭窄,而且常年累月乏人修整,山上掉下来的石头、雨天冲下的泥石流更使路面高低不平,非常坎坷,常常到了只有两个车轮通过的余地。就这样揣着随时会车翻人亡的忐忑之心,如耍杂技般心惊肉跳地慢慢爬行。偏偏另一队部队的车队又从对面开过来了,风呼呼地刮,把干燥松散的泥土搅得遮天蔽日,奔驰而过的车轮更如龙卷风,整条路上如颗颗炸弹爆炸。打开车窗寒风刮面,尘泥伤眼,关窗却酷热难耐。昨晚就已隐隐作痛的脑袋,这下如灌满铅水,更痛得厉害。连阿龙这本土人都说头痛得很。唇焦裂、喉干渴、眼昏花,周身酸痛,就这样颠颠簸簸,好不容易挨到八宿县城白玛镇。轮胎被石子扎破了,排气管折断了,车子也好像和人一样散了架子。

今天一天走过的路海拔相差 2000 余公尺,早午温差近 40℃。

从芒康到白玛镇这 355 公里地方，除了低谷处零星有些村庄及小面积的种植物，偶尔一两株开花的桃树外，可说是赤地千里了。

4月6日 阴天 下雪

6点醒来，窗外飘着鹅毛雪花。这雪大概从下半夜便开始下，整辆车全都白花花的。

冲杯咖啡，吃些饼干，正待出发，气象站招待所的门卫规劝我们：“这样的雪，前面 70 公里的路肯定都不能走了，你们暂且休息，待前头有车子到来再出发不迟。”

入乡随俗，听从他的劝告，回房间休息。8点半见天已透亮，按捺不住，到白玛镇郊猎影。刚驶出五六里路，狂风大作，刮得昏天黑地，把手脚都冻僵了，只好又龟缩回招待所里，正好整理这几天的日记。

这些天不停奔波，路途坎坷，气候恶劣，思想常常不能集中，想到的事一下子就忘记了，已经 3 天没整理日记了，再拖下去不知以后怎么整了。

下午 2 点半，太阳羞羞答答地露面，已有几辆军车从然乌方面开过来，阿龙催促出车了。

雪原一片，除了汽车走过的两条淡黄色车道外，满目白茫茫的，天与地浑然一体，除了石子和枯萎的野草露出点点黑斑，分不清哪是雪山，哪是天穹。看不见太阳，但雪面反射光却把眼睛刺得发痛。因为没带墨镜，怕得雪盲症，把眼睛眯成一条小缝，尽量不朝雪地看。路上的积雪被车轮辗成融化的黄泥浆，路面滑溜溜的，一不小心车子便把不住方向盘。遇到的几辆军车后轮都已缠上防滑铁链了，我们没带这种装备，只好把车控制在时速 25 公里，慢慢地

爬行。

过了拉然，路线折南，经占达村，缓慢上坡，爬过海拔 4468 公尺的安久拉山，离然乌就不远了。

每隔 10 公里便有一个养路道班，几幢镀锌铁皮做屋顶的房子，大都被白雪紧紧包围。大门紧闭，门顶正中一个汽车驾驶盘的标记告诉我们，这是养路工人的住所。多亏这些养路工人常年累月的辛勤劳动，才能保证今天这路况。

有一段路，原先已被泥石流全部堵死了，只好又在塌方的亿万立方泥土上新开出一条路来，那新开路高出原路面十几二十公尺，又陡又滑，汽车只能慢慢爬行，稍不小心，疏忽加油，便会死火下滑。特别是那装满沉重货物的大货车，更是险象环生。为防前车下滑，撞倒后车，车子只能逐一上坡，待第一辆车到坡顶，第二辆车才能前进。于是等待通过的车辆（大都军车）排成长龙。

有一辆重庆产“长安”牌微型面包车，如小孩童夹在大个子的军车队中，这是我们在青藏公路、川藏公路见到的惟一一部国产微型面包车，这种车能在这种路上行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车上坐满人，看着它摇摇晃晃地在雪水夹杂泥浆的陡峭坡路上蹒跚爬行，真为车上的人捏一把汗，更佩服驾驶员的胆量和技术。

耐不了堵车的困顿，下车走动，刚好几位藏民从那满是石头荆棘和积雪的山上抄近道走过来，向我们摆手招呼。他们黝黑发青的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表皮有一层淡薄的白霜，好像刚刚出土的古代青铜器，这是严酷的高原气候所造就。从他们艰难而坚定的步履间，我看到藏民族的精神。

距抵达然乌尚有几公里，有个川藏公路南线最险绝的地方——老虎嘴。顾名思义，这老虎嘴鬼斧神工如张开的虎口般险要骇人。它的西边是两面高几十米的峭壁悬崖，互相对峙，坡度都低于 90 度，形成顶狭下宽的一条巷道。大名鼎鼎的怒江到了这里变成一条狭窄的小涧，从这也可称为石缝的巷道通过。318 国道就在左边，顺着悬崖走势弯弯曲曲地向前延伸，路面非常狭小，大都只能容一辆货车通过。路道的右边是垂直十几米深的小涧，涧宽不过六七

米。已变成翡翠色的怒江水哗啦啦地向我们身后流去。悬崖两边不少原来的瀑布已结成冰帘，冰帘好像大捆大排的尼龙白纱，气势汹汹地从望不到边的高处直泻下来，如向我们头上刺来的支支利剑，令人惊心动魄。有些瀑布过多过集中的地方，还用木头在公路上方盖上倾斜的顶棚，以减轻瀑布的冲力。据说到了夏天，凶猛的山水从天跌落，往往把经过的车辆冲坏。

偏在这时，险道边停着一辆补换轮胎的大货车，对面又开过来一辆满载藏胞的卡车，平常就只能让单辆车通过的路面昨晚又落下十几公分厚的大雪，这下更加难行了。两头的车辆只能充分利用一些略为宽松的路面互让着移动车子，边走边停，如蚂蚁般慢慢爬行。下坡时挂上加力器，变速箱放在一档的位置，以时速5公里的速度行驶时，车轮还不时打滑。挨过了心惊胆颤的两个多小时，终于通过了老虎嘴，抵达然乌乡，一直紧绷着的心才轻松下来。

已近傍晚8点，白玛到然乌这90公里路，竟然跑了5个多小时。

在运输站的住宿点住下，在四川人开的饭店填了肚，还不觉点丁的暖和。然乌没有电，10点多了，一片漆黑，找了几个便民店终于在一家购到蜡烛。简单整理一下相机镜头，钻进如冰窖的被窝，不管脚趾冰冷疼痛，被子油臭刺鼻，以及吹在额头的阵阵寒风，昏昏入睡。

4月7日 小雪转阴天

睁眼看手表，指针摆在7点的位置。咦，什么时候被窝里暖和起来了？真舒服，真不想离开，可外面昨天看好的景点已在召唤。鼓起勇气起床，把这次带来的3件毛线衣和羽绒服、羽绒裤全穿上，再加上双重的毛袜子，全副武装起来。

到屋外一看，糟，又下着毛毛雪花，天阴沉沉地。没有自来水，四处也找不到水，正好省去刷牙洗脸的麻烦。但这一折腾，手脚又冰冷疼痛，只好和衣缩进被窝。

挨到9点，见窗外越来越亮，似有些阳光，背起拍摄器材出猎

了。

整个然乌成了雪白的世界，“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正是眼前景色的最好写照。用 6×12 长幅机，6×6 方形机，全把它们拍下来。奇怪，一工作起来，全身寒冷都被赶走了。直拍到中午 12 点半，太阳已逐渐驱散阴云，阳光不断攻击冰雪。从屋檐嘀嘀嗒嗒滴下的雪水，可见冰雪节节溃败，大地也逐渐露出它的真面目。

然乌原来只是个小乡村，贴近湖东边，十几幢木头造的房子，几十个藏民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川藏公路开通后，往南到察隅的公路也开通了，这里成了一个三岔路口，东、西、南三面的车辆、游客都在这里汇集，于是紧靠然乌乡的西北面形成一个热闹的商业服务点。以运输站占地面积最大，而部队加油站也使大批军车队在这里歇息。从昌都到拉萨朝拜的往返藏民，也都在这里扎营过宿，因而，仅小食店和藏式茶馆，就有 10 余间。这些藏族人开的家庭式小茶馆干净整洁，主人殷勤热情，给人以回到自己家里的温馨感觉。

没有民用加油站，但当地藏民拿着一桶桶的汽油、柴油兜售，每桶装油 30 余公升，叫价 115 元。

然乌最吸引游客的地方是然乌湖。据资料介绍，然乌湖面积 22 平方公里，水面海拔 3850 公尺。

拍摄然乌湖最理想的角度是西出然乌乡 20 余公里靠湖边的公路上。从那里向东望去，四周全是长满茂密森林

的高山，然乌湖就静悄悄地躺卧在它千翠万绿的怀抱中。湖中心有一个小巧玲珑的小岛，小岛上长满树木和灌丛，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峰和气势磅礴的冰川耸天挺立，形成一幅构图完整、层次分明的风景画：

此刻尚属早春，树木还未吐绿，大都枯萎霉黑，很不起眼，但那尚未完全解冻的湖水却吸引你的取景器。装上 350 毫米长焦镜头，尚处于半凝结状态的乳白色冰霜懒洋洋地浮游在已完全融化的淡蓝色湖水间，形成纹理细腻、形式感极强的美丽图案，令你频频按下快门，记录下这大自然的艺术杰作。

4 月 8 日 阴转晴 傍晚小雨

昨夜又下大雪，晨光照耀下的雪地会更加妩媚动人。穿好衣服

立刻到昨天的拍摄景点，站在一片白茫茫的冰天雪地中，待了两个多小时，手脚全被冻僵了，拼命活动无济于事。理想的光线非但不出来，东边却乌云滚滚，雪山上雾气加重，希望越来越渺茫。

这次出来计划往返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光阴不待人，在团结茶馆喝了儿碗酥油茶，吃了几块饼干，出发往察隅去了。

回头从老虎嘴向东，沿着然乌湖东岸前行 10 余里，再折南。

老天常如一个调皮的小孩，故意作难摄影人，刚才苦等日头两个多小时，它就是不出来，待你走了，它偏就出来了，而且用强烈的光线照射着大地。冰雪迅速融化，大地逐渐露出它的真面目，黑色的土壤，黄色的农舍、草垛，纵横交错的路道，圆形的牲畜围栏，袒露无遗。只有那挺立高处的德母拉山，依然雪白晶莹，一丝不变。

大自然常常向我们揭示人情世事的哲理，虚伪和装扮的总会被揭穿，只有那实实在在的才颠扑不破。

离开然乌 30 余公里，爬海拔 4610 公尺的德母拉山，满山冰雪，绵延 60 余公里。路面的积雪都在 10 公分以上，有的达 30 多公分厚。我们是这场大雪后第一辆到察隅的车辆，原先一点路标都没有的路道让这漫山遍野的白雪一盖，更难分清界限。强烈的雪光刺得眼睛疼

痛,头脑昏花、视觉模糊,更难判断坚实的路基在哪里。山道都是弯曲的,下驶更是急剧,令车辆打滑,方向失控,还要担心前头的路是否能继续通行,整个心都跟车、跟路紧紧地绷在一起了。

从德母拉山顶到察隅县城一溜 120 余公里,几乎全是下坡路。这是典型的立体地貌,立体气候,垂直高低悬殊。雪山顶上天寒地冻,寸草不生,一片荒芜,下降到海拔 3800 公尺以后却是成片原始森林,苍松劲柏,高大茂密。村庄也随海拔的降低而增多,盛开的桃花丛与村庄同步增加。到了县城周边,已是良田成片,温暖如春,景象和樟木、下司马镇一般。

德母拉山脚到察隅县城的道路还是狭窄,因养路工辛勤护养,路面还不算坎坷,但不时有塌方、泥石流、雪崩所毁坏的路段。也有几处桥梁倒塌,迫使车辆改绕弯道行驶。

虽然作为现代标志的公路、电缆已到达这里,但这片天地似乎还处于原始状态。村落依山傍水,村舍以石块为屋基,石板为屋顶,木板作墙壁,就地取材;参天枯木随处可见,它们表皮斑剥,青藤缠绕,朽叶遍地。生态平衡在这里得到很好的维护。现代人所肆意践踏的,在这里永生,现代人所盲目抛弃的,在这里永存。

从然乌到察隅县城吉公共 173 公里路程,一路上只遇到 3 部对开的车。

吉公海拔 2326 公尺,与亚东相似,建在深谷间的河边,四周是长满林木的高山。河道狭窄,水流湍急,但河水清澈湛蓝,澄明可爱。县城不大,两条崎岖不平的泥土路,几间缝纫店,几间饮食店,冷冷清清的,门可罗雀。店主人也像那庙里的菩萨,对我们的进入置若罔闻,表情木然。倒是街上零零星星的行人,见到我们的车子如见外星人光临,吃惊好奇,嘀嘀咕咕,连县委办公室主任也找到我们吃饭的小店子,盘东问西:“从哪里来的?来干什么?到哪里去?有什么证件?……”也难怪,从地图上看,这里距国境甚近,简直是与世隔绝的地方。

但据南充饭店的女老板介绍,成都逢周一、三、六有直开这里的班车,行程 6 天,若搭顺风车随时都有,交通倒也方便。

从地理位置来说，察隅属喜马拉雅山南翼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四季温和，雨水充足，日照长、霜期短，水稻、油菜、花生、柑桔、甘蔗、香蕉都能在这里种植，素有西藏江南之称。

吉公之南面不远，有个温泉浴室，热乎乎的硫磺泉水源源不断地从地下喷出，正好冲走这四五天来的疲劳，涤荡全身污垢，把已穿了5天的内衣也更换掉，惬意极了。

4月9日 雨

没有比这察隅县招待所4床位的小房间更舒适的了。洁净的被褥、火红的大电炉、清甜的泉水，还有那外面的毛毛细雨，屋檐下嘀嘀嗒嗒的滴水声，更增添了温馨的感觉，更留住了游子的脚步。这是因为这些天来风沙雨雪、奔波跋涉所产生的对安静的“窝”的渴望心理。

人就是这样，在家呆太久了，喜欢外出走动；在外面漂游的时间长了，却又希望有个舒适安静的环境。

吉公东南面有个下察隅，下察隅靠西是大片的自然保护区。不过，那里更靠近缅甸、印度了，需要比边防证更高一级的特种边境通行证。今天是休息日，找不到办证的公安局长，又听说吉公到下察隅70余公里路很难走，风景跟昨天的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大家决定不去了。每人泡了一包速食面，中午12时冒雨回然乌。

至晚上8点多抵达然乌，一路发生的3起险情，说明中午的决定是正确的，若今天去下察隅，不知要被困在察隅几天。

第一次险情：离开吉公不远，突然一株高大的松树从察隅河左边的山上倒下噼哩啪啦滚在路上，横着把整个路面完全挡住，一个急刹车，车头差一点撞在粗大的树身上。幸好松树性脆，逐一把干枝折断，4人费尽力气折腾半个多小时才把树身推到河里。

第二次险情：原先有一塌方的狭窄地段，养路工打算另开一条新路，先用履带式推土机把它铲掉。这里不像内地，修路要保证车辆畅通，这里随便把交通停顿几天是常事。我们抵达时已铲得差不

多了,再迟一分钟,让推土机再铲上一次,这塌过方的老路就完全不能通行,而新开的路道肯定要两三天才能通车,那就必须在这里等待两三天了。马上向开推土机的师傅要求,好

说歹说,还给他送上两盒纸包牛奶,让他铲些土堆在已被铲成高台阶的路上,最后全力推车,终于顺利通过。

第三次险情:是回到德母拉大雪山上,离山顶还有60余米的地方,一辆载着沉重货物的大货车陷在前头雪地里,把个路全挡住了,货车的后面还有几辆等着开过来的人货车也几乎都把路面全塞满了。这几辆货车过不来,我们的车也过不去。等了一个钟头,那陷在雪地的货车仍不能开动。已是傍晚7点多,山上的积雪比昨天更厚,刺骨的寒风愈刮愈烈,缩在车厢里手脚仍被冻僵。难道在这冰天雪地里过夜?不行!要想法摆脱这困境。全体下车探道,在陡峭的山坡上找条较坚实的路线,搬石头把大坑洼填平。深呼吸,鼓足气,挂上四轮驱动加力器,踩大油门,抛开公路,一气从“之”字形的公路下边垂直冲上山顶上边的路,把那儿辆货车全抛在左边。啊哈!这丰田越野车的攀登本领真令我们折服。

4月10日 晴空万里

以前常听老西藏说,然乌到波密这段路是川藏线最难走的路段,一塌方有时甚至要近一个月不能通车,连香港出版的旅游指导书《青藏高原》都特别形容了这段路的艰难。今天亲临此路,却已时过境迁,上述说法都是老黄历了。直至通麦,路道沿着帕隆藏布江边,在海拔2200~3000余公尺的高度之间平稳延伸,路面比已走过

的其他路都要宽一倍，会车时全然不用减速。原来，这里已进驻大队工程兵，把全路段拓宽整平，所以成了我们这次进藏所遇到的最好路段。

从然乌西行 30 几公里后，开始进入原始森林地带。特别过了波密以后，更是古木参天，遮天蔽日，粗大而苍劲的树木上苔藓滋生，藤蔓缠绕。一路遇到的大都是载木材的货车，有的木材直径近 1 米，一辆货车只能放 3 棵。

高耸的雪峰一个接着一个，镶嵌在深蓝碧透的天幕上，发出耀眼的银白色光芒，这是雪域的丰碑，高原的雄姿。

盛开的桃花一片连着一片，布满山野，簇拥农舍，粉红色的花朵缤纷斑斓，令人陶醉。这是春天的欢乐，春天的召唤。

帕隆藏布江从东向西川流不息，直至通麦与易贡藏布江汇合注入闻名而神秘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江水如翡翠般蓝里透绿，晶莹碧澈，使人联想起西施浣溪。

顶上蓝天白雪交相辉映，底下碧江绿水哗哗长流，中间青松翠柏郁郁苍苍，这无尽的大自然画幅就在我们两边直向车后移去。

间或有一两家农舍，或藏族、或门巴族人家，低矮的篱笆墙里片片绿油油的青稞丛，黄亮亮的油菜花簇拥着棕赤似金的木屋，还有那屋前屋后鲜花盛开的桃树……这里比瑞士、比阿尔卑斯山，有何逊色之处？

公路穿波密县城扎木而过,中午就在扎木稍事休息。波密是西藏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扎木是藏东南最具规模的县城。这里海拔只有 2750 公尺,气候温和,蔬菜水果都能很好生长。商店里可见到柑桔、苹果、杏子等内地常见的水果。街道热闹,木材运输站、电影院、歌舞厅……各种服务设施应有尽有,如沿海小镇。

扎木到通麦 90 公里,抵达时已下午 6 时许。汽车前保险杆折断了,轮胎漏气了,距林芝尚有 70 多公里,只好在通麦过夜了。

通麦原来只是个小村,因夏季这段路经常塌方致使车子常常堵塞。部队先在这里盖了个兵站,家属们也跟着开了旅店、食店、小卖部,于是成了个运输服务点,电灯等配套设施却极不健全。

4 月 11 日

眼见为实,从通麦往林芝的大部分路段真是名不虚传,让我们体会到川藏公路的艰难险阻了。塌方一处接着一处,塌方处成万千立米的泥土沙石泰山压顶般把原先的路面严严实实地堵住。不要说现代化机械奇缺,只能靠人工清除,就算有最好的铲土机,也只容许两部机器在两头操作,起码也要一两个月才能把这亿万吨的沙石完全清除。没办法,只能因势利导,在塌下的泥石堆上再草草修一条便道。其实也不必要修得太认真,只要两个车轮可通过的位置便可。因为说不定明后天这地方又再塌方了。再塌便再因势利导,重新开路。塌几次,开几次,泥沙越堆越高,路也越修越高,有的高出原路面三五十公尺,原先贴近水面的平坦道路变成一条不断起伏的长龙,来往车辆在狭窄崎岖的龙脊上爬行,就像醉汉跌跌撞撞,左右摇摆,发出吱吱咔咔的机械撞击声,让人捏把汗:掉下去可就一无所剩了!

有些塌方太频繁的地方,干脆用一根根松木搭个顶,把路面遮住,以抵挡再次从山上流下的沙石,车子就在这木制的隧道里通过。

大塌方大都在六七月雨季时发生。时值早春,大地尚未完全解冻,山体还比较坚固,但已融化的雪水夹杂着冰碴,却把路面搅得

泥泞滑溜，一塌糊涂。

半天爬行 50 余里过色齐拉山（海拔 4515 公尺），中午 12 时抵达林芝县址普拉，再往前 19 公里便是林芝地署所在地八一镇了。

普拉往西，距八一镇还有 8 公里的巴结村，在公路以北几百公尺的山边，耸立着株株巨柏，是全国最大（也许是全世界最大）的柏木保护点。点上设立的木牌记载：

巨柏，又称雅鲁藏布江柏木，藏语称拉薪秀巴，当地奉为神树，是西藏的特有树种之一。

保护区位于东经 $94^{\circ}20'$ ，北纬 $29^{\circ}40'$ ，海拔高度 3040 公尺，面积 130 亩。巨柏林平均高 30 米、直径 100 厘米，郁闭度 0.5。

整个巨柏区柏树总积量 5400 余立方米。其中最大的一株高近 50 米，胸径 5.8 米，干围 18 米，已生长了 2500 年以上，被誉为中国柏科之最，称“活的文物”。

八一镇俨然以内地城镇的面貌迎接我们。宽阔的水泥马路，崭新的楼宇，蔬果繁多的农贸市场，商品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场，灯红影绿的卡拉 OK 歌舞厅，特别是人流中穿着工厂制服的藏族工人，令我们刮目相看。据说这里原来是尼洋河下游一个乱石遍布、野兽出没的荒凉河滩，从 1965 年开始规划设镇，经几十年陆续建设，现已成为有几十个工厂、数万人口的工业城镇。特别是 1973 年横跨尼洋河的八一大桥竣工后，这里便成为林芝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从八一镇的发展我看到西藏的未来。

4 月 12 日 晴

假如说八一镇太城市化令您按不下快门的话，那么在它东南边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派乡，却是让您耗费非林的风景区。

从八一镇南行 55 公里，过米林县境的冈嘎大桥，弃大道折小道，顺着雅鲁藏布江向东北方走 85 公里，便抵派乡。

这是一条沿雅鲁藏布江南岸修筑的简易公路，狭窄而崎岖，路两边全是荆棘丛，很多地方只容许单辆车通过，中间还要经过几个河滩。河滩宽数百米，布满斗大卵石。有的河滩水深近尺，水流湍

急,车辆要水陆两用,稍不留意便迷失方向,不知路在何方。

这里属于雅鲁藏布江下游流域,临近举世闻名的南迦巴瓦大峡谷。从喜马拉雅山西面滔滔不绝、奔腾而来的雅鲁藏布江水到了这里稍事休息,缓步百里后突然离经叛道、绕南迦巴瓦作马蹄形大拐弯,然后向南直奔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而去。

这里毗邻墨脱自然保护区,距全国惟一不通公路的墨脱县府址东陂乡最近。在半路上可见到墨脱县物资转运站的仓库,供应墨脱县的物资由货车运到仓库,再改用人背马驮,在遮天蔽日的林莽山道间辗转数天,才到达东陂乡。

雅鲁藏布江到了这里改颜换面,黄泥浆般混浊的江水变成碧绿清澈的甘泉,桀骜不驯的暴烈性格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倒像一位温良娴静的淑女。洁白耀眼的沙洲,到处盛开的桃花都如贵重的饰物,把她点缀得花枝招展,娇态迷人。

一方水土养一方生灵。炊烟袅袅,彩旗猎猎,村舍多了,人畜密了,秧苗吐绿田野,经幡随风飘扬,飞禽与白云齐飞,野兔跟汽车竞跑。

忘了旅程的疲劳,不觉道路的坎坷,取一幅幅秀丽景色,听一声声快门响声,行行停停,停停行行,85公里小道竟走了6个多小时。下午近4点到达派乡,登记住进了乡政府招待所。喝过年轻管理员热情招待的酥油茶,便马不停蹄地找南迦巴瓦峰了。

南迦巴瓦峰号称冰山之父,与冰山之母的珠穆朗玛峰各据喜马拉雅山麓的东、西两方,遥遥相望。它的高度只有海拔7782公尺,却是藏东南久负盛名的第一大峰。

同行的寂牛说他以前来过派乡,见过南迦巴瓦峰,却指不出个路向。只好依女管理员所指方向从来的路再前行约18公里,在一陡坡高处,见山下凹处良园千顷,如鱼鳞状铺展。园中土壤已仔细犁耙过,露出等距离几何线条,很有规律感和形式感。田园间长着一棵棵高大的桃树,缤纷怒放的桃花把整片田园染成粉红色。东边稍远处万绿丛中,一幢幢古老的农舍若隐若现。好一个世外桃源。停车、架机,把光圈调到最小,让纹理更加清晰。待夕阳西沉,光线

柔和，色调更饱和，质感更强烈。拍完一卷菲林，还不过瘾，再来一卷，情不自禁地高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下溜里余，到村边，路已尽。一打听，这乡村叫吉噶乡，离南迦巴瓦山峰还有 45 公里，是南迦巴瓦山下第一个乡村。从这里骑马走一天路程，翻过一座高山，才能见到南迦巴瓦峰。村里可以为游客提供到南迦巴瓦峰去的马匹、向导、背夫等等服务。村边正停着两辆越野车，昨天刚有一队英国探险者出发呢，可惜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和思想准备，只好却步。

村民穿着简朴，黑呼呼的羊皮，粗布衣服，一点没有藏装的味道。不少人头戴绿色军帽，这类装束，在藏区乡村罕见。用 350 毫米

长头远摄拍下特写，又一幅富有特色的人物相片。

晚近 10 时，清理好摄影器材，仔细封装好今天拍摄的十几个胶卷，战绩辉煌。心里喜滋滋地正待钻进被窝，突然一位 50 开外，穿着全身公安服装的男人走进我们住的 4 床小间，气势汹汹地盘问：

“哪里来的？干什么？有什么证件？”

我马上找出身份证、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证、记者证，还有事先在拉萨公安局开的边防证，恭恭敬敬地放在他面前。

“有没有县里的介绍信？”还是气势汹汹。

“什么县？”

“米林县政府同意你们到这里来的介绍信！”

“哎呀，我们从林芝来的，不顺路，也不知道有这个规矩，真对不起。”

“不行！没有县里介绍信不能到这里来，这是边境地方！”

“这不是有边境通行证吗？还是你们拉萨公安局开的。”特意加重“拉萨公安局”的语气。

“边境证也不行！没有县里的介绍信不能在这里住！你们要立刻离开这里！”断然命令。

哪里来的规定？火气为何这么大？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们管理员不是让我们登记了，也收了我们的住宿费吗？”

“这个我不管！你们连乡里也不打个招呼！你们眼中还有我们吗？”

这下道出原委了，遇上土皇帝，没法，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在人家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实在对不起，急着拍照片，也不知咱乡政府在哪里，实在对不起，请多原谅。”

“不行，你们立刻就得走！”绝话，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黑天黑地的，又下着毛毛小雨，这样的天气，这样的路况，要我们走到哪里，简直要命。正焦急之际，又进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他比较平缓地说：“没有向乡政府打招呼是不对的，这样吧，明天一早你们到米林县政府开个介绍信再来，今晚就暂住这里吧，已深夜了。”

幸亏这人打圆场,此事才算了结。

阿龙一打听,前者是这个乡的第一把手、书记兼乡长,后者是米林县的副县长。

这回可领略到西藏的官威了。

4月13日 早雨转晴

昨晚睡不着,挨到凌晨6时,摸黑滚出派乡。

下了一阵小雨,给地上花草洒上万千水珠,为山上林木挂上斑白霜花。初霁,天幕拉开,晨光投射,雾霭阵阵起舞,万物声声伴歌,山花绽笑,水波摇曳,天地舞台又开始一天的节目表演。

钻进桃花丛中,让片片花瓣抚摸你的头发面颊,叫如茵绿草擦净你脚上的污泥。摸一摸粗壮的树干,棵棵陈年桃树都朝气蓬勃,使你体会老当益壮的难能可贵。

走进农家村舍,听声声牛羊犬马的欢快叫声,看张张温善憨厚的笑脸,逗一逗纯稚的孩童,句句发自肺腑的“扎西德勒”,叫人深信吉祥如意之可贵。

取景框里没有纷乱忧烦,快门声中只道光阴飞逝。

午后,狂风大作,狂飚呼啸,卷起河谷泥沙,搅得天地朦胧,造就一幅幅中国山水画。一面为耗费菲林而欢悦,一面又因细沙损伤镜头而心痛。

在八一镇用完午饭,已下午3时,今晚可到错高湖,那里是闻名的旅游景点。

虽然铺满碎石,但路面却平坦宽敞,终于可把车速加快了,一个多小时走了79公里。刚到林芝县与工布江达县交界处的八号桥,水温度表指到了红线。糟糕,水箱又漏了,肯定是被路面小石子砸坏的。下次一定要在水箱的下面装上一块铁板,以防止车轮翻滚掀起的石子弹砸到水箱冷却片上。

八号桥正好是往错高湖的岔路口。路边有间像样的旅馆饭店,就停下来,按老方法用肥皂、破布、烟丝补好水箱。

不知怎么搞的,待到香喷喷的饭菜端上来,我却一点胃口都没

有 今晚不吃了。

4月14日 晴 下午至夜大雪

错高湖藏语巴松错，在工布江达县府址果林卡东面的高山峡谷间，从八号桥顺往北的小路去约 57 公里，途中经雪卡、东马等乡村。把车搁在东马的“拉萨 606 电台”修理车间，由阿龙和寂牛去处理，我和怒吼乘阿龙亲戚的北京吉普车先到达错高湖。

这里已开辟为旅游景区，虽然距东马的 19 公里尚是极为坎坷简陋的小道，但景区里正大兴土木建造旅店饭馆。隆隆作响的推土机毫不客气地把一切林木连根掀起，棕红色的泥土疯狂地吞噬绿色的草丛。竣工后的景区多么美丽尚是未知，眼前一片零乱的场面却令我为大自然受到这么严重的破坏而痛心。

错高湖与然乌湖的形象有点相似，海拔 3460 公尺，面积比然乌湖还大 4 平方公里，但我眼前的感觉却以为它是然乌湖的缩影。一样是四周高山环抱，山岭上一样的古木参天，顶上白雪皑皑，湖中间一样有个长着树木的小岛。所不同者岛上有两三间小屋，屋边竖着一根挂着大经幡的柱子，湖水已完全解冻，晶莹明澈，蓝天丽日，映照得湖面碧绿透蓝，小岛黄赤耀金，就像翡翠上镶着一粒琥珀珠子。儿子被旅游局的人拉着乘汽船游湖去了。我昨晚没吃饭，今早也只喝了点开水，困倦得很，周身疲软，只能在临湖的雪地上寻找拍摄角度。待到摆好相机调好拍摄数据，忽然一阵昏眩，天旋地转，眼前金星闪闪，额头汗珠直冒。眼看快支持不住了，赶忙按动快门线把头，已无力卷片拍第二张了，整个人不由自主地瘫倒在雪地里。迷糊中仿佛觉得已到了仙人之境，那岛上的小屋里就住着仙人，他们会接我到岛上修身养性，摆脱纷烦恼人的尘世。

等到怒吼把我叫醒已过去一个多钟头了，车子也已修好赶来了。整个人仍处于重病状态中，电台医务室的医生诊断是高度贫血引起昏厥，贫血原因估计是胃出血。马上用 200CC 大针筒直接给我注射葡萄糖，又给了一小瓶“云南白药”，让我定时按量服用。

胃部从来没有发生过毛病，这简陋医疗所的小医生胡扯什么，

难以相信。但午、晚餐仍然一点胃口都没有，只能饮点“阿华田”（一种用开水冲的食品）

当晚下大雪，但却一点都不觉冷，浑身发热，热得不时掀开棉被。周身难受，只有呻吟才能稍为减轻，又怕影响其他人睡觉。

4月15日 早雪转晴

清早雪花飘飘。大便却乌黑粘稠如柏油，医生确诊胃已大出血，说昨夜身体大发热就是胃里流出来的血被肠道消化所致。今天加倍服用云南白药，立马到拉萨住院。医生还偷偷跟阿龙说，好在这里距拉萨近，再拖几天就没救了，这人命大。

站起来眼花缭乱，周身乏力，躺着坐倒可以坚持。林芝到拉萨路宽，阿龙拼命开着飞车，我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颠簸。360余公里只用了9个小时，下午6点抵拉萨，还是大白天。

平生没住过医院，平生最怕住医院，还要在西藏住医院？我总认为问题不会那么严重，坚持先住进市政府招待所。扎西次登主席的家距招待所很近，接电话几分钟便到了，还把他太太也带来。扎

西太太是市政府医务所的医生，最初她也劝我住院，在我一再拒绝下，她只好回医务所拿来输液的工具，立刻给我吊针输入掺有止血药的葡萄糖液。今晚连输4瓶2000CC，明天若无转好，就一定得住院了。扎西太太以医生的口气说。

4月16日 晴

谢天谢地！今天精神好多了！

谢天谢地！扎西太太一早诊断说估计病情控制住了，若无反复可向良性发展，今天再继续输液。

死比活好受，无知便是福。昨天困顿至极，在浑浑噩噩的半昏迷状态中倒没甚感觉。今天精神好了才知道连续五六个小时平躺在床上，左手臂一动也不能动有多辛苦。四月拉萨的天气冷得出奇，在室外倒还不怎么样，室内是冷得发抖，寒气像是从体内发出，再穿棉衣、再盖棉被都无济于事。看着药水一滴一滴从玻璃瓶落到橡胶管，心中不断琢磨着医师的话语。

数十年来从未患过什么病，偶尔发热感冒也是不药自愈，这次竟到了“这人命大”的地步，而且事先身体也没什么不适。去年在青藏高原生活3个多月，特别在阿里的那一个多月，无论环境、气候、饮食各方面都是最恶劣、最严酷、最艰辛的，身体却没有发生过大问题。这次只十几天，藏东南海拔相对较低，植被茂密，氧气较充足，人烟较盛，生活也较有规律。阿里地区是有惊无险，藏东南是有险无惊，但这身子却遭到“再拖几天就没救”的劫难，而且是在胃部，真是难以置信啊！一向以食量在同辈中人称霸，饮食从来没讲究，深夜吃三五斤西瓜或六七个香蕉后才入睡是常有的事，连不少年轻人都折服。这下子却是胃潜出血，出到“高度贫血”的程度。这血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的？为什么一点感觉也没有？

难道这一路做错了什么事，冲撞了西藏大地的神明，受到惩罚，难道西藏的神佛不欢迎我的到来？以此亮警告牌……自问向来恪守藏族风俗、佛门规矩，从未有亵渎神佛僧俗的言行；进寺庙参观总是顺时针方向行走，再好的拍摄机会也不敢逆向而行；不少到

西藏来的游客总是喜欢取这挖那，带一块玛尼石，挖几尊佛塔里的“察察”（泥捏小佛像），我可是连八廓街上兜售的纪念品都没买过一件；无论日记记录，还是言谈介绍，以至自己内心真在的感觉，对青藏高原，对藏族人民都是充满感激、崇敬、理解、热爱，我问心无愧啊！

但昏倒在雪地的事已发生，没有食欲、无法走动是事实，几千CC的药液确切地滴进血管里，镜子里的我千真万确是一张全无血色的苍白的脸孔，此次病况无容置疑。

既为胃之病必因食所致，源在食物。对了！这次进藏时间较紧迫，为了节省时间，多跑些地方，早、午两餐大都以饼干、干粮充饥，有时连晚餐也懒得进饭店。去年在青藏高原三个余月的平安无恙带来了麻痹，以为连阿里那样艰辛的地方都熬过了，藏东南算老几。一路上，除了少吃青菜，水果懒得购买，甚至连水也饮得不多，基本以自带干粮为主食。这些饼干、威化饼都是春节期间人家送的，只要是包装精美的名牌货即装上车，还以为这次所带食品精良、高级呢，孰料这些装在漂亮铁盒里的“名牌”食品大都是一些不法厂商粗制滥造的假货品，既不合卫生规定，又难于消化，但带来了又舍不得抛掉。于是让胃壁在缺水的情况下与这些粗糙的食物磨擦，干涩的植物纤维把胃液也吸收了，失去“润滑剂”的胃膜自然要被磨破出血了。慢慢地磨，血液慢慢地渗出，初时肯定没有感觉。对了，13日早晨在派乡的草地里拉大便时不是几只猪争着吃吗，见那大便是黑的还自嘲说，医书说大便乌黑是肠胃出血所致，见鬼。现在想起来，当时说对了，就在那时候开始发病了。14日夜在606电台大雪纷飞那晚正是大出血的时刻，胃壁越磨越薄，当然大量流血了，再发展胃就破了。医师判断正确。

医生高明，西藏的神佛更圣明，让我体会一次大病痛，使我更全面感受人生，又安排我死里逃生。怎不？这病要是发生在去年，在阿里地区，或者要是提早几天在八宿、然乌发生，不是没命了吗？

真是上苍保佑啊！让我能马上到拉萨，让我马上得到几大瓶的药液，让我平生第一次体验输液的味道。这不，过午，药液输完了，

人也可以起来走动了。扎西太太说流血止住了，只要注意饮食，暂时只食流质食物，估计不会再出血，回家再好好调养，让身体自己造血。

这两天让扎西主席、扎西太太以及影协的朋友们太担忧、太忙碌了，不能再给他们添更多的麻烦，购明天飞往成都的机票。

4月17日 晴

今天的天特别的蓝，今天的阳光特别的明亮，今天的气候特别的温暖，万物如洗，清新可爱。

告别了布达拉宫，告别了亲爱的藏族朋友，阿龙把我们送往贡嘎机场。

拉萨往贡嘎 94 公里的柏油路宽敞而平直，路两边刚刚吐绿的柳树，拉萨河中的皮筏，以至曲水桥旁石壁上的佛像都微笑向我摆手告别。车轮摩擦路面那轻快的沙沙声也像向我低声祝福，祝我渡过厄运，早日康复！

波音 737 客机把我虚弱困倦的身体送上天空，窗外拉萨河谷飞速变换着各种美丽的图景，竭尽全力展示它的雄姿。在低空飘移的白云就像朵朵摇动的告别鲜花：一路平安！欢迎再来！

我亲爱的西藏高原，我会尽快回到您的身边！

第四、第五次进藏

险些致命的胃出血没能吓倒我,1995年的下半年,我又两次到青藏高原拍摄。

第四次进藏是8月份,参加“广州青年记者西藏采风团”,与广州电视台及其他一些青年记者同行,从广州飞抵西宁,由青海省登山队旅行社安排,从西宁沿青藏公路,往青海湖、格尔木、那曲、到拉萨。在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典活动后飞回广州,全程12天。

第五次进藏是11月份,结伴同行的除了老搭档卢海林,还有多次孤身漫游青藏高原,在广州号称“独行侠”的杜友农等。大家从广州飞成都再转机飞拉萨。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这吉日重登纳木错,领略了寒风刺骨的滋味,饱览了金秋的艳美。回拉萨停留一天后,开着第二、三次进藏使用的那部号称“巡洋舰”的丰田越野车在藏东南大地上游弋。4月份,我因胃出血从拉萨紧急飞回广东,这部车便留在西藏摄影家协会,托请扎西次登他们代为修理,也暂时给他们在拉萨周边使用。

这一次我们拐到西藏山南地区,经泽当、加查、朗县、米林、派乡到达林芝,沿着滇藏公路东进,相机里装满五彩斑斓的藏东南秋色从云南回广东。这藏东南的秋色不逊新疆哈纳斯的秋色,那色调更显鲜艳、浓烈、厚重、沉稳,更让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西藏大地再次显露出我估计不到的美。

从东面高处拍摄布达拉宫

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典活动即将开幕,拉萨城中到处是

中外游客，今年到西藏来的人更多，拉萨的大小旅店都爆满，连影会主席扎西次登都束手无策。只好按照导游的介绍，忍痛住进一间新落成的高层宾馆。所谓忍痛是因住宿费每晚要 320 元，太昂贵了。

这间宾馆位于布达拉宫的东面，共有 4 层楼，我和《黄金时代》杂志记者卢海林住在 3 楼，顶楼天台可以爬上去，在天台上能看到不受遮挡的布达拉宫东侧全景。这个角度拍得的布达拉宫相片是前所未有的。于是每天一早起床，便端着相机三脚架爬到天台上，等待理想的天气拍摄。用哈苏 350mm 长镜对着布达拉宫，从取景器里看到的是完美的构图。

第三天清早，窗外满天阴云，地上湿淋淋的，还有些许雨点，似乎又是个坏天气。我仍然坚持到阳台上，架好相机，调好角度，装上快门线，再把雨衣盖在相机上面以防淋湿，然后等待老天赐给我好的光线。西藏高原的天气真是变幻莫测啊，大概我的执着真诚感动了上苍，过了一个钟头，眼见雨意浓

浓的天空逐渐转亮，布达拉宫上空由深灰转蓝，又一会儿东边透亮，柔和的光线照射在布达拉宫上。虽然是顺光，我仍然装上93毫米口径的偏振镜。经验告诉我，在青藏高原，顺光仍然有偏振效果。我把布达拉宫安排在画面的最下方，让天空占满70%的画面，在取景器里看到的是橘红色的布达拉宫顶着深蓝纯一的苍穹，布达拉宫显得更加庄严雄伟。由于空间充满水汽，光线产生折射效应，在长焦距镜头压缩下的布达拉宫整个在运动着，好像是神佛显圣，撼人心灵。为了保证相片的高素质，我把光圈调到最小(F32)，速度调到8分之1秒，并采用了两个动作拍摄，先顶动哈苏相机卷片盘下端的按钮，使反光板掀起，待机身不再有微震，再轻轻揿动快门线按钮，让胶卷在尽量静止的状态下曝光。好景难得，再加、减半档调整曝光量，整个胶卷全给它拍了。

无论何时都庄严雄伟令人肃然起敬的布达拉宫，使人深深地感受到藏文化的灿烂辉煌。

两年后，当这张相片印刷入书，很多人看后都以为是印刷上对版不好或是拍摄时机子震动，使布达拉宫影像重叠，其实这一现象就如我们在电视里看到非洲的野生动物，火场上透过火苗，或是夏天加油站透过汽油蒸气所看到的人、物，都是抖动的叠影的。

神灵让我拍到了大昭寺上的彩虹(8月27日)

整个拉萨充满节日的气氛，但却太富现代化了，“藏味”淡薄。距上次到这里只三个多月的时间，拉萨的面貌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拉萨河畔现已建起一排商店，把个清秀而富藏味和宗教气氛的拍摄环境破坏得荡然无存；大街上名牌进口车时时可见，中外旅客比比皆是，很多藏民也都汉化了；哲蚌寺、色拉寺在郊区，且已去过多次，药王山等拍摄布达拉宫的景点也都已拍了又拍，感觉迟钝了。看来只有到八廓街、大昭寺去，那里有拍不完的素材，距住宿的宾馆又很近。

27日下午到八廓街人流中转了一圈，又花20元门票进入大昭寺，爬到屋顶上，利用寺院顶上的金塔、金轮做前景，拍了几张布达

拉宫的挂历相片。阳光也不知什么时候就消失了，代之以满天铅云。看手表已是傍晚6时，时间差不多了，扛起还装着林哈夫6×12相机的三脚架离开大昭寺，走到八廓街大广场。大概怕雨淋，刚才还挤满广场的摊点已撤去不少，留下一大片空场地。天空更加昏暗，黑压压的根本没有可拍摄的环境了，但不知怎地，双脚像是被这八廓街吸住了，就是不想离开。把三脚架张开摆在地上，相机袋放在三脚架边，连自己也不知所措地看着被一片昏暗笼罩下的大昭寺。一对北京来的青年，行家似地走过来诧异地问：“老师，您还在等待什么？”是呀！这样的天气，眼看就要下暴雨了，我还要等待什么？心里一面这样问自己，但口里却不知怎地就冒出来一句话：“我在等待奇迹的出现！”一面还本能地脱下外衣，盖住装在三脚架上的相机。青年愕然地笑了，事后我还一直奇怪当时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冒出这句话来？

一会儿，下起雨来，我仍然不想离开，只把身子挡住相机袋，任凭雨点沙沙地落在头上，身上。忽然，眼前一亮，我看见自己在地上的长长身影，接着大昭寺发出耀眼的橘红色的光辉。雨停了，夕阳出来了，奇迹出现了！大昭寺上面仍然黑沉沉的天穹骤然出现一条美丽的彩虹，这虹就如一条五彩拱桥，稳稳实实地从大昭寺的南边架到北边。

老天爷显灵了！我的心里又高兴又紧张。林哈夫相机里还有三格底片，赶忙构图拍摄，糟了，竟忘了调校光圈速度的系数。恐怕彩虹消失，来不及换胶卷了，立马从相机袋里抽出莱卡135相机换上19mm超广角镜，飞快跑到大昭寺近前，对着彩虹，咔嚓咔嚓，不停地按动快门。天渐透亮，彩虹消失了，相机里的胶卷也拍完了，估计拍了二三十格，心中庆幸这莱卡机里正好还有成卷未拍的胶卷，欢欢喜喜地松了一口气。糟了！其他相机呢？问题严重了，原来刚才为了抢拍大昭寺上的彩虹，竟把价值二三十万元的摄影器材全忘了。

回头一望，那装着林哈夫相机的三脚架，那相机袋安安稳稳地摆在刚才的地方。走近检查，一件也不少。老天保佑，要是在内地，

后果不堪设想。

圣地西藏,我爱您!

在青藏高原的日子里,不时见到彩虹出现,总希望它能在布达拉宫或大昭寺上空出现,并让我拍到。这下真的如愿以偿了,心里那高兴、那激动一直未能平息。几位素不相识的影友带着羡慕的眼光向我走过来,我不由自主地大声嚷道:“朋友们!今晚我请客。”

未问谁是谁?大家一齐拥进附近的一家藏式餐馆,先来酥油茶、啤酒,再来藏式食物。我仍然不能抑制内心的兴奋,大声侃侃而谈,并破例第一次在高原饮酒。我和卢海林重复讲着刚才的拍摄经过,庆幸下午的收获,几位影友则都怪自己太麻痹,他(她)们就住在这附近的藏族小旅馆,出来八廓街散步,见天已快黑,以为没什么可拍,也就没带相机,结果眼睁睁看着美丽壮观的彩虹出来又消失,后悔不迭。临别大家才互相介绍,他(她)们是深圳的邹卫(美术家),夏洪跃(经济学博士,摄影发烧友),河南的王末(女画家)。后来我们都成了好朋友,经常交流艺术讯息和心得,这是在西藏结的缘。

余兴未尽，又赶到扎西次登家中，把在大昭寺拍到彩虹的事兴奋地讲了一通。扎西说：“哎呀，我可妒忌了，我就住在这大昭寺附近，这十余年来天气一有变化就端着相机跑过去，也是希望拍到大昭寺、布达拉宫上空的彩虹，但至今仍未遇到，你真有缘份，真有福气。”第二天与龚达希谈起，他也说他家就在布达拉宫旁边，见到彩虹出来，马上拿了一部相机走出来，但那机上却装着 80mm 的中焦镜头，再换广角镜已来不及，结果只拍到彩虹的一小截，真后悔。

回想大昭寺上空彩虹的整个拍摄经过，只能得出结论：这机遇是神佛赏赐的。

爬上山岗摄得三幅好相片(11月3日)

只知道泽当镇是山南地区的所在地，这一带传说是藏族的起源地，泽当藏语的意思是“猴子玩耍的坝子”。相传有个神猴与罗刹魔女结合而繁衍出藏人。还听说过雅砻河谷是西藏第一块农田的诞生地，这里的雍布拉康是西藏地区第一座宫殿，昌珠寺是第一座寺院，西藏历史上第一代统治者也是在这里产生，却万万料不到这一带的秋色是这么艳丽动人。

拉萨到泽当的公路是目前西藏最好的公路，柏油路面宽敞而平坦。在拉萨吃过午饭已下午 2 时许，虽然一路拍片停顿花去不少时间，但拉萨到泽当镇 183 公里的路途仍然用不到 3 个小时便将走完。公路两边成片成片的农田，景色犹如江南。越接近泽当，树林越茂密，枝叶苍翠，摇金晃黄，令人目不暇接，创作欲望越来越强烈，只可惜一路平滩找不到靠路边的制高点，视野不能放开，令人望景兴叹。

在距泽当镇 3 公里的地方，突然在我们车子的前头，雅鲁藏布江中游南岸，一个山岗平地而立，逼得雅砻河弯道而行。这山岗 30 余米高，正是个理想的拍摄高点。

急刹车，下车取出所有摄影器材，跨过十几米的田地，向山岗上爬……这一切的动作都在不假思索地、尽最极限的快速度进行着。爬上 30 米的高度，在低海拔的地方本是小菜一碟，但在这缺氧

的高原可就艰难了，才爬了三分之一的高度，已觉上气接不着下气，心脏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真想停下来喘一喘气。不行！日头离地面只有一竿多高，必须在它下山之前争些时间，才能把这金秋美景好好摄入相机里。不敢停蹄，背着沉重的摄影包，拖着沉重的三脚架，还有那不时从肩上滑下的装着哈苏 350mm 镜头的皮筒盒子。几次跌倒，立刻爬起，顾不了手掌划破，屁股疼痛，耳朵只听见自己呼吃呼吃，越来越艰难的喘气声，眼睛只盯着那西下的太阳，好像视线可以把它钉住在天壁上不再下沉。

终于登上山顶，到达理想的拍摄地点，赶忙摆好三脚架，架上带长焦镜的哈苏 503CX 相机，装上快门线。肺部和咽喉不听使唤地不停做大呼吸，似在为我这一连串的摄影动作伴奏，西边的太阳却好像为我这表现所感动，也放慢了自己西下的步伐，眼看离地面还有一竿之距。经验告诉我，这下应尽量保持冷静以调动自己的灵感去撷取最优美的场景。

不急于拍摄大片的树林，光线越低染在枝叶上的色彩越饱和动人，先看看我们走过的柏油路，阳光照射在路面上形成强烈的反射，原来乌黑的路面变成耀眼的白光，就像一条弧形的银带，摆在地面上，一头伸向前方的山谷间。公路右边几条没头没尾的电线也变成银白的纱线，架在条条等距离的电线杆上，就如曲乐的五线谱。低头在地里吃草的羊群，在逆光下周身发出光环，就像一个个音符。大地谱写着节奏分明、韵律明快的乐章，显示着交通和通讯这些现代文明的符号已进入西藏高原这片净土。

雅鲁藏布江两岸布满一片片茂密的树林，群群羊儿在林间空地游弋觅食，大地换成金色的绒装。对面夕阳的强光照射在金黄的树叶上，洁白的羊儿身上，整个大地金光灿烂，银环晃动，那躺在弯弯曲曲河道里的雅砻河水，却依然平静如镜，泛着深蓝色的亮光。金黄与碧蓝，弯曲与笔直，晃动与静止，大片与零碎，反差是这般的强烈而配搭却是如此的协调，它刺激着你的视觉，搅动着你的创作激情，使你在惊叹大自然这伟大杰作的同时频频按下快门。

只有西沉的太阳能令我收机下山，但这次急剧的爬山却使我

在以后十余天的时间里呼吸急促，咽喉里好像装着一架口琴，一喘气便叽叽作响。同行的杜友农却因在纳木错时已着凉，经这次折腾更产生咯血现象，到昆明进医院一检查，医生竟说一片肺叶将坏死，硬是强迫他住院两个余月治疗。

也许这次拍摄的经历和感触太强烈了，以至在编辑《天界窥影》摄影集时我一下子采用了在这一景点上撷取的三幅相片。假如读者觉得不错，那是辛苦劳作的回报；假如行家认为雷同是败笔，那么请原谅摄影者的深情，对于我来说，在青藏高原拍摄的每一幅作品，都如自己的亲生儿女，怎能忍心将它们抛弃呢！

为卧龙乡全体乡民拍照(11月5日)

清晨离开朗县，沿着雅鲁藏布江南岸路道东进百余公里，过了米林县拉木同共村，再向前数公里，我的视线被右边的一棵大树吸引住了。这棵大树身躯粗壮，枝叶茂盛，稳稳实实地屹立在一片已犁耙好而尚未播种的田地里。如步入不惑之年的人头发开始发白一样，绿色的树叶已大半枯黄，在顶光照射下发出金灿灿的光芒。大树的后面，是座山坡，山坡的中下部全是象牙色的沙砾，这些沙砾估计是被风从雅鲁藏布江的河床上吹来的，细腻、平滑富有质感的沙石上还留着被狂风吹刮的痕迹。山坡的顶部却布满枣红色的小灌木，成一片红绒绒的艳丽色彩，给这整个悲壮的场面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四周一片风沙，一点希望在那远方，叶已枯黄却仍然挺立不屈，我突然找到了灵魂深处的对照物！立马停车拍摄。杜友农他们却似乎熟视无睹，径自往前方的林木园地走去，只留下我独自触景生情。

用哈苏 250mm, 350mm 镜头拍了十余张，仍情意绵绵，不忍释手。大约过了半个钟头，忽然飘来一朵白云，挡住了部分阳光，那阴影正好投射在沙坡下部，大树的背面，把这棵大树衬托得更加分明，更加突出，也不知从哪里又冒出两匹白马，这两匹白马似是与心灵相通，径直朝这棵大树走去，我不失时机地按了两次快门。云朵立刻飞走了，两匹白马也越过大树走出取景框，两张已曝光的菲林却是典型的藏东南秋色写照，成了我至今历历可数的几幅满意作品之一。

前行不到 1 公里，茂密的林中原来藏着个乡村，杜友农、卢海林他们从路边树木丛中冒了出来，拦住车子示意停下，说是乡长不让我们过去。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忽然忆起今年四月往派乡时被该乡乡长驱逐之事，心想麻烦又来了。

一行人被请进一间土屋里。这屋宽敞，里面摆着两张乌黑破旧的书桌和一张八仙桌，也摆着烧开水的铁炉，砌着简易大灶，灶上放着一口可煮几十人米饭的大铁锅，像是办公室又像厨房。几个人

屋里屋外进进出出，灶前桌后忙个不停，只有一人端坐书桌前。这人40开外高头大马，穿着黑色中山装，戴着黑色的鸭舌帽，面容憨厚慈祥，却又给人坚定果断、肃然起敬的感觉。这人并不言语，只是用手势和眼神示意我们在八仙桌的长条凳上坐下，其他忙碌的人也没有话语，只有旁边铁炉上熊熊大火的呼呼声和炉上面水壶的叽叽声。正捉摸不定之际，一农妇端来一大盘核桃，另一青年拿来两块石头，捡出一颗核桃用石头砸破取出肉向我们示范，终于明白了他们的好意。时已过午，大家都饥肠辘辘，不客气地用石头砸破核桃，挑吃果仁。这时茶壶里的水已开，馋嘴的卢海林正想撕开早已从车上取下的速食面，泡开水吃，一农妇忽然过来，不由分说把

开水壶端走了。另一农妇却从距我们有10米远的大口铁锅里捞起十几个鸡蛋，不容腾腾的蒸汽散发，一古脑儿往我们每个人的手上分发，真令我们措手不及。只是那鸡蛋灼手的烫，并且捞开后没立刻浸入冷水中，蛋壳和蛋白连在一起很难剥开，大家弄得手上全是蛋黄蛋白。

一忽儿，那位刚才把开水拿走的农妇又进来，一手提着茶壶，一手拿着几个粗碗，到我们面前，把碗放在八仙桌上，再给每个碗灌满酥油茶。原来刚才她把开水拿到屋外做酥油茶去了。

依然没有言语，只有满屋酥油茶香混和着鸡蛋香、核桃香。此时此刻，服从是最好的表示，我举起装满酥油茶的瓷碗放到嘴边，透过飘浮的蒸汽，看到一张张黝黑的笑脸，一股暖流涌入心头，满眶热泪盈出眼眶。

大家似被大人监督下的小孩，默默地就食，只见桌面上堆满蛋壳、核桃壳，酥油茶也都灌进3儿碗，正不知如何表示谢意时，那一直端坐、高头大马的人站起来，带领我们走到屋西边的一片地坪上。原先空旷的泥土地面上，大群的乡民已规规矩矩地排列好，后排站立的是年轻人，前面席地而坐的是年纪较大的和带孩子的，大约有三分之一妇女。他们都穿着绿色军装和流行服装，大多数戴着绿色军帽，只有两男子戴毡帽，一中年汉子戴传统的藏色毛帽，竟然没有一个穿藏族服装的。

“高头大马”指着卢海林的大三脚架，微笑着用生硬的汉语说：“照相。”然后走到村民群里在中间位置盘腿而坐，两手互搓，垂放在脚掌交叉的地方，挺胸抬头，一本正经地正视着我们，我心中已明白，这是乡里头儿。其他乡民也认认真真地摆出被拍摄的姿态，但每个人的脸上却又都是那么憨厚、自然，一点做作都没有。没有具体指挥的人，但这一切又都显得井然有序，一丝不乱，而且每张面孔互不遮挡地排列着，完全符合集体拍照的要求。看来有“预谋”，但这一切又都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完成，真令我惊讶。卢海林摆出大摄影师的派头，熟练摆弄着拍摄器材，我仔细地点数，竟有69人之多。

一个乡村有这么多村民，又都集合起来，这种情况在西藏地区是少见的。我赶忙端起莱卡相机，用 28mm 的广角镜认真地构图。乡民们的背后是一排金色的树林，树林的后面是一座山，两个山尖正好处在乡民群的正中，显然这里是经过挑选的“风水宝地”。轻易地构好图，忽然发现靠山尖的位置，蔚蓝色的天空上浮现一朵洁白的云彩。在掀动快门的同时心中念道：“扎西德勒！”

拍完相片，“高头大马”（这时我已肯定他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了）把一张字条递给卢海林，我上前一看，在一个香烟纸壳上，歪歪斜斜地写着“西藏米林县卧龙乡穷达收”。

以后我心中总念着“卧龙乡穷达乡长”，相信这藏龙卧虎的地方在他的领导下会迅速摆脱贫穷，兴旺发达。相信卧龙乡永远扎西德勒！

永远解不开的缘份

从1992年7月24日到1995年11月14日这期间,我5次走进青藏高原,总共历时145天,行程38880公里,到了西藏的大部分地方,但并未满足对雪域高原的无限向往。1998年,1999年我又两次驾车深入藏区,仍未在西藏之旅上划句号。打开地图,口土到新疆,巴噶到仲巴,安多到措勤等路线,双湖、文部、吉隆、错那……很多很多的地方在向我招手。

近些年来,我也走了不少国家和地区,但那感觉总没有西藏大地那样真切、浓烈。巴黎古典而优雅的塞纳河,德国科隆大教堂高耸入云的尖塔,阿根廷车马如流的五月大街,日本人引为自豪的富士山,乃至泰国金碧辉煌的佛寺,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景色,都不如雅鲁藏布江、布达拉宫、阿里原野、冈仁波钦、大昭寺、珠穆朗玛峰那样雄奇壮观,令人情绪激发,永难忘怀。

我生活在中国最现代的沿海城市,居住在用一流材料装饰起来的舒适房屋,周围是丽人华服、灯红酒绿、莺歌燕舞,但总觉得这一切是那么的虚伪造作,不如西藏大地朴实自在。我常常给现代文明的优越程度打上问号,眼前总浮现着一群群风雪压不倒的人们,一张张憨厚敦实的黑脸,一面面猎猎迎风的旗幡,耳边不断传来阵阵“唵嘛呢叭咪吽”的诵念声。浓烈的香水不如酥油茶香气舒适,宴席上的佳肴不及速食面可口。一想起风餐露宿,自由徜徉在青藏高原的日子,我便跃跃欲试,希望能立刻投入那雪山、莽原、寒风、烈日的环境中,只有在那里,才能体验自然的伟大,生命的价值;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艺术的灵感,灵魂的归宿。

从号称“高度发达的现代化文明城市”一下子到了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天界雪域,又一下子从冰天雪地一切都是质朴原始的大漠荒原飞回高楼林立到处充斥着营造气氛的喧闹都市,我就如一根钢钎,被烈火灼烧后又迅即浸入冷水中。两种反差强烈、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的反复磨炼,使我处变不惊,随遇而安,不被艰难险阻所吓倒,也不为荣华富贵所迷惑。

未进入青藏高原之前,我是个十足的自以为是者。在藏区的日子里,我也无意接受宗教的理念。但,高原的雨雪冰雹渐渐洗净了我的心灵,圣地的神灵奇光使我明白了许多人生真谛,洁白的云朵冲淡了我追求名利的欲望,浓烈的桑烟模糊了我对生与死的界限。潜移默化我受到很多人生哲理的影响,冥冥中我逐渐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终于我领会到“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乐处。

1993年夏我出版第一本摄影集,并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览,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使我坚定了后半生走摄影艺术创作道路的决心。摄影集和展览上所选用的相片,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在西藏拍摄的。

1997年夏,我又从1994、1995两年间4次进藏所拍的数千张相片中选出116幅,自己编辑,自己装帧设计,自己撰文,出版了8开本西藏风光摄影集《天界窥影》。此书只求为这两年的摄影艺术追求作个小结并借它宣泄我的思想情绪,却万万想不到产生了很大的效应:在1998年武汉市举办的“中国首届南方12省市书籍装帧设计艺术展评会”上,该书被评委们全票通过评为“整体设计一等奖”,据说如此高档次的奖项在声名显赫的岭南美术出版社是举足轻重的,由此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决定为该书出版电脑光碟;在广州的一次签名售书,200册书在两天半的时间便销售一空;不少情钟西藏的人看了该书后给我来信来电,或进一步了解书中作品,或询问西藏的种种情况,或要求与我结伴同行……有几十个单位为我举行“西藏风光幻灯片演示会”及西藏风光风情讲座,在每次会上,参加者对西藏大地所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和激动情绪总令我心潮澎湃,好像再一次回到雪域高原的怀抱中;藏北安多县一些藏族干

部看了影集后说：“我们的家乡这么美，这是我们过去所没有意识到的。一个内地汉族人这样看待西藏，这个人一定是心地纯洁，像菩萨一样的人！……”

所有这些并没有令我飘飘然，我只把它归于西藏大地自身的美，归于造物主给予我的摄影艺术细胞，这只能更加激励我对青藏高原的热爱和创作欲望。

1998年我又着手创作、编辑西藏人物专集《天界子民》，这本与《天界窥影》成姐妹书的摄影集已作为广东省2000~2002年重点图书，2000年最值得推荐的一本书，将由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而我仍然认为这是西藏高原对我的回报，是造物主赋予我拍摄藏族人民的缘份和职责。

从第一次进藏只是为看看西藏，实现自己童年的愿望到对以前关于这片土地的种种传说的可信性产生怀疑，决意深入走遍雪域大地，我与藏区的关系日渐密切。在那里逗留的时间长了，走的路多了，广泛接触了藏民们的日常生活，不断受雪域天界大自然的熏陶，进一步了解源远流长的藏族文化，潜移默化地我已被藏文化所感染，被藏族人的生活方式、生存观念所同化，我对西藏大地、藏族人民的深情厚意与日俱增。

假如说，我前几次的进藏只是随心所欲、探秘猎奇，那么后来我已逐步意识到拍摄西藏大地、宣传藏族人民真正的风貌是我的职责所在，是我必须履行的人生使命，我应该更深入地去体察和感悟这片离天最近的圣地。

第二、第三次进藏遭遇的生命危险没能把我吓退。1998年夏我第6次进藏前，我的医生朋友检查出我已患高血压，硬是不同意我出发，还动员我妻出面干预，但都不能阻止我投入雪域高原的怀抱中。我觉得，能在拍摄西藏大地的途中了此残生，是自己最好的人生归宿；相反，我若不尽力去表现西藏这一题材，我将终生抱憾。

然而，西藏大地是那么广袤深邃，藏族文化是那么灿烂辉煌，民风民俗又是那么变化多端，形式万千，就如浩瀚无边的大海。在藏区走的路愈长，了解的情况愈多，我愈觉得离她愈远。我只能坦

诚地承认,我越来越不了解她。

我只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西藏是我永远无法了解的地方,却与我有着永远解不开的缘份。

这就是青藏高原吸引着千千万万人的魅力!